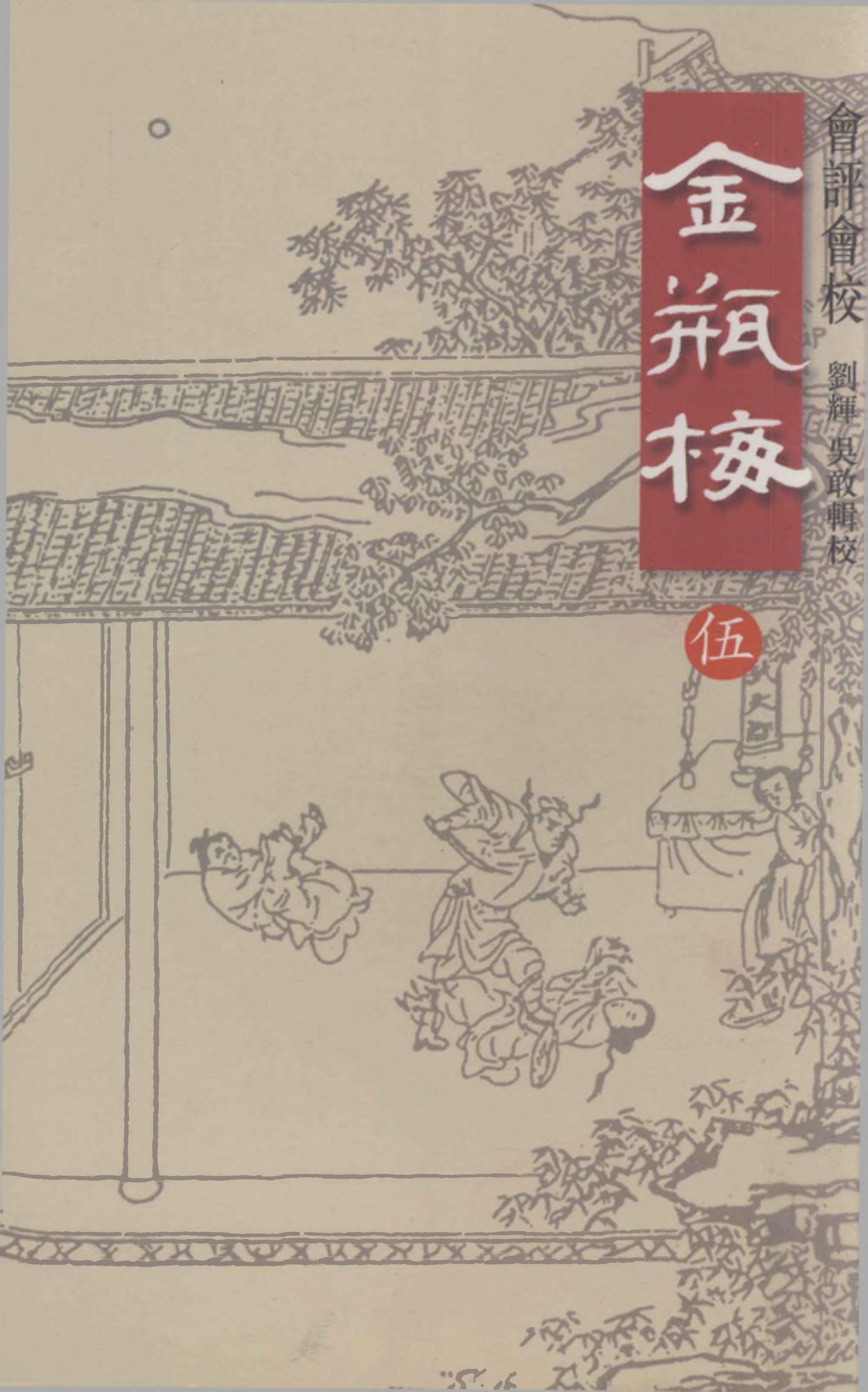


金瓶梅

會評會校

劉輝 吳敢 輯校

伍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SBN：978-962-257-752-7
9 789622 577527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會評會校

金瓶梅

劉輝　吳敢　輯校

伍



會評會校金瓶梅(伍)

劉輝　吳敢　輯校

出版：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 泰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香 港 聯 合 書 刊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圖文傳真：2407 3062

© COSMOS BOOKS LTD. 2010
ISBN 962 257 752 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初版・香港
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香港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此回人云金蓮文字，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脉也。使不弄一得雙，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使不有熱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是此回乃春梅别放之由，而玉樓結果之機也，與金蓮全不相干。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

私僕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綻，止爲一解着耳，不知已爲此回木香棚伏綫。荼蘼架不過金蓮約人之地，不知又爲嚴州伏綫。葡萄架本爲翡翠軒各分門户，却又爲調婿得金蓮之金針，是此書大結穴大照應處。

寓言芊花固應以此作間架，但用筆入細人不知耳。用兩詩餘作勾挑，用兩小唱寫淫情，又是一樣小巧章法，特用清脱之筆，以一洗從前之富麗也。

玉樓來時，在金蓮眼中將簪子一描；玉樓將去，又將簪子在金蓮眼中一描。兩兩相映，妙絶章法。

寫弄一得雙，却必寫敬濟拿藥材，後文識破奸情，必寫敬濟抱衣往外跑。總是注明西門持家不以禮，而堆藥、放衣物於二婦人之樓上爲失計，且又注明金、瓶、梅三人之在花園爲外室也。

陳敬濟者，敗莖之芰荷也。陳者，舊也、殘也、敗也。敬，莖之别音。濟，芰之别音。蓋言芰荷之敗者也。金蓮者，荷花也，以敬濟而敗，則敬濟實因敗金蓮而寫其人，非爲敬濟寫也。即後文寫敬濟之冷鋪飄零，亦是爲金蓮而寫，不爲敬濟也。蓋言金蓮之禍，不特自爲禍以禍西門，即少有迷之者，亦必至於敗殘凋零如殘荷敗芰而後已也，豈特其一己之蓮子無成，殘香零落於污泥者哉？至於陳洪，蓋言殘紅，敬濟於此中脱胎，豈非敗

莖之芰荷？陳莖芰，乃蓮花之下梢結果處，故金蓮獨與敬濟投，而蕙蓮亦必與敬濟相熱也。

上文安忱送紅、白二梅花，又有紅梅花對白梅花之令，每不解，何必定寫兩樣梅花以映春梅？觀此回春梅羞得臉上一紅一白，方知前文之妙。蓋已寫一漏洩之春光於西門生前歡賞之時，惟天之禍福之幾，常倚伏如此，不謂作者之筆竟與化工等。噫！作者其知幾之人，所謂神之謂也乎？

西門冷處，止用金蓮在廳院一撒溺，已寫得十分滿足，不必更看後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異樣神妙之筆。

詞曰：〔一〕

聞道雙啣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爲阿誰燒？悵望水沉烟裊。〔二〕
雲鬢風前綠捲，玉顏想處紅潮。莫交空負可憐宵，月下雙鸞步俏。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張評】此後單出手寫之故。自上「售色」二字一氣寫來，便覺章法來脈井井。兩個人嚐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張評】月娘可謂死矣。或倚肩嘲笑，【張評】月娘死矣。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張評】月娘死矣。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張評】月娘死矣。一日，四月天氣，【張評】以上一總，此下用數層描寫也。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張評】又自汗巾落脈，與王婆掏出、花園買來，一綫穿卻。裹着一個紗香袋兒，〔三〕裡面裝一縷頭髮並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與敬濟。

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卻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並香囊寄與他，【張評】此琴童舊物乎？當初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張評】爲拾簪地。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荼蘼架下等候，【張評】葡萄架立門户以後，此處又換出荼蘼架。夫葡萄架則夏日正炎，是蓮花時候，此云荼蘼，是花事闌珊，春梅飄落，前後章法，一絲不苟。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園去〔四〕。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張評】一語寫出許多日子的敬濟、金蓮，又寫盡許多日的月娘。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張評】一引，卻是敗露之機。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張評】寫月娘惡處，直是二十分。蓋自西門[illegible]已後，一味滿心滿意施爲，全無防閑姬妾意，與西門上東京去，寫月娘緊守門户，正是反刺。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卻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張評】與西門金扇作一遙對章法。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

【綉像本評】一入此境，便有許多剛巧剛不巧情景，使人遮遮掩掩，驚驚喜喜。

【綉像本評】此詞疑是敬濟的筆。

兒：〔五〕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六〕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七〕

【張評】不俗者，春梅也。

婦人看了其詞，〔八〕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張評】放入春梅，不得不頓一頓。又春梅豈如秋菊一類呆人？屢寫其爲婦人酒醉關在那邊，見春梅明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與後「奴豈不知」一語相照，此則用筆暗描得雙之影矣。然後自在房中綠窗半啓，絳燭高燒，【張評】是夜等人者。收拾牀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九〕專等敬濟來赴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張評】月娘可殺，始終月娘壞事。【文評】西門慶家不當出此壞事耶？此正天理昭彰時，乃深恨月娘，不知是何脾胃也。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梯己與了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十〕參差掩映。走到荼蘼架下，【張評】葡萄架與荼蘼架對照作章法，故前有琴童，下添一木香棚作連鎖章法，又出一春梅也。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十一〕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摟便將就能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膽大摟起來？」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摟了你，就錯摟

了紅娘，也是沒奈何。」【綉乙本評】趁勢就插入春梅，妙甚。【張評】原評謂此處插入春梅。予謂：自酒醉，春梅關在炕屋，已明點春梅心事矣。兩個于是相摟相抱，攜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裡？」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我只說在這裡下棋。」說畢，兩個歡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張評】又題一句。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廝搵，罩了燈上牀交接。有〔六娘子〕小詞【張評】可知全爲金蓮，不是爲敬濟。爲証：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嗏，將奴腳兒抬，腳兒抬。揉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十二〕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張評】題明，見金蓮、春梅皆西門自送。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綉乙本評】金蓮也燒香，大奇。【張評】總爲西門堆藥失計一描也。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摟抱着親嘴咂舌。

【綉乙本評】此纔像金蓮燒的香。【張評】西門有知，夫復誰尤？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短命」，因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欖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個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張評】盒者，合也。所爲茶說合也。兩個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張評】所以肯吃酒在那邊炕屋睡也。走下胡梯，慌的敬濟兜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張評】姐姐、姐夫。恰好捏攏。我今教你知道了罷。【張評】春梅固早已知道也。俺兩個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張評】言你尚不知道我也。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張評】然則金蓮反夢夢也。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張評】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方知前文不謬，乃一眼覷此耳。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欖上，【張評】反是春梅自解，寫其素心如畫。盡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夥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綉鞋〕爲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見今有。【張評】不憤語言。雖有後報，難償此際之喜。

【綉像本評】金蓮分惠耶？拖人落水耶？春梅屈從耶？歡喜領受耶？再四思之，不得。

【繡像本評】月娘強人聽宣卷，亦大是苦事。

【繡像本評】奇想，發千古所未發。

當下盡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張評】大關目。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

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張評】用閒筆寫出冷局。敬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窗眼裡張看，卻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攤瘸了，今日白扒不起來。」【張評】月娘如此家法，欲人不亂，得乎？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繡乙本評】又生枝葉，妙。【張評】便伏一綫，卻是插入之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十三]，笑的要不的，【繡乙本評】喜甚。【張評】如此寫來，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家中寂無人走，而月娘醉夢顛倒如畫。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

【綉像本評】此想更奇。情真意切，便有許多急智。

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叫你忍痛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張評】寫其昨夜狂淫。你好歹打發他個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隲。」【綉乙本評】語語趣而諧。婦人罵道：「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窗檽上，假做勻臉照鏡，【張評】特照桂兒身分。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十四]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卻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叫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牀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綉乙本評】春梅頗有情興。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裡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張評】瓶兒之院荒蕪久矣，閒中點出淒涼。我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

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榥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户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户半開。
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張評】處處寫花園，是一部大關目。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没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説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榥上，赤身露體，席上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脱綉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張評】兩用小唱寫之，又是章法。

兩個雲雨畢，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説：「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十五〕三日入殮時，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

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抬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綉乙本評】親親之詞。【張評】敬濟專門假孝子。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絶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

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張評】又與後張勝提花一映。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綉乙本評】至性終在。【張評】直照磨鏡一回。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繇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

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張評】忽起一波。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十六〕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牀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牀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弔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

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

回中便有此簪，只以爲點綴之妙，孰知其伏冷脈至此！始悟高文絶無穿鑿之跡。

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張評】不謂此簪又作此篇文字，金針奇絶。「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幹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没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

卻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卻醉了。」回頭是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十七)墨迹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木槿花下，(十八)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跦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

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牀挃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内無人，見丫鬟都睡了，(十九)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牀上，婦人獨自朝裡挃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

【繡像本評】金蓮從未受此軟欵溫存，敬濟似爲西門慶補遺。

【繡像本評】欵會多矣，又疑惱酸醋一番，文情變幻炫人。

【張評】西門固在此。要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摑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張評】是說了又說者，卻從衆聽者口中描出。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你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張評】一個要暴白，一個怕人知，寫得如畫。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那是那裡的？」〔二十〕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張評】與琴童葫蘆一對。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繡乙本評】便罵，妙。【張評】此句又爲嚴州伏綫。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張評】又與西門頭上帶去金蓮家時一照。你還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繡乙本評】寫疑心，令人絕倒。【張評】有事人如畫。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繡乙本評】妙。「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綫，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

【綉像本評】好張咒。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湯，要水不水。」【張評】此子虛受過者。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個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牀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過去。【綉像本評】當此情景，似苦而實樂，然不可爲淺人道。諕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張評】索性放手一寫。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烟裊」，綉像本作「烟梟」，誤。

〔三〕「裹着一個紗香袋兒」，「裹」原作「裏」，誤，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四〕「袖入花園去」，綉甲、綉丙本「去」作「內」。

〔五〕「寫着一首詞兒」，綉像本作「有水仙子一首詞兒」。

〔六〕「妙人兒」，綉甲、綉丙本作「美人兒」。

〔七〕「俗人兒偷了」，綉像本「兒」作「見」。

〔八〕「看了」，綉甲、綉丙本作「看見」。

〔九〕「木香棚」，綉甲、綉丙本作「木香架」。

〔十〕「花依月影」，綉甲、綉丙本「依」作「飾」。

〔十一〕「猛可」，綉甲、綉丙本作「猛然」。

〔十二〕「狂蜂浪蝶日時見」，綉甲、綉丙本「日」，作「有」。

〔十三〕「看見」，綉甲、綉丙本作「一見」。

〔十四〕「吞褭」，「褭」，原作「裹」，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五〕「棺材」，綉甲、綉丙本無「棺」字。

〔十六〕「請了」，綉像本作「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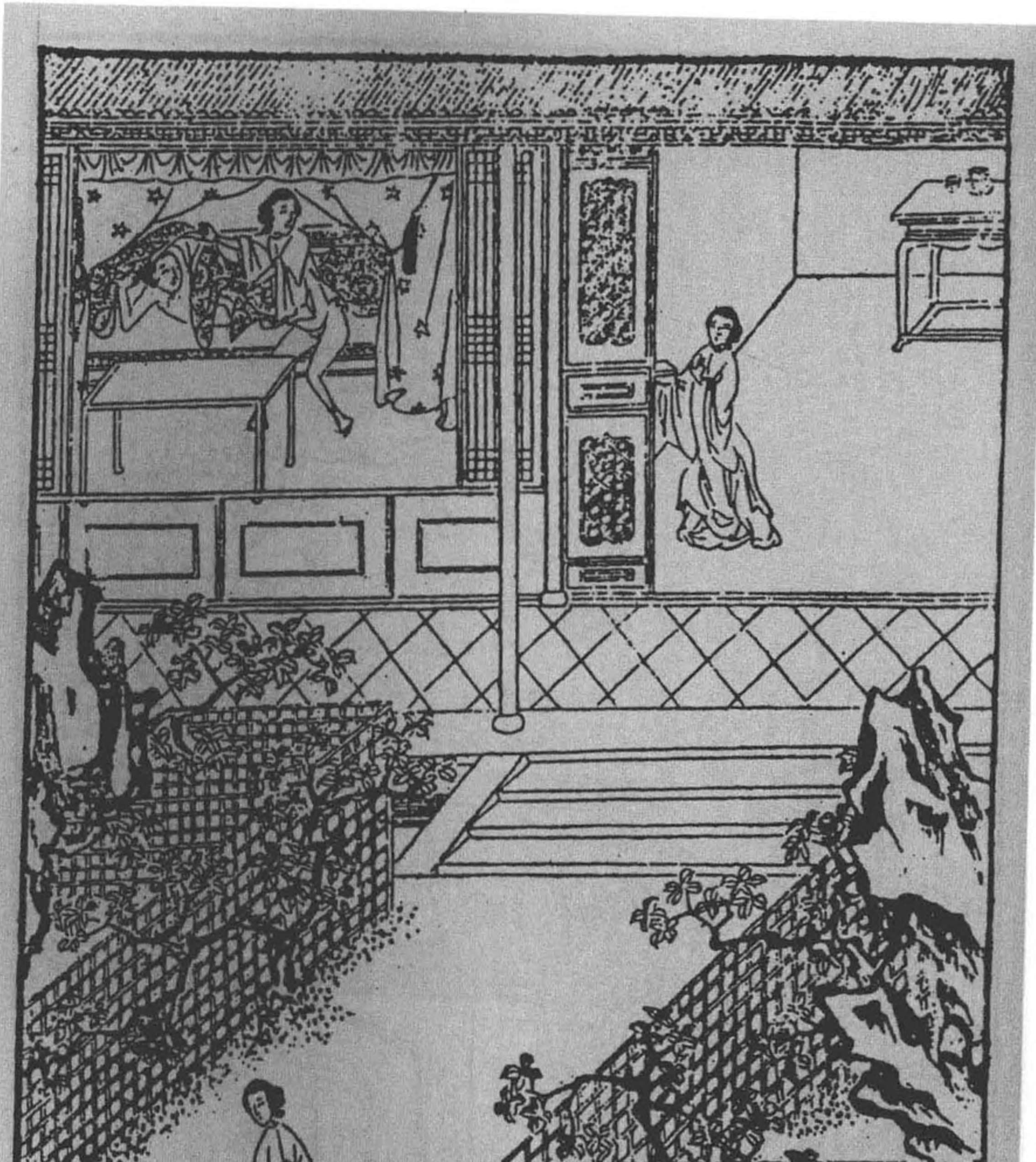
〔十七〕「回頭是壁上」，「是」，綉甲、綉丙本作「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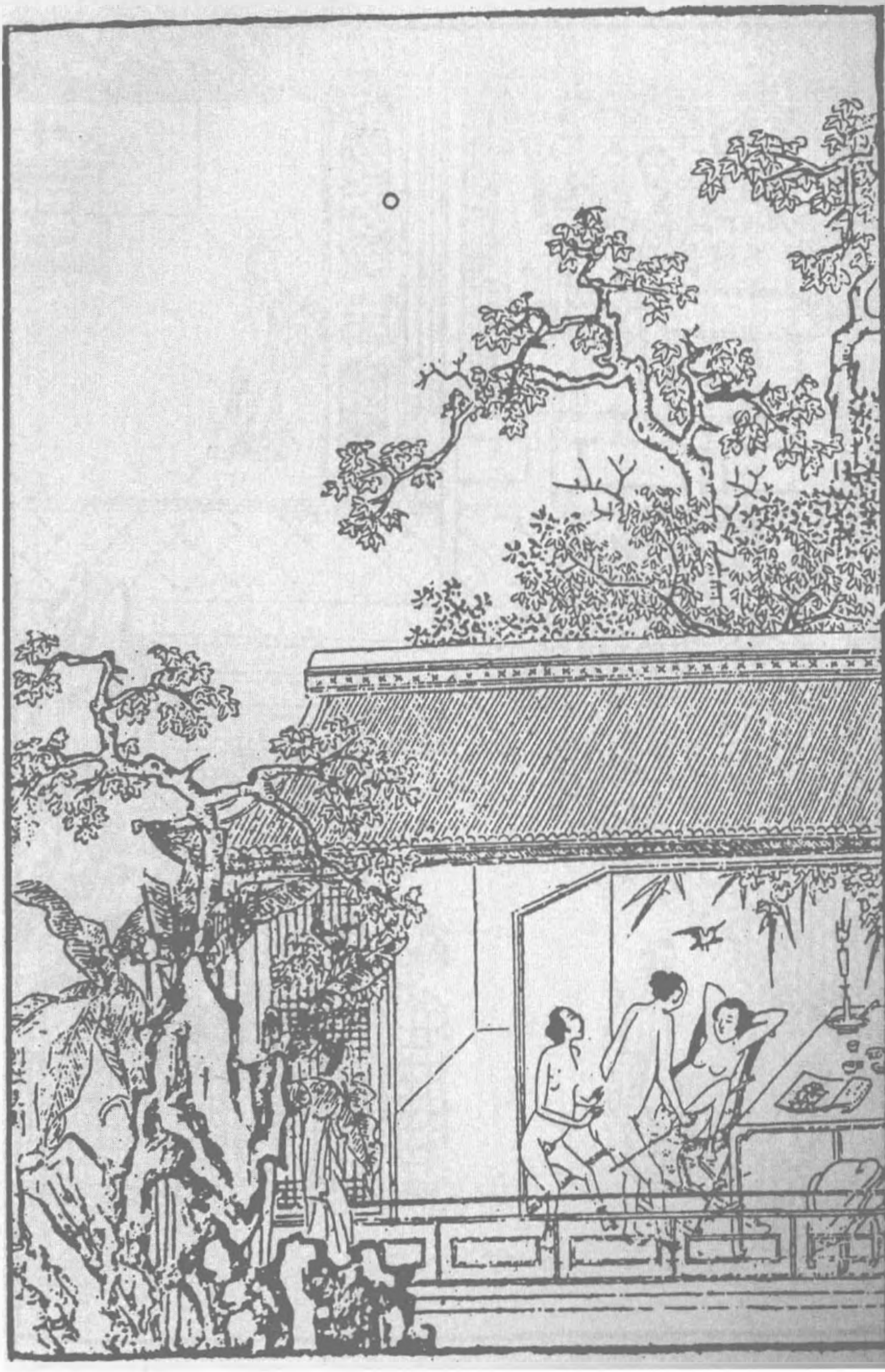
〔十八〕「走木槿花下」，綉甲、綉丙本「木」作「來」。

〔十九〕「見丫鬟都睡了」，綉像本「見」作「想」。

〔二十〕「那是」，綉甲、綉丙本作「卻是」。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洩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秋菊與金蓮何仇？但類各不同，互相怨恨耳。然而夏去秋來，池蓮褪粉，籬菊綻金，自是不得不然之時勢。又一屋中，蓮、梅、菊備三時，而添一陳敬濟之敗荷，則秋深時候，故應暫讓秋菊說話。

此回方是結果金蓮之楔子，却用一縱一擒，又一縱，又一擒作章法。

寫月娘上盂蘭會，又早爲岳廟燒香作襯，以及敬濟推宣卷而作弊，總爲月娘醜絕，且明明書其罪案也。

春梅寄柬，固寫金蓮，亦寫春梅，蓋弄一得雙後，不一補寫春梅，則後日何以聯屬假弟妹之情？而前一回方寫熱心冷面，又不便即暢言春梅，須用此回一補。文字如下場鼓，一陣急一陣，逼金蓮下場，却又不得不故爲迂緩其調，以爲春梅地也。作者苦心，作文之難如此。

詩曰：(一)

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臺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空把佳期爲君說。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綉乙本評】妙處只是得情。次日卻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裡，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張評】寫月娘自西門死後，只是如此等事，便使月娘不堪。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張評】凡命處必如此寫，可想其西門失計。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能了？」【張評】妙，是悔時心事。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張評】反如此說，是悔語。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張評】便過入秋菊。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裡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綉乙本評】老到。【張評】極語，亦是悔語。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裡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挃在牀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來，〔二〕窗外簌簌下起雨來。【綉乙本評】絕有生色。【張評】如此寫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

【綉像本評】收科處語便柔情。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

【綉像本評】《鄭》詩曰：「風雨如晦」。讀此，方知其妙。

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氈子卧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三〕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卧房，見紗窗半啓，〔四〕銀燭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叠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張評】荼蘼架作幾次供案，不比葡萄架更甚乎？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綉乙本評】又伏。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牀安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

【綉像本評】先看得模模糊糊，妙。

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卧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張評】秋菊此時方知。然則前在炕上睡，乃真睡也，與春梅睡自不同。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裡養着女婿。」【張評】怨毒之于人大矣哉！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

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張評】月娘兩婢皆爲他人所使，其齊家之法可知。又告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五〕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叫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于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盡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與他撾癢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盡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鬭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裡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哨兒來了。」【張評】春梅自有氣勢。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秋菊往廚下去了。

【綉乙本眉評】金蓮此時不宜如此狠打，倘肯施小恩，小人之心反爲我用矣。適有後日之敗。【綉像本評】春梅此語，可爲天下奴才之訓。

正是：

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六〕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睃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纔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

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

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張評】西門一死，如金蓮、春梅豈可使之居於儀門外乎？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腳不迭。〔七〕連忙藏敬濟在牀身子裡，用一牀錦被遮蓋的沿沿的，叫春梅放小桌兒在牀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

【綉像本評】倉卒中隱藏（得）頗有條理，想亦姻緣尚未應敗露耳。

【綉像本評】小

玉已明明說破。

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張評】不知正是奴才防主子。

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裡來。【張評】月娘總是失計。夫可以搬女兒進來，何不搬金蓮進來？一天之事畢矣。即無敬濟，月娘豈不知向日琴童之事乎？作者罪月娘，總是隱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户，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張評】大間阻。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裡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洩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凄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張評】所謂相思，如此寫去。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張評】月娘之罪，不言自見。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鋪子裡叫

【繡像本評】寫得情景話現，絕無一呆語死容。

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繡乙本評】急情苦語。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

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用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八〕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張評】可殺，月娘壞事到底。金蓮央及春梅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低聲叫門。正直傅夥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纔揑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廝們在那裡？」【張評】金蓮御帶丫鬟氣，春梅御有夫人氣。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栖，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往俺那屋裡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稀罕俺娘兒每了。」【張評】又挽冷面，又伏嚴州。敬濟道：「說那裡話！自從那日着了謊，驚散了，又見大娘緊門緊户，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

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叫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

兩個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張評】月娘可殺。何其此後寫月娘不堪，一筆不放鬆也？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攜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嚲，【張評】是乾渴情景。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裡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張評】所云傳受衣鉢。叫敬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亦身露體，仰臥在一張醉翁椅兒上。敬濟亦脫

【張評】二語乃西門耍來爵女人者，可嘆。

【繡像本評】西門慶雖死，而衣鉢得其傳矣。

的上下没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張評】有瓶兒在內。照着樣兒行事。【張評】方是西門一生報應。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張評】如此寫春梅，至淫極田地，卻依舊爲之留此身分。敬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

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鳥弔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望裡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人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送，三人出作一處。但見：

【綉像本評】秋菊看見凡三遍，至此方明。絕没要緊，亦有淺深。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污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秋菊看到眼裡，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綉乙本評】猛語。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往廚房中睡去了。〔九〕

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裡溺？我拔開鳥弔，出來院子裡

【綉像本評】數

語便不蘇。

【綉像本評】數語不減中庭之泣。

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裡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有榪子在屋裡。」兩個後邊聒譟。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十]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牀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裡，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裡安放了？一個砂子，那裡發落？莫不放在眼裡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張評】月娘得意語，總是驕橫托大故也。于是要打秋菊，諕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膽了。【綉乙本評】敗露在此。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裡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十一]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裡了。」【張評】必寫大姐，文字之無脫漏處。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

無。大娘眼見不信他。」【繡乙本評】說得亦妙。【張評】忠愈婢矣。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

文夷門云：潘、陳二人之事，上回已寫得淋漓盡緻，此回似可不必再細寫，轉失作者報應之本旨。不如前回是寫二人得手之樂，此回是寫二人將敗之機。故將春梅亦寫出其不堪來，其狠也，在金蓮之上；其淫也，不在金蓮之下。可見西門生前，仗勢裝腔，都是假做作；西門死後，赤身露體，乃是真情形。西門慶被他瞞過，許多閱者亦被他瞞過，何也？至於嫁守備扶正，是他命好，不是他品高。月娘感於炎涼，豈閱者亦爲炎涼所惑耶？西門慶立法於先，陳敬濟效尤於後，亦可謂士人冰清，頗能大戰；女婿玉潔，不畏夾攻矣。

在作者之書中，閱者之目中，秋菊之口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此如此，乃三告而不聽，可謂强於三報殺人、三傳有虎者矣。若月娘者，呼爲糊塗婦人則可，視爲陰險婦人則不可。若果陰險，當此之時，正是索瘢求疵之日，文致周納之秋，竟將金蓮輕輕放過，當日撒潑事情，豈能忘之耶？無事尚想生非，有隙反置不問，此正月娘糊塗處，亦正月娘老實處。批書者何以忘却西門慶，專罪吳月娘也。

至月娘之糊塗可恨處，則在留姑子宣卷。此何等事，而晝夜爲之也。西門生前，已無忌憚；西門死後，更屬荒唐。揆其心思，雖然夫死堪悲，究竟生子可喜。況夫在不過衆人之所爭，夫死亦非一人之獨寡。俗云：有子萬事足。偕大家私，不怕旁人劫奪矣。顧無子望有子，子生望長生；其生也授法於尼姑，其長生也還仰賴乎菩薩，此所以宣卷而外，余皆其後焉者也，愚何如乎？古今未有愚人而陰險者，是可見批者之誤矣。而況入廟燒香，拜佛求子，以喫齋爲行好，以布施爲陰功，聽僕婦之讒言，信奴婢之妄語，認尼姑爲師父，尊道婆爲神

仙，此等婦女，不一而足，又豈僅一月娘哉！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陰黑」，綉甲、綉丙本作「黑陰」。

〔三〕「各門」，綉甲、綉丙本作「角門」。

〔四〕「紗窗」，綉甲、綉丙本作「紗房」。

〔五〕「春梅」，綉甲、綉丙本誤作「婦人」。

〔六〕「鱉棋兒」綉甲、綉丙本「鱉」作「鱉」。

〔七〕「慌做手脚不迭」，「迭」原誤作「造」，今據綉像本改。

〔八〕「閞」，綉像本作「開」。

〔九〕「走往廚房中」，「走」，綉像本作「還」。

〔十〕「雙手」，綉像本作「兩手」。

〔十一〕「你別要説嘴」，「要」，綉甲、綉丙本作「時」。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雪澗洞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此回乃大書月娘之罪，以爲一百回結文之定案也。以爲以前凡寫月娘之罪案結穴也。夫凡寫月娘倚寵金蓮，自瓶兒據頭之財，夜香之權詐，掃雪之趨承，處處引誘敬濟，全不防閑金蓮，置花園中金、瓶、梅於度外，一皆別室之人，設處奸險，引娼妓爲女，而令吉大姐，賣富貴而學親，宣卷念經，喫符藥而求子，瓶兒一死，即撲其財，金蓮之氣，挾制其夫，種種罪惡，不可勝數，而總不如此回之罪爲深切注明，又駕出於諸婦人之上者也。何則？夫棄婦遠行燒香之罪，已屬萬死無辭，乃以孝哥兒交與如意奶養，夫西門氏無一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門一家裡祖宗源遠流長傳之於今日者也。西門在日，且當珍之保養之，不可一日離其側，況其死後乎？況有金蓮在側，官哥之前車可鑒，瓶兒之言不猶在耳乎？乃一已遠行燒香，夫燒香，非必不可辭之事，且爲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歲起釁，伯才招災，苟有人心，當下爲此。況夫敬濟現在家中，即無秋菊之言，猶當早計及此。致秋菊言之屢屢，已又親移大姐進儀門內，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監其取藥與當物。今忽遠行，乃反去其臨守以隨己。夫大姐在儀門裡住，則敬濟同在內廂房。以論嬌兒、玉樓等婦人，則混雜不便，使其在舖上宿，則花園內之金鎖鑰誰收乎？以論金蓮、春梅，則尤不便，況乎玳安、來安皆隨去。其餘俱在，貯許多金帛於園庭，列無數婦居於後院，一旦遠行燒香，且自己又爲未亡之人，乃遠奔走於數百里之外。以禮論之，即有夫之婦，往觀左之尼庵僧舍，亦非婦人所宜，乃岳廟燒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極矣。此書中之惡婦人，無過金蓮。乃金蓮不過喪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使其祖宗絕祀，下及其子使之列於異端，入於空門，兼及其身，

幾乎不保，以遺其夫羞；且誨盜誨淫於諸妾，而雪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爲一夕之喜捨布施，尤爲百割不足以贖其罪也。況夫玉簫私人而不知，小玉私人而又不知，以及後來旺兒被逐之奴而復引入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竊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吳典恩之醜。一百回中，無一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寫後文春梅數折以醜之也。其醜之之處，真勝於殺之剮之也。故曰此書中月娘爲第一惡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惡處，總是一個不知禮。夫不知禮，則其志氣日趨於奸險陰毒矣，則其行爲必不能防微杜漸、循規蹈矩矣。然則不知禮，豈婦人之罪也哉？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總之，寫金蓮之惡，蓋彰西門之惡；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不讀書也。純是陽秋之筆。

詩曰：〔一〕

一自當年拆鳳凰，〔二〕至今情緒幾惶惶。
蓋棺不作横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
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空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

話説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張評】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至十二分不堪，卻是何恨。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

【繡像本評】托家緣幼子與一

班異心之人，而遠出燒香，月娘姝亦愚而多事。【張評】歷數衆人，月娘出門之罪，不言可見。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張評】又點孝哥，月娘出門之罪又何如？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三〕【張評】又點房門、庫門，月娘之罪又何如？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黄昏，投客店村房安歇，【張評】行路如此，月娘之罪何如？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

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張評】一篇望岳賦。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絶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楹。〔四〕鳳扉亮槅曉黄紗，〔五〕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觀神顔，袞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

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張評】先寫廟中。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張評】再寫上山。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張評】奇句，又是一篇泰山賦。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張評】是自下望來者。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脣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卻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須，明眸皓齒，【張評】四字寫盡廟祝。【文評】尤其可笑，何謂寫盡？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張評】即從岳廟引入。姓石，雙名伯才，【張評】定不才也。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張評】又與《水滸》一聯合。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

【繡像本評】此山奇觀，只八字寫出。

【繡像本評】據

泰山而觀天下婦女，亦是奇人。

【綉像本評】以人誘人之法。

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張評】一個專一如此。【文評】兩個「專」字也批出來。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六〕【張評】一個又專一如此。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老子跟隨，【綉乙本評】便不足畏。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綉乙本評】欵得妙。【張評】直貫下半夜天明矣。

不一時，請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張評】妙絕，好地面。【文評】只一個「白」字，便以爲好地面，沒見過世面。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牀，【張評】妙絕，好牀。柳黃錦帳，【張評】妙絕，好帳。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綉乙本評】絕妙招牌。【張評】又妙絕，好畫。左右一聯對，〔七〕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爲夫主來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身穿青絹道服，腳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張評】又寫出好徒弟。客至則遞茶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饞填餡。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堞餅饊，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

【繡像本評】先奉月娘，微露注意。

【繡像本評】說老爹，卻夾出夫人、小姐，說感恩卻全是自牲，又使勢，又攛

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伏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盃，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欵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

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瓶香荷花酒來，[八]【張評】出語是大錫處勢頭。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盃，雙手遞與月娘。【張評】請問月娘：燒香者如此何如？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盃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張評】絕妙稱呼。一家眷屬，皆受度脫。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張評】夫人、小姐，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慇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張評】小姐又單愛

眼，又奉承，語語綿裡裹針。婦女稍不見慣，未有不墮其術中者。賊道，賊道。

【綉像本評】先說早，後說晚，絕妙騙法。

【綉像本評】豈道士之言？明眼人便當看破。

【綉像本評】沒頭沒腦，說得親親切切，亦大可

敬也。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客。」這裡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

吳大舅飲了幾盃，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張評】與下山還早一映。儻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張評】不棄小道，妙甚。然則不棄小僧矣。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閒人囉唣。」〔九〕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掛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十〕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張評】步步是勢利。有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高知州，方有此等一常也。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綉乙本評】此處還有主意。【張評】亦無奈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張評】總欲醜月娘也。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在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

月娘方纔牀上掙着，忽聽裡面響喨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張評】賁四嫂不在紙門內乎？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按

笑。想見一番交淺言深者，與此相類。

【繡像本評】一婦人，一老子，半夜在泰山頂上逃難，危甚，險甚。此是燒香下場頭。

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娘諕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强㩦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張評】比王婆炕上何如？下顧小生，懇求憐允。」【繡乙本評】不像太歲。那月娘越高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張評】不知合那一口？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麽？」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污。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十二〕把道士門窗户扇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宫，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

約黄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内。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張評】如此方好過人普淨。

【繡像本評】此時望見此僧，無論高僧，即凡僧亦宛然活佛矣。

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卻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張評】峰回路轉，卻是如此悠然。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强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張評】忽出「清河縣」二字，爲月娘言，爲西門哭。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張評】言能淨諸花故也。薛嫂、薛尼何如此名？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張評】二語直入。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强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爲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答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張評】撇卻道士來尋和尚，然則真是不棄小僧耳。

【繡像本評】似說破又似不說破，此書妙處只是一冷。

次日天不亮，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張評】近來化者，只化一個徒弟，去生一子。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張評】自熱結至死時，不三五年；自此日至幻化乃十五年，遲疾都妙。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張評】非結十五年，乃開下十六回之事也。一面

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文禹門云：春山燒香，乃是月娘大錯處。不帶僕婦丫頭，亦是作者漏洞處。或者破落户、暴發户家作事，大半如斯，亦未可定。獨是官哥前車之鑒，亦月娘之所深知，且有如意在旁，豈有不詳述者？乃竟孤身上路，雖臨行囑咐再三，亦奚益哉？可謂糊塗極矣。受此一番强暴，非所辱月娘，正所以警月娘也。孝哥無恙，月娘歸家，欣幸之中，能勿悔懼乎？諺有云：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黄河心不死。正爲愚人言之也。雖然，前不受來保之誘，後能拒天錫之强，略短取長，論人觀其大節，月娘正未可厚非。何西門慶竟有不淫之妻哉？

批書者默默不贊一詞，豈猶有餘恨乎？吁嗟乎！此刻西門慶家中，李嬌兒無論矣，孟玉樓去志已堅，不過待時而動；孫雪娥自有别腸；潘金蓮一味宣淫，不但不思前，並不慮後；春梅早有散局在胸中；迎春、玉簫已去。其在外者，桂兒、銀兒、月兒，另有新歡。其可以稍爲西門慶之人者，月娘而已。謂予不信，請看下文。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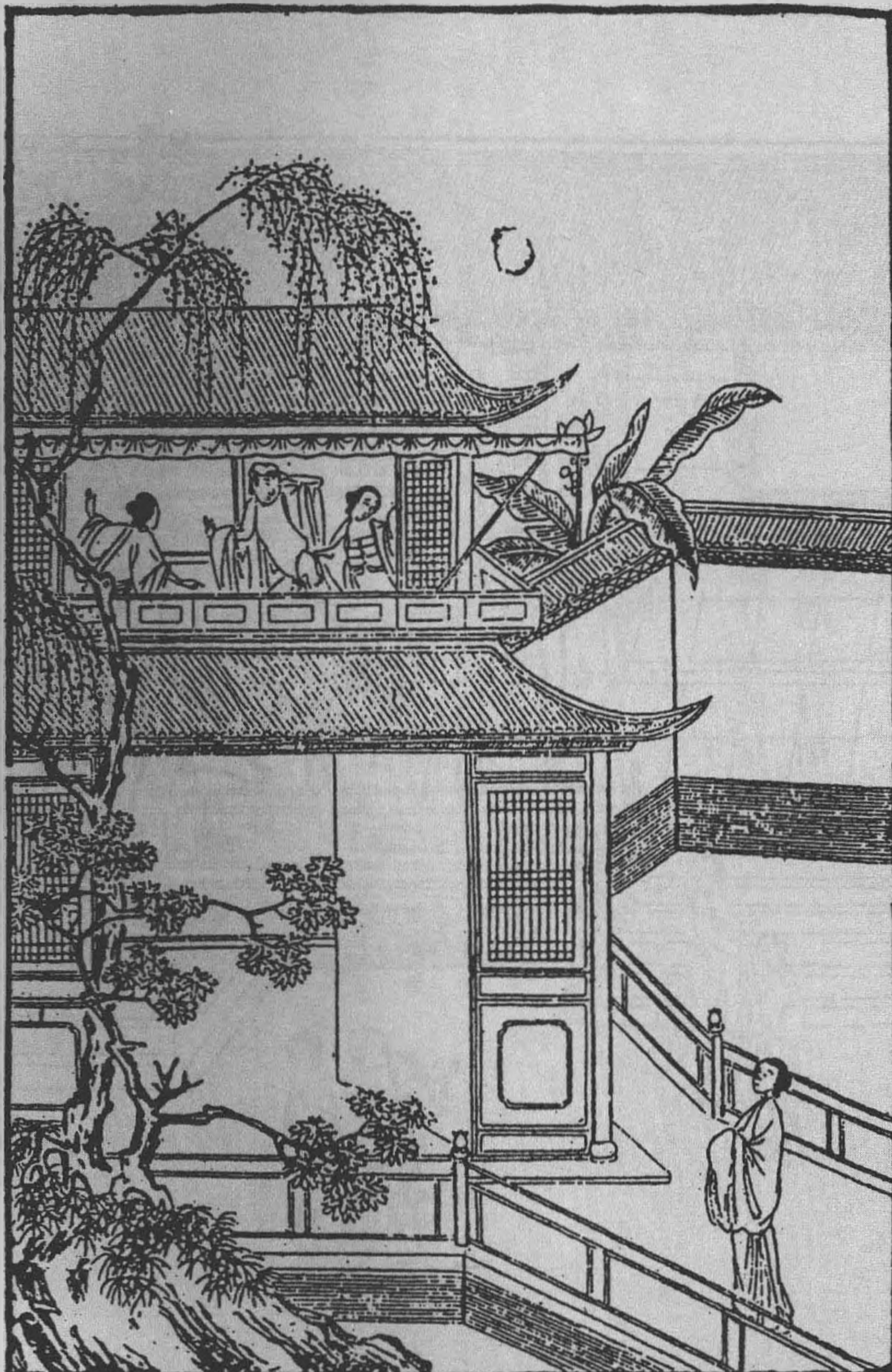
〔二〕「一自當年拆鳳凰」，「拆」，綉甲、綉丙本作「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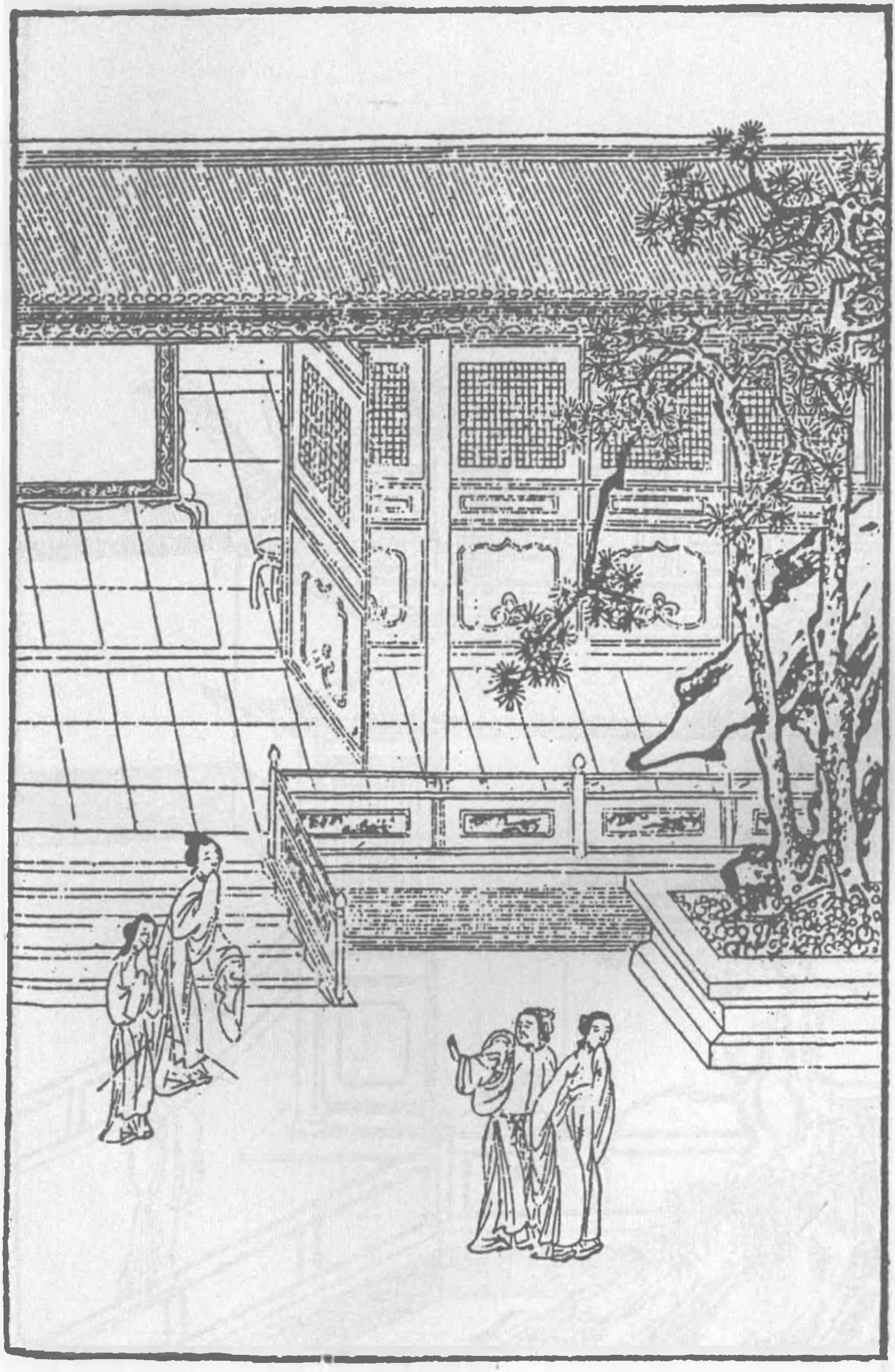
〔三〕「庫房門」，綉像本作「庫門房」。

〔四〕「朱楹」，綉甲、綉丙本作「朱簷」。

〔五〕「鳳扉亮槅曉黄紗」，「曉」，綉甲、綉丙本作「映」。
〔六〕「歡喜」，綉像本作「喜歡」。
〔七〕「聯對」，綉甲、綉丙本作「對聯」。
〔八〕「老爹」，綉甲、綉丙本作「老爺」。
〔九〕「閒人」，綉甲、綉丙本作「小人」。
〔十〕「村坊」，綉像本「村」作「材」。
〔十一〕「來安兒」，綉甲、綉丙本作「平安兒」。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西門慶倒，而金蓮曰虧其扶住；殷天錫辱，而月娘云虧其正經，乃作者特寫一樣筆墨以醜月娘也。有一笑談云：一人夏日戴氊笠走而熱極，乃取其笠以作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來，豈不熱死？」與此兩回文字一樣成趣。

敬濟托薛嫂捎信，明言敗荷於雪中，而回想蓮開之意，寫出消敗光景也。

大寫春梅，凉爲炎凉翻案，故用特寫其不垂別淚，以爲雪中人放聲一哭也。一部炎凉大書，而有一不垂別淚之人，宜乎爲炎凉之翻案者也。故後文極力寫其盈滿，總爲作者有此不肯垂下之淚鬱結胸中故耳。曰玉樓亦不受炎凉所拘之人也，奈何獨寫春梅？不知玉樓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層，不在金、瓶、梅三人內算賬，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時、守禮遠害一等局而自喻，蓋熱也不能動他，冷也不能逼他也。然則何以含酸？此又玉樓睹瓶兒死，人分其財而作，自有韶華速迅之感，生不逢時之嘆。言「我若死矣，亦與瓶兒一樣」，是其知機處，是其行破處。故云因抱恙，非有所爭如金蓮之琵琶，亦非若月娘之滿肚經卷，全變作一腔貪癡勢利，故春梅不垂別淚，玉樓辭靈不哭。一樣出門，止覺春梅是一腔憤懣，玉樓是深淺自知。故玉樓結至李衙內，以一死知之而即住，而春梅必結如許狼籍不堪。是又作者示人：見得人固不可炎凉我，我亦不可十分於得意時太揚眉吐氣也。故舊家池館之遊，春梅形愈下而心愈張矣，宜乎有陳敬濟、周義諸人之紛紛不已也。

詞曰：〔一〕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張評】真有此情。好事又多磨，成又敗。應難捱，相冷眼誰揪採。【張評】過來人語。鎮日愁眉和斂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張評】春梅也。

右調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個就如鷄兒趕蛋相似，【張評】妙喻。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張評】偏有此等事。叫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撥撥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蹤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張評】作者弄筆直與造化爭功。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卻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裡夢裡，趁你大娘未來家，那里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聽了，便道：「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胎？又沒方修合。【張評】點明，爲武大砒石一映。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

【繡像本評】世上偏有此顛倒事，真是造化弄人。作者直與造化遊矣。

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三〕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張評】可是象胎乎？只情揉揣。【張評】瓶兒、官哥想應含笑九泉，報應固一絲不爽。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來了。

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直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綉乙本評】寫出燒香之險。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衆姐妹，把岱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張評】亦有何辭，自知羞矣。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到跟前，【綉像本評】月

娘，寡婦耳。家中安坐猶恐生事，況遠出乎？曰「大哭」，曰「不好」，深咎其自取也。

子母相會在一處。【張評】即此一句，月娘燒香之罪，可勝言哉！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

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張評】燒香者，香樣。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噦罵在臉上，大耳刮子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張評】一頓，亦是文字伏而後起之法。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玩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人正幹的好，還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腳，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

【繡像本評】金蓮雖潑皮，到此亦潑皮不得。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繡像本評】燒香一場，正博得好說嘴。

【繡像本評】只一「說」字，賴得妙。

【繡像本評】情理窮極，無處躲閃，勢不得不變矣。

來，【張評】四字寫得千金之難。被月娘盡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没廉耻！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張評】月娘疏失之罪，正以此一句。瓶兒罐兒有耳朵，有要没緊，和這小廝纏甚麼？叫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碜死了！常言道：男兒没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張評】大爲秋菊吐氣。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强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張評】正是自言如此，纔可問罪。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張評】此處又當云：紅蓮花對白蓮花矣。口裡說一千個没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張評】西門自失計如此。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張評】月娘既無防患之先機，又無處事之急智，亂了一回，便爾如此。

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内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没？真贓實犯拿住你，【張評】將前事一提，便使月娘不在家，金蓮、敬濟諸事，大姐亦有風影，特未真贓實犯耳。否則，大姐豈不真木偶哉？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碜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繡乙本評】定評。【張評】又補月娘燒香、金蓮在家驕横，大姐處處刺眼處。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

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張評】取東取西，西門設法既如彼，月娘此日不爲之移出外廂，依違糊塗又如此，不壞事安往？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綉乙本評】冷得不情。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麵吃。【張評】如斯使了乎？正是：龍鬭虎傷，苦了小獐。各處門户，日頭半天就關了。【綉乙本評】嚴得可笑。繇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張評】又一間。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一向叫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敬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

【綉像本評】當日以至親令敬濟得以出入閨閫者，月娘也。今日釀成淫亂，御棄出在外，并飲食不顧，殊無節次，安得不變恩而爲仇也。

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四〕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五〕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六〕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兑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

俺兩個姻緣拆散，〔七〕大娘與大姐甚是疏淡我。【張評】大姐取死以此。我與六姐拆散不開，〔八〕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臾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二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張評】敬濟說得與金蓮勾搭何等得親密，入傍人口中，便名分昭然，所謂痴心做處人愛也。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九〕【張評】總是怪異之辭。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

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張評】月娘又不妨閑。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張評】二人相對，猶自說『是非有無』，然則使人伏罪無辭，片言折獄真難也。如今爹也没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是來路不明？〔十〕【張評】『莫不也是』，妙絕。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張評】此大漢爲誰？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張評】是春梅結果。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盃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張評】醜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

【綉像本評】後之貪慾而死，已見端矣。

人而反不如此乎？」【張評】求爲狗而不能矣。

正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十二〕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犬戀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張評】罵盡。你娘兒每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張評】見三娘，有待慚意。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張評】玉樓不惱薛嫂，大是深心。

【綉像本評】又將一人月日一番，傍映妙甚。

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兩對綫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張評】是對金蓮說的話。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張評】與說王婆時，思樂自是不同。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綉乙本評】閒話偏妙。又道：「你老人家没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張評】引入。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張評】將向日月娘一提。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没曾往那邊去。」【張評】漸漸說來。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

【繡像本評】明明真贓實犯，還口罵空架是非，可想見潑人之口。

【繡像本評】敬濟與金蓮大做不來。

【繡像本評】俚而有別致，故妙。

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張評】是春梅語。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繡乙本評】情景宛然。【張評】藏春塢中，不以竊聽爲能乎！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才，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張評】春梅語氣不改。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十二]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户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張評】乃知西門失計在先。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十三]【張評】又知西門失計在先。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能了。」【張評】一味不經事之言。于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折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繡鞋〕一詞：

祆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滲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六姐妝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幾個字兒稍了去，方

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叙其相思契闊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卻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張評】網巾丈母口聲 叫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鋪子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十四]和誰鱉氣哩！卻相是賊人膽兒虛一般。」【張評】難道不是！觀金蓮語氣，總是不妨春梅即大也。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

來到前邊鋪子裡，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叫你休使性兒賭鱉氣，叫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進我去，[十五]叫我晚上來領春梅，【張評】如此出賣，梅亦紛紛，公案如是。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十六]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

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張評】是梅花掩映 到月娘房中，月娘開

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叫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張評】你「老人家」一貫下數字，不堪。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張評】是大關目處，此如椽之筆也。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踹到泥裡。【張評】只以孩兒爲言，可知後幻化可殺，前吃符藥更可殺也。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張評】瓶兒、官哥，思應含笑。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張評】二字非爲春梅稱冤，乃言既非原物還要原價，爲不通也。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罄身兒出去，鄰舍也不好看的。」【繡乙本評】媒人只說媒人話，妙。婦人道：「他對你說，休叫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張評】又是大關目處，又是如椽之筆寫此數句。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

【繡像本評】金蓮只好倚漢子之勢撒潑，到此便氣餒，任人奈何而，竟不能發，不如春梅多矣。

【綉像本評】形影相依，一朝散失，最苦事也。而春梅能不作兒女悲戀之態，雖是安慰金蓮一片苦心，然亦可謂其英雄堅忍之力者矣。

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没人知你疼熱。【張評】動人千古，知己之感。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張評】直照寺會。

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張評】又單重衣服，非相留也。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十七〕叫薛嫂兒與他拿了去，做個一念，〔十八〕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張評】有戒安在，各有心事也。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己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云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没動，都抬到後邊去了。【張評】必如此，乃映不垂別淚，方是有志氣。

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張評】此處不洒淚，是無金蓮矣。故上寫其不垂淚，此處又寫其洒別，正是與金蓮刻骨一痛，非別淚也。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綉乙本評】金蓮太不濟。【張評】邇日金蓮如此。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門去了。【綉乙本評】胸襟氣概自不同。【張評】如椽之筆，爲炎涼場中吐此一口惡氣，蓋不屑受之之意也。小玉合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没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

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繡乙本評】苦甚。【張評】西門死，無此痛哭；潘姥姥死，又無此痛哭。有詩爲証：

耳畔言猶在，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一

【文評】自西門慶死後，不及一年，其間拉拉雜雜，不堪聞，不忍見，不可說之事，紛紜擾擾，層見迭出。至此始知報應之不爽，因果之不謬。噫！何其鈍也。當其極盛之時，早已見到此時，此理之當然，勢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若使作者至西門慶一死便結，如梁山泊之尚未散伙者，必有咨嗟太息，謂天道之無知，世事之不平，而《續金瓶梅》當又奔出五、六種來。噫，何其獃也。竊謂此書無以後之，十數回以後之事可知也，此書不必續，既有此十數回，此書更不必續。

二

文禹門又云：西門慶與潘金蓮偷情，我知其必成。陳敬濟與潘金蓮通奸，我知其必敗。一金蓮也，而翁婿共之。正是：莫爲之前，何以見陳敬濟之淫昏；莫爲之後，何以見西門慶之淫暴。西門慶開其先路，陳敬濟步踵後徑。寫敬濟之庸愚，不顧人耻，即寫西門慶之罪孽，大快人心也。

而金蓮之淫邪，不言而喻。故必令其墮胎於西門慶死後，不令其懷娠於西門慶生前，醜之也；正所以賣之，而敗之也。吳月娘先則聞而知之，而不肯信，此是他糊塗；後則見而知之，而不張揚，此是他忠厚。因此反亂，

不好收羅：從此湮沒，不成局面，此所以有先遣春梅之舉也。

春梅小妮子，與金蓮聯成一氣。人皆因其生硬，遂謂其勝金蓮一籌，實不知春梅者也。使春梅而爲玉樓之婢，可以爲自好之士；使春梅而爲瓶兒之婢，可以爲禦侮之臣；今已同金蓮一體同心，是亦一金蓮而已。其不垂淚別也，志向早立定於西門生前，故動作得安詳於月娘發遣。此是其明白處，不是其豁達處；此是其強狠處，不是其磊落處。若論此時身分，來去頗可自由，仗此嬌小容顏，焉往而不可自信。吾知其決不至若瓶兒之亂嫁，亦斷不至若玉樓之被詐。蓋春梅亦金、瓶類也，而以後之遭逢，天實爲之；今生之結果，實自取之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好事又多磨」，「又」，綉像本無。

〔三〕「好生爲本」，綉甲、綉丙本「本」作「德」。

〔四〕「薛嫂兒」，綉甲、綉丙本「嫂」誤作「如」。

〔五〕「薛媽」，綉甲、綉丙本作「薛嫂」。

〔六〕同上。

〔七〕「拆散」，綉甲、綉丙本「拆」誤作「折」。

〔八〕同上。

〔九〕「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綉甲、綉丙本無。

〔十〕「莫不也是」，綉甲、綉丙本作「莫不是也」。

〔十一〕「與金蓮道個萬福」，「與」，綉甲、綉丙本作「向」。

〔十二〕「告訴」，綉甲、綉丙本作「告説」。

〔十三〕「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又」綉甲、綉丙本作「了」，從上句讀。

〔十四〕「不進來」，綉甲、綉丙本「不」作「没」。

〔十五〕「叫進我去」，綉甲、綉丙本作「叫我進去」。

〔十六〕「你就領在家」，「就」，綉像本作「且」。

〔十七〕「揀上色的與兩套」，綉像本作「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

〔十八〕「一念」，綉像本作「一念兒」。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寫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強作解人如畫•喚醒多少浮浪子弟。

打敬濟必用雪娥•蓋殘枝敗莖•必用雪壓之而倒也。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蓋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莖之变•宜乎團蓋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即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溫秀才已去•瓶兒已謝•梅子不成•則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殘喘•不過於污泥中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蓮一去•理應即用武二手刃之•惟恨其緩也•奈何又到下回？不知作者蓋欲順水推船•將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張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猶不盡十弟兄之惡。若春鴻•又是順水船中順使文字。至於守備府•又爲埋尸一段文字。夫必寫埋尸•所以結金蓮出落春梅之筍也。至若陳敬濟•又不得不然之文•亦爲歸結陳洪、張氏、大姐之筍。而後文馮金寶並嚴州•又爲作花子、做道士之筍•一層層又逼入守備府中•與春梅復合也。文字相生開合之妙如此•是大間架•蓋五鳳樓乎！

金蓮一生之淫行•千古罕見。以敬濟爲西門之婿而不知羞•皆可與合；以王潮爲王婆兒•亦可與合•則天下之畜類•凡爲陽物者•亦無不可與合也。

詩曰：(一)

雨打梨花倍寂寥，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裡得，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張評】與後王婆不同。因爲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張評】明透下文。倒没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没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張評】偏以閒筆作襯，又過入下文來安。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

【綉像本評】雖是起發，卻說得婉款，不似王婆一味死狠。

【綉像本評】討添得妙，妙在近情。

【綉像本評】說離散處，語似恨而實苦。

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並肉鮓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張評】又悟隙底私窺一回。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腌韮菜，已是入不的畦了。【張評】不娶春梅，意在金蓮也。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張評】敬濟敢于肆惡壯膽處在此，又是西門之愚。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裡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張評】春梅、敬濟二人，傍夾一人，便有傍人那得知之嘆。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裡傾倒那碗內，也抛撒些兒，【張評】若是金蓮，碗中清水，固淵泉不絕也。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張評】小玉得寵如畫。叫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裡間，自在坐個房兒。【綉乙本評】偏照顧得到。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兩個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綉乙本評】後相思種子。【張評】爲下數回大書作地。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

遲不上兩日，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裡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張評】原是。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張評】必如此，好催梅花別放。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裡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張評】輕薄語，月娘自是勢利場中人。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

【綉像本評】不獨洗清，還要趁勢賺價錢，狠心利嘴。

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裡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張評】過入守備府，無痕。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兑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

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張評】所爲白梅花對紅梅花者也。我云兩樣寫法以此。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兑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張評】價錢輕而賞錢重，妙絕。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張評】令人不爲月娘恨，而爲玉樓恨。

卻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户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繡乙本評】必至之情。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

【繡像本評】守備見春梅，只一歡喜，便不說完，其味直如春欖，且隱隱接去無痕。

「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張評】恃橫處在此。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

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張評】又是一年。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一〕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鋪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綉乙本評】亦太冷。要與傅夥計，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張評】還映邀來上房知謝。使見月娘失防閑便絕不妨閑，刻薄處又極刻薄，天下壞事不知事人，確有如此。玉樓不肯，【綉乙本評】厚道。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張評】不知深淺之人如此。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繇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裡，事在心

【繡像本評】敬濟又恨又急，又沒法奈何，又歎月娘孤寡，故無忌憚如此。然妙在語語是少年不經事、市井油滑、狂妄之談。

【繡像本評】語雖荒誕，然而心中無聊極矣。

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張評】妙語。後日冷鋪中、晏公廟，則此語難說矣。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裡老婆都刮剌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姦，論個不應罪名。【張評】單指月娘。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張評】容易之甚。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張評】作死。卻是未見天日之言，然自是西門大計。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張評】本意復合。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三〕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賊老狗，〔四〕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張評】是醉語，是憤語。我叫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繡乙本評】妙語。【張評】又容易之甚。叫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五〕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傅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六〕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

【綉像本評】一「權」字，已有逐客之意。

【綉像本評】明乘風放刁撒潑，賣月娘畏而重之，或可與金蓮復合，是痴心，卻是下着。

如臭屎一般丢着他。【張評】月娘意，只如此便了。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張評】月娘抵賴，總是與瓶兒寄物吐氣。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躭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黄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説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張評】不是當教他着的事。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説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説：「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説話，【張評】寫來，確是，不知事後生。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説：「姐夫，你説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説不説。」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駡道：「怪賊邋遢，【張評】市井如畫。你説不是？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綉乙本評】語趣。那妳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説：「姐夫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張評】必對鏡寫月影也。半日説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張評】月蝕也。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蛾跳上炕，撅救了半日。〔七〕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裡。」雪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張評】必用雪娥，一絲不紊。怨毒之于人大矣哉！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叫那小廝在家裡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張評】上岳廟時、廚房灶前，此氣一吐。即時趕離門，叫他家去。【張評】處敬濟如此。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張評】處金蓮如此。平空留着他在家裡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張評】雪娥說完，乃知激打一回，直透此處。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

【繡像本評】雪娥雖未免公報私仇，然爲此時計，亦未有善於此者。

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廝來

【綉像本評】這等想頭，不知從何處得來，想有色鬼附其腕。

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採。【張評】是此日敬濟。月娘大怒，於是率領雪娥並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張評】必點二人，恩怨分明。中秋兒、小玉、綉春眾婦人，七手八腳按在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張評】亦非如此處之之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張評】深醜月娘之筆。諕的眾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腳不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家，【張評】要被推與何蓋相依矣。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迹，也不賣茶了。【張評】爲解渴作地。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張評】映前。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

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麽？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綉乙本評】妙語。【張評】天成妙語，玳安的的可兒。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麽，天麽，你看麽！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綉乙本評】趣語。就弄碜兒來了。【張評】又是天生妙喻。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麽？」【綉乙本評】伏脈。【張評】王婆總是一絲不漏，許久不見，寫來使婆子活跳紙上，不改一綫，真是化工之筆。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綉乙本評】又夾出來時貪想，妙。【張評】方知寫何十事之妙，爲此下綫也。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還出來？〔八〕好個浪蹄子淫婦，【張評】數語爲後文勸嫁作勢。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

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

【繡像本評】只一語便打在心上，把銀子抹過，真利嘴。

【繡像本評】使下「叫」傷心字。

【繡像本評】小人於世，並不肯讓人一刻，令人半點。當下劈面便來，可畏，可思，可嘆！

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張評】月娘無禮處可殺。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繡乙本評】雖恨語，亦不宜。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張評】玉樓、瓶兒皆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費出錢去。然則金蓮爲罪以色見長乎？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張評】亦是正言，早已占地。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九]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張評】處處寫小玉，爲寵玉之根。月娘不言語了。【張評】寵愛小玉如出。一面使丫鬟繡春前邊叫金蓮來。

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礲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張評】如《西遊記》，尋得妖精主人公來也。幫閒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

【繡像本評】衆離散去，獨金蓮辭靈大哭，可見情之所鍾，雖無情人亦不能絶。【繡像本評】玉樓雖是安慰金蓮，然隱隱情見乎詞矣。

鑽没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張評】妙語不煩。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張評】乃作者特特打發其上鬼門關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絶情絶義的打發我出去！【張評】方知聽書童、玉簫以至于撒潑者，爲此一語。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没個破字兒纔好。」【繡乙本評】還不饒人。【張評】又爲玉樓、月娘作過文。

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牀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箱内。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繡乙本評】月娘亦做得出。【張評】月娘狠極，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人。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張評】此處又以玉樓襯月娘。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説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没個不散的筵席。【張評】一語冷盡西門一生。你若有了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説聲。奴往那裡去，【張評】「那裡去」者，有去志也。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張評】又是永福寺内讖語。也是姊妹情腸。」于是灑淚而别。【張評】映春梅。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張評】此處又以小玉之簪，映襯金蓮、玉樓、瓶兒諸簪，爲離合大關目。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

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張評】玉樓實終始金蓮、瓶兒、春梅三人。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共生離。

卻説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裡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牀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張評】仍復收到簾下，何等筆力。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張評】方是金蓮。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鬭葉兒、下棋。【張評】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牀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牀子一片響聲，【張評】爽是十分滿足。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貓捕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呐呐，口裡説道：「只因有這些麩麵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張評】一語透過武二之刃。良久，又聽見動旦，搖的床子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裡響？」王潮道：「是貓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嚙的響。」婆子側耳，果然聽見貓在炕洞裡咬的響，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説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隙。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饞抹嘴。【張評】直與瓢的一唱相對。前後一緊，方好殺金蓮也。

【繡像本評】金蓮於此味，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貴的賤的，皆有所遇，可謂備嘗之矣。

【繡像本評】眼前景，心上事，偏道得出。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弔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内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繡乙本評】活賊。來此處撞蠓子？【張評】寫王婆子真是狠手，非薛嫂、文嫂可比。我老娘手裡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叫閒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張評】又映十分光。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張評】何不令每日見面，倒是婆子的搖錢樹。我不管閒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繡乙本評】斷得趣甚。【張評】總是爲生法地步，非吃醋也。所許那一兩頭銀

【繡像本評】終是老手，刀刀見血。

子，明日就送來與我。」【張評】與成衣日，要十兩頭遮對，西門有知，此際何如？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裡間。

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張評】與春梅一樣話。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拆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爲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張評】此處與春梅不同。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張評】夾寫王婆，筆力到底勁甚。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剮肉，你爲我受氣耽羞，【張評】二語又是癡心做處。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纔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十〕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張評】又一個要偷娶，西門典型尚在。婦人道：「現今王乾娘【張評】又不是老王了。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裡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

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綉乙本評】劈空扯來作脈，妙甚。出到七十兩；【張評】何官人本爲王六兒出錢，不謂又爲潘六兒開映，不知又爲王六兒點歸着，文字嚴整細密之甚。大街上張二官府，〔十一〕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張評】又是提刑院，西門有知，將奈何？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來兑，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張評】一味狠毒。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張評】一味狠毒。【綉像本評】又嚇他一陣，是降小夥兒手段。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張評】淫婦囑人如此，自身不能主也。敬濟道：「我顧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綉乙本評】一步緊一步。我先與你說明白着。」【張評】一味狠毒。敬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一去，〔十二〕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十三〕吉凶事全然未保。

文禹門云：寫陳敬濟一無知少年，孟浪小子，全無道理，一味荒唐，栩栩欲活，歷歷如見。要不如此，不可以爲西門慶女婿；而西門慶之女婿，亦必須如此。西門慶之造孽也，全是胯下物，而卒喪命於此物。陳敬濟之被逐被打也，亦因胯下物，而得逃出亦此物。然則此翁婿二人，均不過是一鳥物而已。若潘金蓮，固以此物爲生死者也，竟至以王潮兒餌焉。寫金蓮之淫，亦可謂寫到十二分。死期近矣，再活亦不過如此。

或謂敬濟之被打，春梅、金蓮之被逐，吳月娘無乃太忍。試掩卷思之，有何善法，以處此三人？是三人者，若使常在西門家中，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寡婦孤兒之聲名性命，恐亦未能保全。此猶是月娘之才能，而西門慶之大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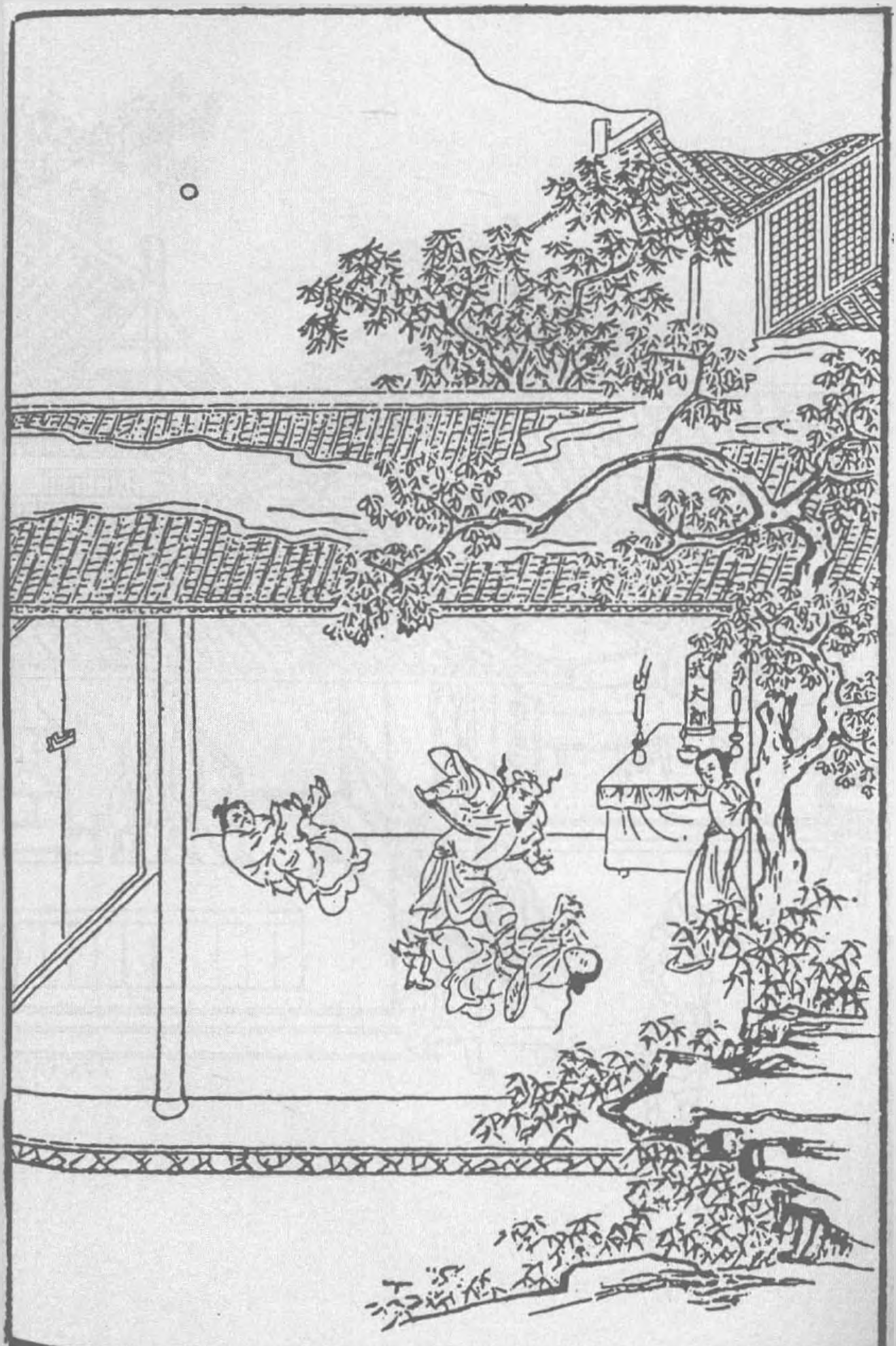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幾碟酒菜點心」，「碟」，綉甲、綉丙本作「碗」。
〔三〕「王十九」，綉甲本「王」作「屋」。
〔四〕「賊老狗」，綉甲、綉丙本作「老賊狗」。
〔五〕「睡了」，綉像本作「睡下」。
〔六〕「具說一遍」，綉像本「說」作「訴」。
〔七〕「撅救了半日」，「日」原誤作「口」，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八〕「他還出來」，綉像本「他」作「也」。
〔九〕「我也不冒差了」，綉像本「冒」作「肯」。
〔十〕「拆散不開」，「拆」原誤作「折」，今據乙亥本、在茲堂本改。

〔十一〕「大街上」，綉像本作「大街坊」。
〔十二〕「此一去」，原無「一」字，今據影松軒本補。綉像本作「此這去」。
〔十三〕「青龍共白虎同行」，「共」綉像本作「與」。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胡珠，一線穿串却也。

寫一伯爵，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特相照，非泛泛寫伯爵之冷暖也。

寫張二官不要金蓮之語，乃見伯爵落得做小人，不是又寫一有主見之張二官也。作者何暇爲此書無因之人寫其主見？不見王三官、林氏諸人，至西門死後，久已不在此書之冊內矣。

寫月娘暗中跌脚，方知玉簫藏壺之妙。夫殺金蓮，與玉簫藏壺何與哉？須知月娘與金蓮進門時深愛之也，不深愛，不能使金蓮肆志爲惡，以與諸人結仇。然而使月娘終始愛之，則小玉之私玳安且成婚矣，如意之私來興亦合房矣，所云家醜不可外談者是也。使金蓮不傷月娘之心，則雖有敬濟云云，或亦逐敬濟而遺大姐，金蓮未必去也，此實論時度勢之情。即月娘大有主見，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尋售主而遣之，此亦常情。即不然，王婆來云嫁與武二，月娘不傷其心，亦必參以一二言，而王婆雖貪而忘禍，特無一冷眼者提及耳！一聞月娘言，而王婆變卦，武二哥之事不穩矣。夫打死李外傳，月娘之夫幾遭毒手，豈有不冷眼覷破？今日之事乃不發一言，止暗中跌脚，且轉而與玉樓言，是其情義盡矣，其怨恨深矣。其情義盡而怨恨深者在何處？蓋在撒潑之一日。夫撒潑又起於玉簫之透漏消息。玉簫之甘心爲用，是又在書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約。夫書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則用寫藏壺也。然則書童者，死金蓮之人也，故獨附瓶兒而不附金蓮，其必瓶兒生子而即來者，蓋即於最鬧熱已伏一殺金蓮者矣。至於瓶兒死，則必用死金蓮矣，故即入三章約。然則三章約者，

勾魂帖也。夫瓶兒爲一樣淫婦，何以於生子時不伏一死之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兒之人，即用子虛，則瓶兒未入西門、未嫁竹山之先，喬皇親花園中已伏之也。何以見子虛死之？蓋子虛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愛緣死瓶兒，是子虛死之也。然而非子虛死之也，金蓮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兒不死，金蓮又死官哥之人也。子虛故欲以官哥之死死瓶兒，然非金蓮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虛，則子虛亦空爲孽化耳。是金蓮死官哥，實金蓮死瓶兒也。金蓮既爲死瓶兒之人，則於翡翠軒特對照一葡萄架，早早已伏一死瓶兒之人矣。是瓶兒生子而書童來，內室乞恩而書童附，瓶兒一死而書童去，明似爲瓶兒寫一書童，暗却爲金蓮寫一書童。爲瓶兒寫者，見此日同寵之人，即將來同散之人，似沒甚關係；爲金蓮者，蓋即從《水滸傳》中武二手內刀下奪來，終須還他奪去。夫即奪之來，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濟。然徒用敬濟，何以處月娘數年之情分？使不寫其與月娘花攢錦簇四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討情分奪來？既竭力描其花攢錦簇，乃爲敬濟事，固應棄之如遺，亦不應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玉簫離間之人必不可少。而所以成此離間之人者，則因書童。然而三章約出之金蓮口中，則又金蓮之自殺。古人云：「有機心者必有隱禍」，蓋以此也。是故書童必以瓶兒生子而來，瓶兒一死即去，始終爲瓶兒之制、羈，以引起金蓮之禍端，爲瓶兒九泉之笑也。然則金蓮死官哥，官哥死瓶兒，西門死武大，金蓮死西門，敬濟死金蓮，究之作者隱筆，蓋言月娘死金蓮耳。何則？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之所以必死金蓮，而不一救之者，由於撒潑，撒潑由於玉簫，玉簫過舌則因瓶兒之衣，如意之寵，是又瓶兒之靈殺之也。究之玉簫之所以肯過舌者，三章約也，是金蓮因自殺，而三章約所以肯遵依，是又書童之故。然則藏壺而云構釁，眞非一日一人一事之釁也歟！危機相依，如層波叠起，不可窮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生世世之苦海水，盡掏入此一百回胡珠之線內？嘻！技至此無以復加矣。

詩曰：〔一〕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
存者問消息，死者爲塵泥。
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張評】四句哭盡。
行久見空巷，日葬氣慘淒。
但逢狐與狸，豎毛怒裂眥。
我有鐲鏤劍，對此吐長霓。【張評】爲冷兄弟一吐憤氣，已貫日虹矣。

話說陳敬濟顧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卻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張評】便不是大姑娘，可嘆，可嘆。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二〕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張評】一個「他家」。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個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

【繡像本評】爲利不多圖，春承有限，何苦定要攛掇春鴻去？此不失其小人之爲小人也。

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張評】點出。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張評】所謂無便鴻是也。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三〕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裡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張評】此「他家」與那「他家」不同。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垜，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抓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張評】兩個「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張評】三個「他家」，與上文無數「大官人」、「哥」字相映也。不怕不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張評】秋菊原爲去金蓮之楔，金蓮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

卻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

就留下他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裡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裡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綉乙本評】隱隱伏夢中之案。【張評】與夢境一照。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四〕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張評】比官哥結親何如？聽見玳安兒拏進張二官府帖兒並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做提刑官，【張評】一語千古傷心。大當日不自家現做哉？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

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張評】春鴻助書童一臂，方可遏死金蓮。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綉乙本評】張二官大有主意。【張評】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一個小人做到地也，豈真有張二官哉？又聽見李嬌兒說，金

【繡像本評】他婦人失節，但有報應，獨李嬌兒一番花燭一番新，想娼妓迎新棄舊是其本分事，故大縱之耳。

【繡像本評】春梅自忘金蓮不得，然如春梅而忘金蓮者多矣，則春梅一段感恩圖報之懷，夫豈易及！

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張評】金蓮冤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卻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張評】所謂不圖嫁時衣也。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二房。〔五〕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閒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張評】金蓮家法。「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六〕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繡乙本評】說不要，又找上，貪甚

【繡像本評】貪利不畏禍，主意已定。

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拏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張評】已伏周義。同張勝、李安氈包內拏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張評】差十兩，又照捕光。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掯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鷚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繇他罵，只是不言語。【張評】爲武二作地，非照應敬濟也。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拏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禍福因繇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張評】一路將《水滸》接入　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張評】千里一脈　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張評】以此方忘舊事。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

【繡像本評】連連說舊時，如今

心中已抹過從前。

【綉像本評】武松之爲人與報仇之意，王婆、金蓮昔日日夜憂心者，而今竟若忘之，何哉？爲利昏，爲色迷，故只以爲已往之事，不深思矣。

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七〕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張評】還有防患之心。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

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繡乙本評】此時置敬濟于何地？【張評】必如此寫來，方使金蓮肯嫁武二，有情理。不然，金蓮十分聰明人，豈不知防患乎？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張評】這一句，豈是向武二的話？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八〕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没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張評】比昔又團爐何如？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脱的緊，〔九〕又有三四個官户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兑。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

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繡乙本評】自促其死。【張評】稱稱叔叔，妙。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兑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

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拏天平兑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攤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張評】財之迷人如此。也待我往他大娘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張評】財之迷人如此。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奚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養家。」于是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兔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腳。【張評】月娘死金蓮以此，春梅死金蓮又以此。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繡乙本評】旁觀便明。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張評】此處方知，必用撒潑以後，

【繡像本評】死將至，日獻歡喜言說戲話，世人大都如此。

方使月娘不言而與之之妙也。

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張評】何以別王潮？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張評】是西門孝，不是武大孝。戴着新鬏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張評】細。重立武大靈牌，【張評】是武大處，不是西門處。供養在上面。【張評】方知冷遇之兄弟不假。先有些疑忌，繇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鉤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張評】前門。後門也頂了。【張評】後門，比寫大金蓮頂前後門何如？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拏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張評】好壯膽殺人。婆子見他吃得惡，【張評】寫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張評】描寫刀。一隻手籠着刀靶，【張評】右手。一隻手按住掩心，【張評】左手。便睜圓怪眼，倒竪剛鬚，【張評】出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要處。」【張評】亦有急語。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張評】言必殺二人也。等我問了這淫婦，慢

慢來問你這老豬狗。【張評】又撇王婆。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十〕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張評】迅速之至「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没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桌子上，【張評】騰出左右手也。【張評】又寫刀　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張評】特寫桌子　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張評】迅速之極

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張評】又照管婆子　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張評】又說自己話　西門慶那厮卻在那裡？【張評】又找西門　你不說時，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豬狗。」【張評】又照到婦人，一時如畫　提起刀來，【張評】又寫刀　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張評】畫　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張評】趁勢旋剝　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並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

【繡像本評】金蓮何等慧心巧舌，到英雄手中都用不着。

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評】三個「怎的」，直對打虎。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卻叫老身怎的支吾？」【張評】又寫婆子。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張評】聲淚俱盡。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待大叫，【張評】又寫婦人。被武松向爐内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簪環都滾落了。【綉乙本評】比馬嵬更慘。【張評】先是提起令他跪着說，此又揪番殺之也。真是活武二。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張評】直對打虎。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張評】直對打虎。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麽生着，【張評】一語將《金瓶》内金蓮一結。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内只一剜，【張評】不意數字卻如此用。又寫刀子。剜了個血窟礲，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腳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張評】又寫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張評】又寫刀子。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張評】又寫迎兒。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張評】半日火爆寫來，至此一歇。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張評】映伯爵之令。壓折金綫柳，〔十二〕臘

【綉像本評】到此時任王婆利嘴，亦難支吾。

【綉像本評】讀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稱快，然而心實惻惻難言哉！

月狂風【張評】映東京之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衣裳脱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看嗟一場夢，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張評】收拾婆子。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張評】又找金蓮。那時有初更時分，到扣迎兒在屋裡。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張評】不殺王潮，文字省手處。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鄰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張評】又映西鄰。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内，只見點着燈，房内一人也没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並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張評】直寫至此，見財之無益。提了朴刀，【張評】又結刀。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裡躲住，做了頭佗，上梁山爲盜去了。【張評】此回俱與《水滸》作表裡。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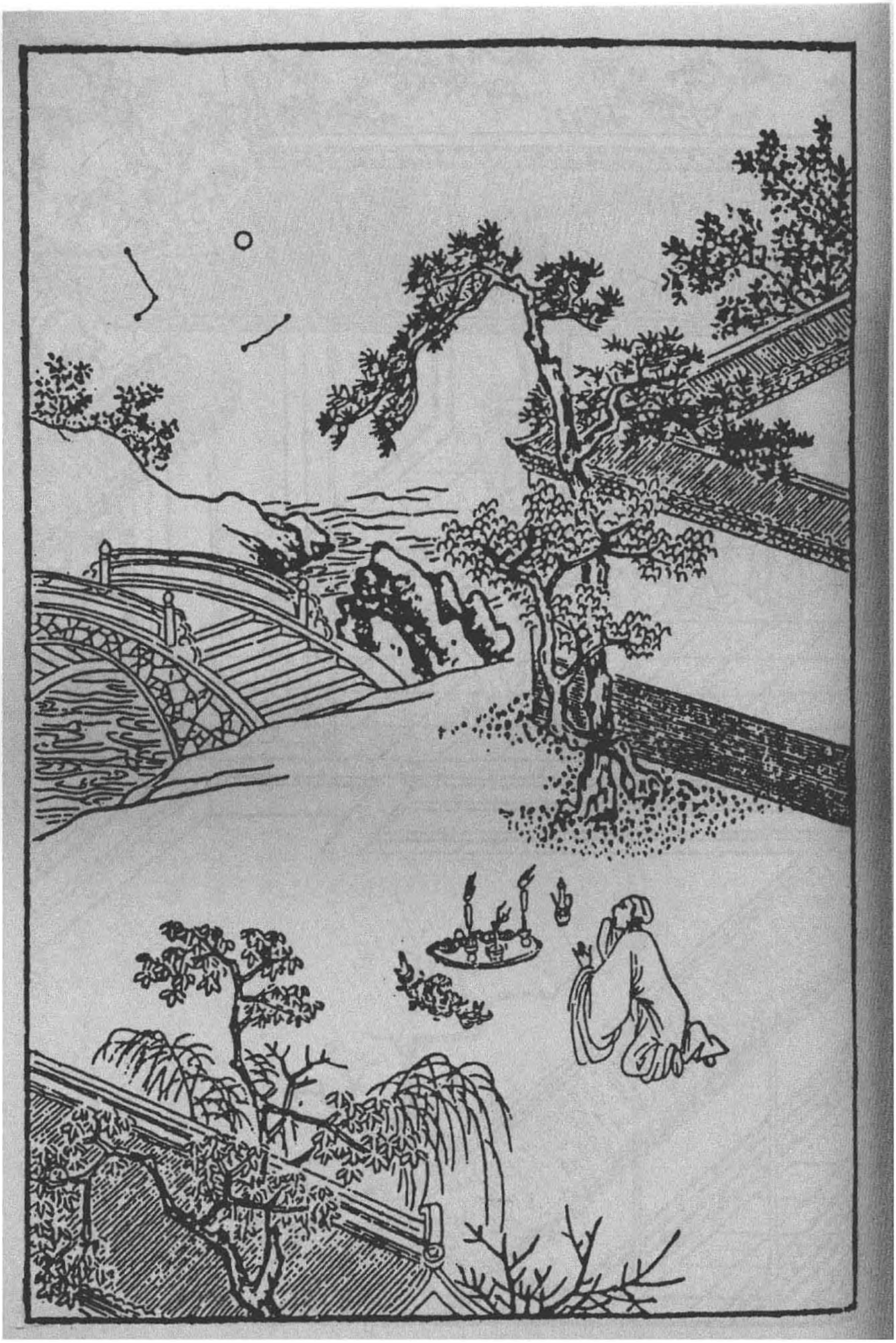
文龍門云：潘金蓮在《水滸傳》中，死於武松之手；在《金瓶梅》中，亦何必定死於武松之手，豈以照應《水滸》本傳乎？武松既有血濺鴛鴦樓之案，斷不能有赦免歸來之事，豈以痛快人心起見乎？彼西門慶者，又何可令其疾終也。蓋潘金蓮非殺之不可，亦非武松不能殺之也。西門慶容易死，潘金蓮非殺不死。若使其入張二官之門，又當爲二官作傳；若使其入周守備之室，又將敘守備遭殃。天生此一種尤物，最足以殺人，而人決不能殺之，且決不忍殺之，不肯殺之也。其爲禍也，將伊於胡底哉！必武松之英雄，乃可以殺潘金蓮，非但爲報仇一層也。茲併王婆子而亦殺之，乃所以痛快人心之筆。

自第一回至此回，已隔八十六回，殺之不亦晚乎？不知愈晚人心乃愈快。譬如旋陰旋晴，忽病勿癒，人轉忘陰雨連綿之苦惱，輾轉牀褥之煩難。屈久而伸，郁極而散，豁然於一旦，手舞足蹈，有發於不自覺者。金蓮被殺不爲晚，亦如西門慶之死不爲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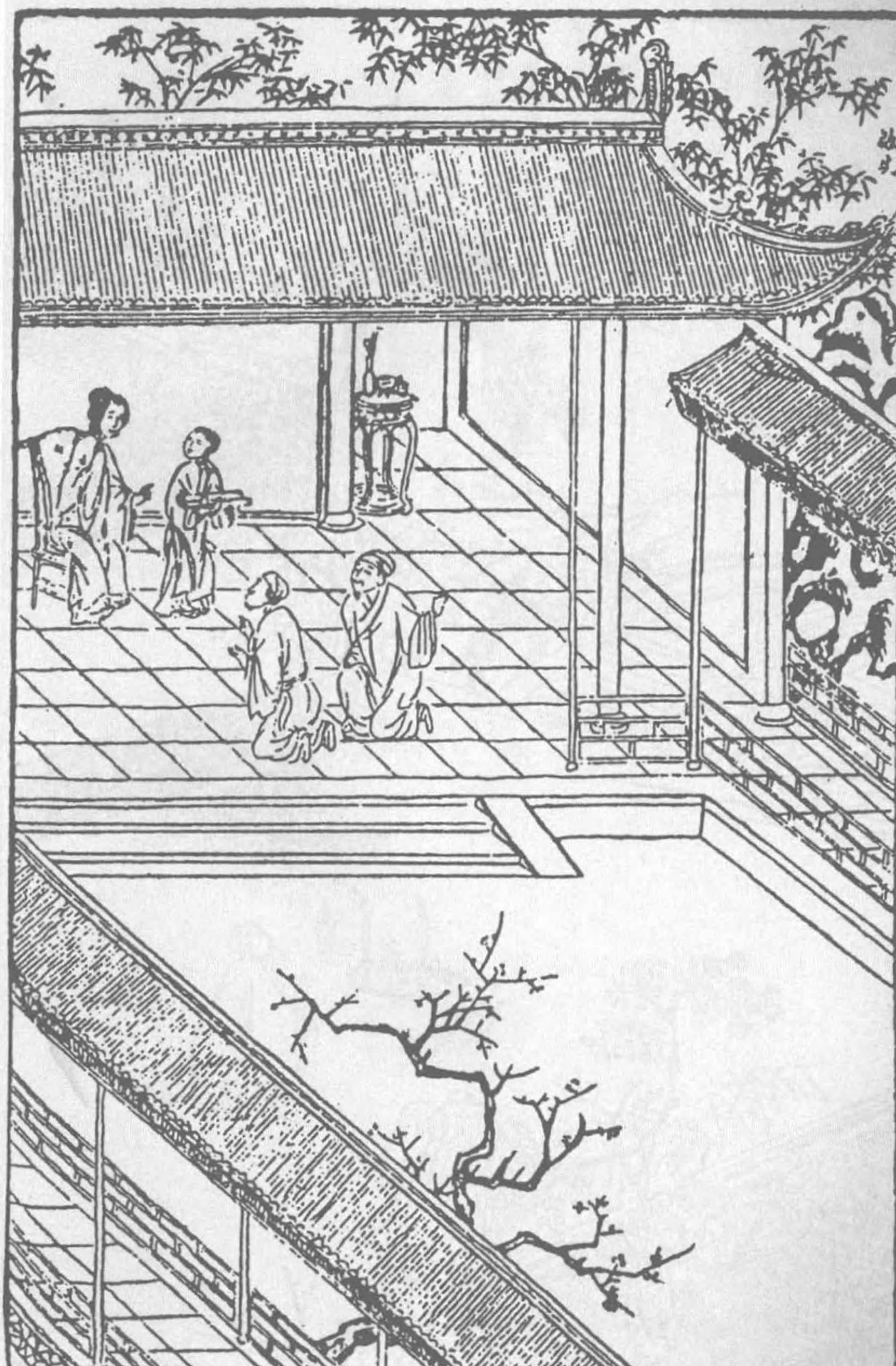
看《金瓶梅》不看到此處，便是已死之西門慶，不知身後情事者也。看到此而失聲歎息，便是往東京取錢之陳敬濟，不能救轉傷心也。看到此而不眉飛色舞、歡笑異常者，是亦一全無血性之男子也。看到此而歸咎于月娘、雪娥、奶子、書童者，是又一勾姦入夥、同惡相濟之龐春梅也。獨是王婆子與金蓮同被殺矣，而西門慶竟漏網，倖免身首異處而以疾終也。得勿太便宜乎？須知武松今日之所殺者，非武植之妻，乃西門慶所十分寵幸、臨死不能忘情之六娘也。殺西門慶愛妾，又何異殺西門慶乎？使西門慶尚在，其肝腸寸斷，心脾俱碎，當更甚於項下之一疼。閱者亦可無餘憾矣。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五娘」，綉甲、綉丙本作「五姐」。
〔三〕「安身不牢」，「身」，綉甲、綉丙本作「安心」。
〔四〕「就兩家割衫襟」，綉像本「就」作「遂」。
〔五〕「二房」，綉甲、綉丙本作「第二房」。
〔六〕「諸家詞曲」，綉甲、綉丙本「家」本作「般」。
〔七〕「如今」，綉甲、綉丙本作「如是」。
〔八〕「謝你老人家」，綉甲、綉丙本「謝」作「與」。
〔九〕「發脫」，「脫」原誤作「說」，今據綉像本改。
〔十〕「吃我五七刀子」，「我」，綉甲、綉丙本作「了」。
〔十一〕「㩮折」，原無「㩮」字，今據綉像本、彫松軒本補。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之之憤。是作者特特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相對，見一對萬惡狗彘也。

永福寺如封神臺一樣，却不像一對碑旗引去之惡套，如武大死，永福寺念經，結穴於永福寺也。楊宗保弄數內人，故其念經用素僧。子虛又用永福寺僧念經，一樣結穴也。瓶兒雖並用吳道官，實結穴於永福寺。千金喜捨，本爲官哥也。至胡僧藥，實自永福寺來，自爲瓶兒致病之由。而西門溺血之故，亦由此藥起，則西門又結穴於此寺。至於敬濟，亦葬永福；玉樓由永福寺來，而遇李衙內；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道；他如守備、雪娥、大姐、蕙蓮、張勝、周義等，以及諸婢形役憤之也，皆於永福寺脫化而去，是永福寺即封神臺之意。但用筆差參矯健，真如天際神龍，令人有風雲不測之興，以視《封神》，真有金矢之別。

此回金蓮，乃是着一個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樣寫法。永福寺中，一曰現身之光體，二曰長老道堅，然則其寺可知矣。永者，湧也。福者，腹也。湧於腹下者何物也？作者開卷固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即此永福寺也。所謂報恩寺者，「生我門」也，總之和尚出入之門也。至於玉皇廟，即《黃庭》所云靈臺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蓋道心生也。吳道官蓋喻言西門慶等心中無天理、無道心也。十兄弟在吳道之玉皇廟結盟，其兄弟可知，故必用進第二重殿轉過一重側門也。衆人齊在玉皇廟側門內會吳道，可知不是天心；而一片冤魂齊集永福寺，可知看得過時忍不過也。看官今後方不與作者之哄，然吾恐作者罪我以此，而知我亦以此矣。

詩曰：〔一〕

夢中雖暫見，【張評】是夢。反覺始知非。〔二〕【張評】不夢。
轉展不成寐，【張評】求夢。徙倚獨披衣。【張評】不能夢。
凄凄曉風急，【張評】不是夢。腌腌月光微。【張評】無非夢。
空牀常達旦，【張評】空有夢。所思終不歸。【張評】難再夢。

話説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説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丢的橫三竪四，【張評】內有金蓮所成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繡乙本評】一毫不假。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拏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張評】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棗强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鄰保甲，並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叠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拏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張評】好過文。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張評】知己如此。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

【綉像本評】父死而有子長成，喜可知也。然而殊不然，可爲痛心。

【綉像本評】知好色則慕少艾，此其一驗。

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張評】直渡敬濟。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拏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託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並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張評】父母望子之心如此。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册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裡，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裡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躭閣，卻不誤了六姐？不如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三〕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娶靈柩不遲。」【張評】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所以此書幻化孝哥也。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儻遇小人怎了？寧可躭遲不躭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敬濟巧言，就先打

【綉像本評】即此一想，折盡平生之福矣。後之流落不得其所，何怪？

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道：「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張評】後生之待老成如此。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張評】爲親者聽之：原來如此，便遂逆子之心。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張評】便便從前依人之苦，脫口一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

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屍首，上面兩桿鎗交扠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兇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鋪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叉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卻是一個識熟明友，鐵指甲楊二郎。【張評】順手即出，全不另起支節。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裡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

【繡像本評】迎兒愚益極矣，所遭窮苦至矣，而究竟不失嫁爲人妻。作者插完此案，不無微意。

說一遍：「恰纔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張評】如此拉來。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張評】完迎兒。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拏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裡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

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叫着婦人〔四〕：「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張評】卻爲你早了一步，送了性命也。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關了門户，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張評】與西門、

瓶兒夢中相呼一對。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趂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叫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户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敬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撇手掙脫，卻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拏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

【繡像本評】金蓮一身，生時任人狼藉，即路倒路埋，所不惜也。及死後轉戀戀此屍，亦大可笑。

按下一頭。卻表縣中訪拏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卻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張評】補出。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拏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日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撇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

直哭醒來，【張評】金蓮二夢，與瓶兒二夢又遙遙相對。心內猶疑不定。

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裡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拏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拏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拏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張

梅一女奴也，忽變而爲福星，斯亦奇矣。及認爲福星，則又變而爲惡煞矣，造化不測如此。

評】總爲春梅得意描寫也。

說畢，二人拏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綫縫上，【綉乙本評】一人幹事殊不苟。【張評】寫出金蓮之慘。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裡罷，【張評】惟金蓮與敬濟直入永福寺，是貪此不厭陷溺之甚者。那裡有空閒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裡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拏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罈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裡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綉乙本評】寫盡小人眼孔。【張評】映後文二人結果。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卻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

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繡乙本評】微露一班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

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拏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裡去？」【張評】又是哥哥起頭，蓋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敬濟悉言(五)：「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裡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

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裡？」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張評】人子待父之禮又如此。先拏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八眾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

卻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搊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腳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腳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裡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響嘴。空色色空，誰見眾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眾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才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

【繡像本評】寫敬濟不孝處刺骨。然此等不孝中人，上下皆有之，讀者不可徒笑敬濟而不自省也。

【繡像本評】和尚能變驢，當更有人愛。

【繡像本評】戲謔得有韻有趣，可作《世說》補。

【繡像本評】小玉情竇之開，而耳目多事不必言，然說和尚看他，卻未必盡謗也。

是挑腳漢。」【張評】自云漢子，想要挑腳也。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張評】必令小玉出落一番：一者爲竊玉作根，二者爲幻化時夢中一引也。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没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秃厮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張評】總襯小玉得時寵眷。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張評】總襯小玉寵眷。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張評】愈轉愈妙。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張評】是偏愛語。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秃和尚賊眉竪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張評】直照一百回小玉入夢。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

【張評】直照雲裡守之夢。此段蓋爲結文，照也。

【繡像本評】絶不露來蹤去跡。

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張評】一段爲月娘寵小玉，又爲小玉聽衆夢一段脈也。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説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裡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裡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秋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張評】開口刺人。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説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張評】一語便將邇日春梅一邊，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不做周方」句也。蓋薛嫂連日自有滿肚皮得意殺小夫人之意，亦如月娘，亦知其如此也。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裡去？」薛嫂道：「我有庄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説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説。」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裡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説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説，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

【繡像本評】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繡像本評】聞此語月娘猶可，雪娥將氣死矣。

埋在一處。卻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卻不好來！【張評】可知殺金蓮者，月娘也。【文評】如此斷案，不知寃屈死多少人。金蓮不出去，月娘想亦在被殺之列，血濺鴛鴦樓不是榜樣乎？況金蓮之出去，亦有自取之道。此等淫婦留在家中，將欲開窰子耶？且金蓮早就該死，果是月娘殺之，乃月娘之功，非月娘之罪也。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寃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拏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張評】爲雪娥伏綫。手裡拏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六〕，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張評】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又小視守備府之春梅，能不又受辱乎？薛嫂道：「耶嚛！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卧。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搊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拏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裡拏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裡，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

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説我心中不好，【張評】此日月娘有不好兒人之勢。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裡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張評】映出。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説：「老淫婦，説的没個行欵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説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張評】天下總是如此量人，可勝浩嘆。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裡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説話，正是：

從天降下鈎和綫，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莫笑浮生空自忙。

【綉像本評】月娘爲德不卒，到此未免有慚色。

【綉像本評】世上一種輕薄人，只是眼淺。

文禹門云：潘金蓮一生，僅結交得陳、龐二人。然敬濟不過色慾起見，並非情義相孚，受其害而未得其力，冒惡名而又遭實禍，尚非是好相與也。不但二人斷無相合之理，縱使相合，亦斷無長久之勢。留個有餘不盡，轉覺二人之交情，更深於西門慶，庶可使西門慶人死而心亦可死，地下相逢，當不似生前之纏綿綢繆也。若春梅與金蓮，不但肝膽相共，肺腑相投，直是形骸俱忘，並赤身露體於男子之前，我不爾羞，爾不我恥。不但姐

妹無此親熱，即母女亦尚有嫌疑也，是兩人直是一人矣。

看書者往往袒護玉樓而推尊春梅也，不知其是何見解？玉樓下文再表。此回春梅之埋金蓮，是春梅好處。惟念金蓮爲人間不可有之人，爲人家不可留之人，竟有與之死生不易、心意相合者，此其人爲何如人乎？揚雄之美王莽，荀或之附曹操，後世猶或非之。若秦檜之万俟卨諸人，嚴嵩之崔呈秀諸人，而竟目爲賢臣正士，有不斥其妄者，則亦妄人而已矣。春梅不過性氣剛，運氣順，其氣餒可以攝月娘等一群愚婦女。曾是自命不凡者，而亦爲聲氣所振，竟下氣於春梅之裙帶間哉！此書以《金瓶梅》命名，平列三人者，可以思作者之用意矣。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反覺始知非」，崇經堂本同。綉像本、在茲堂本、乙亥本、影松軒本「反」均作「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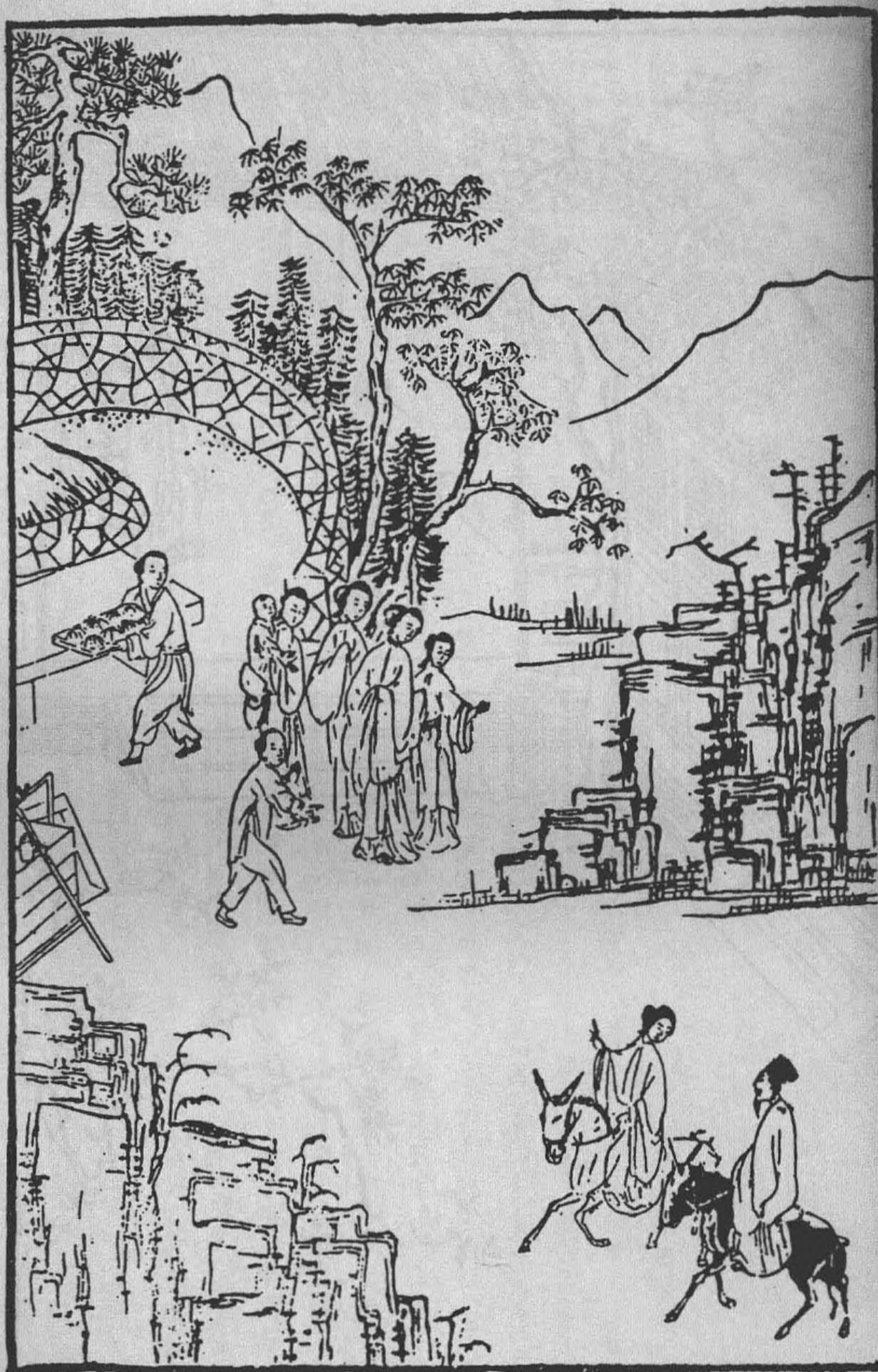
〔三〕「誆了兩車細軟箱籠」，綉甲、綉丙本「誆」誤作「誰」。

〔四〕「叫着」，綉像本作「題着」。

〔五〕「悉言」，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回言」。

〔六〕「替他買棺材」，「買」原誤作「賣」，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8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機，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鬧熱，却是西門鬧熱。夫西門，乃是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鬧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於出嫁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蓋云前此你在鬧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時，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梅，未便寫玉樓，夫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蓋云且令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市井短見之習，自家慚恥一番，我却不與他一般見識，我還要自家愈加儆策，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即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乾終日，尚有小人萋菲於下，設稍不謹，則又亡秦之續。故以接寫嚴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悄悄惟恐如斯時，以患難自儆，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必如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與强縣夫妻相守讀書，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富貴之方。然而作者寫西門熱鬧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蓄鋒芒而不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鐫名之物，而即以之爲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己名而求下於人，猶恐不盡然也。至於嚴州，敬濟固以色迷，而玉樓實以名累。李衙內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己。玉樓以計騙人，幾不保其身。吁！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分斂抑，猶恐不免。君子乾乾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書，體天道以立言者也。

於此回首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後文於雪娥文中篇尾又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帶寫，又是一樣章法，總是收煞之筆也。然此回大姐去兩番，而敬濟終不收，是何故？蓋又作者陽秋之筆，到底放不過月娘也。夫大姐，即無寄放箱籠，亦有隨身箱籠。於十七回內明明說搬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獨歸，兩番全不提起箱物，直至後來雪娥逃、來安走、惠秀死、敬濟要告，方肯拿出，則月娘之貪刻陰毒無恥，已皆於不言中寫盡。然則不爲大姐哭，當爲瓶兒哭也。故必幻化其子，方使月娘貪癖、刻癖、陰毒無恥之癖乃去也。

詞曰：〔一〕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卻遺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　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遊，綠窗晚坐，〔二〕姊妹嬌眉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張評】此回單結金蓮，並結瓶兒。

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並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裡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髫𩭐合的纔是丈母！【繡乙本評】妙語。【張評】然則永福寺內真岳母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

【繡像本評】月娘禮短，即薛嫂說來亦覺口讒。

家没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繡乙本評】忽插入金蓮，妙不容言。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鬢毛都撏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

薛嫂兒没奈何，叫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没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張評】不怨自己。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裡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裡。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張評】透下。難道世間没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

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

【繡像本評】養活女婿幾年便以爲恩，收女婿許多東西便不提起。燒香好佛人大都如此。

【繡像本評】月娘數語而接送大姐與敬濟打罵矣。

「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説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家，〔三〕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麽？還説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産業，【張評】將西門家私隱隱寫出不明之處。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没廉耻的囚根子，没天理的囚根子！【張評】對其姑亦不應如此罵。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没的禁拏我煞氣。」【張評】月娘家教，如此無禮。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説：「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四〕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張評】月娘亦當受此氣，以爲瓶兒少舒其恨。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裡不去，不題。

【綉像本評】既送大姐來，則粧奩箱籠應該還他，爲何留下？自是月娘理短。

且説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張評】留下一事。帶了孟玉樓和小玉，並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張評】帶了一事。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張評】太平世界。風謂之和風，【張評】太平世界。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

【綉像本評】一篇絕妙遊春賦。

【綉像本評】雖是蕭條情景、而

之喧；〔五〕天色寒，謂之料峭；【張評】太平世界。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張評】太平人物。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張評】太平境界。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六〕淑景融和。【張評】太平景象。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裊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張評】太平風物。日舒長暖澡鵝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張評】特用許多話，出落玉樓，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張評】出題。
海棠枝上綿鶯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生起火來，【綉乙本評】冷落。廚役落作整理，不題。【張評】寫得不堪之甚，方與贈桃一回作照。

月娘與玉樓、小玉，妳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莊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巳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張評】總是冷景。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拏一根，遞一

謨入寺催起身之脈，但淡淡結此，何等幽細。

【綉像本評】前真哭，此則假哭矣。世情之假往往從真來，故難測識。

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妳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並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妳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張評】不題瓶兒，短甚。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張評】寫得不倫不次，便見得冷淡煞人。把酒來斟。按下這裡吃酒不題。

卻表那日周守備府裡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張評】知己者如此。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裡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裡有大莊院，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並春梅，都坐

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耍子去了。【張評】映前，便有冷熱。

卻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果，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裡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裡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峨。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張評】捨千金爲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百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張評】映出。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裡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

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

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眾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綉乙本評】映前胡僧。【張評】分明點出梵僧，見西門以此而死。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眾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剎。」一面拏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傍陪坐，纔舉筯兒讓眾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張評】如此寫來，方襯得起。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

　　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張評】特襯月娘。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張評】映春梅性急。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

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躭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

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張評】無嫉人，便如此。月娘道：「他那得個姐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裡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裡纔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卻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封着玎璫禁步，〔七〕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峨，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鬢後雙拖。紅綉襖偏襯玉

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響玉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繡乙本評】二語微帶春秋。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張評】爲炎涼一吐惡氣。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拏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裡祭祀，〔八〕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張評】補出。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眾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眾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

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張評】有嫉人、使如此。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

【繡像本評】月娘爲相輕薄春梅，爲申二姐罵春梅，臨賣又不與一件衣物，今日自無顏見春梅。

【綉像本評】春梅曰：「奴不是那樣人」，則月娘是那樣人可知矣。

【綉像本評】此時人刮目春梅矣，而春梅毫不改常作態，大是可兒。

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張評】人情如此。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張評】羞殺月娘。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張評】人情如此。春梅那裡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綉乙本評】懷慚之語。【張評】炎涼惡氣一吐。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裡出身，豈敢說怪！」【張評】不垂別淚，此時反欲垂淚矣。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說：「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道：「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張評】寫月娘真醜盡矣。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張評】醜盡月娘。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裡。」【綉乙本評】月娘亦太老實。【張評】作者此時醜詆月娘，盡情放筆矣。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

【綉像本評】語語知恩報恩，自令結怨人內愧。

【綉像本評】金蓮自坐淫耳，未嘗傷及月娘也。月娘何絕之深！

【綉像本評】到此方寫景，晦冷之極。

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裡。」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張評】醜盡月娘。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綉乙本評】大妗子轉乖。【張評】醜盡月娘。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抛露丟下，怎不埋葬他？」【張評】醜盡月娘。將一部隱筆所寫之月娘，至此方放手醜之也。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九〕眾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

孟玉樓起身，心裡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張評】醜絕月娘。夫不動身在金蓮邊猶可，在春梅邊真醜絕也。拏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拏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張評】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但不當爲金蓮痛。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裡，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張評】哭自己，非哭金蓮也。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逕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

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果，甜食、

【繡像本評】連用「不慌不忙」，轉似宜慌忙者，春梅婢作夫人到底不饒。

【繡像本評】月娘前何倨而後何恭？人情乎？勢利乎？佳子乎？小人乎？思之可涕。

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横。【張評】寫得月娘醜絕。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内。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張評】將前西門家無數寫春梅處，一齊圓滿于此。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着實打攪。[十]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裡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門親路。【張評】醜盡月娘。奴也没親没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張評】醜絕，爲炎涼一吐惡氣。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盃，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没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没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拏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别，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十一]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運時！

文禹門云：看到此回，方欲落筆，又復凝神靜坐，仔細尋思。靜氣平心，準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致貽閱者之譏，而以醉雷公呼我也。不但爲批此書而然也，接人處世，排難解紛，言爲心聲，聽其言亦可知其行矣。

此一回寫陳敬濟之昏愚謬妄，其所行所爲，固當爲是。而西門大姐之無禮，亦不始於今朝，其去而仍回，回而又去，再歸遂不敢再往。當時之情節若斯，蓋大姐亦實有自取之道。月娘原不能無罪，然盡歸罪於月娘，開釋西門慶，此論恐未平允。我所爭者，尚不在此也。

金蓮一淫婦也，春梅先爲之掩藏，後爲之勾引，且又與之同偷，是又一王婆子而加厲焉。此等婦女，不及早遣之逐之，而留養於家中，果何意見乎？然則開發不錯也。夫無過而開發，我固無以對彼；有罪而開發，是自作自受，自取其咎，彼將無以對我，我又何慚乎？至於既出西門氏之門，其遇仇人而被殺也，我固不任咎；其遇因貴人而得寵也，我原不能居功，我亦不願認錯。婦人視夫爲榮辱，昇天降淵視乎時命之高低，不在人品之好歹。譬如朝廷之上，奸佞被誅，是其時乖，亦因人壞。宵小得志，是其命好，非其品高也。蓮、梅亦猶是焉耳。一旦無心邂逅，見面周旋，禮節謙恭，是春梅不忘舊主。語言遜順，是月娘另續新歡，亦如子孫違教，難免譏譽；妓女從良，亦當刮目，此理所宜然，亦情所必然。不知何爲羞殺月娘，醜盡月娘？又何爲醜詆月娘？又何爲醜絶月娘？況月娘此日，家未全傾，子亦尚在，無所求於人，亦何所畏於人乎？使批者而有犯法被逐之奴僕，一朝得志，狹路相逢，將何以待之？豈踞坐而謾罵之耶？抑握拳而痛擊之耶？或引咎不遑耶？或懷慚避去耶？此無他，高視春梅，深愛春梅，而竟忘其與敬濟通姦之春梅，爲金蓮拉摔之春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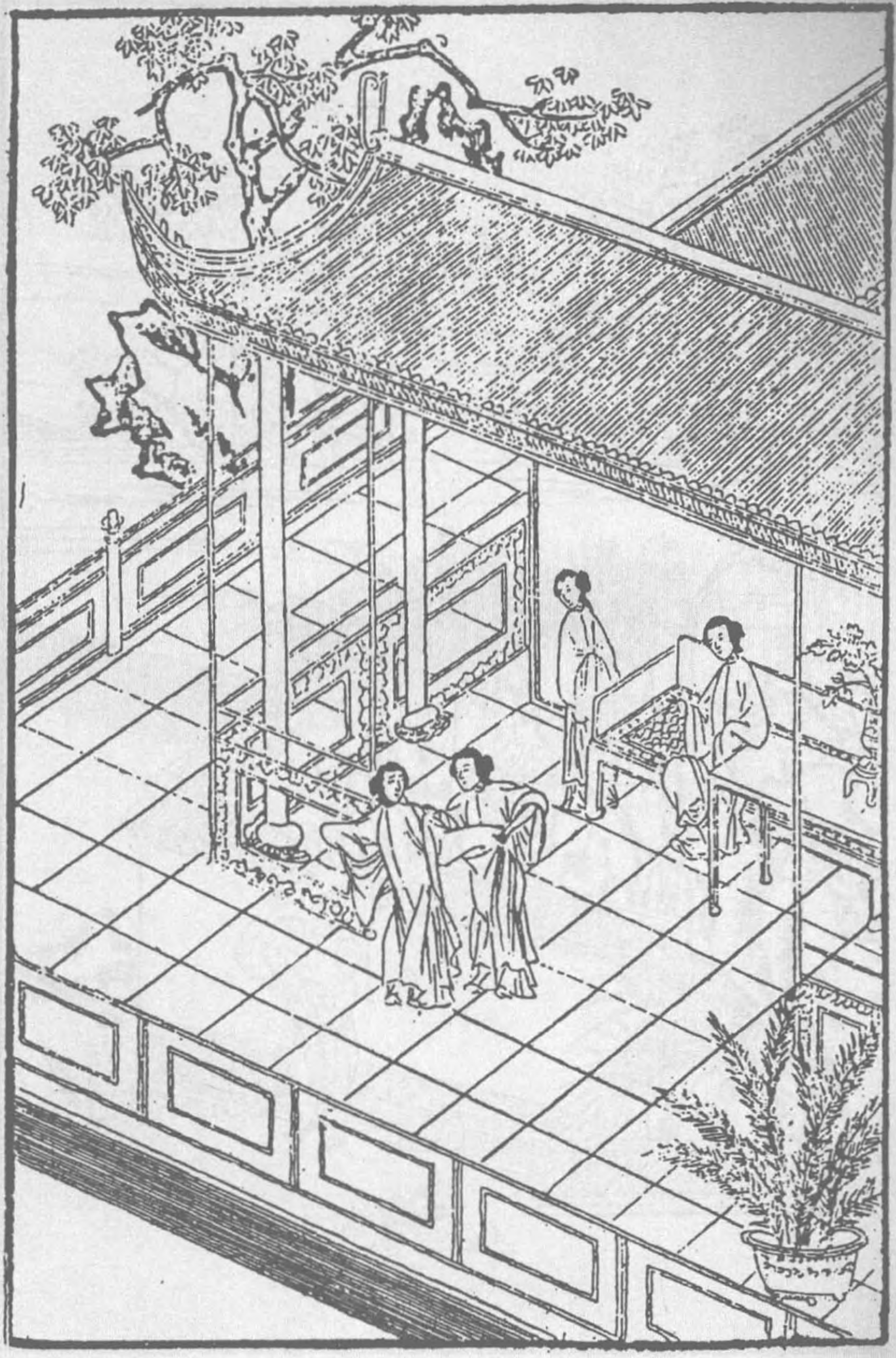
若謂月娘不識英雄，埋没豪傑，是二人不在賢德之列，逐之正因識之而後逐也。如不逐去，春梅安得到此地步？方真是埋没也。若謂月娘不應如此謙讓，大妗子今非昔比一語，已將世路人情説盡，不獨月娘爲然，昔

天之下亦無不然也。蓋亦實有不然者，何責備一婦人之深也。本無此人，本無此事，我又何必與批者作對，亦因處世論事，不可少存偏心。或者我亦偏心乎？請質諸高明之士。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晚坐」，綉甲、綉丙本作「晚綉」。
〔三〕「回家」，綉像本作「回來」。
〔四〕「粧奩」，綉像本作「粧奩」。
〔五〕「謂之暄」，「暄」原作「暝」，誤，今據綉像本改。
〔六〕「明媚」，綉甲、綉丙本作「淡蕩」。
〔七〕「封着」，綉像本作「帶着」。
〔八〕「這裡」，綉甲、綉丙本作「外裡」。
〔九〕「金芽雀舌」，綉甲、綉丙本「金」作「春」。
〔十〕「着實」，綉像本作「不可」。
〔十一〕「跟隨喝道」，綉甲、綉丙本「跟」誤作「明」。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墻破兒」兩閒話結語上結穴•蓋爲春梅發洩寒徹骨之鬱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閑門户•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内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蓮公案至此又結。

開手寫李衙內問玉樓•若是俗筆•自應接寫玉樓受嫁。看他接手即入雪娥事•真令玉樓事似絶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筆勾轉•既爲玉樓擡高身分•又爲衙內遥寫相思•而行文亦真有蝶穿花徑、鶴舞雲衢之妙•不是一直寫去•如三家村冬烘先生講日記故事。

此一回寫雪娥一生黠滑•故至此也。

詩曰：〔一〕

菟絲附蓬麻，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不如棄道傍。
暮夜爲儂好，席不暖儂牀。
昏來晨一别，無乃太匆忙。

行將濱死地，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張評】玉樓在內。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驢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二〕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雜。月娘衆人躧着高阜，把眼觀看，〔三〕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

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張評】心與理如合璧也。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浪子。〔四〕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帶金頂纏棕小帽，〔五〕腳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六〕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爲山東夜叉，【張評】已伏李貴。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

【綉像本評】玉樓嫁人意，說出便傷貞淑，只在無意中暗暗逗

露，處賢者以禮也。

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張評】必用舊人方知端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七〕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妗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裡月娘衆人回家，不題。

卻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裡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

【綉像本評】雪娥與來旺，情人

也。曾問別幾何時，而便不復認矣，蠢甚。

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裡。〔八〕閒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裡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内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叫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户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裡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裡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裡邊院子裡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幾件首飾來，〔九〕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裡，就聽見人説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説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張評】又映一人。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

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

【綉像本評】月娘口角津津，只以誤遇爲幸，認親爲榮，與往爲厚，全不以賣去爲愧，亦可大笑。

【綉像本評】往日不聞有此言，着甚。

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裡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了回親。【張評】醜絕月娘。先是寺裡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張評】說來口角浸浸，真醜絕月娘。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鬟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張評】將上文無數寫春梅之筆一提。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裡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張評】玉樓別有深心。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綉乙本墨評】大姐不題而雪娥題，方有以也。原來他又在這裡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我來家？」【張評】又是自惹。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

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搵着口兒，〔十〕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

如意兒道：「我挐小被兒裹的緊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諕了他來了。【張評】寫月娘真是十二分不好看。那等分付，叫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裡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十一〕看那看兒，便怎的卻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繡乙本評】猜便猜到心上。【張評】金蓮死尚懷嫉乎？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妳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起起倒倒，整亂了半夜。

卻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十二〕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十三〕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裡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張評】月娘如此無禮。【繡像本評】月娘一味以誠心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弔

待人，雖不失爲好人，然禍亂皆此好人釀成也。世亦何貴有此好人哉！

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張評】月娘如此無禮，真是不堪。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裡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裡面，【綉乙本評】又引賊入室。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廚下一力攛掇，〔十四〕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綉乙本評】絕不防嫌。【張評】如此無禮，真是不堪。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裡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裡，等到晚夕，踩着梯櫈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爲証：

閒來無事倚門闌，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

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踅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

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裡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拏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兒弔起頭去，十五歲了，拏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裡！」來昭便拏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裡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裡夢裡，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就許多利害。」【張評】寫人情，使十分到。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裡窩藏，待夜裡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但看所為事。

【繡像本評】好夕俱要此物向前。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裡，〔十五〕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櫈，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强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張評】比藏春塢何如？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裡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裡去。〔十六〕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裡，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日定，〔十七〕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裡，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趄入來昭屋裡。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張評】月娘守家，如此木偶。俱不必細說。

【綉像本評】所算亦是。既有此算，何不稟明月娘，擇一夫嫁之爲正大也。

【張評】看他扒過牆來跳過牆去，比西門、瓶兒舊事何如？

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

【繡像本評】私奔乃千古才子佳人偶爲奇事，豈愚夫愚婦所可效也？雪娥、來旺宜其敗也。

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裡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十八〕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十九〕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躧破些瓦，還有踪迹。」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一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二十〕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卻叫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裡去的男女？」雪娥便諕慌了手腳。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裡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張評】可知是黑夜出來。打人鬧裡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

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二十一〕

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裡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鐺，【張評】鐺者，三足鍋也。雪遇鍋煮，焉能不壞？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見在，即差人押着屈鐺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諕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張評】蕙蓮公案，如此歸結。又被這屈鐺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

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内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張評】逆奴御有如此說話。落後看見房上瓦隴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蹤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二十二)先把屈鐺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

【綉像本評】凡西門慶壞事，必盛爲播揚者，以其作書懲創之大意故耳。

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張評】比牆頭物何如？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姦盜取財物，屈鐺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綉乙本評】有主意。【張評】文字亦無後回之筆。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辨賣。

卻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張評】必寫雪娥出醜者，爲此一句。蓋春梅吐氣，雪能不受辱乎？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拏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並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裡纏金牀上錦帳之中，纔起來，【綉乙本評】寫出富貴驕奢之態。【張評】極力一抬。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綉乙本評】畫。【張評】是春梅，不是金蓮。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

了鬆髻，〔二十三〕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卻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策杖芒鞋任處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一身還有一身愁。

文禹門云：春梅在西門慶家中，並非不得時之人，亦非安本分之婢，固由於潘金蓮之縱容，亦由於西門慶之寵愛。論其性情，驕而自負，傲而難馴；論其行爲，淫等於金蓮，狠同於桂姐。西門之奴僕，未敢怠慢，西門妻妾，未嘗欺凌，而李銘固應受其殃，秋菊何事遭其毒？打狗彼豈無心，打人彼實主使，李瓶兒、官哥之死，春梅與有功焉。至那大姐之受罵，不但非奴婢所宜，亦失家門之體，月娘不以爲然，想是大姐姐不當管而管矣。金蓮以爲罵得好，西門慶以爲罵得是，批者自應亦以爲然也，是又一縱容、寵愛春梅者也。無怪其以月娘相遇爲羞，而以雪娥被辱爲快也。睚眦必報，小人得志之常情，君子不取焉，其亦以爲快者，又一小人矣。

此一回寫雪娥私逃，輾轉而入於春梅之手。在雪娥自取其辱，大可辱之也。而在春梅則不可辱之，晋文公不誅斬袪之人，楚莊王不問絕纓之將，此處正可以見人之度量，見人之心胸，並可以决人之福澤，定人之壽算。打之罵之，不過添其仇恨，不如愧之感之，正可動其悔悟。況當日雪娥曾爲金蓮受辱，春梅並未嘗爲雪娥受氣，不得謂仇人相見，亦不得謂報施不爽也。春梅小妮子，何足語此。獨不解以春梅此刻爲志士得意之時，恩怨分明之日者，亦不過從炎涼起見，以成敗論人耳。其責備月娘勢利，是以月娘責備月娘矣。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飲酒」，綉甲、綉丙本「飲」作「領」，誤。
〔三〕「覷看」，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均作「觀看」。
〔四〕「李浪子」，綉像本作「李棍子」。
〔五〕「纏棕」，綉甲本作「紙帕」。
〔六〕「杏花莊」，綉甲、綉丙本「莊」作「村」。
〔七〕「跟前」，綉甲、綉丙本作「眼前」。
〔八〕「回原籍」，「回」，綉像本作「到」。
〔九〕「盤兒」，綉甲、綉丙本作「篋兒」。
〔十〕「夾口搵着口兒」，綉甲、綉丙本「夾」作「來」，從上句讀。
〔十一〕「還要說嘴」，「還要」，綉甲、綉丙本作「別的」，綉乙本作「別要」。
〔十二〕「太醫」，「太」原誤作「大」，今據綉像本、影松軒本改。
〔十三〕「玉樓」。「玉」原誤作「王」，今據綉像本改。
〔十四〕「廚下」，綉像本作「廚上」。
〔十五〕「復到」，綉甲、綉丙本作「趕到」。
〔十六〕「投奔」，綉甲、綉丙本「投」作「收」。
〔十七〕「商量日定」，綉像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日」均作「已」。
〔十八〕「不爭」，綉乙本作「不淨」。
〔十九〕「怎了」，綉甲、綉丙本作「怎的」。

〔二十〕「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鼓」原作「裝」，不妥，今據綉像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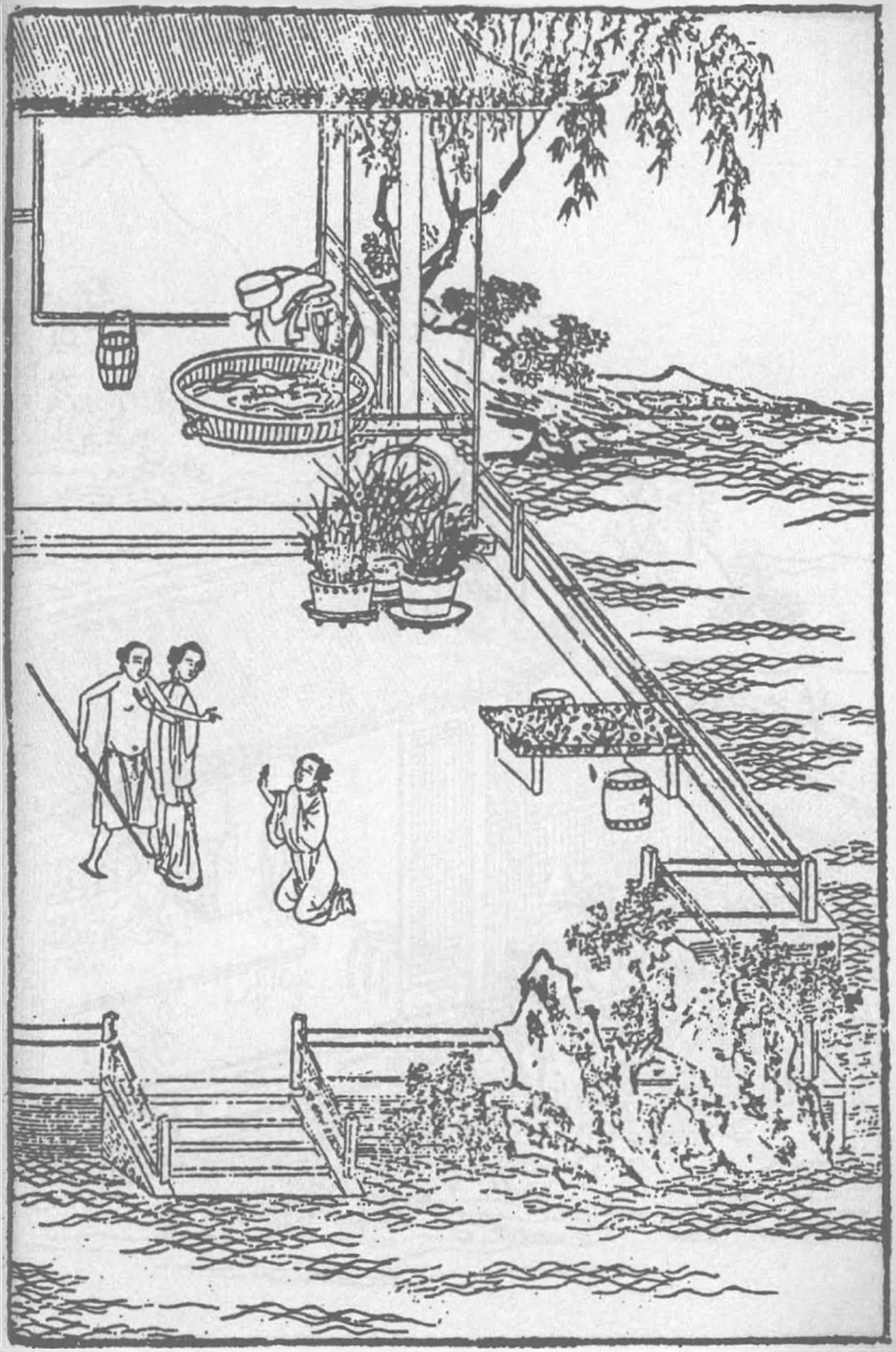
〔二十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見」，綉像本作「兒」，從上句讀。

〔二十二〕「問理」，綉甲、綉丙本作「理問」。

〔二十三〕「扯去」，綉像本作「撮去」。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兒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兒

至此回諸妾已散盡矣。然李公子來求親，却云玉樓愛嫁，誅心之論。

薛嫂舊媒，陶媽新媒，夭桃傍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若前此之雪壓枝頭以相欺也。

算命以及「妻大兩，黄金長」等語，特出相犯，即用薛嫂唤醒多少癡人。而止留銀壺作念，其餘凡玉樓者皆帶去，知挑揚姑娘罵張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則李家又添一西門姑娘，或西門大姨，西門慶如有兄弟，又當爲西門大舅也。可笑可想。

即寫玉簪，總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貴於得意時，而又見風波世路，無刻不然，纔得微名，即爲身患也。

夫西門等之熱，熱以錢耳；讀書人之熱，熱必以名。今玉樓既不熱於西門慶家，且杏花乃狀元之稱，宜乎讀書人之所謂熱者也。乃熱以名，而名即爲累，此玉簪之所以爲玉樓累也。觀玉樓之名，必鐫於簪上可知。故上文講財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於此回又將「名」之一字爲累，痛切爲人陳之，見必至玉簪兒賣掉了，方能安穩。

詩曰〔一〕：

簟展湘紋浪欲生，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開户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

【繡像本評】孤兒寡母之苦如此。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張評】一連結出三事，見月娘吐放物之難，使人爲瓶兒一哭。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慌了手腳，連忙倩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牀奩箱廚陪嫁之物，交玳安倩人都抬送到陳敬濟家。【張評】以先何不抬去？以此知月娘貪刻陰毒，無處不然也。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牀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牀奩嫁粧，他没見你別的箱籠。」〔二〕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

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裡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姦似鬼，吃我洗腳水。

【綉像本評】稍有影響，便欲下鈎，寫出好色人一片癡心。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張評】補出。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

這陶媽媽聽了，【張評】必用陶媽媽，自是桃夭之慶，非如寒雪漫空也。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于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張評】冷甚。來昭道：「你是那裡來的？老爹已下世

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禀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内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内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没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没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禀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内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

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没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張評】月娘原不識玉樓，一向蓄爲玉樓牢籠久矣。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内，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没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綫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

【綉像本評】衆人待我，衆人報之。玉樓雖賢，自無終守之理。月娘何見之晚？

【綉內本評】總是有良心人情景。

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常時〔三〕，「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倒沒的擔閣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張評】愛嫁如此。寫來卻是安身立命之意，不是金蓮輩妖淫等也。正是：

含羞對眾慵開口〔四〕，理鬢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

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

【繡像本評】說遠似近，說未見似目睹，說未來似現在，非有此嘴，如何做得媒人。

【繡像本評】玉樓嫁西門慶，殊

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内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張評】特映薛嫂。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内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繡乙本評】妙贊。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没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内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上錢糧〔五〕，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内有兒女没有？原籍那裡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内身邊兒花女花没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强縣人氏，過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張評】雖是媒人語，寫來自是世家，與市井不同。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張評】

失其意。然度不可與爭，故厚薄親疏全不介意，所處似高而其心實非坦然，觀「吃人哄怕」一語，底裡見矣。

語見血。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裡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拿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拿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裡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

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六〕「咱拿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不算說謊。」【綉乙本評】轉算湊趣。【張評】極力寫媒人，是深恨薛嫂餘意。

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響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算的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

【綉像本評】玉樓一身借算命口中斷出，似然似不然，後不再見矣，妙法。

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張評】作者其志如此。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剋，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剋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裡，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張評】明點杏花。三揭紅羅兩畫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卻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卻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纔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剋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張評】作者直欲不為數命所縛。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

【繡像本評】薛嫂此語說過兩遍，宛似今人一篇文章，到處皆用。

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

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薛二媒人(七)，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裡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便(八)，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張評】不差一字，可嘆，可想。這位娘子人材出眾，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九)，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十)、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

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菓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

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玎當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抬。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張評】可嘆。

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張評】不用借守備府人。來搬抬孟玉樓牀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張評】恨無張四一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牀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牀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十二〕，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張評】挑楊姑娘何益？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綉乙本評】辭靈不哭，情盡矣。【張評】來去分明。若云改過爲去邪歸正理；若云脫犢爲永離重險也。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綉乙本評】傷心語。【張評】月娘始終不識玉樓。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

【綉像本評】前後脈絡照映，一毫不亂。

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鷄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張評】于衆妾散、用傍人語一結。又玉樓之于西門，仇仇也。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命之時，視此丫小失志，能不撫膺長嘆！今而後，方知有青天白日之可以自活也。

【繡像本評】此一段是作書大意。

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牀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内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張評】比瓶兒草筵何如？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張評】比花大妗子、楊宗美諸人何如？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牀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

【繡像本評】此時此景，真難爲情，任鐵人也應下淚。

【張評】于諸人散完，用此一結，卻即用月娘自結，更妙。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

卻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十二〕，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繡乙本評】玉樓方遇知己。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張評】極力將玉樓一寫，自熱結後至此，方有此一段暢快文字。有詩爲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張評】後文嚴州之釁，原從一簪起。此寫玉簪，總爲下文地也。又玉樓鐫名于簪，則簪于玉樓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惕深意，言雖一朝天理不爽，使我並得意，我又不敢以浮名累寔也。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繡乙本評】奇想。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腳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輕身浪顙，做勢拿班。【張評】所爲浮名也。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侍，不說强說，不笑强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

【繡像本評】今人以氈帽捏巾者本此。

【綉像本評】此是衙內常態，非因夜作乏也。

【綉像本評】寫怪奴怪態，不獨言語怪，衣裳怪，形貌舉止怪，并聲影、氣味、心思、胎骨之怪，俱爲摹出，真爐錘造物之手。

漆，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菓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裡，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就睡着了〔十三〕。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來與你吃〔十四〕。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説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十五〕，看見是他，喝道：「怪碜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説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嘤喝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交你要我來？」【綉乙本評】此一語真回他不得。【張評】名之難謝如此。被衙內聽見，趕上盡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牀上坐下。【張評】名之累人如此。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説：「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綉乙本評】奇想。又説：「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綉乙本評】此轉尤妙。你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説，老娘拿鐵鍬子請你！」【張評】名之可怕如此。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

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夥，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張評】名之雅稱如此。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牀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凳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了，【綉乙本評】說得苦甚、趣甚、諧甚。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張評】名之自苦如此。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綉乙本評】愈轉愈妙。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張評】點明寫玉樓之意。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朧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十六〕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張評】名之撩人如此。

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張評】必于熱處隱名，方可無悔。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便使他〔十七〕，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張評】必洗心，方可去名。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

【綉像本評】不怕笑破人口。

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内喃喃吶吶，說道：「也没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浪精毬，没三日不拿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麽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内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靸着鞋，向牀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張評】名之有害如此。衙内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裡了，【張評】我不求名，名自不爲我累。情願賣了我罷。」衙内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没得氣了你。」衙内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張評】玉簪一段，疑于蛇足。不知總爲玉樓描寫，一生悶氣，如此方出。又言利固不可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有詩爲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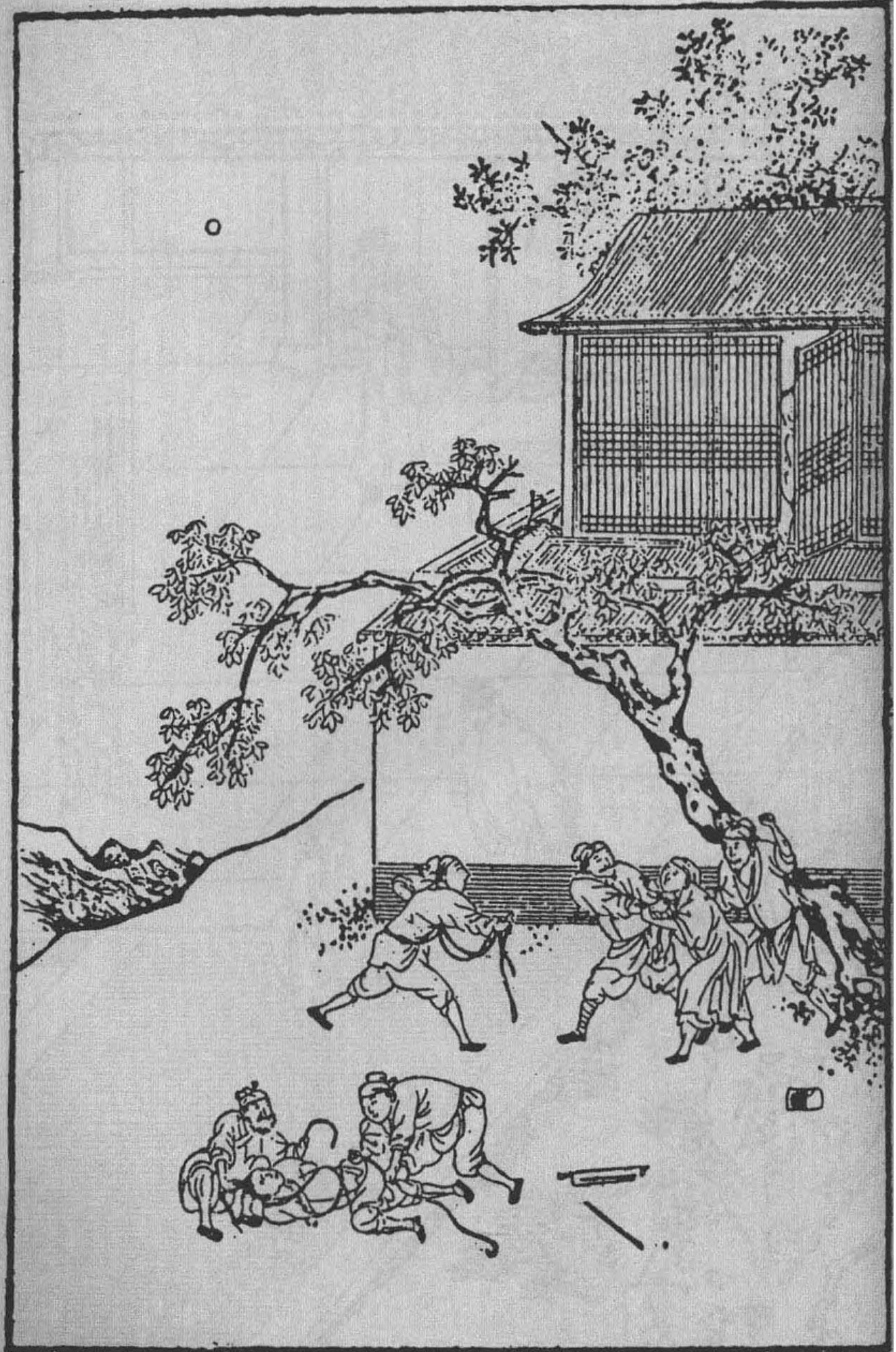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言聞者厭〔十八〕，只爲人前口嘴多。

文禹門云：孟玉樓，深心人也。嫁人之心，固不自今日始也，亦不自西門慶死後，始萌此心。其未嫁西門慶之前，因寡思嫁，作者明白指出，固人人之所共知。既入西門之室，其悔嫁之心，隱忍而不露，即其改嫁之心，凝結而益堅。蓋玉樓心心做大，實不欲久居人之下也。其初尚有奪嫡之思，其後但有待時之念。吳神仙之語，龜婆子之言，何嘗一日不咀嚼三過哉！其志其意，吳月娘、潘金蓮等不能知，即同衾共枕以爲合意同心之西門慶，亦非所知也。奈何看書者亦不能知，竟呼玉樓爲西門慶之三娘，斯真玉樓所切齒蹙眉、深惡痛恨而無可語者也。試觀「奴也喫人哄怕了」一語，全身筋節，滿腹精神，都於此七字中迸出來。則此數年來之玉樓，含羞忍辱，懷忿蒙污，藏拙守愚，聽天由命，竟不意於清明之日洩其機，陶媽媽之來發其隱。而今而後，大可遂其志，如其意，而仍不違其初心也。此玉樓之所以含笑允婚，灑淚上轎也。月娘云「孟三姐你好狠也」，是即玉樓終身考語，不必俟蓋棺論定也。

獨是西門慶妻妾中，李瓶兒先死無論矣；李嬌兒歸娼而嫁張二官；潘金蓮偷人而守陳敬濟；孫雪娥盜財而隨來旺兒；龐春梅勾姦而嫁周守備。此一回孟玉樓又大大方方，從從容容而嫁李衙內矣。固無一人心中、目中、口中有一西門慶，亦如批書者處處只貶吳月娘，而竟忘此書原爲西門慶而作也，亦可謂不求之本矣。街談巷議，說好說歹兩層，正是此書點題處，而批者不知，豈不可笑？更可見月娘之不偷不嫁，爲西門慶真妻室，爲《金瓶梅》之正經人。作者亦何曾奸險視之、陰狠譏之，而爲批書者之所窺，捨大節而求小過，不肯一步放過也。若西門慶者，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彼嬌、玉、雪、金、瓶、梅以及迎春、玉簫、綉春與桂兒、銀兒、月兒、林太太、王六兒、賁四嫂、蕙蓮等，吾亦曰：固一時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他没見你别的箱籠」，綉像本「他」作「並」。
〔三〕「常時」，綉像本作「往時」。
〔四〕「含羞對衆慵開口」，綉甲、綉丙本「慵」作「休」。
〔五〕「地上」，綉像本、影松軒本作「地土」。
〔六〕「薛嫂道」，綉甲、綉丙本作「薛嫂兒」。
〔七〕「陶薛二媒人」，「薛」原作「嫂」，於文意不通，今據綉甲、綉丙本改。
〔八〕「不敢自便」，綉像本「自」作「擅」。
〔九〕「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擇」綉甲、綉丙本作「曰」。
〔十〕「何不韋」，綉甲、綉丙本作「何伯韋」。
〔十一〕「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綉甲、綉丙本「要」作「交」。
〔十二〕「如魚似水」，綉甲、綉丙本「似」作「如」。
〔十三〕「搭伏在書桌」，綉甲、綉丙本「在」作「定」。
〔十四〕「好茶來」，綉甲、綉丙本作「好茶兒」。
〔十五〕「那衙内醒了」，綉甲、綉丙本「那」作「叫」。
〔十六〕「屬你管轄不成」，綉像本「不成」作「不知」，從下句讀。
〔十七〕「我便使他」，綉像本「便」作「偏」。
〔十八〕「閧者厭」，綉像本、乙亥本、在兹堂本「厭」作「唾」。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敬濟已爲雪娥唆打，固云芰荷憔悴矣。乃猶可支持殘莖，至此則又入嚴州。夫嚴州者，嚴霜也。今此一入，雪上加霜，不全根拔剥，將安往哉？倖有徐對救命。夫對者，風也。徐風者，言雖有雪上之霜，倖而風威不急，猶可踉蹌支吾於徐風之下。有一日張勝巡風，則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方是入骨之朔風，吾不知敗荷之殘莖爛葉，蓋吹向何方去也。

賣去玉簪，買一滿堂。夫滿堂者，紅也。此與杏花自是一色，當相安無疑矣。

鐵指甲楊二郎，枯柳枝也。羅風賣雨，夫柳枝當嚴冬之時，其穿破爛之芰莖，何難之有？一旦因風吹雨，則潦倒，敗荷葉何能當哉？

李遇嚴霜亦當少挫，故李通判父子至嚴州均受辱。但必寫至衙內寧死不離玉樓，則所以報玉樓者至矣。誰謂守志待時者之不得美報也哉？

詩曰〔一〕：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
人有甚于斯，足以勸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張評】蓋云「滿堂俗不厭，一個俗人多」是也。不在話下。

卻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牀帳粧奩箱籠家伙，【張評】此處一爲鋪張許多東西，見月娘定貪敬濟許多東西，至此方吐也。又爲瓶兒一痛。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嚷。【綉乙本評】真畜生。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張評】故云傾盡已無擎兩盞，然則團練奈何不去？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卧牀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只得兑出二百兩銀子與他〔二〕，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張評】比十兄弟何如？在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丢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卻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彦，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綉乙本評】好生意。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張評】比伯爵更甚。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三〕，共湊了五

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

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四〕，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張評】一路總寫敬濟呆處，較西門遠甚，方可爲嚴州作地。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張評】好缺貨。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説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兑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抬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歡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陪作鸞凰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綉乙本評】即此死有餘辜。【張評】比金蓮罵潘姥姥何如？所以此書必以孝化也。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綉乙本評】畢竟前輩厚道。【張評】省筆，亦是補筆。這

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

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張評】又爲罵張四舅時一哭。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五]，趕上嚴州去，【張評】一絲之針綫，其妙如此。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娶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張評】不必定要六房，還是知足。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張評】一語有人用之久矣。連上「計就」二句，用之真成一哭。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忖似石沉[六]。
侯門一入深如海[七]，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並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

【繡像本評】嘗爲自作孽不可活，敬濟此等處皆自作孽也。

【綉像本評】馮金寶百金耳，儘船中所有，可得九馮金寶，乃棄而求一無踪影之玉樓，大失算矣。

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只，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交陳二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綉乙本評】虧他放心。【張評】亦是熱結文中餘意。蓋西門結而不以爲真，敬濟不結而不以爲假，故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在二郎店内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願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

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張評】和陳安，更妙。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張評】「有日」二字內，大郎已去遠矣。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八〕，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張評】方知前請二舅，用敬濟陪坐之妙。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禀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内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

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鋭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鋭」，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内讓進來，玉樓在簾内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卻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九〕？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妝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裡，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内：「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内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並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張評】借詐月娘之情，以挾玉樓，所以下文不敢當面聲言也。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張評】借金蓮以動玉樓，文字遒清，一絲不亂。【綉像本評】借金蓮爲挑撥之端，亦妙。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十〕，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

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去開手的事〔十一〕，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

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十二〕。」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張評】呆乃至此。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兒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張評】玉樓之言，不惡而嚴，較月娘粗鄙遠甚。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

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

【繡像本評】未同而言，殊無赧色，其良心喪盡矣。

【綉像本評】玉樓轉關亦快，然而忽惱忽喜，其偽易知，只好哄敬濟小孩子。

【綉像本評】敬濟可謂小兒強作能事。

【綉像本評】觀此，則一些強賣

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鏝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拿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張評】惟此一變，直如夜叉現形，鍾馗出像，千古婦人同此一付臉皮，一付伎倆也。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繇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敬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丈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張評】呆乃至此，寫得活現。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痴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鍬钁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前

俏勾挑者，不爲賊物則爲笑具，明矣。

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張評】敬濟固自以爲潘安、子建矣，後生大都如此。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綉乙本評】道盡。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洩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拿下，【綉乙本評】玉樓亦惡。除其後患如何？」【張評】必令敬濟，蓋爲寄放諸物之言，有以中之也。觀其言「後患」二字可知。衙內道：「叵耐這廝無端[十二]！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

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緊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張評】衙門庫中取銀，通判不知？通判亦惡得無罪？這敬濟纔待叫陳安拿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禀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理。」

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對，【張評】雖是朔風，猶是冬天晴和之風，故殘芰

【綉像本評】楊戩寄贓等語，本不當言，卻妄言而買禍。禍已臨身，正宜直言以祈免，卻又不敢言，此所謂少年妄誕之言也。

得少留也。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張評】寫風如畫。次日升堂[十四]，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並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綉乙本評】明眼。【張評】書出一不知事之狂且。便問：「這廝是那裡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張評】卿自陷耳，玉如與爾何仇？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綉乙本評】聰耳。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

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聽敬濟所犯來歷，【綉乙本評】細心。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柙上睡，

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張評】何不堂上說出？活畫一狂且身分。把我當賊拿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

【繡像本評】聽訟人耳要聽，目要明，心要細，不可只在形跡上求之。徐知府可謂善聽訟耳。【繡像本評】李通判此時真難爲情。

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張評】明爲李通判一襯，方爲打衙內身分。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一頓，〔十五〕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没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巡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入罪，叫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張評】必得如此，方激得李公一怒。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

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盡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

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拿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張評】寫玉樓得所托矣。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繡乙本評】四字更醒。倚靠何人？」【張評】回照西門，又回照磨鏡一回。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裡，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繡乙本評】處分甚妥。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裡攻書去了。【張評】至此方結玉樓。夫玉樓直結入真定棗强之李家，是真以天理之淡，定爲百年之重任者矣。是即所爲仁也，所爲孝也，作者自命以此。

【繡像本評】數語使人一片做官念頭灰冷。

【綉像本評】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爲年少妄言之戒。

【綉像本評】敬濟非不伶俐乖巧，到此時猶說此呆話，似乎人情世故一毫不知。可見此段伶俐乖巧，正是呆處。

卻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未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個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棲棲芰荷枯，【張評】說出敬濟之名。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霜重寒天氣。【張評】所謂嚴州。
不是路行人，怎曉秋滋味。

【綉像本評】人有受錢代杖而以錢轉付杖者，得以杖輕爲恩，正與敬濟感徐知府同一可笑。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于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張評】與西門虧金蓮扶一樣。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裡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

與他鵮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張評】曾幾何時，西門之女已凍餒矣。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竪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綉乙本評】偏得可笑。「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癆饞痞了，【張評】是雌飯吃之言回報。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腳。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鵮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張評】又是金蓮、月娘。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腳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腳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繇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

【綉像本評】大姐此時何不罵敬濟雌飯吃？敬濟禽獸畜生不必言，大姐死亦有因。

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腳，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踩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張評】取死之道如此。重喜兒打窗眼内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

「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牀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跺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聽見大姐吊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綉乙本評】好活，便管家。【張評】人情如此。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拿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十六〕。【張評】總是市井惡套，寫來逼真。唱的馮金寶躲在牀底下，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户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牀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張評】凡事必大舅、二舅商議，一寫人情，二寫月娘通日俱是吳氏當家也。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絶後患。」【綉乙本評】老成之見。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

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黄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綉像本評】何不再脱褲子露出頭來？【張評】月娘到底不放空，直是餓蠅咂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户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綉乙本評】後貞令杜絶，在此看出。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本縣青天老爺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張評】將月娘一描，總是醜絶西門，又爲當日提刑所一照也。欠身起來，説道：「那吳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娼婦馮金寶並兩鄰保甲正身，赴官聽審。

這敬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牀上，聽見人拿他，諕的魂

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張評】是不知事狂且身分。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左鄰范綱，右鄰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見拿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吏臧不息〔十七〕，帶領吏書保甲鄰人等，前至敬濟家，抬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頂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綉乙本評】公道。取供具結，回報縣中。【張評】比宋仁所告之傷何如？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

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綉乙本評】辛苦。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

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張評】何不叫保甲改送提刑所來。可嘆，可嘆。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説道：「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縊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綉乙本評】看破月娘之情。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張評】是作者要使敬濟與西氏割絕，下好放手寫敬濟與春梅也。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抬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証：

風波平地起蕭牆，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三星權且作參商。〔十八〕

文禹門云：九十回以後，筆墨生疏，語言顛倒，頗有可議處，豈江淹才盡乎？或行百里者半九十耳。陳敬濟原是一愚夫，亦有愚不至此者。孟玉樓是何如人？所嫁又是何如人？縱不能深知，亦何能持一簪前往，便可與之通姦，便可拐出同走，並可訛出許多財物。窮極無賴之人，或作此非非之想，然亦不敢冒冒然，徑做此舉。況此刻敬濟，千金在手，又有馮金寶，正在新鮮之時，在家即起此念，到嚴州任意行之，全無悔悟。竊恐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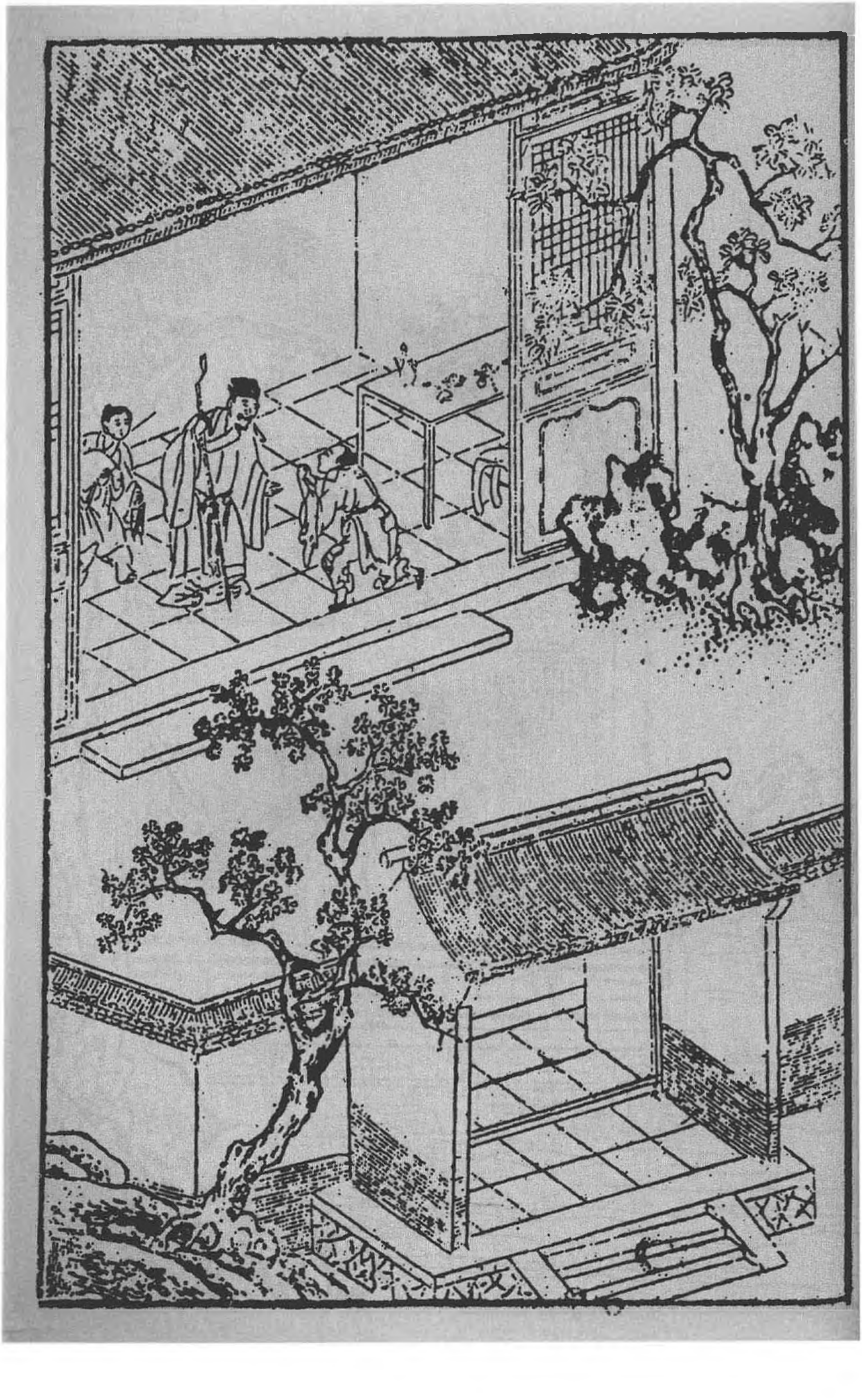
情理，不過爲楊大郎拐逃地步耳，何必作此迂折，登堂矣，入室矣，見玉樓矣。而玉樓之言談舉止，全不像從前之玉樓。迨至變臉出聲，玉樓又是一付面孔，便至相摟相抱，親嘴咂舌頭。批者何不云羞殺玉樓，醜絕玉樓乎？既事後可以告訴衙內，何不此刻告訴衙內，立刻將敬濟逐出，豈不正大光明乎？乃設此拙計，即當年收拾來旺兒故志，獨不慮敬濟有口能說乎？又可怪敬濟在清河堂上，滿口謊言；在嚴州堂上，全無一語，是又何也？必使徐知府暗中探明，又將通姦騙財坐實，不痛不癢了案。致使老父受辱發怒，老母忍痛躭憂，玉樓抱不白之冤，衙內挨不肖之打，豈作者有意醜詆玉樓乎？既令其得安身立命之地，歸嚮强便歸嚮强耳，何必多此一番醜事乎？吾欲起批書者而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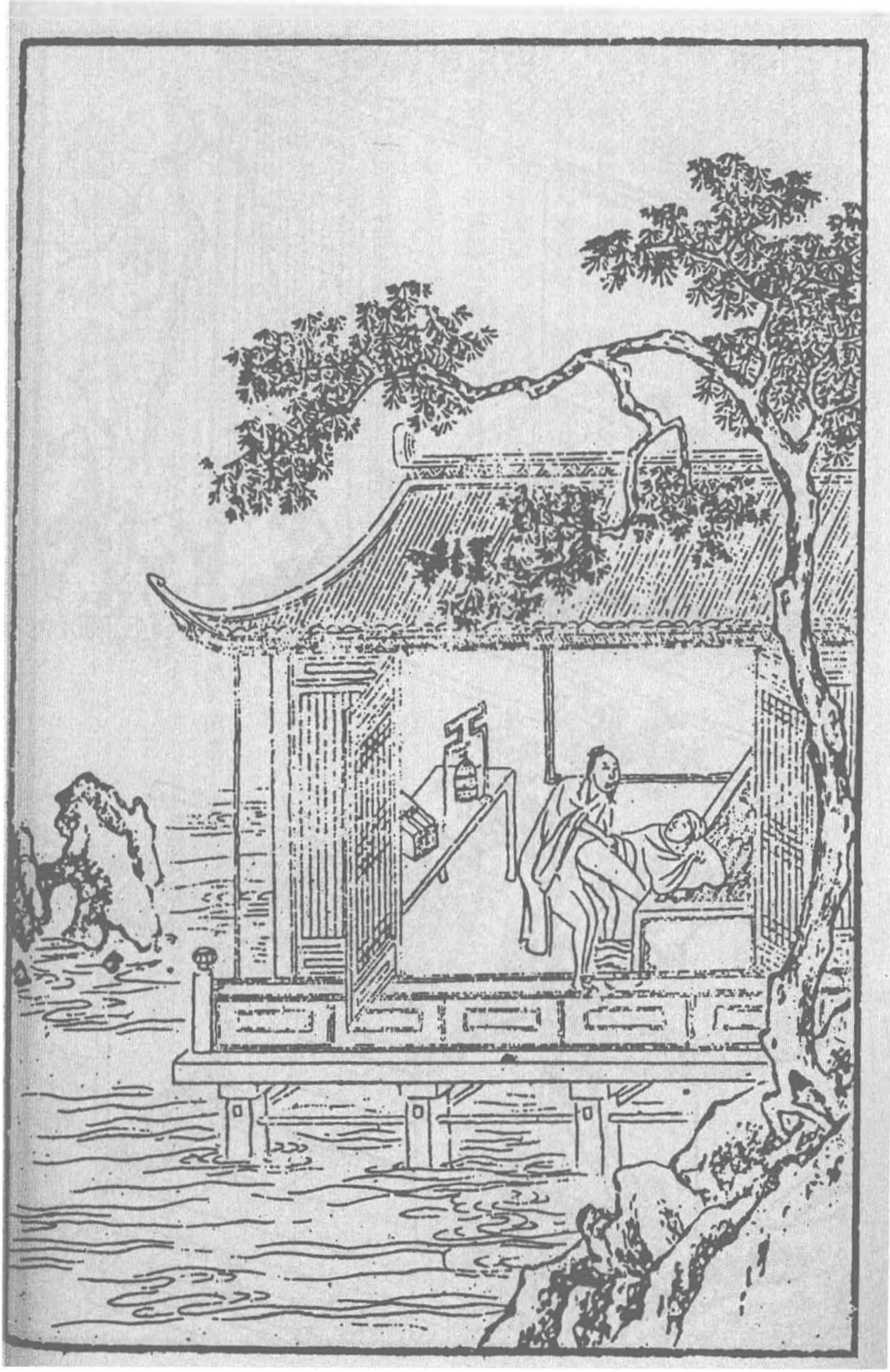
敬濟回家，妻妾詬誶。大姐姐之死，却在意中。西門慶有什好女兒，其死也，亦有自取之道焉。月娘往鬧，不但山東風氣如此。予走遍數省，無不皆然，而安徽殆尤甚焉。目錄云：《大鬧授官廳》。故作瘦詞，有何意味？按月娘連此兩書大鬧矣。夫鬧其所不當鬧，是爲胡鬧；鬧所當鬧，不得謂之鬧也。況泰山之事，若非大鬧，恐將如潘金蓮葡萄架下之大鬧矣。告官伸理，亦是正辨。先定絞罪，旋改徒罪，終歸免罪，銀子只一百兩，便如此得力，何罵霍知縣一至於此也！

此皆信筆直書，不復瞻前顧後，似非以上淫情穢語，寫得細膩風光。無怪閱者，咸喜看前半部，而不願看後半部，然則此書實導淫之書也，作者不能無罪焉。我之探隱而出，隨處叫破，正是要人細看下半部，以挽回一、二。蓋此書既不能燒盡，板不劈盡，有觸目警心數語，亦可以喚醒幾個聰明人，故不憚如此之諄諄也。閱者諒之。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二百兩銀子」，綉像本「二」作「三」。
〔三〕「三百兩銀子」，綉像本「三」作「二」。
〔四〕「臨清市上」，綉甲、綉丙本「市」作「閘」。
〔五〕「證見」，綉像本作「證兒」。
〔六〕「人心難忖」，綉甲、綉丙本「忖」作「討」。
〔七〕「侯門一入深如海」，綉甲、綉丙本作「侯門一旦深似海」，綉乙本、彪松軒本作「侯門一旦深如海。」
〔八〕「兩疋紵絲尺頭」，綉甲、綉丙本「兩」作「四」。
〔九〕「看他怎的說話」，綉像本「看」作「見」。
〔十〕「信奴才言語」，綉甲、綉丙本「信」作「聽」。
〔十一〕「去開手的事」，綉像本「去」作「丟」。
〔十二〕「且請一盃兒」，綉甲、綉丙本「請」作「說」。
〔十三〕「时耐」，「时」原作「因」，誤，今據綉像本、彪松軒本改。
〔十四〕「次日」，綉像本作「次早」。
〔十五〕「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綉像本「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
〔十六〕「錐子眼兒」，「子」，綉甲、綉丙本作「了」。
〔十七〕「典吏」，綉像本作「典史」。
〔十八〕「作參商」，乙亥本、在茲堂本「作」作「住」。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孌淫少弟

此回寫敬濟浮浪之報，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濟，猶在玉樓也。夫此回文字乃在玉樓，誰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爲奇論也。請看「王杏菴」三字何居？夫上回頓住玉樓接寫大姐死等情，總言敬濟之敗。此回又接寫我若得志，固不與炎涼市井較量，亦不敢以富貴驕人，亦不敢以名心爲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漢，貪位慕祿，不做好事，見義不爲也。故又寫杏菴義恤一回，又自恐爲義不終，故必至送敬濟作任道士徒弟而止。蓋言我恤人，必當使之復全人道，以揚其祖宗之美而後已也，故又名敬濟爲宗美也。此作者一片大經綸，眞是看天地倫物，皆吾一宗，不肯使一夫一婦不得其所，不化於道者也。是故晏者，安也。入晏公廟，則欲安其身；爲任道士徒，則欲收其心，我之所以爲古道者如此。而無如今之爲道則不然，一味貪淫好色，我費多少心力安插其身，收束其心，不殺他一夜酒盃，遂使金蓮之三章約，復出於殘莖芰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即所謂金道士也。蓋後二十回內，總是作者寓己之學問經濟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絕今古也。

晏公廟任道作徒，可爲安其身心矣。無端今道引人，又致舊性復散。夫陳者，舊性也；三者，散之別音也，是名陳三。故有陳三，馮金寶又來矣。

此回不特寫敬濟浮浪之報，竟注寫玉樓之失，妙絕千古。

詩曰〔一〕

階前潛制淚，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話説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綉乙本評】足矣。房兒也賣了，【張評】一了。本錢兒也没了，【張評】一了。頭面也使了，【張評】一了。家夥也没了。【張評】一了。又説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張評】一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彦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張評】又是一個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與二搗鬼作映，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捨親而結假也哉！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内，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要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横生，胸前上黄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

【綉像本評】富貴家子弟，父兄死後，除不讀書，任聰明乖巧，亦必流落至此，非異事也。

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張評】呆後生技量如此。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磕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喫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張評】技量如此。繇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拿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況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二]，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張評】又一了。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張評】又一了。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卻去賃房居住。【張評】又一了。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三]。家夥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張評】此時所爲百當也。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張評】語中有味。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

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鷄叫，只見個病花子倘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没曾睡，就掙下睡着了。

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掏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張評】此處醒人何限，所以必作敬濟一人爲此。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
只有一條身後路，冷鋪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

【張評】玉樓總引即接杏菴出兒。明言先爲仇家所辱，甘爲妾婦而不辭，一旦天日復見，我才復可爲王庭宣用，且能救濟天下。故杏菴即接玉樓，蓋二人皆作者一人自寓也。

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庭用，【張評】自言本爲朝廷可用之財。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疏財，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張評】乾爲三陽，乃伏羲卦中長子。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户。次子王震，【張評】震爲二陽，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菴居士。【張評】可知用杏菴，所以反復著明玉樓爲作者自喻也。

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

【繡像本評】陳洪號到此忽點出，冷甚。

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競競，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四〕。」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張評】陳洪號自此方出，所以深明敬濟之醜也。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侄，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侄，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繡乙本評】吞吐妙甚。杏庵道：「可憐。賢侄，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侄，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嗄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五〕，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氈帽，又一雙氈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張評】如此方使一部寫玉樓的文字滿足，並磨鏡一回文字滿足也。遞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强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繡乙本評】正色說趣語，妙。【張評】婆心如此，方不愧王庭之用。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

裡，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道。」拿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綉乙本評】自然之理。【張評】狂且下稍如此。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銀〔六〕，在街上行使，【綉乙本評】人貧智短，信然。【張評】狂且不肖如此。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

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氈帽，精腳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張評】婆心如此，真不愧王庭用。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呵呀，賢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張評】婆心如此，真不愧王庭用。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强如乞食，免叫人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張評】婆心如此，真不愧王庭用者。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叫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强似這等討吃」。

這敬濟口雖答應，拿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把白布衫袷褲來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

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張評】逼肖。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張評】逼肖。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説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説。有一個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張評】婆心如此，真是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者。看他閒閒寫一玉樓和事，便真是天下無難事；閒閒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民胞物與，方知作者學問經濟色色皆到，而玉樓、杏菴爲一人也。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情願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張評】晏者，安也。送入安身之處。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張評】任者，人也。欲其成人也。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七〕。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張評】胞與之懷如此。

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氈襪。備了四盤羹菓，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張評】婆心胞與如此，豈是五臺山趙

【綉像本評】饑寒似爲廉恥而忍，而廉恥終捱不過饑寒。死生之際，君子小人之間難言哉！

員外等？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抬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殿〔八〕，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綉乙本評】人情。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能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没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張評】哭殺千古人！彼熱結者安得知？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

【綉像本評】爲敬濟則得矣，道士悔氣奈何！

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九〕，家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没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張評】是任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固知晏公廟比玉皇廟爲有人也。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綉乙本評】何以見得？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弟。」【張評】總是婆心，不是說謊。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抬盒人抬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張評】使不像。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張評】言倘能收心在此，猶是其祖功宗德之美也。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張評】偏是今人之道，便自以爲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鷄蹄鵝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殽幾巡〔十〕，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牀舖，安歇一宿。

到次日清晨，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抬盒人力錢。【張評】細。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綉乙本評】情景如畫。【張評】婆心如此，安得天下王庭所用者，皆此等人，則太平無休歇矣。「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

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綉乙本評】肖。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張評】猶是人道所爲，又爲後撲火作根。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張評】便伏守備府。不拘官民，船到閘上〔十一〕，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願，或討卦與笤〔十二〕，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儹私囊。【張評】猶是人道所爲。

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十三〕，同鋪歇卧，日久絮繁。【綉乙本評】名言。【張評】又是西門慶一生註腳，又是潘金蓮一生註腳。今道如此作爲。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

【綉像本評】演大了，討便宜如此。

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張評】補出，又是伏後。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我手內納些銀錢。」〔十四〕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綉乙本評】金蓮傳授。【張評】三章約後，又見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時可息，爲之一嘆。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十五〕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張評】儼然又是翡翠軒、葡萄架之門户矣。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張評】儼然又是月娘之續矣。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張評】此卻是金蓮畢不能得之于西門者。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吭舔品，【張評】四字，乃金蓮一生作用，不爲枯莖猶能作怪如此。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綉乙本評】大才而小用矣。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

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

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張評】找足任道所問「誠實不誠實」一句。又：此等人今道固以爲老實也。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張評】陳，舊也。舊性復散也。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張評】所云陳三也。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家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爲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張評】伏愛姐。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櫳高懸户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首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

【綉像本評】點得默然有慘色，妙。

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廝鑼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簌簌地兩行淚下〔十六〕。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綫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張評】呆後生之呆語，好看殺人。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諕，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舖，要見你一見。【張評】開錢舖，所以要見也。否則，見卿則甚？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張評】呆後生呆事如此。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十七〕，我如今又好了。【綉乙本眉評】試看敬濟數個「我好了」，大有做醒。【張評】呆語，好看殺人。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裡，【張評】疾入劉二。有百十房子，四外衏衏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倒來這各酒樓趕趁〔十八〕。」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

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人〔十九〕，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須臾事畢，各整衣衫。敬濟見天色晚來〔二十〕，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張評】杏菴銀子如彼用，敬濟如此用。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張評】杏菴錢如彼用，敬濟如此用。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繡乙本評】痴語。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鄧通。

文禹門云：此一回直是爲陳敬濟作傳，似非本書正文。不知敬濟非他，乃西門慶嫡嫡親親女婿，西門慶在日，固嘗欲以爲子者也。西門慶有子而無子；無子而有子，官哥與孝哥，均在恍兮惚兮之間，終非西門慶之所有。惟此一女，爲西門慶與前妻陳氏所生，配嫁於陳敬濟。半子之稱，實西門慶之至親，而穢亂西門慶之家庭，實始於此半子之陳敬濟。金、瓶、梅，西門慶有其三，敬濟乃得其二，且旁及玉樓、雪娥，亦幾爲敬濟之所攙，妻並受其害，雖月娘亦不能免。則敬濟固西門慶克肖其親之令子也。所以詳寫之，以爲西門慶作收場歟？

此等昏慵謬妄之少年小子，吾實見過不少。其究竟終歸於敗落困窮，糊裡糊塗而死，亦有不知其下落，想亦不能久留於人世間也。此等小子，由於稟賦，成於遇合，乃兩間之戾氣，一時之蟊賊。王杏庵徒費一番苦心，一番善舉，究不能挽回造化小兒之定數。斯亦無可奈何，我盡我心而已矣。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霜怕日」綉甲、綉丙本「日」作「月」。

〔三〕「單身獨自」，綉甲、綉丙本「自」作「有」。

〔四〕「陳松橋」，綉像本作「賣松槁」。

〔五〕「身上單寒」，綉甲、綉丙本「身」作「心」。

〔六〕「頓銀」，綉像本作「頓鑵」。

〔七〕「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綉乙本「有」誤作「莫」。

〔八〕「朱殿」，綉像本作「朱户」。

〔九〕「只因」，綉像本作「奈因」。

〔十〕「師徒」，綉甲、綉乙本作「徒弟」。

〔十一〕「船到閘上」，綉甲、綉丙本「船」誤作「般」。

〔十二〕「討卦」，崇經堂本同。綉甲、綉丙本作「設卦」。乙亥本、在兹堂本作「討截」。

〔十三〕「年小徒弟」，綉甲、綉丙本「小」作「少」。

〔十四〕「銀錢」，綉甲、綉丙本作「銀鈔」。

〔十五〕「我都依你」，「都」綉甲、綉丙本作「也」，綉乙本作「事」。

〔十六〕「簇簇地」，綉像本少一「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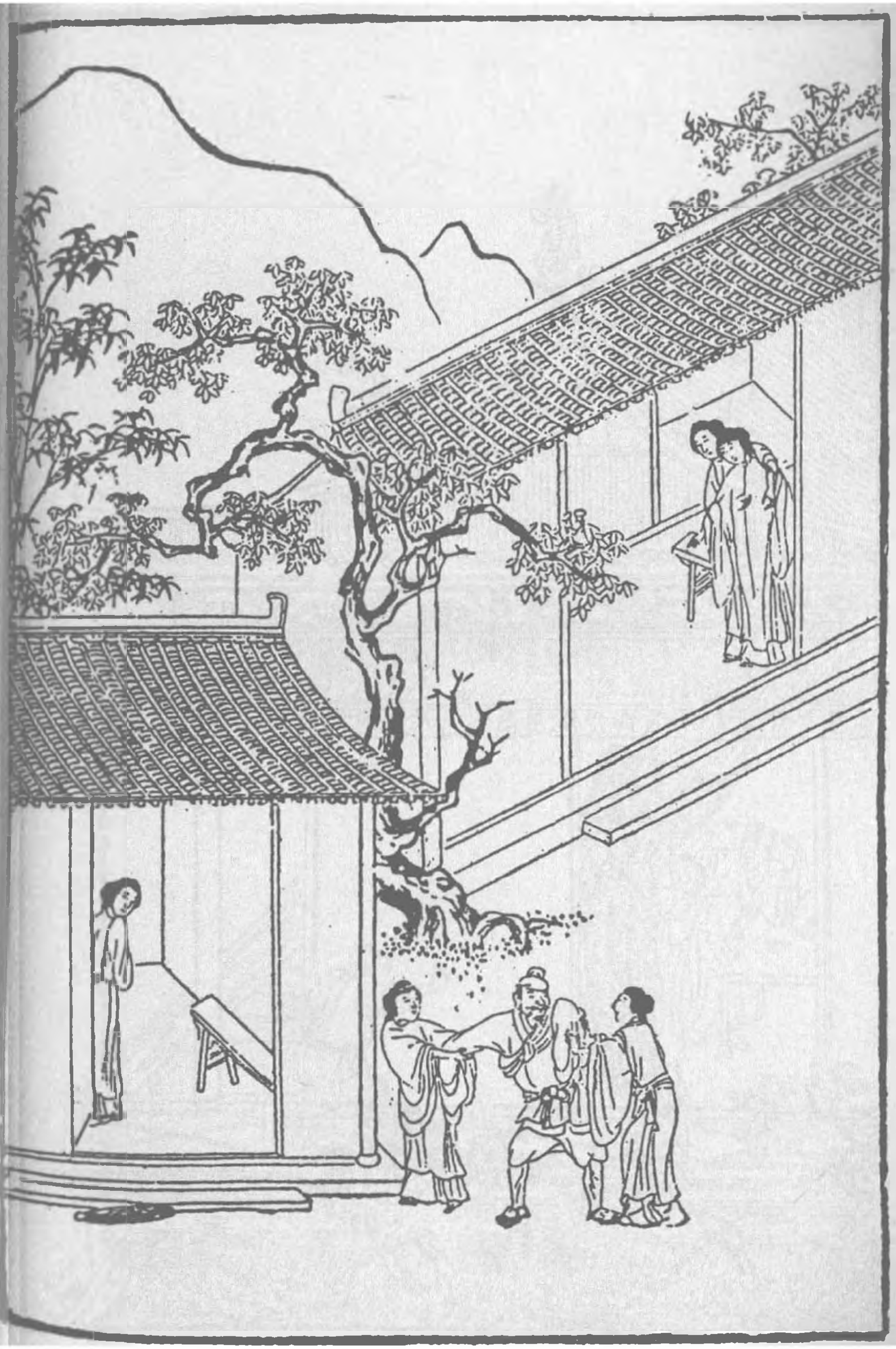
〔十七〕「休要」，綉像本作「你休要」。

〔十八〕「倒來這各酒樓」，「倒」，綉像本作「便」。

〔十九〕「婦人」，綉像本作「婦女」。

〔二十〕「晚來」，綉甲、綉丙本作「晚了」。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洒家店雪娥爲娼

夫止知爲今道，不肯爲人道，則禍患又來。坐地有虎，眼前盡危機矣。

雪娥歸娼，固是報西門慶，却又寓言梅、雪爭春，但雪壓而殘荷不起，今必欲扶起敗荷，勢必委棄殘雪。蓋又寫春梅當日窺時度情，不得不然之勢。然亦順手結住雪娥，下文一死，不過結煞耳。此回已結住矣。其娶雪娥者，必用潘五，蓋言春梅之於雪娥，皆金蓮成其仇也，直與激打一回相照，言我所以做激打一回者，蓋爲此地一結用耳。文字分明之甚。而取名玉兒，不過雪之别名。至於寫張勝，乃爲殺敬濟之綫耳。

寫鷄尖湯，特與激打一回銀絲鮓湯相映成章法。

内只用幾個一推、一潑，寫春梅悍妬性急如畫。

詩曰〔一〕：

骨肉傷殘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初學倚門妝。
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張評】大抬舉雪娥。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張評】比杏菴待已更甚。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張評】了了人家了。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張評】特書一人。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强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大的拳頭，【綉乙本評】恐鷄肋不足以安。【張評】有聲勢。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扠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跺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卻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

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血流滿地，【張評】先是粉頭。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張評】方入敬濟。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張評】敬濟自忘是道士，看官亦忘是道士，劉二眼中自是分明。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捶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沖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張評】章名如此，不知書名若何？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拿了敬濟，任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張評】補出。

卻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顧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俟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娼婦鄭金寶。眾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張評】無

知小子語。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綉乙本評】還不放此簪。【張評】如此結簪。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眾牢子拿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二〕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眾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張評】張勝一問，爲後文春梅問故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嗜嚷？〔三〕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趕些衣食爲生，没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着惱只是一兩拶子〔四〕，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綉乙本評】信乎有命。【張評】先補出。今方半歲光景（五），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册正，做了夫人。【綉乙本評】母以子貴，果然。【張評】又補出。就住着五間正戶，買了兩個養娘抱妳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張評】兩個好名，卻是二星名，總爲春梅一時命運通順來也。兩個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

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並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敬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張評】引入。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

【綉像本評】敬濟此來，謂禍不可，謂福不可。古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於焉可想。

【綉像本評】只一「陳」字便縈心，時時在念可知。

【綉像本評】滿腔幽情冷思，欲行又止，任是心人，一時索解不來。

【綉像本評】王杏菴亦不料及此也。

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張評】心乎此人。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張評】方知張勝一問之妙。春梅暗道：「正是他了。」【綉乙本評】關心語。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拶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想，【張評】雪娥死矣。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

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宴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六〕，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

【綉像本評】詩曰：「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絕似此時情景。

【綉像本評】說得近情近理，人決不疑。

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鄰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七〕，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卻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牀上，便捫心撾被，聲疼叫喚起來。【綉乙本評】情亦太急。【張評】做作處與金蓮不同，自是急性人做作。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纔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牀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綉乙本評】愛甚。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張評】一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張評】二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張評】三不應答。三語如畫，卻是常技。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卻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曾叫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每卻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張評】得寵人如此作用。「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

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張評】已留後地。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

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綉乙本評】也吃苦了。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匹臉只一潑，【張評】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張評】果然灌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張評】果然沒甚麼。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拿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

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倘在牀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方纔請他：【張評】層次寫來。「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個。」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叫妳子拿過

【綉像本評】六慾七情便是相思影子，此醫大道。

【綉像本評】春梅作喬處，不得其情，殊可憎；得其情，則見其有腔有板，老着臉兒做作，亦復可笑。

【繡像本評】人只知春梅器小暴戾，弃驕使勢，孰知其一段冷媛苦心別有所用。人家妻妾，但作此態，便有可疑。

【繡像本評】綏綏人題，不欲與人看破。

【繡像本評】嫌好道惡，强尋事端，似從魯仲達

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張評】一推。早是不曾把家夥打碎，被妳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張評】一語大吆喝。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麽？」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張評】借二婢襯入雪娥。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卻吃些甚麽兒？卻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内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張評】方入雪娥。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内想些鷄尖湯兒吃。【繡乙本評】題目便摟搜。【張評】與肉絲湯相對。你去廚房内，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鷄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張評】語亦尖。

這蘭花不敢怠慢〔八〕，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叫你做鷄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鷄尖湯，是雛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鷄，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張評】一語怪叫。「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麽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

打鄭鬭西中化
來。

言語，忍氣吞聲，【張評】有層次。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叫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張評】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

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綉乙本評】雪娥太不識時務。【張評】一路寫來，方入此句不突。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妳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九]，把頭上冠子跦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張評】舊恨深矣。自激打時至此，何日忘之？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張評】如畫。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抬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

【綉像本評】要拔去眼中釘，勢不得不狠毒。然要之以子，挾之以命，亦覺太潑皮無賴矣。

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張評】挾制得妙，又是月娘舊稿。觀此，方知上文寫月娘之醜。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張評】好做作，比月娘更甚。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没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辦賣。【張評】不垂別淚時，非雪娥之計乎？

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卻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綉乙本評】道盡。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叫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

過了兩日，只見鄰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

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願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媽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張評】始終爲潘五兒所陷。蓋此時受辱，因做濟苗一得雙，又是因金蓮，直追本窮源之論。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没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没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即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没爭競，就兑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兑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綉乙本評】寫得有意無意，妙。

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洒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衏衏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户，

【綉丙本評】先打後睡，既睡復餓，教法大奇。

半間房子，裡面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揸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張評】到底爲潘五所誤，然則六出者終難與五出者爭也。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廝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張評】酒是色媒人。這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盃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

相老爺宅裡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簌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拿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張評】西門且奈何！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殽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饕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

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十〕，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張評】找酒樓撒潑一回。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張評】品西門。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色不迷人人自迷。

文禹門云：此一回欲使陳、龐湊合一起，而又無因湊合之，又有孫雪娥在旁礙眼。故必先令聞其名，然後羅而致之，方不爲無因。于是有劉二撒潑一事，此截搭渡法也。但渡要渡得自然，不要渡得勉强。劉二不過要房錢耳，有金寶鴇子在，何至毆打馮金寶；既打馮金寶，爲何又打陳敬濟？或謂酒醉故也？既已並打矣，自有衆人說散，何爲又送守備府？小人雖狗仗人勢，然亦自有斟酌，何至兇暴至此，視守備衙門直如張勝衙門也。路非咫尺，事非重大，劉二送之，張勝收之，周老又復打之，此其間方引出春梅來，許多糾纏，着意只在此一處，然未免有許多生拉硬扯，並非水到渠成，有不期然而然之趣，此作者未嘗用心之過也。然亦有用心之過處，春梅已聞敬濟之名，又不使見敬濟之面，有雪娥在焉，作者可謂細心矣。乃頃刻之間，使春梅做出多少故事來。作者以爲撒嬌，閱者以爲丟醜，越看越醜，醜至令人不敢看。不但露出丫頭原形，直畫出潑婦本色，作者何必醜詆春梅一至於此也。批者又何不云羞殺春梅，醜絶春梅乎？雪娥爲春梅所買，即欲逐而賣之，甚易之也。必須裝此醜態，出此醜言，始能出春梅而入敬濟乎？此一層未免多費筆墨矣。噫嘻！又安知非作者有意描寫春梅醜態，以醒閱者眼目？直若明告之曰：玉樓與春梅，其爲人底裡，試看其收場，便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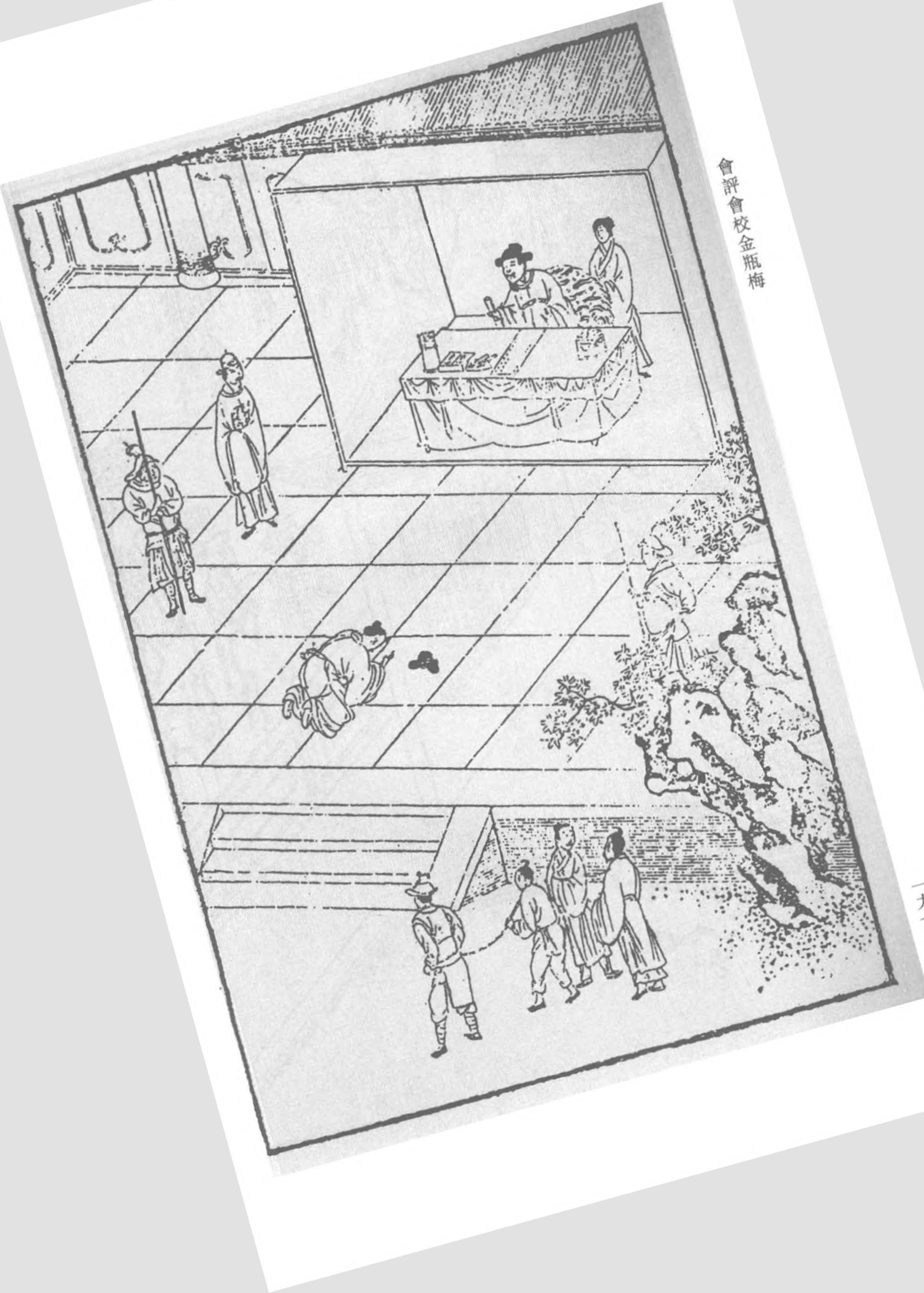
西門慶家中，並無一個好東西，不要稱贊玉樓，推許春梅，方不是瞎子也。不然，孫雪娥亦何必定令其爲娼，蓋亦以寫西門慶之惡，出西門慶之醜也。必用雪娥者，嬌、玉、蓮、瓶，皆其奪諸人者，惟雪娥乃其所自有之四娘也。不使月娘偷人嫁人，還是作者存心忠厚處。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還是鬧銀的」，乙亥本、在茲堂本「鬧」作「低」。
〔三〕「嗜嚷」，綉像本、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喧嚷」。
〔四〕「着惱」，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綉像本「着」均作「看」。
〔五〕「光景」，綉甲、綉丙本「光」作「方」，誤。
〔六〕「洒家店」，綉甲、綉丙本「洒」作「酒」。
〔七〕「得了些重氣」，綉像本「些」作「口」。
〔八〕「怠慢」，綉乙本「怠」作「德」。
〔九〕「氣狠狠的」，「狠」原誤作「狼」，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改。
〔十〕「走來走去」，綉甲、綉丙本作「走出走了」。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此回理應接敬濟到守備府矣，止因本意要寫熱結之弟兄爲正意，今因貪寫假夫婦，遂致假兄弟之文不暢亦未結。如上文雖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結言如何報應結煞，而亦未暢言其何以背恩，爲世之假兄弟勸也。又此回且按下敬濟，再講月娘處。

夫西門死而月娘存，必爲之描其炎涼，爲一部冷熱之報。諸事已叙其大半，則亦宜收拾月娘矣。夫月必雲遮，因用雲裡守之夢於一百回內，而不先以漸收之，又何以成大手筆哉？故用竊玉成婚在吳典恩之前。蓋小玉者，月中之兔，今與中秋同事月娘。夫月至中秋，兔已肥矣。兔至肥時，月亦滿矣。盈虧之理，一絲不爽。月纔當滿，已缺一綫，漸缺漸缺，以至於海而後已也。是故小玉纔成婚，乃中秋月滿之時，而平安已偷金鉤於南瓦子內，蓋纔滿一夜，早已如鈎照南瓦子上也。夫月之有無消息，當問梅花，故一求春梅，而吳典恩已被辱矣。復領出金鈎，則月尚有半邊，如月娘之守寡，爲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又與春梅相往來也。

寫月娘之奉承春梅處，固是爲西門慶冷處描，却又是作者深惡月娘之陰毒、權詐、奸險、刻薄，而故用此等筆以醜之也。

玳安者，蝴蝶也。觀其嬉遊之甚可知，觀其訪文嫂兒可知。文嫂者，蜂也。其女兒金大姐者，黃蜂也。蜂入林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爲敬濟作媒，則當金蓮正盛之時，而後用之於林氏也。蜂媒必蝶使可訪，故用玳安。玳者，墨斑黃斑，所謂花蝴蝶也。

詩曰〔一〕：

寺廢僧居少，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官懦吏相欺。
水淺魚難住，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徒堪悲復淒。

【綉像本評】讀來覺一種淒涼之氣逼人。

話説孫雪娥賣在洒家店爲娼，〔二〕不題。卻説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户。房中綉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没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妳子吃，兩個嘲來嘲去，〔三〕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竈看哥兒，〔四〕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張評】先爲玳安、小玉一引。

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張評】月滿兔肥矣。有吳大妗、二妗子並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厢房内聽宣卷，到二更時分，【張評】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十成惡何故？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繇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

【綉像本評】玳安、小玉不爲奇，亦奇在月娘看見，聲不做，寫溺愛如畫。

【綉像本評】以小玉配玳安，雖溺愛，然亦是處權正理。

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五〕不在後邊看茶去，【張評】其處家之惡，一至于此。且在這裡做甚麼哩！」【張評】卿不知此爲做甚麼乎？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張評】侍寵如此，醜盡月娘。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卻叫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牀鋪蓋，【張評】反是如此，平安固眼見者。一身裝新衣服，【張評】平安固眼見者。盔了一頂新網新帽，【張評】平安又眼見者。做了雙新靴襪。【張評】平安又眼見者。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鬏髻，【張評】溺愛如此。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張評】溺愛如此。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張評】溺愛如此。兩套段絹衣服，【張評】溺愛如此。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張評】寫出寵眷。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張評】二句斷月娘平生。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

卻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假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張評】月纔滿已如金鈎，韶光迅速可嘆。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舖子大櫥櫃裡，不提防

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腳家，【張評】月照南瓦，已爲殘月，況南照必在北，北方乃死而復蘇之方，月娘能不歸雲裡守之夢乎？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蹩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

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禀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張評】反襯吳典恩。「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金銀廣，【綉乙本評】開口便不放松。【張評】正是爲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

【繡像本評】吹毛求疵處，非必欲恩將仇報，只一味貪利情急，故不覺耳。

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姦，【張評】原令人可疑。月娘自取，夫復誰尤？【文評】吳典恩有心周納，故出此言。批者以爲「可疑」，是何肺腑？亦典恩之流歟？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張評】明教其說。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張評】如此，方見吳典恩之名爲不虛。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張評】總是明挑。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姦。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簡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

那日卻說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

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直七八十兩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没來家，〔六〕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簡拿在監裡，還不叫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簡，「是咱家舊夥計，」【張評】又反襯吳典恩。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傅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

傅夥計拿狀子到巡簡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張評】是名吳典恩。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脱了半日，【張評】是名無點恩。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姦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

【綉像本評】讀至此，人莫不笑之罵之。彼且以爲此等做作皆其妙法，不以爲妙法決做不出。

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原物出來了，〔七〕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

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張評】何大人安在？何不尋伯爵去？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張評】呆話。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張評】正爲此。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綉乙本評】見得透。【張評】一語本意。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

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鬟過來。〔八〕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張評】又說入春梅，文字穿插之妙如此。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張評】永福寺猶未深知。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張評】妙。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奶子、

四個丫頭扶侍，又是兩個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撏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兒，〔九〕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個鈿兒，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張評】閒中映出新寵。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

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裡，說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張評】深深鬱鬱，所以有此一吁。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個鍍金鉤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簡拿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簡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贓，又要打將夥計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張評】纔知丈夫當敬，不知亦

【繡像本評】此情此景，不得不哭。

悔從前之惡否？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叫老爺差人分付巡簡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簡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張評】此書總欲爲炎涼番案，亦是世情必有。問巡簡司討回頭面來〔十〕。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

【繡像本評】賤日豈殊，貴來方悟稀。

春梅還在暖牀上睡着没起來哩，【張評】總描春梅，以對月娘。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

進來，說道：「奶奶，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拿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綉乙本評】得寵後必至之情。【張評】極力描寫。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個城裡孩子，還伶便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價，[十二]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拿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辰拿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簡司拶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

【繡像本評】春梅不念舊惡，一說便肯，亦自可人。

【繡像本評】以灌酒作戲耍，妙則妙矣，然微露小器。

巡簡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張評】動春梅處在此。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把傅夥計打罵將來，諕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叫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十二〕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没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户檯上。不一時，托盤内拿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没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怪我没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没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掇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卻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地下。【張評】寫之服氣至此，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

【綉像本評】就戲作戲，老着臉和盤騙去，婆子賊甚。

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腌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夥，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兑了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分付：「媽媽，你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綉乙本評】笑謔，終不大方。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

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没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説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簡拿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吳氏姦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簡那廝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簡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張評】意在西門慶之情。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張評】令人爲提刑所一笑。用一個封套裝了。批上(十三)：「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簡司官連人解贓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張評】又寫傅夥計。吳二舅跟隨到巡簡司。吳巡簡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簡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繡乙本評】大快人意。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簡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簡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拿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簡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叫本

【繡像本評】春梅落得做君子，吳典恩枉做了小人。古語信然。

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張評】春梅吐氣，如此方了不垂別淚一段公案。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簡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

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叫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

【繡像本評】傅夥計至死如此、亦小人中之難得者也。

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奶奶怪我。」【張評】冷的不堪。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張評】總爲不垂別淚生色也。玳安穿着青絹摺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張評】今昔不同如此。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

【繡像本評】許五兩只與三兩，妙。

【綉像本評】昔遂出門，惟恐不去；今聞其來，便疑其不可望

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麽？」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綉乙本評】問家常，話俱入情，妙。【張評】意中有不平向日敬濟事之意。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

那玳安兒押盒担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豬酒，抬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裡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妳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張評】寫月娘真是不堪。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十四〕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叫我先

之事。世情冷煖先自月娘起，他尚何尤？

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囊裡無財莫論才。

文禹門云：此回已將西門慶家中諸婦女，除五妾四婢而外，如小玉、如意等，亦均各還其一個下落。乃放筆描寫寡婦孤兒之忍辱受氣，屈己求人；耐一片凄涼，遭百種苦惱；奴僕叛於內，友朋鬨於外，皆所以定西門慶罪案，並非爲月娘述家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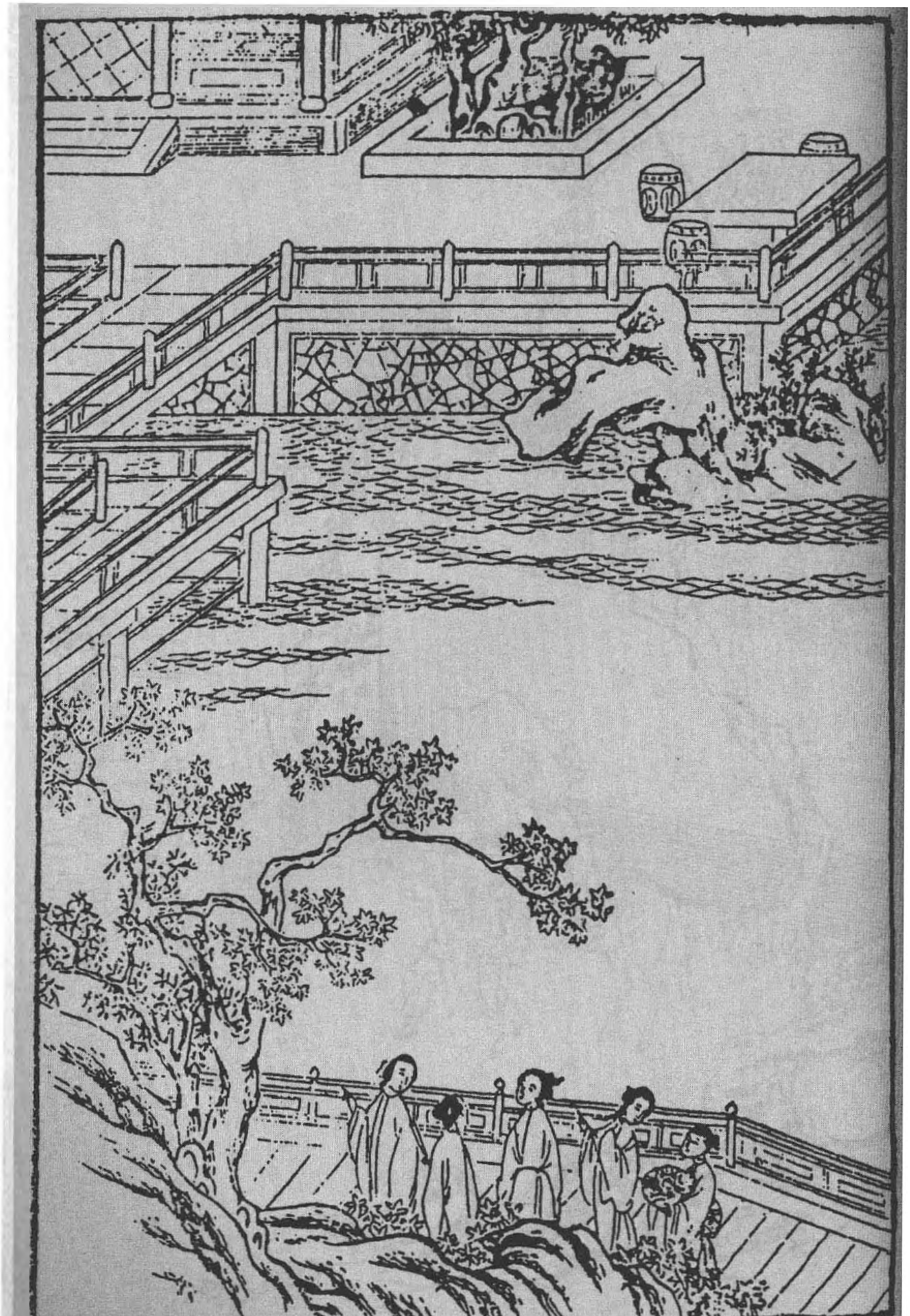
看前半部，須知有後半部；看後半部，休拋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羅埋伏，而發洩於一朝也。若竟忘記西門慶，專注意於吳月娘，是所謂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亦殊失作者之本旨，而不必與言批書，並可不必與言論事，直一瞌睡漢而已。

但就批者之意而言，月娘不過一昏愚婦人，不過一勢利婦人，不過一殘忍刻薄婦人。書中之昏愚、勢利、殘忍、刻薄加倍於月娘者，豈少也哉！即此一回，平安之偷竊，吳典恩之負心，皆歸咎於月娘，要亦西門慶刑於之化之所致也，要亦西門慶作孽之多之使然也。奈何西門慶一死，而竟忘《金瓶梅》一書爲西門慶之所作哉！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洒家店」，綉乙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洒」均作「酒」。
〔三〕「嘲來嘲去」，綉像本作「嘲勾來去」。

〔四〕「白日」，綉甲、綉丙本「白」譌作「向」。
〔五〕「賊臭肉」，綉甲、綉丙本作「臭肉兒」。
〔六〕「没來家」，綉甲、綉丙本「没」作「不」。
〔七〕「原物」，綉像本作「頭面」。
〔八〕「丫鬟」，綉甲、綉丙本作「丫頭」。
〔九〕「大翠垂雲子鈿兒」，綉甲、綉丙本「垂」，作「重」。
〔十〕「討回」，綉像本、乙亥本、在兹堂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均作「討出」。
〔十一〕「要問價」，綉甲、綉丙本作「要不多」。
〔十二〕「就來」，綉甲、綉丙本作「親來」。
〔十三〕「批上」，綉像本作「上批」。
〔十四〕「委的」，綉甲、綉丙本作「委實」。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張評】一部書中主意。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遊，則如流水去而無潆洄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文筆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遊，便使千古傷心，一朝得意，俱迴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是哭殺人、嘆殺人。

此後敬濟入府，而春梅與月娘離矣，故此回寫重遊。然於遊自己之故宮與金蓮之舊館，串入敬濟，便有無限傷心之處，不特泛泛一筆寫其相思之無味也。

寫楊光彥，又爲敬濟之交遊十弟兄一描。總之，作者深恨交遊之假而作此書。故此回又從吳典恩串出，以深惡痛絕之。下方結出二搗鬼，以爲我親兄弟故聲大哭也。

此回葉道相面，單結敬濟。蓋上回冰鑑爲衆人一描，後回卜龜又一描，方將衆人全收去。夫既遮遮掩掩，將敬濟隱於西門慶文中，則不必急爲敬濟結束。今既放手寫敬濟，是用於將到守備府中，即爲之照冰鑑、卜龜一樣結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結也。

此回作者極寫人生聚難而散易，寓散而復聚、聚而復散無限悲傷與感之意。故特寫春梅既去，復尋舊遊；適然相遇，因千古奇逢，亦千古之春梅念舊主人，而掛錢請酒之出於自然而然也。

詞曰〔一〕：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二〕，堂前燕子，【張評】陪一句。飛向誰家？　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説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吴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周年，【張評】噫！如此叙來，韶光迅速，人情變幻，有淚令人何處灑？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腆儀。仰希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吴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妝次〕

【綉像本評】相如駟馬高車。不過如此。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抬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

小轎兒，緊緊跟隨。【張評】極力描寫。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三〕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妝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綉乙本評】正宜如此。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張評】今昔生慨。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張評】又是如此描寫。到于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四〕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張評】醜絕月娘。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叙禮畢，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張評】醜絕月娘。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張評】所以罵申二姐，必着大妗子在傍，方令此時滿足。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妳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張評】醜絕。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搽帽兒上。月娘道：「又叫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

【綉像本評】行禮未畢，且忙問生日，似親熱而愈見往日之疏。

【綉像本評】春梅此時哭則情深，不哭則情淺。落幾滴眼淚，不深不淺，最得其情。

【綉像本評】月娘只以西門慶行事作榜樣看天下人，所以語語帶呆。

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綉乙本評】不足報德。【張評】醜月娘。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五〕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綉乙本評】語着痛癢。【張評】餘恨。一面丫鬟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内坐罷，這客位内冷。」

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張評】直照出門時。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内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菓品，絶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脱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妝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張評】總照出門。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可好麽？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綉乙本評】又映前。【張評】有敬濟在心。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張評】直照前與神仙。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張評】語犯月娘。

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張評】月娘厚臉。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張評】對西門下針。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奶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張評】本意，真是千古傷心。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没人收拾他，如今丢搭的破零零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强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張評】冷極。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裡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毁，不顯嵯峨；亭内涼牀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内蝦蟆成羣。狐狸常睡卧雲亭，黄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張評】有十九回一賦，理應有此一賦，特特相映。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丢着些折桌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張評】先映瓶兒，悲中出悲。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廚櫃，牀也没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牀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

【綉像本評】燕去巢空，一片荒涼情境，那能不傷心墮淚。

【繡像本評】春梅眷懷今昔，不減黍離之悲。

「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牀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卻把你娘這張牀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牀還抬的來家了。」【張評】如此照出，可知金針之密。月娘道：「那牀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簌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强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牀。【張評】照應金蓮。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牀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簌不的心下慘切。【張評】午夜清鐘。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牀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牀，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他也罷。」【張評】又找瓶兒，筆有連環之勢。月娘道：「好姐姐，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忙忙走來接〔六〕，說：「爺請奶奶早些家來，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梅上坐。

【繡像本評】昔年下婢，今日上賓。爲止乎？爲

【張評】醜絕，正是此回正意。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張評】可知月娘下陪也。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

僭乎？所不辨也。

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

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張評】比昔日叫人接金蓮何如？月娘那裡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張評】特映申二姐。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張評】醜絕。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侄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張評】此等人亦有今昔之感。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每慢唱。」小玉在傍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為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七〕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繇，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于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為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繇。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凄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幸恩把我丟。

春梅道〔八〕：「奶奶，你也叫大妗子吃盃兒。」【張評】襯月娘一日奉承不暇處。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寃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丢。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張評】生色中卻不是閒文。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張評】醜絶。春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綉乙本評】明言之，愈見其高。【張評】又襯出門情意，各有深淺。于是斟上，叫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綉像本評】今日見春梅，惟小玉不愧。

寃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牀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丢。

看官聽説：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張評】點明。然感金蓮而思敬濟，又是兩段苦事。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張評】反襯申二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

去黄金無艷色。有詩爲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燕子還來續舊巢。【張評】傷心語。

且説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在何處，【張評】接下無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牀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綉乙本評】也只察得一半。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繞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

【綉像本評】感金蓮而思敬濟，情生情轉，默默自知。

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説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張評】緊接脈。又沒臉見杏菴王老，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磧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

【綉像本評】不意此等形象卻風流而有情，觀人難哉！

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吃，便佯佯而笑說：【張評】人情如此，何足怪作者描盡哉！「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張評】只如此技量。不然咱到個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綉乙本評】惡人可殺。喝令小廝：「與我撏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腳，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腿，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張評】雖爲敬濟。料綽口，三鬚鬍子，【張評】雖爲敬濟。面上紫肉橫生〔九〕，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張評】是本意。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張評】二語道盡。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

敬濟地下扒起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卻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

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張評】樹倒猢猻散，方有此人。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只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卻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拿四賣嗄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拿大磁甌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繡乙本評】先講明，妙。【張評】敬濟此時固以爲知遇也。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並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抬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廈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繡乙本評】口不放鬆。【張評】找一句。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張評】真妻子。好不好？强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

【繡像本評】窮話富說，可發一笑。然敬濟當此饑寒切膚之時，有此遭際，雖真謂之富貴，可也。

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張評】醜絕敬濟、金蓮不復辨矣。

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繇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捱的這大扛頭子？」【張評】是此一班人語。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傒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钁筐扛，派衆人抬土的抬土，和泥的和泥，打䃭的打䃭。

【綉像本評】「果然」二字，寫出此輩言不是信是其常。

【綉像本評】戲謔得俚言（淺），方是俗人口中戲謔。

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絛，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張評】寫盡世人雙眼不能識人，反不若瞎子能風鑑也。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蹾着的，【綉乙本評】傳神。【張評】總是史筆。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

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張評】是敬濟。【文評】以敬濟爲可人，必潘金蓮與侯林兒也，不謂批者亦如是。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十〕，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張評】直對神仙、卜他者。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都拿鍬钁抬扛，〔十一〕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

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衆人抬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蟣。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腳穿鞴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綉乙本評】絶不枯澀。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一倒諕了敬濟一跳，【張評】逼真。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十二〕。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張評】趣絶。當面他背大遥走。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証：

白玉隱於頑石裡，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如立天梯上九重。

【綉像本評】彼此俱不出一語，寫匆匆驚喜未定光景如畫。

文禹門云：春梅之嫁周守備，平地登天，亦可謂感恩知己；又居然生子，亦可謂心滿意足，從前之事，大可革心洗面，付之烟消霧化。此一回之來主人家，泣祭舊主，此亦心情之厚，事理之宜，不必爲春梅病也。顧

何以身歸周守備，親祭西門慶，而〔懶畫眉〕之命唱，則又心心念念不忘陳敬濟？可見守備非其偕老之人，西門非其受寵之人，陳敬濟乃其生死不忘之人。此等婦女，尚可與之相處哉！

且男女之事，必須兩意相投，無味是一相情願也。春梅意中不忘敬濟，敬濟心中早已忘春梅。金蓮在時，以春梅爲次，春梅不怨矣；金蓮死後，能念及在遠之玉樓，而近在目前、曾有首尾之春梅，並未嘗有一語及之，置之膜外，蓋已久矣。春梅爲經濟做出許多醜樣子來，不但無以對守備，自問何以對金哥乎？

舊館之游，實寫滄桑之變。乃正寫循環之理，並非專爲春梅寫，亦並非專爲月娘寫也。不過此二人，一是得意之人而今不得意；一是未得志之人而今得志；一是妻妾以上之一人，一是諸妾以下之一人，固均是西門慶同時之人。二人經歷，即不啻西門慶身親經歷也。所難堪者，當時許多人，而今竟安在哉！

校勘記

〔一〕「祠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舊時王謝」，綉甲、綉丙本「謝」作「制」，誤。

〔三〕「兩個唱的」，綉甲、綉丙本「兩」作「四」。

〔四〕「微禮」，綉像本作「薄禮」。

〔五〕「銀花兒」，綉甲、綉丙本作「銀鉼兒」。

〔六〕「家人忙忙走來接」，「忙忙」，綉甲、綉丙本作「周仁」。

〔七〕「捱過」，綉甲、綉丙本作「捱到」。

〔八〕「春梅道」，綉像本「道」作「說」。

〔九〕「面上」，綉甲、綉丙本作「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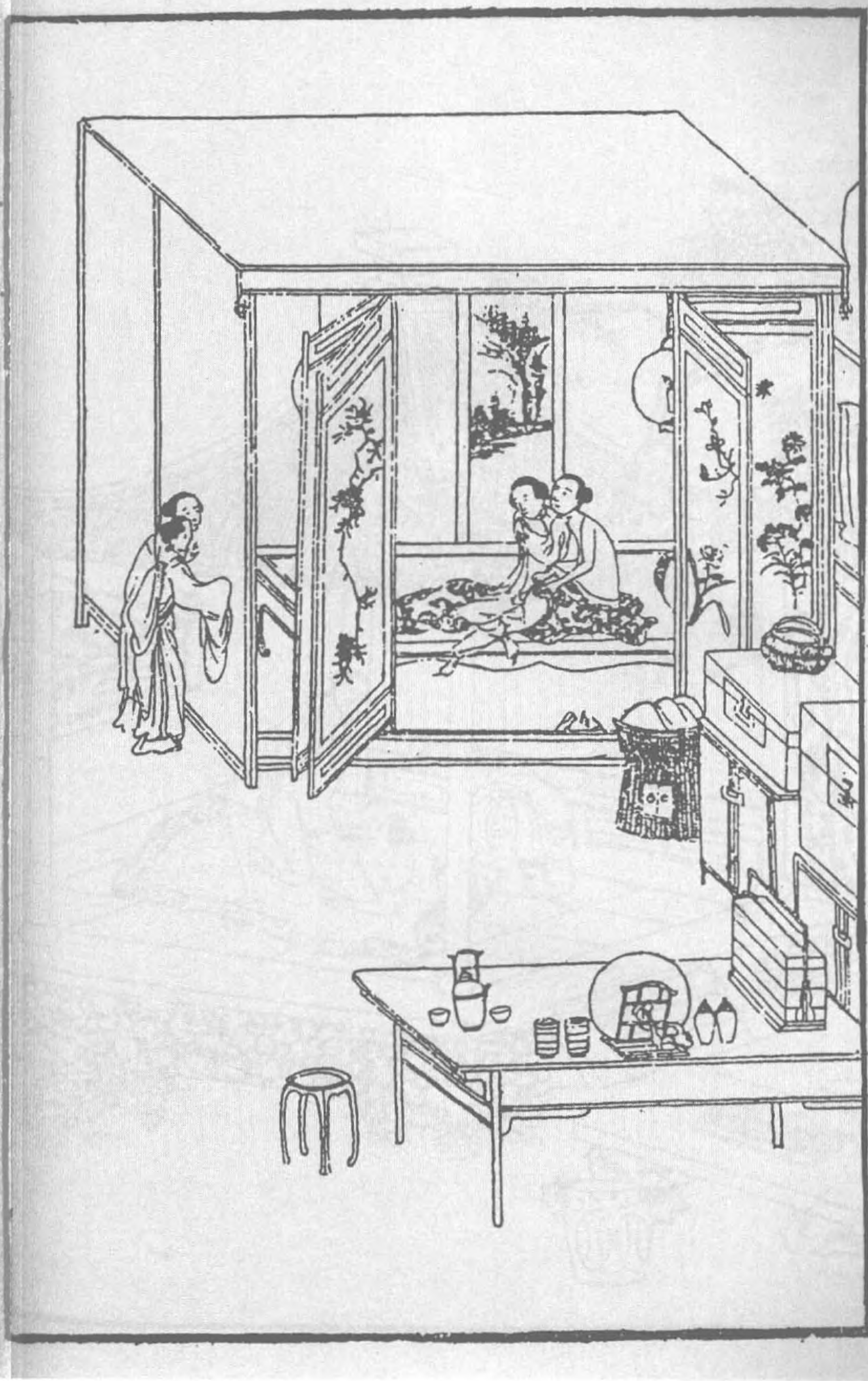
〔十〕「家産」，綉甲、綉丙本作「家業」。

〔十一〕「抬扛」，綉乙本作「緪扛」，綉甲、綉丙本作「筐扛」。

〔十二〕「如今」，綉甲、綉丙本作「于今」。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夫一回熱結之假、冷遇之真，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父子則已處處點明，桂姐之於月娘、銀姐之於瓶兒、三官之於西門，西門之於蔡京是也。真父子則磨鏡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於假夫婦，滿部皆是，並未有一真者。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情願隨人，是雖真而實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占之，是以假爲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真夫妻，結上文如許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慾之假，覺東門之什，無此慨惻也。

看他下一「蔦」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無一點苟合之意，所爲真也。

總之，「財色」二字：財是交遊，着兄弟上講，故用「冷熱」二字；色是淫慾，着夫妻上講，故用「真假」二字，總之一樣也。

此處結黃三等一案，特爲來保背主之罪下一審語，非有別也。

伯爵於此回文內結其死者，蓋至吳典恩、楊光彥，則十弟兄熱結之文已完。下文雲裡守乃借雲以收月娘，非猶是熱結文字。故此處以伯爵死即結煞熱結之文矣。然則假弟妹蓋又結十兄弟也。總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愛姐，以勸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搗鬼，以勸親兄弟中之全無良心者，作第二番結束，以示叮嚀告戒之意，實則此回之結完也。

詞曰〔一〕：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障堪遊玩。奈獨自慵擡眼。　賞烟花，聽弦管。徒歡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青，强拈書信頻頻看。又曾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妝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張評】比見玉樓何如？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溫離別之情〔二〕，彼此皆眼中垂淚。【張評】真正史筆。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張評】真正史筆。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綉乙本評】絶妙關目。【張評】表明向日未得時，不曾知得生日。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拿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裡，不好安插你的，【張評】點出。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張評】必竟從他發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

【綉像本評】賣雪娥心事，到此方說出，豈淺人所知？

【綉像本評】感恩積恨俱可言，獨有孟玉樓事說不出矣。

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綉乙本評】口角，妙。牀帳妝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了。」【綉乙本評】慘然。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張評】一句抹過前文。

【綉像本評】春梅一段相思，守備代爲說出，妙甚。

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冲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三〕，讓他上坐。敬濟乖覺，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四〕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張評】補出。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

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並未與敬濟見面。況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張評】補出，方是筆墨不漏。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分付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五〕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牀帳都有，春梅拿出兩牀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繇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臈底，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裡，住了個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鷄，兩盤菓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禀報，抬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覆。」說畢，

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

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六〕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卻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七〕」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張評】與對王婆一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張評】醜絕。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卻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裡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張評】月娘自己如此，安怪吳典恩？【文評】月娘亦曾受敬濟恩情？亦曾借敬濟百金來？亦曾因敬濟得官來？私物西門慶作主，月娘爲從。敬濟之戲孝哥應當的？比擬不類，也要批書？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

【繡像本評】月娘一味小量人，小量至敬濟，可謂萬萬無失，而猶不然，則人苟

一日不死，安可以賢愚貴賤小量之哉！

【繡像本評】春梅自厚，敬濟自薄。然春梅出谷遷喬，富貴緣此而起，故易厚；敬濟流離，甘苦備嘗之矣，自不得不追恨而薄之矣。

「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裡說話不題。

卻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文評】親兄妹亦不可如此，況姑表乎？敬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裡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姦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張評】活跳。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張評】不知正是志氣。【文評】這是志氣？從此，姦情條例可以刪卻矣。真是不通！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姦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繡乙本評】仇口硬判，酷肖。【張評】寫出仇恨。有我早在這裡，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他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

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張評】映春梅大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張評】冷結金釧、月兒，言下有物是人非之感。彈唱，俱不必細說。

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眼往裡張看，明明見陳姐夫正在牀上搓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張評】一語煞住。正是：

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閒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八〕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

【綉像本評】便是親姑表兄妹，亦不宜入幕同飲如此。

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張評】出愛姐矣。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

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搵在牀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綉乙本評】無情人語。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叫

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張評】寫諸婢，總爲守備不知作地。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了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歡洽鬢雲斜，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

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剿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

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兄弟

【綉像本評】爲老婆面上用情，人人都肯。

【繡像本評】居移體，養移氣，便看得自家大矣。

【繡乙本評】寫三人語默嬉笑，宛如聞聲見色。

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户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厥劣〔九〕。」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裡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退了的帳了〔十〕，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

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

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纔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牀，整亂了一日，心内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嗔我替他家説人情，説我没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説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仇能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叫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説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

【繡像本評】薛嫂數語不抹殺敬濟，又勸慰春梅，暗暗與月娘銷怨。使昔言之，不過如此，安可以媒人嗤薄之？

過了兩日，先來説城裡朱千户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没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説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繡乙本評】忽完冷案，妙。【張評】結。在大爺手内聘嫁，没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鷄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温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説。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牀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説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天仙機上繫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綉像本評】李三、黃四。瓦罐不全損傷破；來保背主盜財，皆人事天理所必敗者，故節上生枝，詳完此案。

這裡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裡備了兩抬茶葉，糖餅羹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裡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抬酒、兩牽羊、一頂鬏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裡有陪牀使女沒有？」薛嫂兒道：「牀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牀。」春梅道：「咱這裡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掇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捉拿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張評】總結。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拿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張評】全結。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

知此則知《金瓶梅》非淫書也。

【繡像本評】敬濟一少年不經事之人也。一流落便當至死，乃從冷舖傭奴中忽又有此一番富貴，人生信乎有命矣。

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張評】因錢至此。

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鴈過門。陳敬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腳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過故知〔十一〕，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爾新婚，交姤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卺歡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牀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牀榻、几席、古書，【張評】即後死所。並守備往來書柬拜帖，並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

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閒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流光逐落霞。

文禹門云：此書以《金瓶梅》命名，蓋取三個淫婦人之名以成此書。是三人者，名既平列，固德無高下，品無軒輊，而其淫則一也。不過福有厚薄，壽有修短耳。閱者往往重視春梅，褒多貶少，是亦從炎涼勢利起見，又何責乎吳月娘一人也。

至此一回，金、瓶均已收結，故放筆寫春梅之不畏人言，不慮物議，不顧羞恥，不爲其夫其子留臉面，其淫亂故不在金、瓶二人之下，尚得謂之有志氣哉！陳敬濟一無知、無能、無行、無品之惡少年，爲人世之所不容，爲親友之所不齒，侯林兒亦不過取其下體耳。春梅乃念茲在茲而尋之，三薰三沐而進之，亦無非采葑采菲；金宗明據其後，龐春梅擁其前；迨至已爲之娶妻，而猶食人之唾餘；其後卒死於周義身上，其淫視金、瓶何如哉！故金之淫以蕩，瓶之淫以柔，梅之淫以縱。嬌兒不能入其黨，玉樓亦不可入其黨，雪娥不配入其黨。此三人故淫婦中之翹楚者也。李瓶兒死於色昏，潘金蓮死於色殺，龐春梅死於色脫。好色者其鑒諸！貪淫者其鑒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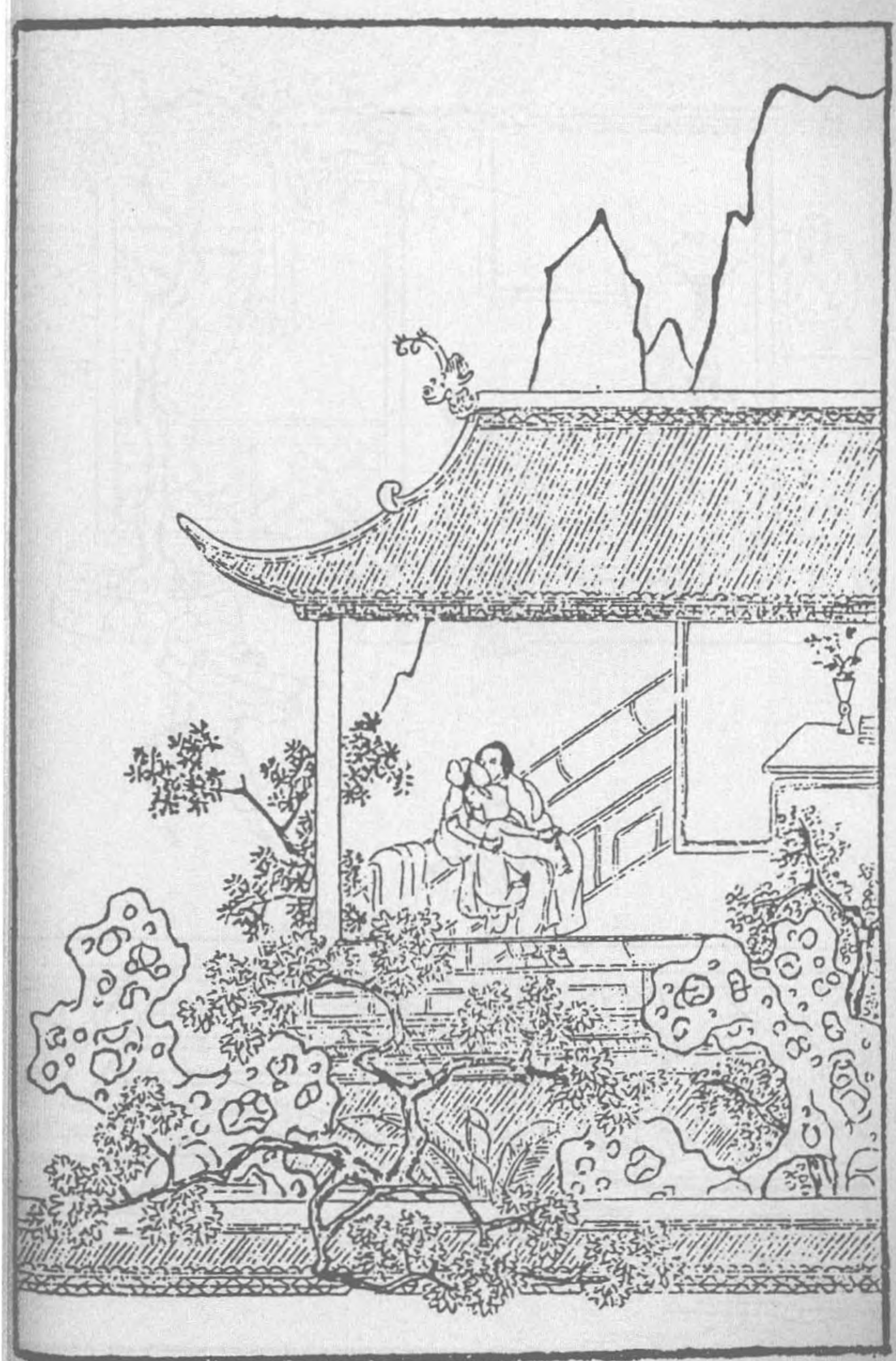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叙說」，綉甲、綉丙本作「叙了」。
〔三〕「拉起」，綉甲、綉丙本作「扯起」。

〔四〕「凋零」，綉像本作「凋喪」。
〔五〕「銀壺玉盞」，綉甲、綉丙本「壺」作「春」。
〔六〕「年小的」，綉甲、綉丙本「小」作「少」。
〔七〕「回帖」，綉甲、綉丙本「帖」誤作「怕」。
〔八〕「方進後邊來」，「進」，綉甲、綉丙本作「歸」。
〔九〕「厥劣」，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所劣」。
〔十〕「揭退了的帳」，綉像本作「揭過去的帳」，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均作「揭過了的帳」。
〔十一〕「故知」，綉甲、綉丙本「知」誤作「如」。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上文已大結束，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蓋作者又爲世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雪霜，備嘗甘苦，已當知改過，乃依然照舊行徑，貪財好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濟，言其飲酒宿娼，絶不改過也。雖有數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肖灸何？故愛姐者，艾也，生于五月五日可知也。

詩曰〔一〕：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説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剿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張評】此處又結果《水滸》。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二〕、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爲參謀之職，月

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腳穿皂靴，束着角帶，【張評】比西門加官時何如？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較與侯林兒在冷舖中光景天淵。

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娶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張評】一部親戚俱是如此。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張評】又送守備到永福寺去。

【綉像本評】人自知一意爲人，而不知養奸伏詐如守備者，比比也。

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走，尋覓主管

【繡像本評】黑心自有馬兒騎，古今可嘆。

【繡像本評】冤家可解不可結，算人自算，害人自害。於楊光彥、陳敬濟而識反復循環之理。

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三]：【張評】熱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鋪中時，二哥偏撞不着何故？「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為事，又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四]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廝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張評】與劉二撒潑時一映。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張評】又映敬濟後文。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鬬鷄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裡，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

【綉丙本評】傷今追昔，讀之慘然。

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

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張評】又伏周義。「不打緊，等我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拿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拿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拿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户與張二官府【張評】西門安在？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折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拿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裡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拿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拿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張評】西門安在？敬濟心中大喜。

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並兄弟楊二風都拿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

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産盡絶。【張評】也要尋侯林兒去矣。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瓮三家醉，開樽十裡香。
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牀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張評】馮金寶亦在其内乎？言下自應起劉二之如矣。陳三兒那裡往來做量酒。【張評】忘卻杏菴居士矣，宜其死于非命也。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爲証：

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

風拂烟籠錦綉粧，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窗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戴着許多箱籠、桌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繡乙本評】便妙。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張評】寫來便是舊時豐致。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張評】遲迴不去，方知寫胡秀揚州一鬧之妙，否則道國能不直奔揚州乎？然不是借爲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留矣。讀者亦安知其經營慘淡之妙乎？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張評】筆墨緊湊恬淨之甚。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張評】又是金蓮之續，卻不與金蓮一樣。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裡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爹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

【繡像本評】寫來好生面善。

【繡像本評】當此不動情，非人。

【繡像本評】可

憐，可憐，提起便酸人鼻。

【繡像本評】善讀書者此書片刻可了。至此遂覺有隔世之感。

【繡內本評】何前倨而後恭也。

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裡？你老公在那裡？」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

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張評】先愛姐，次六兒，次道國，情事都盡。已是慘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文章彈奏倒了。【繡乙本評】此生大爲吾儕吐氣，吾師乎，吾師乎！較走公門如鶩者，不徑庭乎？【張評】一部大關目獨美陳生，直是千秋快事。聖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張評】總結衆人，又暗合東樓父子，則此書當成于嚴氏敗事之後。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張評】傷心語，刺骨之甚。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爹家裡〔五〕？」【張評】「隔江猶唱後庭花」，真有此恨。敬濟把頭項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繡內本評】等不得賣弄，妙。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能，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蚤送

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

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睃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綉乙本評】冤家。讀者心癢，況當局歟？【張評】《金瓶》寫生處，全是此等筆意。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爲証：

弓鞋窄窄剪春羅，香體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嬝娜態，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六〕，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綉乙本評】我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張評】愛姐自說，妙。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走出去了。【綉乙本評】越發在行。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七〕，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綉乙本評】絶好生意。【張評】與敬濟對杏菴說如此如此一

樣蘊藉語。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繇的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張評】依舊是一簪作綫，此書真是一絲不紊。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聲，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繡像本評】要死，要死。

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偕枕蓆之歡，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難得姐姐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覺。」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敬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牀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繡像本評】要死，要死。物自來而取之，何害，何害！

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張評】六姐死西門，五姐死敬濟，又是遙對。又名愛姐。」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日兒東京來〔八〕，投親不着，盤纏缺欠。【張評】太師富貴何在？二千兩頭又何在？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九〕，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兑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

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卻，好歹來坐坐。」

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閒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張評】吾故云：金道，乃今人之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淫樂，又沉溺今人之道，死期近矣。故用金道來一點世人。否則，試問：金宗明作者必欲其至何謂哉？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閒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裡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裡邊房內。蚤已安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十〕，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裡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

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

【綉丙本評】提起心曲中事，不無戀此忘彼。

【綉丙本評】此淚出手上，誠非青樓伎倆。

【綉像本評】可憐西門慶卻不在了。

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張評】伏稍書。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張評】又照金蓮，筆墨全無一懈可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罷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外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張評】冤孽相遇，焉能脫身。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

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聒聒：「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張評】補此，定不可少。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張評】爲招何官人作地。

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人兒〔十一〕，【張評】西門安在？或是商客，來屋裡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況王六兒年紀雖半〔十二〕，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頁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張評】何官人，自道國未入西門家，先有何官人，因何官人貨，方出道國，此時復找人何官人來作收

【綉像本評】有此一段風致何得（礙）於老、妙，妙。

【綉像本評】我固知其伎倆者。

煞，吾不知其提筆布局之妙爲何如？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細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大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張評】愛姐之眼，正是家傳衣鉢。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張評】反襯愛姐一邊。没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

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張評】又是金蓮舊稿。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咐：「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内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内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麽？」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

【綉像本評】此簡不蔓不俚，達辭通意，了了如對，固文人之匹。吾得此女，復有何求？

【綉像本評】何物痴兒，堪消受此？

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張評】亦曾回憶雪天搖鈴否？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麽？」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裡。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斂袵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卧悶懨，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張評】愛姐與孝哥得同結一百回内。以此一句，蓋皆是復卦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柬帖並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内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内，

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並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寔。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錢兒拿盤子，拿了一只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張評】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卻是爲春梅送殯相遇地步。

卻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妝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紋，灑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歡萬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証：

碧紗窗下啓箋封，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相思都付不言中。

文禹門云：西門慶翁婿與韓王氏母女，武潘氏主婢而亦稱爲母女也者，直是前世歡喜冤家而以愛之者殺之也。其彼此湊合，互相糾結，竟有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者焉。豈亦有數存乎？實作者結構緊嚴，心細如髮，筆大若椽，分觀之而不覺，合觀之而始悟也。

此刻陳敬濟又儼然一小西門慶。寫敬濟之淫，正是寫西門慶衣鉢得傳人。明娶葛翠萍，暗通龐春梅；馮金寶已成往事，韓愛姐又續新交。此一回明是收結雲峰諸人，使愛姐有着落，其實正是收結陳敬濟也。但不知迎春、玉簫作何究竟，若能在愛姐口中一點，則更周密矣。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加陞」，綉甲、綉丙本作「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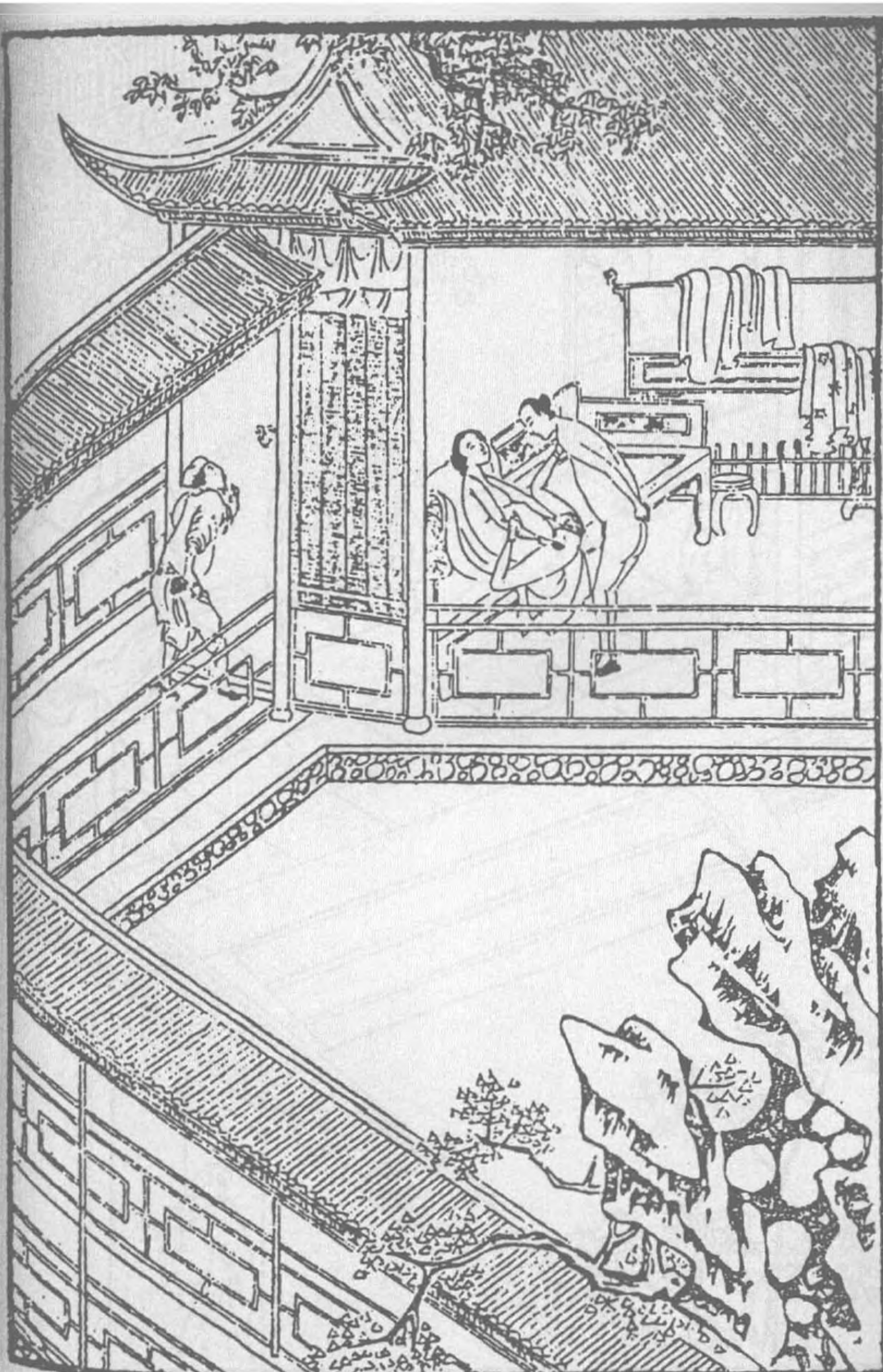
〔三〕「作揖」，「揖」原誤作「掛」，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改。

〔四〕「没尋處」，綉甲、綉丙本作「没處尋」。

〔五〕「老爹」，繡甲、繡丙本作「老爺」。
〔六〕「敬問」，繡甲、繡丙本作「敬濟問」。
〔七〕「東京」，原作「東涼」，今據繡像本改。
〔八〕「三日兒」，繡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作「三口兒」。
〔九〕「乞借」繡甲、繡丙本作「見借」。
〔十〕「謝三郎」，繡甲、繡丙本作「謝胖子」。
〔十一〕「招個別的熟人兒」，繡甲、繡丙本「個」作「惹」。
〔十二〕「年紀雖半」，繡甲、繡丙本「半」作「老」。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改過，故用以艾灸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部內之各色人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於此，且下及於一百回。總之，作者著此一書，以爲好色貪財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詞曰〔一〕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　阮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張評】不知是聲，是淚，是血。

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卻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廳整置酒餚，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

中來。

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裡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憑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裡？」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膝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低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牀愁懶動，閒垂錦帳鬢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一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餚上樓，撥過鏡架，就擺在梳妝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

【綉像本評】極大法門。

【綉像本評】扑炭部的看樣。

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叙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情興如火，〔二〕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張評】總爲死期一引。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牀上就睡着了。

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餚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三〕吃的酩酊大醉，艔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張評】又是劉二，特特與上文遙對作章法。「採出何蠻子來！」諕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説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綉乙本眉評】此時該説咱府裡陳姑爺在這邊。這劉二那裡依聽，大扠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裡，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張評】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士一稿，敬濟安得不惱？那裡沒尋你，卻在這裡。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兩個月房錢，卻來這裡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

【繡像本評】罵搗鬼的英風猶在。

「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張評】一字如聞其聲。你這狗合的！」不防颼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腳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裡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裡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張評】有敬濟故也。被劉二向前一腳，跺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張評】今日之六兒，即昔日之金蓮也，敬濟安得不惱？你是那裡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裡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裡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張評】有敬濟故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裡喧亂，兩邊鄰舍並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四〕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採這殺才做甚麼！」【張評】固自有敬濟在也。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

陳敬濟正睡在牀上，聽見樓下嚷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裡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裡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

說：「那裡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洒家店住，說是咱府裡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洒客，〔五〕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張評】問者，非不信六兒，蓋欲問明劉二也。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劉二，來這裡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裡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諕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張評】所以必問二主管。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鬬他不過，【張評】恐出前醜耳。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廝如今在那裡？」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六〕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

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張評】不如此，敬濟不死。叵耐這廝，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機會遭逢莫遠圖。

【綉像本評】此念太惡，故受其害。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廝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敘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閒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庄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洒家店做表子；【張評】所以必寫雪娥為娼接張勝等事，蓋總為死敬濟故耳。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還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

【繡像本評】如此人極其該處，讀者須知，不可以敬濟之誠敗論也。

閒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七〕。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

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張評】先放此句在此。不在話下。

【繡像本評】冤家

卻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佛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裡面與敬濟交姤，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叵耐張勝那廝，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逕使小男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裡開巢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張評】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張勝亦住手不得也。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廝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廝。」

【繡像本評】罪不至此，太毒。

【繡像本評】張勝此舉，似有鬼物憑之。

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卻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張評】便捷之甚。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張評】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姐諸人總難收煞矣。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諕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八〕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

【繡像本評】伶伶俐俐，斬斬截截，張勝作事大類武松。

【繡乙本評】爽利。【張評】四字，妙答。天下未有如此答人問者。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摟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張評】寫得活現。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張評】寫得活現，比金蓮受刃何如？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攮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遶屋裡牀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裡巡風。【張評】所以先插巡風，必云張、李二人。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裡去？」張勝不答，只顧走，

【繡像本評】試觀張勝前後始終之局，西門氏之豫讓也。

【繡丙本評】李安臨事從容。

【繡像本評】此回一舉而除數害，可喜，可喜。

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張評】寫玉樓時，已伏此人，可知其用意處不在李安，而在真定棗強之可貴、可安之理也。早飛起右腳，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

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張評】寫翠屏，正映愛姐後文。被春梅扶叫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殯。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

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裡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凶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張評】是文字閃避處。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拿了劉二，恐怕拿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張評】結雪娥。夫敬濟已死，要雪娥何益哉？芟薙終因雪敗，又是寓意。旗牌拿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為証：

【綉像本評】雖不得金蓮共穴，而相去咫尺，敬濟雖死，花星猶照。

【綉像本評】丈夫語，忠臣語。

【綉像本評】難得。

爲人切莫用欺心，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張評】如此結酒店，寫得可畏之甚。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張評】惟敬濟、金蓮直入永福，寓意甚深。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簌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張評】不謂此書中有此數語。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

卻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張評】此等艾火，可灸金蓮對武大、瓶兒對子虛等病。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顧了一乘

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于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張評】亦是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張評】是敬濟哭金蓮一樣。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張評】此等艾火，可灸金蓮燒靈辭靈、瓶兒燒靈等病。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

【綉像本評】的的真心，千古無兩。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暖墓燒紙。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張評】寫哭，如此寫。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裡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不想到這裡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綉乙本評】可憐。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張評】此等艾火，可灸一部淫婦淫聲等病。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

【繡像本評】此詩不及愛姐多多。

【繡像本評】語發難得。

【繡像本評】敬濟生平狂悖薄劣，死不暫寧，而有愛姐、翠屏爲之誓死靡慝。涼德而受美報，天下事儘多不可解者如此。

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紋，洒翰揮毫墨迹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繡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張評】此等艾火，可灸一部送物事等病。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在底摝子上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

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願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那淚如湧泉。【張評】此等艾火，可灸一部淫婦紊亂綱常等病。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卻不誤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裡話！奴既爲他，雖刳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張評】此等艾火，可灸一切奸夫淫婦、亂臣賊子、慘殺邪淫等病。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張評】此等艾火，可灸一切溺愛痴愚等病。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裡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

【綉像本評】錢樹子去矣，安得不哭？

哭一場，灑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裡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張評】又爲湖州愛河作因。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照人離恨各西東。

文禹門云：作者以孝哥爲西門慶化身，我則以敬濟爲西門慶分身。西門慶不死之於刃而死於病，終屬憾事，故以敬濟補其缺。蓋敬濟即西門慶影子，張勝即武松影子，其間有兩犯而不同者，有相映而不不異者，此作者之變化，全在看官之神而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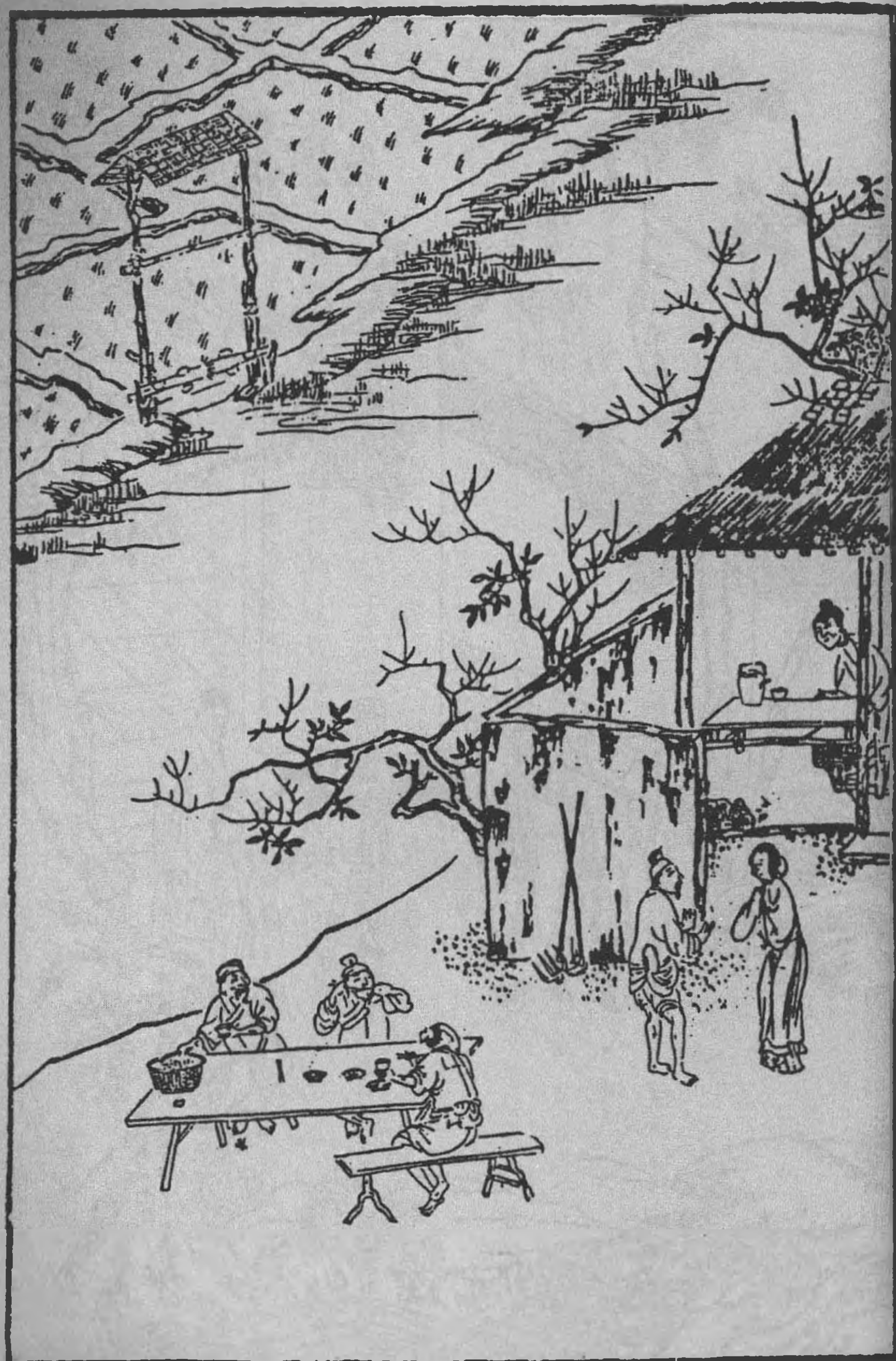
西門慶死於兩個六兒之手，前已詳告之矣。此一回敬濟因愛姐之情書而往，綢繆之餘，而逗其劉二舊恨，自臨清回清河。亦如西門慶自韓家歸花園也。春梅乘翠屏歸家而至，商量之際，頓起張勝殺機，是敬濟死於兩個六兒之女之手。釁起於愛姐之室，命喪於春梅之語，又何異大戰王六兒家，精洩於金蓮之口乎？是母是女，此翁此婿。愛姐即是王六兒，春梅即是潘金蓮，敬濟即是西門慶。非然者，死此二人，何必定用此四人哉？惟武松爲兄報仇，故不愧爲英雄；張勝爲己洩忿，故不免爲兇徒耳，斯又不異之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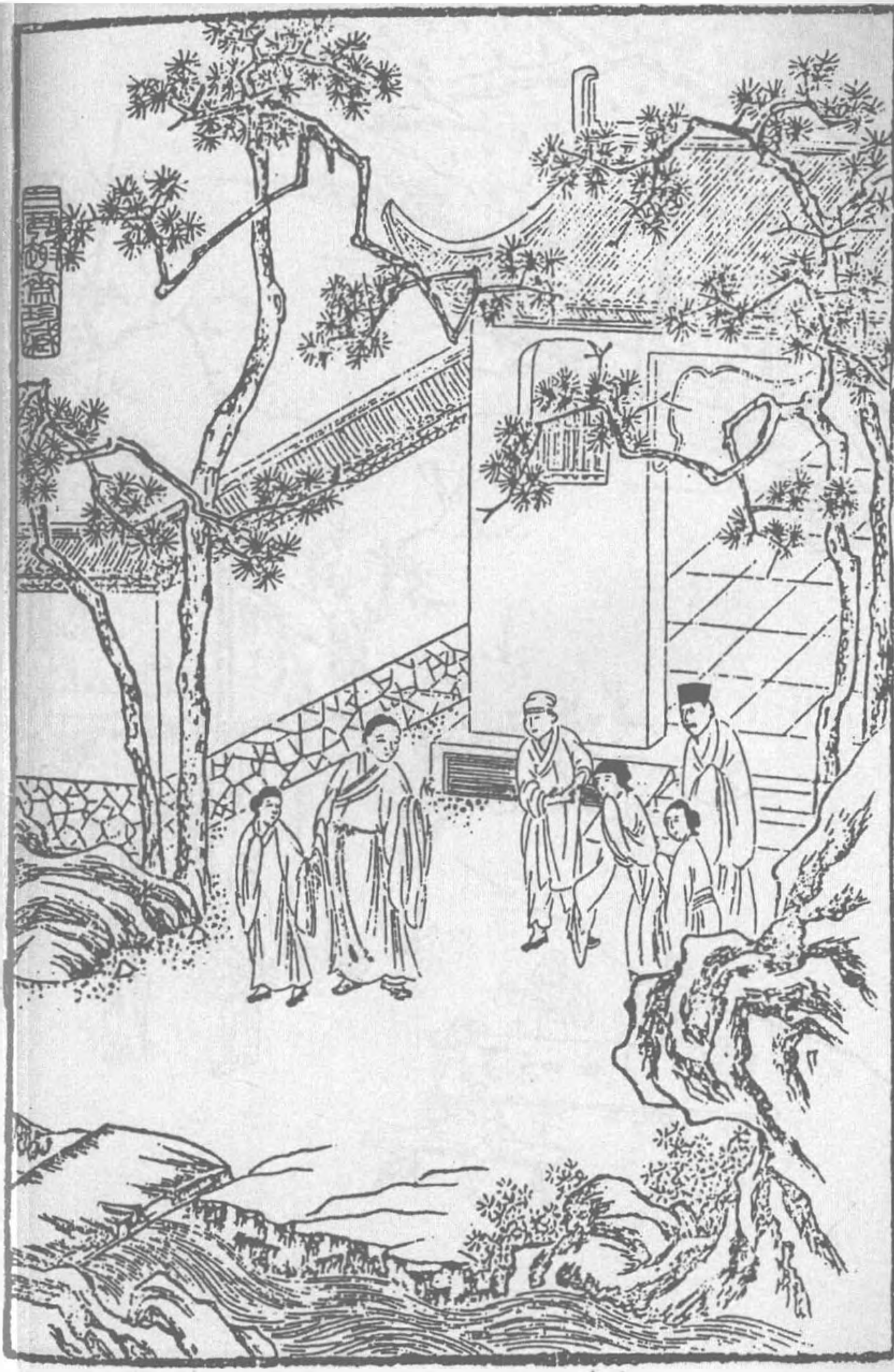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情興如火」，「情」原作「清」，似誤，今據在茲堂本改。

〔三〕「洒家店」，綉乙本、乙亥本、在茲堂本、皋松軒本「洒」作「酒」，誤。
〔四〕「酒客」，綉甲、綉丙本作「酒店」。
〔五〕同上。
〔六〕「心中好惱」，綉甲、綉丙本「好」作「甚」。
〔七〕「軍務」，綉像本「軍」誤作「宣」。
〔八〕「奔入」，綉甲、綉丙本作「奔了」。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閒筆，將王六兒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雙結春梅、玉樓。寫春梅雖風光占盡，却不如玉樓之淡漠於真定之中而依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李貴襯李衙內之傍，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幸而處亂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理，得安於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誚，則惟於理爲依，是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於真定，不趨嚴州，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真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予批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西門之辱，能耐時也；抱恙含酸，能知機也；以李爲歸，依於理也；不往嚴州，不趨炎也；家於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也；嚴强縣裡强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禮，出能乘時爲治，施吾義以拯民命於水火也。以搗鬼、孝哥結者，孝弟乃爲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錫爾類也。凡此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正，且苟全性命於亂世之中也。以視奸淫世界，吾且日容與於奸夫淫婦之傍，爾焉能浼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

春梅死於周義，亦有說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遺臭也。因春梅而遺臭也。周仁者，舟人也。周忠，舟中也。惟周義乃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之狼藉不堪以至於死也。且喻義舟隨流而去，無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紛紜紜於苦海波中，愛河岸畔，不知回頭，留住畫舫，以作寶筏，止知放乎中流，隨其所止，以沉没而後已。故普淨座前，必用周義之魂，往生爲高留住兒，但願世人一篙留住，以登彼岸，

不枉了作者於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愛姐遇二搗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兒守節者，自言做《金瓶梅》之意。千古癡人，誰能爲作者一驗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奸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動念便是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孽報，同孝哥之幻化，見官多有孽，孝可通神也。

一百胡珠結入雲指揮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人夢，在此一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當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乎！結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大地同一孝思而共照於民胞物與之內也。

春梅嫁周秀，是欲人以載花船作寶筏也。色字大點醒處。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彈月琴之妙，蓋一綫全穿。玉樓是本能勤歲月者，愛姐是沒奈何改過者，瓶兒、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歟！第一回兄弟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此書，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爲人子弟者，知作者爲孝弟說法於濁世也。

詩曰：〔一〕

舊日豪華事已空，【張評】西門慶。銀屏金屋夢魂中。【張評】金蓮、瓶兒。

黃蘆晚日空殘壘，【張評】月娘。碧草寒烟鎖故宮。【張評】春梅、玉樓。

隧道魚燈油欲盡，【張評】一部男子。粧臺鸞鏡匣長封。【張評】一部婦女。

憑誰話盡興亡事，一衲閒雲兩袖風。【張評】普淨。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二〕不題。

【繡像本評】道國此時翟氏之勢何在？西門之財何在？可歎。

卻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裡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

【繡像本評】飯飽思淫，有家宜警。

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

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卻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卻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裡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

當夜躊躕不決，次早起來，逕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張評】孝子行徑如此。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裡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張評】孝子心地如此。做母的聽言叫苦：【張評】賢母聲口，方成個做娘的。「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卻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張評】哀哀之音與磨鏡文中打成一片，直是千秋淚血。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張評】賢母聲口，真是啾啾之聲，令人落淚。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裡，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三]【張評】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相投，亦是使玉樓身分愈高也。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張評】真是

【繡像本評】此母當與王陵、徐庶之母異出同歸。明以保國，智以保身，是一流人物。

神龍蹤跡，不愧一個孝子。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四〕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

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並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張評】處處爲二搗鬼生色，方寫孝即寫弟，作者真有餘痛在心。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五〕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跳梁掃蕩盡從風。〔六〕
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張評】上寫孝弟，此即接忠，真是打成一片。
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
雁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卒勤二十年，贏得班班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七〕幾番勞勣來旌書。

【綉乙本評】此等人材無雙。

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廝，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廝，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張評】如此結李安，真是神龍出没。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

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張評】野渡無人，忽逢義舟，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勾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

【綉像本評】以統制之忠赤而受春梅淫穢之褻，謂有天理歟？然而此等事世間正少。

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八〕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粘没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帥斡離不，繇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

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陜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九〕【張評】六路寫得一時洶湧之甚。

卻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十〕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斡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斡離不兜馬反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張評】與西門死的不同。正是：忘家爲國忠良將，〔十一〕不辨賢愚血染沙。【張評】爲戰場一哭。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没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士卒，〔十二〕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張評】又一段凄涼。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

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閒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淒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張評】必用二爺夢，又映一搗鬼。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張評】別人不慌，可知。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吊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

卻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張評】比西門不同。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

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牀

【繡像本評】聖人云：或安而有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成功則一。翠屏、愛姐之謂也。然傳中于愛姐收拾獨詳，豈亦有取於其勉強而之於自然歟？所謂放下屠刀，立地證佛。信然，信然。

【繡像本評】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死得快活，死得快活。

【繡像本評】此是調停善法，亦是苦心。

上一洩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繡乙本評】極樂世界。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張評】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貪慾喪命一對作章法也。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鬟、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拿到前廳，不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並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十三〕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張評】有月娘一邊在。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張評】又去一個。翠屏只合如此結，又興起愛姐臨清之意。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十四〕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張評】所以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針，同一起結。真是作者千秋眼淚心血灑于窮途也。往前找尋父母。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

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裡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竈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裡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竈，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張評】一部飲饌如此結。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兜襠，腳上黃泥，【張評】一部裝飾體態如此結。進來放下鍬钁，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

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侄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張評】此又真正冷遇也。讀者試思：比《殺狗記》何如？因問：「你爹娘在那裡？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裡，丈夫沒了，【張評】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義，所以云爲丈夫也。就守寡到如今。〔十五〕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

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裡撞見叔叔。」【張評】真比父母還親，比金蓮之叔叔何如？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裡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眾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張評】今日愛河一字，已成一片。須細思：其在愛河中搗鬼胡謅，均屬寓言，欲炙好淫之病也。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張評】艾能灸病，故用之針灸姦夫淫婦也。一部姦淫，須如此針灸。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繡像本評】韓二至此反得其所。

【繡像本評】難得，難得。對此不自愧者，世有幾人？

卻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方，〔十六〕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塵四野，〔十七〕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鬥，各自爭强。【張評】一篇戰場文，卻是十兄弟、金、瓶、梅，以及衆夥計等類人，惹惱天意也。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户驚惶。强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十八〕短劍長槍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户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張評】先插數句，接入月娘有勢。　正是：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十九〕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户，亂竄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張評】此非牆頭之物乎？至此不捨，月娘自是僧尼一流。　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裡，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二十〕【張評】是可以爲孝爲逆之地。　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内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裡去？還與我徒弟來！」唬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麽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

推睡裡夢裡，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峰，被殷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竄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誤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二十二〕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二十三〕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張評】一部大結穴，如羣龍爭入之海也。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二十四〕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硫磺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啣山時分。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牀上，【張評】記清。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牀上睡，【張評】記清。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薦拔幽魂，解釋宿寃，絕去掛礙，

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二十四〕少頃，陰風凄凄，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脱，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二十五〕

勸爾莫結冤，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懺悔，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再勿將冤結。

【綉像本評】《楞嚴》耶？《法華》耶？《大悲》耶？亦復如是觀。讀此書而以爲淫者、穢者，無目者也。

【張評】一部言盜、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然則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衆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二十六〕，

【繡像本評】試看全傳收此一段中，清清皎皎，如琉璃光明，映徹萬家。所謂「芥子納須彌」，亦作如是觀。」

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張評】安身守善，此是作者勸人本意。言未已，又一人素體縈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户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爲次子沈越去也。」【張評】所謂深冤之人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諕的不敢言語。【張評】插此一句，生動之甚。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内與王家爲子去也。」【張評】王者，亡也。自尋死亡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二十七〕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張評】黎者，犁也。作者蓋欲犁其舌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張評】重做《水滸》，自是犯手。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黄瘦，血水淋灕，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虚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張評】袁者，遠也。借此以遠諷人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虚：「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户家托生爲男。」【張評】鄭者，證也。子虚化官哥，西門化孝哥，自是質證兩回因果之人也。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張評】朱者，誅也。不勝其誅之人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黄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爲女托生去

【綉丙本評】諸鬼俱來而王婆老狗不至，想陷阿鼻地獄矣。

也。」〔二十八〕【張評】巨者，懼也。因色而死，欲其懼而知悔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張評】死于舟中，固須尋篇，爲下篇留住作引。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張評】姚者，遙也。雪娥固是借雪作寓，言水遠烟遙之人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脚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張評】大姐因與你要飯相爭而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主持中饋爲事，蓋亦勉人舉案齊眉之意。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張評】所云一篇留住，使登彼岸，故在衆人托生之末，以深儆世人也。言畢，各恍然不見。〔二十九〕

小玉諕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説話。」正欲向牀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張評】月娘本是夢中人，非夢不足以化。又：瓶兒有夢，西門有夢，敬濟有夢，周二有夢，合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繁華富貴，以燈影描之，以夢境結之，大是儆人痴念處。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絛環，【張評】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絛環，則又月牙之意也。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參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没了娘子，央浼鄰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張評】此處直使王婆入來，寫得報應分明，令人怕

【繡像本評】微詞可思。

【繡像本評】此雖夢語，非節氣人罵不出。

甚。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縧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張評】一路寫王婆，令人怕甚。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張評】比提刑所何如？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理守。

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敘坐。雲理守乃道：「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張評】直對第一回熱結文字，「後來也有個靠傍」一語。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裡做甚？【張評】又是十弟兄絕妙結文。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拿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

「你前邊叫我兒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兒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兒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兒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卻與你成婚。」【張評】猶是權詐，寫月娘真是死而不悔。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卺盃，綰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三十〕這月娘卻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牀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張評】此時月娘方受權詐之累。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三十一〕滿腔鮮血濕模糊。【張評】如此大結，卻是十兒弟數內人。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諕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張評】如此總結，真令觀者通身痛快。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

【繡像本評】月娘大有根器。

【繡乙本評】可畏，可畏。

【繡像本評】往沈通家爲次子者是誰？

【繡像本評】西門慶反落好處。

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張評】真令觀者通身痛快。

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牀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張評】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問天下後世萬萬人，非普靜問月娘一人也。試問：看過《金瓶梅》者，何以答此一句？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張評】一部搗鬼，要人如此。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張評】棒喝。言只是如此做夢也，非言適纔夢事。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于是扠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牀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卻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張評】孽魂一現，方知前此之也。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牀上。【張評】言孝子回頭，即是孝哥也。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張評】回照子虛化官哥，直令觀者滿身痛快。良久，孝哥兒醒了，【張評】二字真是救世婆心，安得天下爲人子者，皆有醒了之日哉？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

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張評】此又是作者千秋苦志，不能伸其孝于親而深深鬱鬱作此書之意也。所以必做磨鏡、李安以及孝哥幻化等意，總爲此一句不快于心也。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

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繡乙本評】一部本旨。【張評】酒色財氣，不淨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既然明悟，又安能不孝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三十二〕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張評】又是一部言孝言弟哀哀餘音，令人不能終讀也。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三十三〕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張評】永福寺直是衆水歸源之所，與玉皇廟對。嗚呼！誰能不死于此户也哉？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三十四〕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户，家産器物都不曾疏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西門小員外。【張評】結轉玳安。夫玳安者，大安也。寃解孽散，直至

【繡像本評】讀至此，使人哭不得，笑不得。什爲月娘孤苦伶仃，則肝腸欲斷；爲西門慶度脫苦海，則眉眼欲舒。閱者着眼。

【繡像本評】此子原不俗。

此時西門方得大安也。如此一大結，其妙何如？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爲証：

閥閱遺書思惘然，〔三十五〕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嗣，敬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文評】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群鳥獸孳尾而已。或謂《金瓶梅》善書也，非也。善者見善謂之善；不善者謂之不善，但覺一生快活隨心而已。然則《金瓶梅》果奇書乎？曰：不奇也。人爲世間常有之人，事爲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爲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既不同於《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遊記》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

故善讀書者，當置身於書中，而是非羞惡之心不可泯，斯好惡得其真矣。又當置身於書外，而彰癉勸懲之心不可紊，斯見解超於衆矣。又須於未看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於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書自爲我運化，我不爲書綑縛，此可謂能看書者矣。曰淫書也，可；曰善書也，可；曰奇書也，亦無不可。

二

文禹門又云：作者或有深意，批者並無會心，閱者當自具手眼，別出心思，作如是觀可也，不作如是觀亦可也。作如是觀，當有全部在胸中，不可但有前半截，竟無後半截也。不作如是觀，當無一字在腹內，不可記得一、二回並不可記得一、二段也。

從來無所羨慕者不作書，無所怨恨者不作書，非曾親身閱歷者作書亦不能成書。作《金瓶梅》者其果有所欣羨耶？其果有所仇恨耶？其果曾閱歷一番否耶？我不得而知之。然而，我固無所羨慕，無所怨恨，而我之所經歷者，耳之所聞，目之所睹，意與此書相同者；亦有與此書相異者；且有與此書相同而實異者；與此書相異而暗同者，故知作者殆亦有所見矣，有所聞矣，亦嘗身親其境矣。

自始至終，全爲西門慶而作也，爲非西門慶而類乎西門慶者作也。批者亦當時時、處處、事事有一西門慶，方是不離其本旨。奈何只與春梅撥臀、玉樓舐痔而與月娘作對頭，猶詡詡然曰：此作者之深思也，吾得其間矣。嗟乎，妄甚！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湖州」，綉甲、綉丙本作「湖中」。

〔三〕「或再看」，綉像本作「再來看」。

〔四〕「以此」，綉像本作「以後」。

〔五〕「志欲吞併」，綉像本「併」作「胡」。

〔六〕「跳梁掃蕩盡從風」，綉像本作「腥膻掃盡夷從風」。

〔七〕「天子明見萬里外」，綉甲、綉丙本「外」作「餘」。

〔八〕「甲兵」，綉像本作「番兵」。

〔九〕「周秀」，綉像本誤作「周義」。

〔十〕「甲兵」，綉像本作「番兵」。

〔十一〕「忘家爲國」，綉像本「忘」作「于」。

〔十二〕「被傷」，綉乙本作「板傷」，綉甲、綉丙本作「折傷」。

〔十三〕「甲兵」，綉像本作「番兵」。

〔十四〕「同了」，綉甲、綉丙本作「跟了」。

〔十五〕「就守寡到如今」，綉甲、綉丙本「就」作「我」。

〔十六〕「地方」，綉甲、綉丙本作「地界」。

〔十七〕「烟塵」，綉乙本作「烟荒」，綉甲、綉丙本作「烟生」。

〔十八〕「强軍猛將」，綉像本作「番軍虜將」。

〔十九〕「紅袖泣」，綉甲、綉丙本「泣」作「哭」。

〔二十〕「路口」，綉甲、綉丙本作「街口」。

〔二十一〕「兵馬」，綉像本作「番兵」。

〔二十二〕「金人」，綉像本作「番人」。

〔二十三〕「走過一遍」，綉甲、綉丙本「遍」作「遭」。

〔二十四〕「結咒」，綉像本作「經咒」。

〔二十五〕「詩曰」，綉像本「詩」作「偈」。
〔二十六〕「金將」，綉像本作「番將」。
〔二十七〕「已而」，乙亥本、在兹堂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均作「已下」。
〔二十八〕「巨家」，綉像本作「孔家」。
〔二十九〕「不見」，綉像本「不」誤作「都」。
〔三十〕「拉」，綉甲、綉丙本作「扯」。
〔三十一〕「項上」，綉像本作「頂上」。
〔三十二〕「金兵」，綉像本作「番兵」。
〔三十三〕「岱東峰」，影松軒本作「洞庭湖」。
〔三十四〕「天下」，綉甲、綉丙本作「天子」。
〔三十五〕「閥閱」，詞話本作「閥閲」，是。

附録一

金瓶梅詞話序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惟下焉者，既不能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

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不無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富貴善良，人皆惡之，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奇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嚲，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脱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於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古佚小説刊行會影印明萬曆本《金瓶梅詞話》卷首〕

金瓶梅序

東吳弄珠客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爲這烏江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嘆爲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爲導淫宣慾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爲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于金閶道中。〔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明萬曆本《金瓶梅詞話》卷首〕

金瓶梅跋

廿公

《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删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爲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爲白之。——廿公書。〔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明萬曆本《金瓶梅詞話》卷首〕

金瓶梅跋

謝肇淛

《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爲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儈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範工搏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滸傳》者，以其猥瑣淫媟，無

闢名理。而或以爲過之者，彼猶機軸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別，聚有自來，散有自去，讀者意想不到，唯恐易盡。此豈可與褒儒俗士見哉！此書向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爲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諸城得其十五，稍爲釐正，而闕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余誨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删，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彝敗度，君子無取焉。（明刊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叙

謝　頤

《金瓶》一書，傳爲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即鳳洲手。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内，其細針密綫，每令觀者望洋而嘆。今經張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針之細，兼使其粉膩香濃，皆如狐窮秦鏡，怪窘溫犀，無不洞鑒原形，的是渾《艷異》舊手而出之者，信乎爲鳳洲作無疑也。然後知《艷異》亦淫，以其異而不顯其艷；《金瓶》亦艷，以其不異則止覺其淫。故懸鑑燃犀，遂使雪月風花、瓶罄篦梳、陳莖落葉諸精靈等物，妝嬌逞態，以欺世于數百年間，一旦潛形無地，蜂蝶留名，杏梅爭色，竹坡其碧眼胡乎！向弄珠客教人生憐憫畏懼心，今後看官睹西門慶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間，能不憐憫，能不畏懼乎？其視金蓮，當作弊屣觀矣。不特作者解頤而謝覺，今天下失一《金瓶梅》〔乾隆丁卯本「失」字作「知」〕，添一《艷異編》，豈不大奇！時康熙歲次乙亥清明

中浣，秦中覺天者謝頤題于臯鶴堂。〔康熙乙亥在兹堂本《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大綱

張竹坡

凡例

一、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且成於十數天內，又非十年精思。故內中其大段結束精意，悉照作者，至於瑣碎處，未暇請教，當世幸暫量之。

一、《水滸傳》聖嘆批處，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書刊數十回後，或以此爲言。予笑曰：《水滸傳》是現成大段畢具的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傳，雖有穿插，實次第分明，故聖嘆止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隱大段精采於瑣碎之中，止分別字句，細心者皆可爲，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然我後數十回內，亦隨手補入小批。是故欲知文字綱領者，看上半部；欲隨目成趣知文字細密者，看下半部亦何不可！

一、此書卷數浩繁，偶爾批成，適有工便，隨刊呈世。其內或圈點不齊，或一二訛字，目

力不到者，尚容細政，祈讀時量之。

一、《金瓶》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爲當世同筆墨者閑中解頤。作《金瓶》者或有所指，予則并無寓諷。設有此心，天地君親其共殛之。

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邑，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雖然，上既不可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穢言以醜其仇，而吾所謂悲憤鳴邑者，未嘗便慊然於心，解頤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洩吾憤，而終於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吾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且也爲仇於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應手之荆聶，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洩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磨鏡」一回，皆「蓼莪」遺意，啾啾之聲，刺人心窩，此其所以爲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對峙一親哥嫂，末復以二

搗鬼，爲緩急相需之人，甚矣，《殺狗記》無此親切也。閒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於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悉爲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慾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來，真者一或傷而百難贖，世即有假聚爲樂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爲樂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洩，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故其開卷，即以冷熱爲言，煞末又以真假爲言。其中假父子矣，無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無何而有假弟妹；假夫妻矣，無何而有假外室；假親戚矣，無何而有假孝子；滿前役役營營，無非於假景中提傀儡。噫，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真，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吾之親手足已飄零矣，則奈何？上誤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類，則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爲不孝之人，欲弟而已爲不弟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讒間於吾君吾友之側。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爲假者，亦冷熱中事乎！假子之子於假父也，以熱故也。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熱故也。彼熱者，蓋亦不知浮雲之有聚

散也，未幾而冰山頹矣，未幾而閥閱朽矣。當世驅己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己之真者，亦飄泊無依，所爲假者安在哉？彼於此時，應悔向日爲假所誤。然而人之真者，已黄土百年，彼留假傀儡，人則有真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釀一日，蒼蒼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淚洗面，椎心泣血，即百割此仇，何益於事。是此等酸法，一時一刻，釀成千百萬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壞，此所以玉樓彈阮來，愛姐抱阮去，千秋萬歲，此恨綿綿無絶期矣。故用普淨以解冤偈結之。夫冤甚於不可解之時，轉而求其解，則此一刻之酸，當何如含耶？是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得消遣哉！甚矣，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上不能告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穢言以洩其憤。自云含酸，不是撒潑，懷七襄錘以報其人，是亦一舉，乃作者固自有志，恥作荆聶，寓復仇之義於百回微言之中，誰謂刀筆之利，不殺人於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然則《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針萬綫，同出一絲，又千曲萬折，不露一綫。閒窗獨坐，讀史，讀諸家文，少暇，偶一觀之，曰：如此妙文，不爲之遞出金針，不幾辜負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從事，蓋其書之細如牛毛，乃千萬根共具一體，血脈貫通，藏針伏綫，千里相牽，少有所見，不禁望洋而退。邇來爲窮愁所逼，炎涼所激，於難消遣時，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而前後結構，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後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可以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筭我今又經營一書，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不盡備於是乎！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

《金瓶梅》也哉！

金瓶梅寓意説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雖爲風影之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爲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如西門慶、潘金蓮、王婆、武大、武二，《水許傳》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無論，然則何以有瓶、梅哉？瓶因慶生也。蓋云貪慾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兒，直令千古風流人，同聲一哭。因瓶生情，則花瓶而子虚姓花，銀瓶而銀姐名銀。瓶與屏通，窺春必於隙底，屏號芙蓉。玩賞芙蓉亭，蓋爲瓶兒插笋。而私窺一回，卷首詞内，必云「繡面芙蓉一笑開」。後玩燈一回《燈賦》内「荷花燈、芙蓉燈」。蓋金瓶合傳，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蓉，浸淫以入於幻也。屏風二字相連，則馮媽媽必隨瓶兒，而當大理屏風，又點睛妙筆矣。芙蓉栽以正月，冶艷於中秋，摇落於九月，故瓶兒必生於正月十五，嫁以八月廿五，後病必於重陽，死以十月，總是芙蓉譜内時候。牆頭物去，親事杳然，瓶兒悔矣，故蔣文蕙將聞悔而來也者。然瓶兒終非所據，必致逐散，故又號竹山。總是瓶兒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爲瓶兒後身，故爲熊氏姓張。熊之所貴者，膽也。是如意乃瓶膽一張耳。故瓶兒好倒插花，如意莖露獨嘗，皆瓶與瓶膽之本色情景。官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窰哥窰，故以雪賊死之。瓶遇貓

擊，焉能不碎？銀瓶墜井，千古傷心。故解衣而瓶兒死，託夢必於何家，銀瓶失水矣，竹籃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藍氏作意中人，以送西門之死，亦瓶之餘意也。至於梅，又因瓶而生。何則？瓶裡梅花，春光無幾，則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寵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爲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而吳典恩之事，必用春梅襄事。冬梅爲奇寒所迫，至春吐氣，故不垂別淚，乃作者一腔炎涼痛恨發於筆端。至周舟同音，春梅歸之，爲載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遺臭。載花舟且作糞舟，而周義乃野渡無人，中流蕩漾，故永福寺裡，普淨座前，必用周義轉世爲高留住兒，言須一篙留住，方登彼岸。然則金蓮，豈無寓意哉？蓮與芰類也。陳，舊也，敗也；敬莖同音。敗莖芰荷，言蓮之下場頭，故金蓮以敬濟而敗。倖僥得金蓮，芰莖之罪，西門乃打鐵棍。鐵棍，芰莖影也，捨根而罪影，所謂糊塗。敗莖不耐風霜，故至嚴州而鐵指甲一折即下，幸徐對相救，風少勁即吹去矣。次後過街鼠尋風是真朔風，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殘枝敗葉，安得不摧哉！其父陳洪，已爲露冷蓮房墜粉紅。其舅張團練搬去，又荷盡已無擎雨蓋，留此敗莖，支持風雪，總寫蓮之不堪處。益知夏龍溪爲金蓮勝時寫也，溫秀才積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兒，總言水枯蓮謝，惟餘數莖敗葉，潦倒污泥，所爲風流不堪回首，無非爲金蓮污辱下賤寫也。蓮名金蓮，瓶亦名金瓶，侍女偷金，蓮瓶相妬，鬥葉輸金，蓮花飄萎，芰莖用事矣。他如宋蕙蓮、王六兒，亦皆爲金蓮寫也。寫一金蓮，不足以盡金蓮之惡，且不足以盡西門、月娘之惡，故先寫一宋蕙蓮，再寫一王六兒，總與潘金蓮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蓮，荻簾也。望子落簾兒墜，含羞自縊，又爲

叉竿挑簾一回，重作喧染。至王六兒，又黃蘆兒別音。其娘家王母豬，黃蘆與黃竹相類。其弟王經，亦黃蘆莖之義。蘆莖葉皆後空，故王六兒好干後庭花，亦隨手成趣。蘆亦有影，故看燈夜又用鐵棍一覷春風，是蘆荻皆蓮之副，故曰二人皆爲金蓮寫。此一部寫金，寫瓶，寫梅之大梗概也。若夫月娘爲月，偏照諸花，生於中秋，故有桂兒爲之女，掃雪而月娘喜，踏雪而月娘悲，月有陰晴明晦也。月下吹簫故用玉簫，月滿兔肥，盈已必虧，故小玉成婚，平安即偷鍍金鉤子，到南瓦子裡耍，蓋月照金鉤於南瓦上，其虧可見。後用雲裡守入夢，月被雲遮，小玉隨入之，與兔俱隱，情文明甚。李嬌兒乃桃李春風牆外枝也。其弟李銘，言裡明外暗，可發一笑。至賁四嫂與林太太，乃葉落林空，春光已去。賁四嫂姓葉，作帶水戰，西門慶將到其家，必云吩咐後生王顯，是背面落水，顯黃一葉也。林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廳前，女名金大姐，乃蜂衙中一黃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時愛月初寵，兩番賞雪，雪月爭寒，空林葉落，所爲蓮花芙蓉，安能寧耐哉！故瓶死蓮辱，獨讓春梅爭香吐艷。而春鴻春燕，又喻韶光迅速，送鴻迎燕，無有停息。來爵改名來友，見花事闌珊，燕鶯遺恨，其妻惠元，三友會於園，看杜鵑啼血矣。內有玉簫勾引春風，外有玳安傳消遞息。簫有合歡之調，蕙蓮、惠元以之；簫有離別之音，故三章約乃陽關聲。西門聽之，能不動深悲耶？惹草拈花，必用玳安，一曰嬉遊蝴蝶巷，再曰密訪蜂媒，已明其爲蝶使矣。所謂玳瑁斑花蝴蝶非歟？書童則因簫而有名。蓋篇內寫月寫花寫雪，皆定名一人，惟風則止有馮媽媽。太守徐對，雖亦一人，而非花嬌月媚，正經腳色。故用書童與玉簫合，而蕭疏之風動矣，未必云私掛一帆，可知其用意寫風。然又通書爲梳，故書童生於蘇

州府常熟縣，字義可思。媚客之唱，必云盡損了掠兒稍，接手云費四害怕，梳子在座，篦子害怕，妙絶《艷異》遺意。爲男寵報仇，金蓮必云打了象牙，明點牙梳。去必以瓶兒喪内，瓶墜簪折，牙梳零落，蕭疏風起，春意闌珊，陽關三疊，大家將散場也。《金瓶》之大概寓言如此，其他剩意不能殫述，推此觀之，筆筆皆然。至其寫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試細細言之。玉樓簪上，鐫「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楊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爲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污，幸此殘軀留於人世，而住居臭水巷，蓋言無妄之來，遭此荼毒，污辱難忍，故著書以洩憤。嫁於李衙内，而李貴隨之，李安往依之，以理爲貴，以理爲安。歸於真定棗强，真定言吾心淡定，棗强言黽勉工夫，所爲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學問。王杏菴送貧兒於晏公廟任道士爲徒。晏，安也，任與人通，又與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濟天下，使天下匹夫匹婦，皆在晏安之内，以養其生，皆入於人倫之中，以復其性，此作者之經濟也。不謂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陳三引之，言爲今人聲色貨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力養之教之，而今道又使其舊性復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於永福寺内，共作孤魂而後已，是可悲哉。夫永福寺，湧於腹下。此何物也？其内僧人，一曰胡僧，再曰道堅，一肖其形，一美其號，永福寺真生我之門死我户，故皆於死後同歸於此，見色之利害。而萬回長老，其回腸也哉。他如黄龍寺，脾也。相國寺，相火也。拜相國長老，歸路避風黄龍，明言相火動而脾風發，故西門死氣如牛吼，已先於東京言之矣。是玉皇廟，心也。一重殿後，一重側門，其心尚可問哉？故有吴道士主持結拜，心既無道，結拜何益？所以將玉皇廟始，而永福寺結者以此。更有因一

事而生數人者，則數名公同一義，如車（扯）淡、管世（事）寬、遊守（手）、郝（好）賢（閒）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黃四，梅李盡黃，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帶水戰一回，前云聶（捏）兩湖，尚（上）小塘，汪北彥（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沈（枕）、宋（送）喬年，喻色欲傷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有因一人而生數名者：應伯（白）爵（嚼），字光侯（喉），謝希（攜）大（帶），字子（紫）純（唇），祝（住）實（十）念（年），孫天化（話），字伯（不）修（羞），常峙（時）節（借），卜（不）志（知）道，吳（無）典恩，雲裡守（手），字非（飛）去，白賴光，字光湯，賁（背）第（地）傳，傅（負）自新（心），甘（乾）出身，韓道（搗）國（鬼），因西門慶不肖生出數名也。又有即物爲名者：如吳神仙，乃鏡也；名無頰，冰鑑照人無失也。黃真人，土也；瓶墜簪折，黃土傷心。末用楚雲一人遙影，正是彩雲易散。潘道士，拚也；死孽已成，拚着一做也。又有隨手調笑，如西門慶父，名達，蓋明捏土音，言西門之達，即金蓮所呼達達之達。設問其母何氏？當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丁二官，打丁之人也。李（里）外傳，取其傳話之意。侯林兒，言樹倒猢猻散，此皆掉手成趣處。他如張好問，自汝晃（謊）之類，不可枚舉，隨時會意，皆見作者狡猾之才。若夫玉樓彈阮，愛姐繼其後，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搗鬼以終，是作者窮途有淚無可灑處，乃於愛河中搗此一篇鬼話，明亦無可如何之中，作書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結入一百回，用普淨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惟孝可以永錫爾類。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爾之於爾親，卻是如何？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有其極？悲哉，悲哉！

文禹門云：此批不必然，不必不然。在作者純任其自然，遂不免强以爲然。我謂有然有不然，不如視爲莫知其然而然，斯統歸於不期然而然，全付於天然，又何必爭其然與不然哉！試起作者九原而問之，亦必啞然而笑，喟然而嘆，悄然以悲，夷然不顧曰：其然豈其然乎？

苦孝說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於大造，孝子有痛於中，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冤也。至於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算，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海枯石爛，其味深長，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慄焉如刀斯割，如蟲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耳目、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蒼高天，茫茫厚地，無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幾矣。然吾聞死而有有知之說，則奇痛尚在，是死亦無益於酸也。然則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夫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既不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誌、苦孝說。嗚呼，

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第一奇書非淫書論

《詩》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非瓶兒等輩乎！又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此非金、梅等輩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門、敬濟等輩乎！乃先師手訂，文公細註，豈不曰此淫風也哉？所以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註云：「詩有善有惡，善者起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逆志。」聖賢著書立言之意，固昭然於千古也。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裳》、《風雨》、《蘀兮》、《子衿》諸詩細爲摹倣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知懼。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爲懲勸之韋絃，反以爲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爲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爲淫耳。但目今舊板，現在金陵印刷原本，四處流行買賣。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書。其《寓意説》內，將其一部奸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艷語，悉批作起伏奇文。至於以弟字起，孝字結，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惻，又以玉樓、杏菴，照出作者學問經綸，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學風影等輩，借端恐誑，意在騙詐。夫現今通行發賣，原本禁止。小子窮愁著書，亦書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無寸土，欲覓蠅頭以養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亂而存孝弟，變帳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書冰消瓦解，則算小子劈《金瓶梅》原

板亦何不可。夫邪說當辟，而辟邪說者必就邪說而辟之，其說方息。今我辟邪說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說也。若不預先辨明，恐當世君子爲其所惑。況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與人全無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洩憤懣，又非囊有餘錢，借梨棗以博虛名，不過爲糊口計。蘭不當門，不鋤何害？鋤之何益？是用抒誠以告，仁人君子共其量之。

冷熱金針

《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爲一部之金鑰乎？然於其點睛處，則未之知也。夫點睛處安在？曰在溫秀才、韓夥計。何則？韓者，冷之別名。溫者，熱之餘氣。故韓夥計於加官後即來，是熱中之冷信；而溫秀才自磨鏡後方出，是冷字之先聲。是知禍福倚伏，寒暑盜氣，天道有然也。雖然熱與寒爲匹，冷與溫爲匹，蓋熱者溫之極，韓者冷之極也。故韓道國不出於冷局之後，而出於熱局之先，見熱未極而冷已極。溫秀才不來於熱場之中，而來於冷局之首，見冷欲盛而熱將盡也。噫嘻！一部言冷言熱，何啻如花如火，而其點睛處，乃以此二人。而數百年讀者，亦不知其所以作韓、溫二人之故。是作書者固難，而看書者爲尤難，豈不信哉？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一〕

起以玉皇廟，終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齊說出，是大關鍵處。〔二〕

先是吳神仙，總覽其盛；便是黃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淨師，一洗其業，是此書大照應處。〔三〕

冰鑑定終身，是一番結束，然獨遺陳敬濟。嘻笑卜龜兒，又遺潘金蓮，然金蓮即從其自己口中補出。是故亦不遺金蓮，當獨遺西門慶與春梅耳。兩番瓶兒托夢，蓋又單補西門。而葉頭陀相面，總爲敬濟一番結束也。〔四〕

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梅；未娶金蓮，卻先娶玉樓；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夾寫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諸人，又極盡天工之巧矣。〔五〕

會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會看者，單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時，唱韓湘子尋叔，嘆

浮生猶如一夢等，不可枚舉，細玩方知。〔六〕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蓮有事生氣，必用玉樓在傍，百遍皆然，一絲不易，是其章法老處。他如西門至人家飲酒，臨出門時，必用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後數十回大章法。〔七〕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兩對章法。合其目，爲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後兩事，中用一語過節；又有前後兩事，暗中一筍過下，如第一回，用元壇的虎是也。又有兩事兩段寫者，寫了前一事半段，即寫後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後半段者。有二事而參伍錯綜寫者，有夾入他事寫者，總之以目中二事爲條幹，逐回細玩即知。〔八〕

《金瓶》一回兩事作對，固矣，卻又有兩回作遙對者：如金蓮琵琶、瓶兒象棋作一對；偷壺偷金作一對等，又不可枚舉。〔九〕

前半處處冷，令人不耐看；後半處處熱，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當在寫最熱處玩之即知；後半熱，看孟玉樓上墳放筆描清明春色便知。〔十〕

内中有最没正經、没要緊的一人，卻是最有結果的人，如韓愛姐是也。一部中諸婦人，何可勝數，乃獨以愛姐守志結，何哉？作者蓋有深意存於其間矣。言愛姐之母爲娼，而愛姐自東京歸，亦曾迎人獻笑，乃一留心敬濟，之死靡他，以視瓶兒之於子虛，春梅之於守備，二人固當愧死。若金蓮之遇西門，亦可如愛姐之逢敬濟。乃一之於琴童，再之於敬濟，且下及王潮兒，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將愛姐作結，以愧諸婦。且言愛姐以娼女回頭，還堪守節，

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過悔非，一竟喪廉寡恥，於死路而不返哉？〔十一〕

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其大間架處，則分金、梅在一處，分瓶兒在一處。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處。金、梅合而瓶兒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遠而敬濟得以下手也。〔十二〕

讀《金瓶》須看其入筍處。如玉皇廟講笑話，插入打虎。請子虛，即插入後院緊鄰。六回金蓮纔熱，即借嘲罵處，插入玉樓。借問伯爵連日那裡，即插出桂姐。借蓋捲棚，即插入敬濟。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兒。借翡翠軒插入瓶兒生子。借梵僧藥，插入瓶兒受病。借碧霞宮，插入普淨。借上墳，插入李衙內。借拿皮襖，插入玳安、小玉。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跡處也。其所以不露痕跡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不能如他曲得無跡、逆得不覺耳，此所以妙也。〔十三〕

《金瓶》有節節露破綻處。如窗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帶葫蘆，更屬險事，牆頭密約，金蓮偏看見。蕙蓮偷期，金蓮偏撞着。翡翠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鐵棍。纔受贓，即動大巡之怒。纔乞恩，便有平安之讒。調婿後，西門偏就摸着。燒陰户，胡秀偏就看見。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總之，用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語即解，絶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爲化筆也。〔十四〕

《金瓶》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來既無端，去亦無謂，如書童是也。不知作者蓋幾許經營，而始有書童之一人也。其描寫西門淫蕩，並及外寵，不必説矣。不知作者，蓋因一人之

出門，而方寫此書童也。何以言之？瓶兒與月娘，始疏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疏。雖故因逐來昭，解來旺起釁，而未必至撒潑一番之甚也。夫竟至撒潑一番者，有玉簫不惜將月娘底裡之言罄盡告之也。玉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約在也。三章何以肯受？有書童一節故也。夫玉簫、書童，不便突起爐竈，故寫藏壺構釁於前也。然則遙遙寫來，必欲其撒潑，何爲也哉？必得如此，方於出門時，月娘毫無憐惜，一棄不顧，而金蓮乃一敗塗地也。誰謂《金瓶》內，有一無謂之筆墨也哉！〔十五〕

《金瓶》內正經寫六個婦人，而其實止寫得四個：月娘、玉樓、金蓮、瓶兒是也。然月娘則以大綱，故寫之。玉樓雖寫，則全以高才被屈，滿肚牢騷，故又另出一機軸寫之。然則以不得不寫寫月娘，以不肯一樣寫寫玉樓，是全非正寫也。其正寫者，惟瓶兒、金蓮。然則寫瓶兒，又每以不言寫之。夫以不言寫之，是以不寫處寫之。以不寫處寫之，是其寫處單在金蓮也。單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衆人也。吁！文人之筆，可懼哉！〔十六〕

《金瓶》內，有兩個人爲特特用意寫之，其結果亦皆可觀：如春梅與玳安兒是也。於同作丫環時，必用幾遍筆墨，描寫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於衆小廝內，必用層層筆墨，描寫玳安色色可人。後文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員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見得一部炎涼書中翻案故也。何則？止知眼前作婢，不知即他日之夫人；止知眼前作僕，不知即他年之員外。不特他人轉眼奉承，即月娘且轉而以上賓待之，末路倚之。然則人之眼邊前炎涼，成何益哉！此是作

者特特爲人下礁砭也。因要他於污泥中，爲後文翻案，故不得不先爲之抬高身分也。〔十七〕

李嬌兒、孫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寫一李嬌兒，見其未遇金蓮、瓶兒時，早已嘲風弄月，迎奸賣俏，許多不肖事，種種可殺。是寫金蓮、瓶兒，乃實寫西門之惡。寫李嬌兒，又虛寫西門之惡。寫出來的，既已如此。其未寫出來的時，又不知何許惡端不可問之事於從前也。作者何其深惡西門之如是。至孫雪娥，出身微賤，分不過通房，何其必勞一番筆墨寫之哉？此又作者菩薩心也。夫以西門之惡，不寫其妻作娼，何以報惡人。然既立意另一花樣寫月娘，斷斷不忍寫月娘至於此也。玉樓本是無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頂缸受報。李嬌兒本是娼家。瓶兒更欲用之孽報於西門生前。而金蓮更自有冤家債主在，且即使之爲娼，於西門何損，於金蓮似甚有益，樂此不苦，又何以言報也？故用寫雪娥以至於爲娼，以總張西門之報，且暗結宋蕙蓮一段公案。至於張勝、敬濟後事，則又情因文生，隨手收拾。不然，雪娥爲娼何以結果哉？〔十八〕

又嬌兒色中之財，看其在家管庫，臨去拐財可見。王六兒財中之色，看其與西門交合時，必云做買賣，騙丫頭房子，說合苗青，總是借色起端也。〔十九〕

書内必寫蕙蓮，所以深潘金蓮之惡於無盡也；所以爲後文妬瓶兒時，小試行道之端也。何則？蕙蓮纔蒙愛，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喚貓，金蓮睃見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異教西門早娶瓶兒，願權在一塊住也。蕙蓮跪求，便爾舒心。且許多牢寵關鎖，何異瓶兒來時，乘醉說一跳板走的話也。兩舌雪娥，使激蕙蓮，何異對月娘說瓶兒是非之處也。卒之來旺幾死而未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爲之也。作者特特於瓶兒進門，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

不悟，且親密之，宜乎其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爲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夫西門慶殺夫奪妻，取其財，庇殺主之奴，賣朝廷之法，豈必於此特特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則看官每爲作者瞞過了也。〔二十〕

後又寫如意兒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蓮，見其死蕙蓮，死瓶兒之均屬無益也。何則？蕙蓮纔死，金蓮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兒寵矣。及官哥死，瓶兒亦死，金蓮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從靈座生香。去掉一個，又來一個，金蓮雖善固寵，巧於制人，於此能不技窮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寫如意兒，全爲金蓮寫，亦全爲蕙蓮、瓶兒憤也。〔二十一〕

然則寫桂姐、銀兒、月兒諸妓何哉？此則總寫西門無厭，又見其爲浮薄立品，市井爲習。而於中寫桂姐，特犯金蓮。寫銀姐，特犯瓶兒。又見金、瓶二人，其氣味聲息，已全通娼家。雖未身爲倚門之人，而淫心亂行，實臭味相投，彼娼婦猶步後塵矣。其寫月兒，則另用香溫玉軟之筆，見西門一味粗鄙，雖章臺春色，猶不能細心領略，故寫月兒，又反襯西門也。〔二十二〕

寫王六兒、賁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兒、賁四嫂、林太太三人是三樣寫法，三種意思。寫王六兒者，專爲財能致色一着做出來。你看西門在日，王六兒何等趨承，乃一旦拐財遠遁。故知西門於六兒，借財圖色，而王六兒，亦借色求財。故西門死必自王六兒家來，究竟財色兩空。王六兒遇何官人，究竟借色求財。甚矣，色可以動人，尤未知財之通行無阻，人人皆愛也。然則寫六兒，又似單講財，故竟結入一百回內。至於賁四嫂，卻爲玳安寫。蓋言西門

止知貪濫無厭，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而竊玉成婚，已伏綫於此矣。若云陪寫王六兒，猶是淺着。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萬憤懣而於潘金蓮發之。不但殺之割之，而並其出身之處，教習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暢也。何則？王招宣府内，固金蓮舊時賣入學歌學舞之處也。今看其一腔機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爲不可必，而性善爲不可據也。吾知其自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淫蕩也。使當日王招宣家，男敦禮義，女尚貞廉，淫聲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蕩，亦必化而爲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爲天子招服遠人，宣揚威德，而一裁縫家九歲女孩至其家，即費許多閒情教其描眉畫眼，弄粉塗朱，且教其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其待小使女如此，則其儀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不肖荒淫，林氏之蕩閑踰矩也。招宣實教之，夫復何尤。然則招宣教一金蓮以遺害無窮，身受其害者，前有武大，後有西門，而林氏爲招宣還報，固其宜也。吾故曰：作者蓋深惡金蓮，而並惡及其出身之處，故寫林太太也。然則張大户，亦成金蓮之惡者，何以不寫？曰：張二官頂補西門千户之缺，而伯爵走動説娶嬌兒，儼然又一西門，其受報亦必又有不可盡言者，則其不着筆處又有無限煙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於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二十三）

《金瓶》寫月娘，人人謂西門氏虧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寫月娘之罪，純以隱筆，而人不知也。何則？良人者，妻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若其夫千金買妾，爲宗嗣計，而月娘百依百順，此誠關雎之雅，千古賢婦人也。若西門慶殺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盜賊之行也。其夫爲盜賊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違其間視爲路人，休戚不相關，而且自以好好先生爲賢，其

爲心尚可問哉！至其於陳敬濟，則作者已大書特書。月娘引賊入室之罪，可勝言哉！至後識破奸情，不知所爲分處之計，乃白日關門，便爲處此已畢。後之逐敬濟，送大姐，請春梅，皆隨風弄柁，毫無成見。而聽尼宣卷，胡亂燒香，全非婦人所宜。而後知「不甚讀書」四字，誤盡西門一生，且誤盡月娘一生也。何則？使西門守禮，便能以禮刑其妻。今止爲西門不讀書，所以月娘雖有爲善之資，而亦流於不知大禮，即其家常舉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蓋寫月娘，爲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夫知學好矣，而不知禮，猶足遺害無窮。使敬濟之惡，歸罪於己，況不學好者乎！然則敬濟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門慶刑於之過也。〔二十四〕

文章有加一倍寫法。此書則善於加倍寫也。如寫西門之熱，更寫蔡、宋二御史，更寫六黃太尉，更寫蔡太師，更寫朝房，此加一倍熱也。如寫西門之冷，則更寫陳敬濟在冷鋪中，更寫蔡太師充軍，更寫徽欽北狩，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熱，更欲寫如西門之熱者何限，而西門獨倚財肆惡；加一倍冷者，正欲寫如西門之冷者何窮，而西門乃不早見幾也。〔二十五〕

寫月娘，必寫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開講，早已勸人六根清淨，吾知其必以空結此財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結，必爲僧乃可。夫西門不死，必不回頭；而西門既死，又誰爲僧？使月娘於西門一死，不顧家業，即削髮入山，亦何與於西門說法？今必仍令西門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門已死，則奈何？作者幾許癡躕，乃以孝哥兒生於西門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頭受我度脫。總以聖賢心發菩薩願，欲天下無終諱過之人，人無不改之過也。夫人之既死，猶望其改過於來生。然則作者之待西門，何其忠厚慨惻，而勸勉於天下後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是

故既有此段大結束在胸中，若突然於後文，生出一普淨師，幻化了去，無頭無緒，一者落尋常窠臼，二者筆墨則脱落痕跡矣。故必先寫月娘好佛，一路屍屍閃閃，如草蛇灰綫，後又特筆出碧霞宮，方轉到雪澗，而又只一影普師，遲至十年，方纔復收到永福寺。且於幻影中將一部中有名人物，花開豆爆出來的，復一一煙消火滅了去。蓋生離死別，各人傳中，皆自有結，此方是一總大結束。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針萬綫，又盡幻化了還之於太虛也。然則寫月娘好佛，豈泛泛然爲吃齋村婦，閒寫家常哉！此部書總妙在千里伏脈，不肯作易安之筆，没筍之物也，是故妙絶羣書。〔二十六〕

又月娘好佛，内便隱三個姑子，許多隱謀詭計教唆他燒夜香，吃藥安胎，無所不爲，則寫好佛，又寫月娘之隱惡也，不可不知。〔二十七〕

内中獨寫玉樓有結果，何也？蓋勸瓶兒、金蓮二婦也。言不幸所天不壽，自己雖不能守，亦且靜處金閨，令媒妁説合事成。雖不免扇墳之誚，然猶是孀婦常情。及嫁而紈扇多悲，亦須寬心忍耐，安於數命，此玉樓俏心腸高諸婦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樓一味膽小，故後日成就，春梅必竟有失身受嗜欲之危，而玉樓則一勞而永逸也。〔二十八〕

陳敬濟嚴州一事豈不蛇足哉？不知作者一筆而三用也。一者爲敬濟墮落入冷鋪作因，二者爲大姐一死伏綫，三者欲結玉樓實實遇李公子，爲百年知己，可償在西門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見之？玉樓不爲敬濟所動，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寧死不捨，天下有寧死不捨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無《白頭吟》也。觀玉樓之風韻嫣然，實是第一個美人，而西門乃獨於一

濫觴之金蓮厚，故寫一玉樓，明明說西門爲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二十九〕

玉樓來西門家，合婚過禮，以視偷娶、迎奸赴會，何啻天壤。其吉凶氣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內，則依然合婚，行茶過禮，月娘送親。以視老鴇爭論，夜隨來旺，王婆領出，不垂別淚，其明晦氣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特特寫此一位真正美人，爲西門不知風雅定案也。〔三十〕

金蓮與瓶兒，進門皆受辱。獨玉樓自始至終，無一褒貶。噫，亦有心人哉！〔三十一〕

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高低的人。如意兒是頂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輩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枉爲人也。〔三十二〕

獅子街，乃武松報仇之地，西門幾死其處。曾不數日，而子虛又受其害，西門徜徉來往，俟後王六兒偏又爲之移居此地，賞燈偏令金蓮兩遍身歷其處。寫小人托大忘患，嗜惡不悔，一筆都盡。〔三十三〕

《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卻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爲其難，又何難爲其易。〔三十四〕

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

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於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據爲己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狹隘，決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龍門復生，亦必不謂予左袒《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於《金瓶》。然而，《金瓶》卻全得《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爲古人、爲後古之人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三十五〕

作小說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爲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之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沒搭撒，沒要緊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概置不問。即作書之人，亦止以作者稱之。彼既不著名于書，予何多贅哉！近見七才子書，滿紙王四，雖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則謂何不留此閒工，多曲折於其文之起盡也哉。偶記於此，以白當世。〔三十六〕

《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云西門慶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歲。而官哥則生於政和四年丙申，卒於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門慶二十九歲生子，則丙申年至三十三歲，該云庚子。而西門乃卒於戊戌。夫李瓶兒亦該云卒於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爲參差之處。何則？此書獨與他小說不同。看其三四年間，卻是一日一時推着

數去，無論春秋冷熱，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來請酒，某月某日請某人，某日是某節令，齊齊整整捱去，若再將三五年間，甲子次序排得一絲不亂，是真個與西門計帳簿，有如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錯亂其年譜，大約三五年間，其繁華如此。則內云某日某節，皆歷歷生動，不是死板一串鈴可以排頭數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瞇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過去也。此爲神妙之筆。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說目之也。〔三十七〕

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乃知其起盡處。〔三十八〕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卻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創造之時，何以至於創成，便知其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插裁剪也。〔三十九〕

看《金瓶》，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四十〕

看《金瓶》，將來當他的文章看，猶須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四十一〕

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是矣。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纔去經營的文章，我先將心與之曲折算出，夫而後謂之不能瞞我，方是不能瞞我也。〔四十二〕

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雖前後夾雜衆人的話，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討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

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四十三〕

《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叙他事入內。如正未娶金蓮，先插娶孟玉樓；娶玉樓時，即夾叙嫁大姐。生子時，即夾叙吳典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謝希大借銀。瓶兒死時，乃入玉簫受約。擇日出殯，乃有請六黄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問傅夥計西門慶的話，百忙裡説出二兩一月等文，則又臨時用輕筆討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四十四〕

《金瓶梅》妙在善於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自的身分，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亂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卻又各各一款，絶不相同也。〔四十五〕

《金瓶梅》於西門慶不作一文筆，于月娘不作一顯筆，於玉樓則純用俏筆，於金蓮不作一鈍筆，於瓶兒不作一深筆，於春梅純用傲筆，於敬濟不作一韵筆，於大姐不作一秀筆，於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兒不着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六〕

《金瓶梅》起頭放過一男一女，結末又放去一男一女，如卜志道、卓丢兒，是起頭放過者；楚雲與李安，是結末放去者。夫起頭放過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虛的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虛，又不肯明明于十個中止寫九個，單留一個缺，去尋子虛頂補，故先着一人，隨手去之，以出其

缺，而便於出子虛，且於出子虛時，隨手出瓶兒也。不然，先出子虛於十人之中，則將出瓶兒時，又費筆墨，故卜志道雖爲子虛署缺，又爲瓶兒做楔子也。既云做楔子，又何有顧意命名之義，而又必用一名，則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於丢兒，則又玉樓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樓，先娶此人，既娶玉樓，即丢開此人。豈如李瓶兒今日守靈，明朝燒紙，丫鬟、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兩番托夢也。是誠丢開腦後之人，故云「丢兒」也。是其起頭放過者，皆意在放過那人去，放入這人來也。至其結末放去者，曰楚雲者，蓋爲西門家中，彩雲易散作一影字，又見得美色無窮，人生有限，死到頭來，雖有西子、王嬙，於我何涉，則又作者特特爲起講數語作證也。至於李安，則又與韓愛姐同意，而又爲作者十二分滿許之筆，寫一孝子正人義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則？一部書中，上自蔡太師，下至侯林兒等輩，何止百有餘人，並無一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即附勢趨炎之輩，使無李安一孝子，不幾使良心種子滅絕乎？看其寫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話頭，真見得守身如玉，不敢毁傷髮膚之孝子，以視西門、敬濟輩，真豬狗不如之人也。然則，末節放過去的兩人，又放不過衆人，故特特放過此二人以深省後人也。〔四十七〕

寫花子虛，即於開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兒哉？夫作者於提筆時，固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其後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轉嫁西門，其着數俱已算就，然後想到其夫，當令何名？夫不過令其應名而已，則將來雖有如無，故名之曰子虛。瓶本爲花而有，故即姓花。忽然於出筆時，乃想叙西門氏正傳也，於叙西門傳中不出瓶兒，

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兒，則叙西門起頭時，何以説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無頭緒之筆，必不能入也。然則俟金蓮進門，再叙何如？夫他小説，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頭緒於中。惟《金瓶梅》純是太史公筆法。夫龍門文字中，豈有於一篇特特着意寫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寫此人之人，而於開卷第一回中，不總出樞紐，如衣之領，如花之蒂，而謂之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傳奇，於起頭數折，亦必將有名人數點到，況《金瓶梅》爲海内奇書哉！然則，作者又不能自己另出頭緒説，勢必借結弟兄時，入花子虚也。夫使無伯爵一班人，先與西門打熱，則弟兄又何由而結？使寫子虚，亦在十人數内，終朝相見，則於第一回中，西門與伯爵會時，子虚係你知我見之人，何以開口便提起他家二嫂？即提起二嫂，何以忽説與咱院子止隔一牆，而二嫂又何如好也哉？故用寫子虚爲會外之人，今日拉其入會，而因其鄰牆，乃用西門數語，則瓶兒已出，鄰牆已明，不言之表，子虚一家，皆躍然紙上。因又筭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因想起拉子虚入會？作者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故曲曲折折，止令看者瞇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吾故曰，純是龍門文字。每於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爲之出入其起盡，何異入五岳三島，盡覽奇勝。我心樂此，不爲疲也。〔四十八〕

《金瓶》内，即一笑談、一小曲，皆因時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當於其下，另自分注也。〔四十九〕

《金瓶梅》一書於作文之法，無所不備，一時亦難細説，當各於本回前著明之。〔五十〕

《金瓶梅》説淫話，止是金蓮與王六兒處多，其次則瓶兒，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

梅則惟於點染處描寫之。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醜月娘，醜西門也。寫玉樓，惟於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以醜西門也。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於春梅欲留之爲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分，而止用影寫也。至於百般無恥，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兒不能出之於口者，皆自金蓮、六兒口中出之。其難堪爲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門，見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於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吃，不關人事。而氣死子虛，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亦不妨爲之馳張醜態。但瓶兒弱而金蓮狠，故寫瓶兒之淫，略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於試藥之時，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蓮、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太者，我固云爲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突哉！〔五十一〕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爲一綫穿下來也。〔五十二〕

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五十三〕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於其摹寫奸夫淫婦知之。〔五十四〕

今有和尚，讀《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

梅》。〔五十五〕

今有讀書者看《金瓶》，無論其父母師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對人讀。不知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讀者，乃真正看淫書也。〔五十六〕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不然，正難夢見。〔五十七〕

作《金瓶》者，必能轉身，證菩薩果。蓋其立言處，純是麟角鳳嘴文字故也。〔五十八〕

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方能爲衆腳色摹神也。〔五十九〕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歷遍，纔有此書，則《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則？即如諸淫婦偷漢，種種不同，若必待身親歷而後知之，將何以經歷哉？故知才子無所不通，專在一心也。〔六十〕

一心所通，實又真個現身一番，方説得一番。然則其寫諸淫婦，真乃各現淫婦人身，爲人説法者也。〔六十一〕

其書凡有描寫，莫不各盡人情。然則真千百化身，現各色人等，爲之説法者也。〔六十二〕

其各盡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來，天之禍淫福善，顛倒權奸處，確乎如此。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裡，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爲操筆伸紙做出來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六十三〕

讀《金瓶》，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自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六十四〕

讀《金瓶》，當看其脱卸處。子弟看其脱卸處，必能自出手眼作過節文字也。〔六十五〕

讀《金瓶》，當看其避難處。子弟看其避難就易處，必能放重筆，拿輕筆，異樣使乖脱滑也。〔六十六〕

讀《金瓶》，當看其手閒事忙處。子弟會得，便許作繁衍文字也。〔六十七〕

讀《金瓶》，當看其穿插處。子弟會得，便許他作花團錦簇、五色瞇人的文字也。〔六十八〕

讀《金瓶》，當看其結穴發脈、關鎖照應處。子弟會得，纔許他讀《左》、《國》、《莊》、《騷》、史、子也。〔六十九〕

讀《金瓶》，當知其用意處。夫會得其處處所以用意處，方許他讀《金瓶梅》，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七十〕

幼時在館中讀文，見窗友爲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來，不曾教你囫圇吞。」予時尚幼，旁聽此言，即深自儆省，於念文時，即一字一字作昆腔曲，拖長聲，調轉數四念之，而心中必將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能。猶記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會課題乃「君子矜而不爭」。予自覺做時，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驚，以爲抄寫他人，不然，何進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後先生留心驗予動靜，見予念文，以頭伏桌，一手指文，一

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顧同窗輩曰：「爾輩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讀書之法，斷不可成片念過去。豈但讀文，即如讀《金瓶梅》小說，若連片念去，便味如嚼蠟，止見滿篇老婆舌頭而已，安能知其爲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則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七十一〕

讀《金瓶》，必須靜坐三月方可。否則，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七十二〕

才不高，由於心粗。心粗由於氣浮。心粗則氣浮，氣愈浮，則心愈粗，豈但做不出好文，並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將《金瓶梅》與他讀。〔七十三〕

未讀《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既讀《金瓶梅》，而文字猶如是。此人直須焚其筆硯，扶犁耕田，爲大快活，不必再來弄筆硯自討苦吃也。〔七十四〕

做書者是誠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薩學問，不是聖賢學問，蓋其專教人空也。若再進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書便不是這樣做也。〔七十五〕

《金瓶》以空結，看來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結便知。然則所云的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惡耳。〔七十六〕

《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懣的氣象。然則《金瓶梅》斷斷是龍門再世。〔七十七〕

《金瓶梅》是部改過的書。觀其以愛姐結便知。蓋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七十八〕

《金瓶梅》究竟是大徹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將僧尼之不肖處，一一寫出。此方是真正菩薩，

真正徹悟。〔七十九〕

《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八十〕

《金瓶》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夫不會做文字人讀，則真有如俗云：「讀了《金瓶梅》也」。會做文字的人讀《金瓶》，純是讀《史記》。〔八十一〕

《金瓶梅》切不可令婦女看見。世有銷金帳底，淺斟低唱之下，念一回於妻妾聽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勸戒觀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觀感者幾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於其文法筆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學，亦不必學。即有精通書史者，則當以《左》、《國》、《風》、《雅》、經史與之讀也。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誤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爲不可不看之妙文，特爲婦人必不可看之書，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然則男子中少知看書者，誰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則《金瓶梅》懼焉。懼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則《金瓶》誤人矣。究之，非《金瓶》誤之，人自誤之耳。看之而怪者，則《金瓶梅》悲焉。悲其本不予人以可怪，而人想怪其描寫淫逸處也。如是，則人誤《金瓶》矣。究之，非人誤之，亦非《金瓶》誤之，乃西門慶誤之耳。何爲《金瓶》誤人？不善讀書人粗心浮氣，與之經史，不能下嚥，偏喜讀《金瓶梅》，且最不喜讀下半本《金瓶梅》，是誤人者《金瓶梅》也。何爲人自誤之？夫對人說賊，原以示戒，乃聽者反因學做賊之術，是非説賊者之過也。彼聽説賊者，本自爲賊耳。故《金瓶梅》，不任受

過。何以謂人誤《金瓶》？《金瓶梅》寫奸夫淫婦、貪官惡僕、幫閒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嘔心嘔血，寫出異樣妙文也。今止因自己目無雙珠，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爲淫書，置之高閣，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雖本自娱，實亦欲娱千百世之錦繡才子者，乃爲俗人所掩，盡付流水，是謂人誤《金瓶》。何以謂西門慶誤《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門的事讀，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當日的妙筆，則勝如讀一部《史記》。乃無如開卷便止知看西門慶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謂之西門慶誤《金瓶梅》。然則，仍依舊看官誤看了西門慶的《金瓶梅》，不知爲作者的《金瓶》也。常見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門之大帳簿。其兩眼無珠，可發一笑。夫伊於甚年月日，見作者僱工於西門慶家寫帳簿哉？更有讀至敬濟弄一得雙，乃爲西門慶大憤曰：何其剖其雙珠？不知先生又錯看了也。金蓮原非西門所固有，而作者特寫一春梅，亦非欲爲西門慶所能常有之人而寫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筆妙撰以行此妙文，何勞先生爲之傍生瞎氣哉！故讀《金瓶》者多，不善讀《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請教，雖不敢謂能探作者之底裡，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擇狂瞽，代爲爭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長日睡魔，少補文家之法律也，誰曰不宜？〔八十二〕

《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八十三〕

《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户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算，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

官員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吁，一元惡大憝矣。且無論此回有幾家，全傾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十四〕

《金瓶梅》寫西門慶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無兄弟，幸而月娘猶不以繼室自居。設也月娘因金蓮，終不通言對面，吾不知西門慶何樂乎爲人也。乃於此不自改過自修，且肆惡無忌，宜乎就死不悔也。〔八十五〕

書内寫西門許多親戚，通是假的。如喬親家，假親家也。翟親家，愈假之親家也。楊姑娘，誰氏之姑娘，愈假之姑娘也。應二哥，假兄弟也。謝子純，假朋友也。至於花大舅、二舅，更屬可笑，真假到没文理處也。敬濟兩番披蔴戴孝，假孝子也。至於沈姨夫、韓姨夫，不聞有姨娘來，亦是假姨夫矣。惟吴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鬼如蜮，吴大舅少可，故後卒得吴大舅略略照應也。彼西門氏並無一人，天之報施亦慘，而文人惡之者亦毒矣。奈何世人於一本九族之親，乃漠然視之，且恨不排擠而去之，是何肺腑？〔八十六〕

《金瓶》何以必寫西門慶孤身一人，無一着己親哉？蓋必如此，方見得其起頭熱得可笑，後文一冷，便冷到徹底，再不能熱也。〔八十七〕

作者直欲使此清河縣之西門氏冷到徹底，並無一人，雖屬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後永不復望一復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八十八〕

《金瓶》内有一李安是個孝子，卻還有一個王杏菴，是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黄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誰謂一片淫慾世界中，天命民懿，爲盡滅絶也

哉！〔八十九〕

《金瓶》雖有許多好人，卻都是男人，並無一個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個，然卻不知婦道，以禮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於愛姐，晚節固可佳，乃又守得不正經的節，且早年亦難清白。他如葛翠屏，娘家領去，作者固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甚矣，婦人陰性，雖豈無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家教，觀於此可以稟型於之懼矣。齊家者，可不慎哉！〔九十〕

《金瓶梅》內，卻有兩個真人，一尊活佛，然而總不能救一個妖僧之流毒。妖僧爲誰？施春藥者也。〔九十一〕

武大毒藥，既出西門慶家，則西門毒藥，固有人現身而來。神仙、真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九十二〕

讀《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錯了。〔九十三〕

讀《金瓶》，必須置唾壺於側，庶便於擊。〔九十四〕

讀《金瓶》，必須列寶劍於右，或可劃空洩憤。〔九十五〕

讀《金瓶》，必須懸明鏡於前，庶能圓滿照見。〔九十六〕

讀《金瓶》，必置大白於左，庶可痛飲，以消此世情之惡。〔九十七〕

讀《金瓶》，必置名香於几，庶可遙謝前人，感其作妙文曲曲折折以娛我。〔九十八〕

讀《金瓶》，必須置香茗於案，以奠作者苦心。〔九十九〕

《金瓶》純是禪門圓通後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圓通處也。〔一百〕

《金瓶》亦並不曉得有甚圓通，我亦正批其不曉有甚圓通處也。〔百一〕

《金瓶》以空字起結，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結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誣我聖賢也。〔百二〕

《金瓶》處處體貼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徹了，此是其不空處也。〔百三〕

《金瓶梅》是大手筆，卻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百四〕

《金瓶梅》是部懲人的書，故謂之戒律亦可。雖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書，然謂之出世的書，亦無不可。〔百五〕

金、瓶、梅三字連貫者，是作者自喻。此書內雖包藏許多春色，卻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費盡春工，當注之金瓶，流香芝室，爲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頭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憑人力以補天工，則又如此書，處處以文章奪化工之巧也夫。〔百六〕

此書爲繼《殺狗記》而作。看他隨處影寫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楊大郎之弟楊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韓道國之弟韓二搗鬼，惟西門慶、陳敬濟無兄弟可想。〔百七〕

以玉樓彈阮起，愛姐抱阮結，乃是作者滿肚皮倡狂之淚，沒處灑落，故以《金瓶梅》爲大哭地也。〔百八〕

雜錄小引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内，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攏，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豪富？看他妙在將月、樓寫在一處，嬌兒在隱現之間，後文説挪廂房與大姐住，前又説大妗子見西門慶揭簾子進來，慌的往嬌兒那邊跑不迭，然則嬌兒雖居廂房，卻又緊連上房東間，或有門可通者也。雪娥在後院，近廚房，特特將金、瓶、梅三人，放在前邊花園内，見得三人雖爲侍妾，卻似外室，名分不正，贅居其家，反不若李嬌兒以娼家娶來，猶爲名正言順。則殺夫奪妻之事，斷斷非千金買妾之目。而金、瓶合，又分出瓶兒爲一院，分者理勢必然，必緊鄰一牆者，爲妬寵相爭地步。而大姐住前廂花園在儀門外，又爲敬濟偷情地步。見得西門慶一味自滿託大，意謂惟我可以調弄人家婦女，誰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這樣妖淫之物，乃令其居于二門之外，牆頭紅杏，關且關不住，而況於不關也哉！金蓮固是冶容誨淫，而西門慶實是慢藏誨盜，然則固不必罪陳敬濟也。故云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耍獅子，先立一場，而唱戲先設一臺。恐看官混混看過，故爲之明白開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後好看書内有名人數進進出出，穿穿走走，做這些故事也。他如西門慶的家人婦女皆書内聽用者亦錄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後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門慶淫過婦人名數，開之足

令看者傷心慘目，爲之不忍也。若夫金蓮，不異夏姬，故于其淫過者亦錄出之，令人知懼。

西門慶房屋

門面五間，到底七進。（後要隔壁子虛房，共作花園。）

上房（月娘住）。西廂房（玉樓住）。東廂房（李嬌兒住）。堂屋後三間（孫雪娥住）。後院：廚房。前院：穿堂。大客屋。東廂房（大姐住）。西廂房。儀門。儀門外，則花園也。三間樓，一院，潘金蓮住。又三間樓，一院，李瓶兒住。二人住樓，在花園前，過花園方是後邊。花園門，在儀門外。後又有角門，通着月娘後邊也。金蓮、瓶兒，兩院，兩角門。前又有一門，即花園門也。花園內，後有捲棚、翡翠軒，前有山子，山頂上卧雲亭。半中間，藏春塢雪洞也。花園外，即印子鋪門面也。門面傍，開大門也。對門，乃要的喬親家房子也。獅子街，乃子虛遷去住者，瓶兒帶來，後開絨綫鋪，又獅子街即打李外傳處也。內儀門外，甬道傍，乃羣房，宋蕙蓮等住者也。

西門慶家人名數

來保（子僧保兒、小舅子劉倉）　來旺　玳安　來興　平安　來安

書童　畫童　琴童　又琴童〔天福兒改者〕　棋童　來友　王顯

春鴻　春燕　王經〔係家丁〕　來昭〔暨鐵棍兒〕

後生：榮海

司茶：鄭紀

燒火：劉包

小郎：胡秀

外甥小郎：崔本

看墳：張安

西門慶家人媳婦

來旺媳婦〔二，其一則宋惠蓮〕　來昭媳婦〔一丈青〕　來保媳婦〔惠祥〕　來爵媳婦〔惠元〕

來興媳婦〔惠秀〕

丫鬟：玉簫　小玉　蘭香　小鸞　夏花　元宵兒　迎春

繡春　春梅　秋菊　中秋兒　翠兒　奶子如意兒

西門慶淫過婦女

李嬌兒　卓丟兒　孟玉樓　潘金蓮　李瓶兒　孫雪娥　春梅
迎春　繡春　蘭香　宋蕙蓮　來爵媳婦惠元　王六兒　賁四嫂
如意兒　林太太　李桂姐　吳銀兒　鄭月兒
意中人：何千户娘子藍氏　王三官娘子黃氏　楚雲
外寵：書童　王經　潘金蓮　王六兒

潘金蓮淫過人目

張大户　西門慶　琴童　陳敬濟　王潮兒
意中人：武二郎
外寵：西門慶
惡姻緣：武植
藏春芙蓉鏡：鄆哥口、和尚耳、春梅秋波、貓兒眼中、鐵棍舌贊、秋菊夢内。
[附對] 潘金蓮品的簫　西門慶投的壺

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

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
兩只脚還趕不上一張嘴哩。
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
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
着緊處鎚，把兒也不動。
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也不漏。
山核桃，差着一隔兒。
賣粉團的撞見敲板兒，蠻子叫寃屈，麻飯肐膽帳。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剌屎，出門交癩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
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也罷了。
馬回子拜節，來到就是。
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
打三個恭，唱兩個喏，誰見來。
養蝦蟆，得水蠱兒病。

屬扭瓜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
鄉裡媽媽拜千佛，磕頭磕勾了。
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
毬子心腸，滾上滾下。
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桿來，就是謊神爺。
老媽媽睡着喫臘肉，是恁一絲一絲的。
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
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
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去。
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
不說這一聲，不當啞狗賣。
玉黃李子，掐了一塊兒去了。
好合的，劉九兒。
鬼西上車兒，推醜。
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
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
屁股大，吊了心。

什麼三隻腿金剛，兩個鯨角的象。
太山遊到領的衣服。
蠲麵觔的，倒且是有靳道。
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
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
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
兜肚斷了帶子，沒的絆了。
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
隔牆掠鬼臉兒，可不把我諕殺。
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外掠，好個丟醜的孩兒。
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
銅盆撞了鐵刷箒。
燈草拐杖，做不得主。
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
賣瓜子兒開廂子打涕噴，瑣碎一大堆。
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摹挲。

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椅了。
王婆子賣了磨，沒的推了。
王十九，只吃酒。
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
出籠的鵓鴿，也是個快鬪的。
豆芽菜，有甚綑兒。
黨大尉喫匾食，照樣兒。
豬八戒坐在冷舖中，醜的沒對兒。
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
驢糞毬兒面前光，不知裡面受悽惶。
洒土迷迷後人眼。
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
醃韭菜，入不得蹊兒。
臘月蘿蔔，動了心。
拔了蘿蔔，地皮寬。
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

第一奇書目

第一回：熱結　冷遇弟字起。
第二回：勾情　說技
第三回：受賄　私挑
第四回：幽歡　義憤
第五回：捉姦　飲鴆
第六回：瞞天　遇雨
第七回：說媒　氣罵
第八回：占卦　燒靈
第九回：偷娶　捉打
第十回：充配　玩賞「金、瓶、梅」三字至此全起。
第十一回：激打　梳籠
第十二回：私僕　魘勝
第十三回：密約　私窺
第十四回：種孽　迎姦

十五回：賞燈　幫閒
十六回：擇吉　追歡
十七回：劾姦　許嫁
十八回：脫禍　消魂
十九回：邏打　情感
二十回：趨奉　爭風
廿一回：掃雪　簪花「金、瓶、梅」三人至此暢聚。
廿二回：偷期　正色
廿三回：輸鈔　潛踪
廿四回：戲嬌　怒詈
廿五回：鞦韆　醉謗
廿六回：遞解　含羞
廿七回：私語　醉鬧
廿八回：僥倖　糊塗
廿九回：冰鑒　蘭湯全部結束。
三十回：覃恩　雙喜

三十一回：搆釁　爲歡
三十二回：認女　驚兒
三十三回：罰唱　爭風
三十四回：乞恩　說事
三十五回：報仇　媚客
三十六回：寄書　留飲
三十七回：說媒　包占
三十八回：棒槌　琵琶
三十九回：寄名　拜壽
四　十回：希寵　市愛
四十一回：聯姻　同憤
四十二回：烟火　花燈
四十三回；爭寵　賣富
四十四回：偷金　消夜
四十五回：勸當　解衣
四十六回：走雨　卜龜兩番結束。
四十七回：害主　枉法

四十八回：私情　捷徑
四十九回：屈體　現身
五　十回：偷覷　嬉遊
五十一回：品玉　輸金
五十二回：山洞　花園
五十三回：驚歡　求子
五十四回：戲釧　診瓶
五十五回：兩慶　一諾
五十六回：助友　傲妻
五十七回：千金　一笑
五十八回：打狗　磨鏡孝子著書之意在此，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此回以一個「孝」字，照應一百回孝哥之「孝」字。
五十九回：露陽　睹物
六　十回：死孽　生涯
六十一回：醉燒　病宴
六十二回：法遣　大哭
六十三回：傳真　觀戲

六十四回：三章　一帆
六十五回：同穴　守靈
六十六回：致賻　薦亡
六十七回：賞雪　入夢
六十八回：戲嘲　密訪
六十九回：初調　驚走
七　十　回：朝房　庭參
七十一回：再夢　引奏
七十二回：摳打　義拜
七十三回：吹簫　試帶
七十四回：偎玉　談經
七十五回：含酸　撒潑是作者一腔憤懣無可發泄處。
七十六回：嬌撒　哭躲
七十七回：雪訪　水戰
七十八回：再戰　獨嚐
七十九回：喪命　生兒
八　十　回：售色　盜財

八十一回：拐財　欺主
八十二回：得雙　冷面
八十三回：含恨　寄柬
八十四回：碧霞　雪洞
八十五回：知情　惜淚
八十六回：唆打　解渴
八十七回：忘禍　祭兄
八十八回：感舊　埋屍
八十九回：寡婦　夫人
九　十　回：盜拐　受辱
九十一回：愛嫁　怒打
九十二回：被陷　大鬧
九十三回：義恤　變淫
九十四回：酒樓　娼家
九十五回：竊玉　負心
九十六回：遊舊　當面
九十七回：假續　真諧一部真假總結，照轉冷熱二字。

九十八回：舊識　情遇

九十九回：醉罵　竊聽

一百　回：路遇　幻化孝字結。

附錄三

論《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

劉輝

探索《金瓶梅》的成書過程，《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地位和價值是不容忽視的。這不僅僅因爲它是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評本，而且還在于它的出現，標志着小說《金瓶梅》得以最後寫定。

《金瓶梅》原爲「詞話」。欣欣子之序雖已直書爲《金瓶梅詞話序》，但此序寫作時間較晚，各種《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刻本皆未收錄，顯系補以入刻。最早記載《金瓶梅》的本來面目是「詞話」的應是清初的丁耀亢，他在《續金瓶梅》「凡例」裡說：「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爲「詞話」，多用舊曲。」那麼，這部《金瓶梅詞話》究竟是一種什麼形態呢？丁耀亢在《續金瓶梅》第一回開始，又作了進一步說明：「見的這部書（按：指《金瓶梅詞話》——引者）反做了導慾宣淫的話本。」（《續金瓶梅》，本衙藏板本）看來，最先發現《金瓶梅》是衆多藝人集體創造出來的「世代累積型」創作說，可以遠溯到丁耀亢，是他揭示了這一奧秘。

只要我們不囿于某一傳統偏見，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細檢現存《新刻批評金瓶梅詞話》全書，就不難發現，它確是一部「話本」，完全符合「詞話」的藝術特點，帶有濃厚的說唱特色。「話本」就是「詞話」，是同一藝術形式。正在本文寫作過程中，蒙徐朔方先生以大著《金瓶梅論集·前言》見示，對此有一段精闢論述：

現在我又在這裡進一步指出話本和詞話原是同一藝術形式，話本可以看作是詞話本的簡稱，或者詞話是話本的早期稱呼。話本之「話」指的是「說話」藝術。迄今對「說話」這一藝術形式的理解，都是有意無意地或望文生義地，只看到或重視它的說的一面，而忽視它的唱的一面。現存記載「說話」的最早專著《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開闢》就說：「吐談萬卷曲和詩」，可見曲和詩本是話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即天都外臣《水滸傳序》所說的「蒜酪」，決不是偶一爲之或可有可無的穿插。

徐先生所論甚是，一部《金瓶梅詞話》就是最好的例證。難怪丁耀亢說《金瓶梅詞話》是一部「話本」，原因就在于小說裡本來就包括詩、詞、曲等可唱的成分在內。但是，這部話本《金瓶梅詞話》，卻未經文人認真加工整理，所以較多保留了說唱藝人「底本」的原始形態。盡管書中的破綻、錯亂、矛盾比比皆是，唯其如此，纔愈加顯示出它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無與倫比的珍貴的文獻價值。直到《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問世，纔算完成了文人加工寫定這一工作。我

們這裡所説的加工寫定，自然不是指個别文字的修改增删，而是從回目、情節到人物、事件、結構，進行一次全面的加工、潤色、删改、增飾。《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對《金瓶梅詞話》的修改寫定，大體説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改變原詞話本的説唱特色，使之更加符合小説的體裁要求，對可唱韻文進行了徹底删削，數量不下三分之二，又大量刊落轉錄或照抄他人之作；其二，變依傍《水滸傳》而獨立成篇，在結構上予以改造：不從景陽崗武松打虎寫起，變爲玉皇廟西門慶熱結十兄弟，與最后一回的永福寺作雙峙起結，前後映照，渾然一體；其三，在情節、人物上修補原詞話本的明顯破綻；其四，對回目、引首作了統一加工；其五，對全部行文作了潤飾，去其瑣碎重復，顯得更加整潔。

盡管《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對原詞話本的删削和刊落的成份大于修改與增飾，但確是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加工整理，做了一件名副其實的寫定工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客觀存在事實。那麽，誰是《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作評者呢？此書又刊刻于何時呢？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一

《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除了保留原詞話本的弄珠客序和廿公跋之外，未載任何其他序、

跋；明末清初也未見有人提到它的存在，誰爲此書寫定作評？成了一個難解的謎，這或許正是三百年來向無人問津的一個原因吧！幸好首都圖書館藏本存有一則「回道人題」，爲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綫索。孫楷第先生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裡雖著錄了這一刻本，不知什麼原因，對這則重要的題記，卻只字未題。首圖藏本插圖另裝一册，每回收圖一幅，唯第一百回收圖兩幅，共一百零一幅。故全部圖後餘下半葉，回道人題正刻于此半葉上。題系一首詞，分上下兩闕，詞缺調名。由于此本刻工粗劣，文字漫漶，但首尾卻清晰可辨：

> 貪貴貪榮逐利名，□□醉後戀歡情……須知先世種來因，速覺情，出迷津，莫使輪回受苦辛。
>
> 回道人題

此題置于圖後正文之前，無異于告訴人們：回道人亦即此書的寫定作評者。這位回道人，承襲弄珠客、廿公的手法，隱名埋姓，化名作題。化名回道人者又是誰呢？此人應是李漁。

人們對回道人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回字拆開即爲呂，在古典小說戲曲中，他經常是以呂洞賓的代號而出現的。而李漁原名仙呂，字謫凡，故化名回道人，亦是合乎情理的事。何況在李漁所著的小說中，回道人的出現，並非僅此一處，《十二樓・歸正樓》第四回有回道人，而小說《合錦回文傳》裡也有回道人的題贊，便不是偶然的巧合了。誠如孫楷第先生所言：「素軒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滄州後集》，頁一五八）回道人同素軒一樣，都是李漁的化名，借題贊

而夫子自道。故李漁曾化名回道人便不是孤證，可爲定讞也。盡管李漁還有覺道人、笠道人的化名。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所有張竹坡批評的《第一奇書》早期刻本，不論是康熙乙亥本，還是在茲堂本，都在扉頁右上端署爲「李笠翁先生著」。如果我們考查一下張竹坡與李漁之間的不尋常關係，便不會輕率地認爲張竹坡此一題署，純系借笠翁之大名來抬高自己評書的身價，而是確有所據的。李漁系竹坡之父執。竹坡之父張翃與李漁過往密從，經常流連于山水間。據《銅山縣志》張翃傳記載：

> 張翃，字季超，兩兄膽、鐸並仕，翃獨奉母居，色關承歡。暇則肆力芸編，約文會友，一時名流畢集，中州侯方域朝宗，北譙吴玉林國縉，皆間關入社，有《同聲集》行世。湖上李笠翁漁，同里呂春履、維揚孫直繩、曾鞏、徐碩、林梅之數子，常與翃流覽于山水間。

而且，李漁還在張竹坡的家裡住過一段時間：「湖上李笠翁偶過彭門，寓公（按：指張翃）廡下，留連不忍去者將匝歲。」（《張氏族譜》《司城張公傳》）其時當在李漁移家金陵之後的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這一年，張竹坡大伯父張膽（伯量）的次子張道瑞（履貞）中癸卯科武舉，李漁曾書一聯相賀：「少將出老將之門，喜今日科名重恢舊業；難弟繼難兄之後，卜他年將相並著芳聲。」原注云：「伯亮奮元戎也，長公履吉久作文臣，次公履貞新登武第。」（《笠翁一家言全

集》卷四）張翃去世時，竹坡十五歲，張膽去世時，時年二十。他對父輩的密友李漁的情況，雖不能說瞭如指掌，單靠耳聞，也是相當熟悉的。他的評本《第一奇書》的文字，恰恰來自《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而不是詞話本。就連《第一奇書》的命名，也是來源于李漁的《三國志演義序》。他署爲「李笠翁先生著」，斯言當屬可靠無疑。這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李漁是《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者。

姑不論《肉蒲團》是否出自李漁的手筆，僅以李漁是創作戲曲、小說的當行裡手這一點來看，他加工寫定《金瓶梅》，不僅符合他的志趣愛好，樂而爲之，而且也是那個「搜奇索古，引商刻羽」的時代使然。萬曆以降，小說戲曲風靡文壇，而對小說戲曲的評點更是方興未艾，被李漁視爲「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對他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下面我們僅從《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正文和評語中所使用的方言這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是出自李漁的手筆。

我們知道，《金瓶梅詞話》所使用的方言，絶大部分流行于徐州以北、黄河以南這一區域。作爲祖籍浙江並長期生活在江浙一帶的李漁來說，語言上不可能没有障礙，個别北方方言他不知底裡，不足爲奇；在加工寫定的過程中，習慣地使用他所熟悉的方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兩種情況，在李漁寫定的正文和評語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並且屢見不鮮。比如，第三十二回描寫鄭愛香兒駡應伯爵的這句話：「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兒虎，汗東山斜紋布！」李漁在此處寫了這樣一段眉評：

方言隱語，含譏帶諷，如枝頭小鳥啾啾，雖不解其奇，嬌婉自可聽也。

作爲南方人的李漁，當然「不解其奇」，而作爲北方人的張竹坡卻深明其意：「望作王，巴作八，漢作汗，斜作邪，合成『王八汗邪』四字，蓋表子行市語也。」同樣，李漁用南方方言寫成的評語：「弄阿呆口角，妙。」（二十一回旁評）在張竹坡的筆下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在正文內，用南方方言改寫的痕迹也是明顯的，如八十六回詞話本原文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樓生日。」則改爲「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二十」改爲「念」，顯系李漁根據自己所熟悉的方言，信手拈來，一揮而就。早在半個世紀之前，鄭振鐸先生在《談〈金瓶梅詞話〉》中曾說：

有許多山東土語，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禎本也都易以淺顯的國語。我們可以斷定的是，崇禎本確是經過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筆削過的。（而這個筆削本，便是一個「定本」，成爲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詞話》纔是原本的本來面目。

鄭先生不僅斷定《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是《金瓶梅》的「定本」，而且推測寫定者可能是杭州的一位不知名文人，可謂要言不煩，所論亦甚有見地。

平心而論，李漁在戲曲上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他在小說上的造詣。特別是他的《閒情偶寄》，在中國古典戲曲理論批評上凌轢前人，首屈一指。他是我國戲曲史上第一個精通導演理論

的劇作家，因此他創作的劇本，最適于舞臺演出。在《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評語中，我們不時看到，他從戲曲演出的角度，來分析小説《金瓶梅》中的細節描寫，如六十八回眉評中這樣寫道：「寫得活活現現，直覺生旦淨丑一齊搬出，吾恐排場中有此做作，無此神情也。」張竹坡的評語，從數量上講，不知超過李漁多少倍，但是，類似這樣的評語，卻是一處也見不到的。

論定李漁是《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者，有一個問題是必須提及的，即李漁的小説風格以纖巧、新奇見長，而與《金瓶梅》的風格有異。筆者認爲：李漁是在删改《金瓶梅詞話》，並非另起爐竈，憑空自撰，故不能不照顧到原書的藝術風格。何况他之寫定，删削與刊落大于修改與增飾，即或增飾部分，亦有類似其風格者，如詞話本第四回西門慶與潘金蓮見面時的一段描寫。大體説來，詞話本與《水滸傳》基本相同，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於此處多有增飾，對潘金蓮的一舉一動，刻畫得細膩生動，筆鋒亦委婉有致，而與李漁之小説風格相類似。

二

李漁和他同時代的另一位小説理論家金聖嘆批評《水滸傳》一樣，邊改邊評，只不過不像金聖嘆那樣對原著來了一個腰斬。我們所以斷定李漁既是《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者，又是爲之作評者，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考查。

其一，評語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金瓶梅》第三十八回描寫王六兒被西門慶勾搭之後，她毫無廉恥地「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給韓道國，並說西門慶除給了五十兩銀子之外，還要多添幾兩，看所好房子給他們住，「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好些供給穿戴。」而韓道國聽了之後竟說：「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賺）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强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正是在這裡，李漁寫了這樣一段眉評：

老婆偷人，難得道國亦不氣。若謂予書好色亦甚于好財，觀此，則好財又甚于好色也。

這裡的「予書」，很值得我們注意。正因爲李漁對《金瓶梅》作了一番認真的加工寫定，他纔敢于聲稱《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爲「予書」。類此者，不止一處，比如第八十回描寫水秀才代應伯爵等人爲西門慶作祭文處，李漁評道：「祭文大屬可笑，唯其可笑，故存之。」李漁對《金瓶梅詞話》的每一回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删削，有的删去文字比較多，如八十四回描寫吳月娘被清風寨擄去，矮腳虎王英逼其成婚，宋江義釋一大段，事件突兀，原受《水滸傳》之遺響而成，故全部删去，一字不留。而水秀才所寫祭文，雖不倫不類，荒唐可笑，但卻被保留了。這則眉評就交待了他保留的原因，「唯其可笑，故存之。」

其二，我們還可以拿李漁在《三國志演義序》裡對《金瓶梅》的評價和他在《新刻綉像批

評金瓶梅》裡所寫評語，作比較研究，也不難發現兩者的觀點是相吻合的。《三國志演義序》云：

>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爲近是。然《水滸》文藻雖佳，于世道無所關係，且庸陋之夫讀之，不知作者密隱鑒誡深意，多以是爲果有其事，藉口效尤，興起邪思，致壞心術，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西遊》辭句雖達，第穿鑿揑造，人皆知其誕而不經，詭怪幻妄，是奇而滅没聖賢爲治之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過譏刺豪華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淡人情欲，資人談柄已耳，何足多讀。至于《三國》一書……是所謂奇才奇文也。

「譏刺豪華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淡人情欲」，可以說，作爲一條主綫，貫串在《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全部眉評和旁評中。在李漁看來，《金瓶梅》並不是一部「淫書」，而是一部「世情書」，「此書只一味打破世情，故不論事之大小冷熱，但世情所有，便一筆刺入」（五十二回評）。這裡面既有「獻媚者與受賄者，寫得默默然會心，最有情致」（五十五回評）。又有形形色色的「仕途之穢」；既寫「六黃太尉何得勢焰」（七十三回評），又把市井小人刻畫得「死未罄辜」。而皇帝的驕奢淫侈，僅「土木珍玩之費如此，安得不民窮盜起？」（七十八回評）是故《金瓶梅》一書，「寫世態炎涼，使人欲涕欲笑」（三十五回評）。「千古傷心，似爲是作」（七十四回評）。李漁贊嘆作者「終是老手，刀刀見血」（八十六回評）。讀來令人「欲發指牙碎」。但是，全書的主

旨，卻是爲了勸懲，「淡人情欲」，「此爲世人說法也，讀者當須猛省！」（八十九回評）「此菩提棒喝，須省，須省！」

從以上兩點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漁不僅是《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之寫定者，而且也是爲之作評者。

三

關于《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刊刻年代，最早是孫楷第先生著錄時說：「以上諸本皆爲欣欣子序，蓋皆崇禎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一三二）孫先生的這一結論，未作說明，不知何所據。前輩學者鄭振鐸先生在《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則說得比較具體：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圖的，或不附圖的，每頁中縫不寫第一奇書而寫《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圖的明末版《金瓶梅》，確是比第一奇書高明得多。第一奇書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圖，凡一百頁，都是出于當時新安名手。圖中署名的有劉應祖、劉啓先（疑爲一人）、洪國良、黃子立、黃汝耀諸人。他們都是爲杭州各書店刻圖的，吳騷合編便出于他們之手。黃子立又曾爲陳老蓮刻《九歌圖》和《葉子格》。這可見這部《金瓶梅》也當是杭州版。其刊行的年代，則當爲崇禎間。

從附圖的刻工，推論爲崇禎刊本。論證不可謂無據，惜無佐證。而僅以刻工姓名確定此書的刊刻年代，它可以是刻工青年時代所爲，亦可以是晚年之作，中間彈性甚大。説刻于崇禎可，刻于天啓亦可，刻于清初亦無不可，故日本學者有謂爲天啓本者。臺灣魏子雲先生在《屠本畯的金瓶梅跋》一文中説得最爲絶對：

而崇禎本《金瓶梅》則有四種刻本。（北平康德圖書館一種，日本内閣文庫一種，日本天理大學一種，北平馬廉私藏一種。根據鳥居久靖著《金瓶梅版本考》排列的秩序，以康德館藏刻本最早，内閣次之，天理再次之，馬廉藏則可肯定爲崇禎本又次之。）這一情形，便足以證明崇禎本是公開發行的，所以它出版後，在崇禎朝短短十六年間，而又變亂蜂起，居然還有四種不同的刻本出現，可以印證沈德符説的，「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一刻則家傳户到」的話。（《書目季刊》第十九卷第三期）

自稱在《金瓶梅》研究上「耗去十五年的時間與精力」，「每一立論都是基于全局發展出的」魏子雲先生，當然最爲博見洽聞，他説此書在崇禎年間，一連刻了四次，如此言之鑿鑿，必有真憑實據在了。遺憾地是，我懷疑魏子雲先生恐怕對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未認真地讀過一遍，否則，他不會鬧出這樣的大笑話來。衆所周知，魏子雲先生是力主《金瓶梅詞話》最早刻于天啓年間，《金瓶梅》所描寫的事件是影射萬曆一朝三大案件一説的（嚴格地説，紅丸案應屬于泰昌時）。那

麼好了，一部天啓年間的小說《金瓶梅》，崇禎人作評時，卻屢屢以「今人」相稱，豈非痴人夢囈？如四十二回的一則眉評云：「今人借銀子，約在明日、後日，偏能不還，比此更妙。」又如四十三回一則眉評云：「明明面獎，卻說不是面獎，今人多用此語。」等等，不乏例舉。要麼詞話本不是刻于天啓年間而是更早，要麼《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不是刻于崇禎年間而是更晚，兩者起碼間隔將近半個世紀，方能寫出這樣的評語來。如依魏先生之宏論，屬于同一個時代人寫出這樣的評語來，那真是天下奇談！魏子雲先生粗疏如此，卻對「大陸方面之學人」以「井蛙所見之天小」反唇相譏，正是學人所不屑取的。

下面追索一下此書的刊刻年代，我們不妨先從內證談起。

《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對詞話本的刪削固然很多，但文字亦有不加改動者，如第十七回《宇給事劾倒楊提督》中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所奏一本。爲了說明問題，節引如下，括號內系《第一奇書》本文字：

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邊）患事。臣聞夷狄（邊境）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又我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蛀蠹），而外萌夷狄（有腐朽）之患者。……今招夷狄（兵戈）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卒致金虜（國）背盟，憑陵中夏（兩失和好），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今虜（兵）之犯內地，則又挈妻

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舉兵）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發不足以數京等罪也。

張竹坡把「虜」、「夷狄」等字眼全部改過，實在是畏懼清廷的文字獄。然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卻隻字未動。說明此本很可能刊刻于明代，或滿族封建統治者尚未在全國取代漢族而建立鞏固政權之清初順治年間。這應是此書刊刻年代之上限。

此本刊刻年代的下限，也是有迹可尋的：一是張竹坡在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批評《金瓶梅》時，已經針對《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中的某些評語作評了。請看張竹坡在八十二回的這則評語：

原評謂此處插入春梅。予謂：自酒醉，春梅關在炕屋，已點明春梅心事矣。

這裡所謂的「原評」，即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在此處所作的一則旁評：「趁勢就插入春梅，妙甚。」故此本刊刻年代的下限，絕不能遲于康熙三十四年。二是高念東爲蒲松齡的《琴瑟樂曲》所作跋語中，也參照了《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評語。

曹雪芹的《紅樓夢》創作，直接受到《金瓶梅》的啓示，人所共知，而《金瓶梅》對清代

另一位著名小說家蒲松齡的影響，則不見論及。蒲松齡用俚曲寫成的《琴瑟樂曲》，國內向無傳本，今從日本復製得見，殊爲珍貴。而文中竟有多處轉錄于《金瓶梅》者，更加引人注目，說明蒲松齡的小說創作，亦受到《金瓶梅》的影響，筆者當另屬文，此處從略。《琴瑟樂曲》正文後，附有蒲松齡好友高念東寫的一篇跋語，其中有一節專談《金瓶梅》的文字，鮮爲人知，故移錄于後：

且如《金瓶梅》一書，凡男女之私，類皆極力描寫，獨書至吳月娘，胡僧藥、淫氣（器）包曾未沾身，非爲冷落月娘，實要高抬月娘。彼衆婦皆淫媼賤婢，而月娘則貞良淑女；後衆婦皆鶉奔相就，而月娘則結發齊眉。一概溷濁，豈辨賢愚？作者特用泥污蓮之筆，寫得月娘竟是一部書中出色第一人物，蓋作者胸中法也。（《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天山閣藏抄本》）

高念東對吳月娘的評價，顯然參照了李漁的評語，而與張竹坡相左。李漁在評話中，不止一處提到吳月娘纔是西門慶的「正經夫妻」、「月娘亦可謂貞婦人矣」（八十一回評）。「如此賢婦，世上有幾！」（第一回評）高念東的跋語最后署爲「時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浣題于棲雲閣」，亦可證《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的刊刻年代絕不會晚于康熙三十四年。又據日本藤田佑賢《聊齋俚曲考》，認爲《琴瑟樂曲》作于蒲松齡三十五歲時，即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則又說明，《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在康熙十三年以前，業已刊刻行世了。

李漁的小說創作，《無聲戲》約在順治十一年至順治十五年完成，《十二樓》則有杜于皇順治十五年序。他爲《三國志演義》所作評亦在順治十五年以前，觀其序末署爲「湖上笠翁李漁題于吳山之層園」，知爲寓居杭州時所作。《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之寫定作評當亦在此時完成，並請杭州刻工名手爲之作圖。

世有芥子園刊刻四大奇書，清末尚存，《小說小話》云：「曾見芥子園四大奇書原刻本，紙墨精良，尚有餘事，卷首每回作一圖，人物如生，細入毫發，遠出近時點石齋石印畫報上。而服飾器具，尚見漢家制度，可作博古圖觀，可作彼都人士詩讀。」今唯存《水滸傳》有芥子園刻百回本。而從其所言每回作一圖來看，恰與首都圖書館藏本合，因此，我懷疑《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就是芥子園刊四大奇書之一種，或者芥子園刻本由此本而覆刻。

據筆者所見，國内藏有兩種《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刻本：一爲首都圖書館藏本，一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鄭振擇先生藏本及上海圖書館藏本與北京大學本同。兩種刻本的區別有二：一是前一種刻本只有旁評，而後者除旁評外尚有眉評，兩種旁評亦有異同；二是前一種收圖一百零一幅，另裝一册，置于正文前，後一種收圖二百幅，每回兩幅，置于每回之前，刻工以後者爲精。筆者認爲，首圖本刊刻在前，有可能李漁在初刻此本時，着重對《金瓶梅》作了修改寫定工作，同時也寫下了較爲簡略的旁評。北京大學藏本的刊刻時間則稍後，刊刻時除增加了眉評外，對原有旁評亦作了增删，同時還增刻了圖。

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

劉輝

作爲「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它的評點本，比之《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來，要少得多，今僅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和張竹坡《臯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兩種。是不是到了明末清初，纔有人爲《金瓶梅》作評呢？不是。《金瓶梅》的批評史，可以追溯到詞話本還沒有刊刻問世之前的抄本流傳時期。

衆所周知，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是沒有任何評語的。然而，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它的正文裡確有批語竄入其内的痕迹。爲了説明問題，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這就是第二十八回，潘金蓮丢失了一隻鞋後的一段描寫。具體情節是春梅押着秋菊到花園裡去找鞋：

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並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

都被六十拾了去，蘆花明日竟難尋。

尋了一遍回來，春梅駡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沒得説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道。什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來，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駡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磨起我來了。」

這裡的「好，省恐人家不知道。」明顯得很，是批語混入了正文。而去掉這幾個字，語句就連貫順達了。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這一現象，不僅見于《金瓶梅》。俞平伯先生早就從抄本《石頭記》裡，發現有批語混雜在正文中間，何況《金瓶梅詞話》從抄本出現，到刊刻問世，其間大約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在這段時期內，一種抄本的出現或轉抄，或者說每經過一次文人的手，都有可能留下他們的批語。而詞話本又是坊賈拼湊各種抄本而匆匆付刻的，出現這個現象，就更不足爲奇了。

《新刻綉像批評金梅瓶》的評語，文字簡略，數量亦少。只有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年輕的天才的小說批評家張竹坡，纔對《金瓶梅》作了全面系統的批評，爲中國古典小說理論批評增添了新的一頁。而張竹坡之後，清人筆記中雖有記載《金瓶梅》者，多側重于史實或傳聞，間或涉及評論，又多屬片言只語，甚爲寥寥。直到文龍批評《金瓶梅》的發現，纔算彌補了這段空白。

文龍批評《金瓶梅》，過去從未爲人知曉。筆者最近在北京圖書館查閱《金瓶梅》版本時，纔在清「在兹堂」刊本《第一奇書》上，得見文龍手寫的回評及眉批、旁批，爲數約六萬餘言。尤其是回評，獨立成篇，對《金瓶梅》的思想、藝術、人物形象，作了全面的評論與探索。文字簡潔易曉，文筆活潑流暢。保存亦較完好，殘缺極少。這一發現，對於《金瓶梅》的研究，乃至中國小說批評史的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收獲。

一

文龍，字禹門。本姓趙。漢軍，正藍旗人。原籍不詳。附貢生。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三月任南陵知縣。爲官清正，「興學校，除苛政，惠心仁術，恒與民親」。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改任蕪湖知縣，「其去也，人每思之。」[一]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五月，又回任南陵[二]。對于他的詳細情況，還有待考索。不過，他在回末手批《金瓶梅》之後，往往有些簡單的附記，其内容或署衙公辦，或官場應酬，或賓朋交往，或家庭瑣事。以此並與回評文字相參照，可對他的政治思想、情趣愛好、遊跡經歷，勾勒出一個簡單的輪廓。

他在光緒五年的一則附記裡，曾寫道：「五月十九日退晚堂。大雨如注，引銘孫頑耍」[三]。可見這時他的孫子尚在幼年，而文龍當時的年齡當約在五十歲左右。如果這個推斷可以成立的話，那麽，他的生年當在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左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對京師生活頗有體會：「竊嘗謂都會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以敗壞人材。五方雜處之區，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精也。每見外省聰明子弟，倜儻文人，其言談舉動，未嘗不佳，而總覺帶有土氣。中等之質，到京盤桓數月，其氣象便迥然不同。但觀曾會試舉人、不曾會試舉人，不但字法一變，文法一變，即五官亦有異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質者蓋罕。」[四]他曾到過山東等數省，約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來到安徽，故有「余來安徽，已近十年」之語。

他的宦途生涯到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爲止〔九〕，此後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踪。由于他常年患有心氣病，藥不離口，可能就在這一年離開人世。如果這個推測也可以成立的話，那末他終年當不足六十歲。

由于他長期爲官，所以對官場内幕，比較熟悉。尤其是已經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社會，其腐敗腐朽，瘡痍滿身，更加不堪入目。一部深刻暴露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黑暗的《金瓶梅》深深觸痛了他。他的很多評語，就是借小説中的人和事來表達他當時的愛惡情感，借古人的形骸來宣揚自己的政治道德觀念。在他看來《金瓶梅》中所描寫的齷齪不堪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就發生在他的身邊，「確有其事，確有其人」，不僅有，而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六十回和六十三回後的附記裡，兩次記載了他在蕪湖任上迎送撫臺一事。這位撫臺，在大雨滂沱中，「來回四次，迎送八遭」，「而上憲體貼入微，並纖夫亦不肯用」。「明中發船價八元，暗裡花銷豈止八百？」文龍痛恨地送他四個字：「勞民傷財。」他所以在蕪湖縣任期不到兩年又調回南陵縣，就是因爲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本應就地正法的盜竊犯許金泗，乘風雨之夜逃脱，未能拿獲。而一位姓莫的千總乘機向他敲榨勒索，「屢次來詑」，他極爲憤懣。結果是：「此番之來，竟如此下臺，呵！呵！」〔六〕浮沉在這種政治生活中的文龍，一方面得過且過，周旋應付：「好在我已置得失于度外，作到那裡，説到那裡」；〔七〕一方面則是「恨不立時脱離宦海，一任我自在遊行。」〔八〕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生活，文龍説：「竊嘗有言曰：人生作件好事，十年後思之，猶覺欣慰；

作一件壞事，十年後思之，猶切慚惶。不必對得閻羅王過，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既生我爲人，人事卻不可不盡，與其身安逸而心中負疚，終不若身勞苦而心內無慚。負疚者享福非福，無慚者求壽得壽。此中消息，可爲知者道，難與俗子言也。」文龍的這一人生態度，使他在可能範圍內，爲百姓作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光緒五年，山東，直隸、安徽大旱，病民甚多，他就積極主持放賑救災。看來「惠心仁術，恒與民親」，並不是冠冕堂皇的歌功頌德文字，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龍爲官比較清廉的真實情況。而「未久調去，士民惜之」，則是南陵百姓對他的懷念。

文龍做官只到知縣，但家庭生活卻很閒適。有妻有姬，子孫滿堂。子名鼎，侄名旅、名珊。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酷愛古典小說，自謂「有閒書癖」。請看有關他與《金瓶梅》這段因緣的記載：

幼年既聞有此書，然未嘗一寓目也。直至咸豐六年，在昌邑縣公干勾留，住李會堂廣文學署，縱覽一遍，過此則如浮雲旋散，逝水東流。嗣聞原板劈燒，已成廣陵散矣。在安慶書肆中，偶遇一部，索價五元，以其昂貴置之。邵少泉少尹，知予有閒書癖，多方購求，竟獲此種，交黃僕寄來。惜被鄒雋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九〕

不過時隔不久，邵少泉很快把抽去的三本寄還給他，終成全璧，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部四帙二十册北圖館藏「在兹堂」刊本《金瓶梅》。在此以前，他已經在壽州購到一部《續金瓶

梅》，並爲它改題爲《金銀玉》。對于封建統治階級及其御用文人視爲「誨盜誨淫」不登大雅之林的小說，文龍自有評價：「誰謂閒書不可看乎？修身齊家之道，教人處士之方，咸在于此矣。」因此，他廣採博收，插架自賞，僅在批評《金瓶梅》文字中提到的明清小說，計有：《水滸傳》及其續書、《西游記》、《西游補》、《聊齋》、《封神榜》、《紅樓夢》、《紅樓補》、《綠野仙踪》、《隔簾花影》、《玉嬌梨》、《平山冷燕》、《駐春園》、《好逑傳》、《蕩寇志》以及二才子、三才子、七才子、八才子、九才子、十才子諸書。至于他没有提及而收有的，就不得而知了。文龍正是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看出《金瓶梅》比之與它同類題材的小說高出一籌。他說：「是書若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爲必有之事，其人爲實有之人，決非若《駐春園》、《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書之信口開河，無情無理，令人欲嘔而自以爲得意者也。」又說：「閱者直可與作者心心相應，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談。若所謂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書達禮，十五、六歲，一見俊俏小夥，便想許定終身，斯真狗屁牛屎，爲此書之大罪人也。」有比較，纔有鑒别。從中國古典小說自身發展中，來評論《金瓶梅》的成就與價值，這正是文龍批評《金瓶梅》的特點。

文龍批評《金瓶梅》，開始于光緒五年五月十日（農曆，下同），結束于光緒八年九月立冬前兩日，歷時三年有余。而回評則集中寫于光緒五年，六年，八年。確切地說：是光緒五年從頭至尾評了一遍，六年作了補評，八年再次作評，前後評了三次。所以有的回目後面，有兩種不同的回評。地點，一在南陵縣署之以約小屋；一在蕪湖縣署之對我小房。

二

評論《金瓶梅》首先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它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全書主旨是什麼？其實早在《金瓶梅》抄本流傳和剛一刊刻問世時，對它就有不同的看法。屠本畯認爲「相傳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承襲這一觀點，歸納爲：「指斥時事」之作。廿公跋也說：「蓋有所刺也。」把《金瓶梅》與明代社會政治緊緊聯繫在一起。另一種看法是袁中道，他說：「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謝肇淛則從另一角度作了闡發：「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晋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驓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一部《金瓶梅》，解剖了一代社會生活的横斷面，朝野政務，人情世態，盡收其内。誠如馬泰來先生所説：「可謂鞭辟入裡，言簡意賅。」[一]到了張竹坡，他的觀點與衆不同：「《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二]把「洩憤」歸結爲「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苦孝説」，則失之偏頗。張竹坡所以這樣别出心裁，實則寄遇了他自己一生的遭際，特别是家族兄弟之間的炎涼所致。

文龍沒有沿着張竹坡的路子走下去。他的觀點是相當明確的：「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爲是書也。」他着眼于《金瓶梅》是對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憤嫉。其中有的回，固然直接指斥時事，如第三十六回回評：「此一回概影射時事也。」指出「蔡京受賄，以職爲酬」。「若再詳述，恐有更傾難盡者。即以其僕之聲勢赫炎代之，此曰雲峰先生，彼曰雲峰先生，雲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號令天下財東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層落筆也。」至于狀元蔡蘊，更是「秋風一路。觀其言談舉止，令人欲嘔。」第四十九回回目爲《請巡按屈體求榮》，文龍就有不同的看法：「此一回斥西門慶屈體求榮，竊不謂然。此宋喬年之大耻，非西門慶之耻也。一個御史之尊，一省巡撫之貴，輕騎減從，枉顧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復收其禮物，心心念念有一翟雲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並應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都是明顯的影射時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文龍並沒有把《金瓶梅》僅僅局限于影射時事之作，而是認爲通過西門慶一家的罪惡史，概括了整個的社會生活。上自權臣、貪官、酷吏，下至篾片、地痞、流氓、娼妓，形形諸色，無惡不作，無所不及，「致使朗朗乾坤，變作昏昏世界」，「直鬧成一個混濁世界。」他們名之爲人，其實「直與狼豺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復人之心性，又安能言人之言，行人之行哉！」因此，他不止一次地發出深沉的感嘆：「成個什麼世界？」應當說文龍闡發了《金瓶梅》的主旨。

《金瓶梅》向有「淫書」之惡名。李日華說它「大抵市諢之極穢者」。〔十二〕袁照則說：「其書

鄙穢百端，不堪入目。」〔十三〕「然實蕪穢不足觀」。〔十四〕文龍怎麼看呢？他在《金瓶梅》最後一回回評中，曾帶有總結性地指出：「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羣鳥獸孳尾而已。」文龍生活的時代，西方資産階級思想大量侵入，封建社會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道出來就是「誨淫」的傳統偏見早已被冲垮撕破。故文龍說：「但觀其事，男女苟合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夫男女居室，常事也。」所以，他一方面承認書中有一些淫穢描寫，「是書蓋充量而言之耳，謂之非淫不可也。」對于青少年來說，「不可令其見之」。即使是中年人，「看亦可，不看亦可」。承認它有不好的作用。同時他又指出：「若能高一層着眼，深一層存心，遠一層設想，世果有西門慶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世並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閒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恐懼之不暇，防閒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絶其後。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糊塗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縱觀文龍對這個問題的辯析，應當承認，比之張竹坡的《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要全面深刻得多了。《金瓶梅》中的淫穢描寫，是客觀存在，應當正視這個現實。閱讀此書，也應當有一定的範圍，用文龍的話說：「年少之人，慾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見之。聞聲而喜，見影而思，當時刻防閒，原不可使看此書也。」這是審慎的態度。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應當看到，某些這方面的描寫，與塑造人物性格有關，如潘金蓮之兇殘毒狠，文龍也曾不止一

處指出。而重要的是從什麽角度看待這些描寫，是欣賞，還是痛惡；是羡慕，還是畏戒。文龍的這些看法，直到今天，對于指導讀者以正確的態度閱讀這部古典名著，尚有可供借鑒之處。

三

《金瓶梅》的現實主義藝術成就，向爲人們所推崇稱道，文龍也給於全面的充分的肯定。擇其要者，略述于後。

首先是真實性。在他看來，《金瓶梅》所描寫的：「人爲世間常有之人，事爲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爲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游記》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這些生活中習以爲見的人和事，經過作者的概括和典型創造，使讀者感受到「天下確有此等人，確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勝浩嘆哉！」真實是文學的生命。盡管《金瓶梅》所描寫的人和事，與文龍相距三個世紀，然而他卻發現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動人心弦的事件，就存在自己的身邊，「其事爲實有之事，其人爲實有之人。」譬如，他稱贊書中「寫陳敬濟一無知少年，孟浪小子，全無道理，一味荒唐，詡詡欲活，歷歷如見。」就深感「此等昏庸謬妄之小子，吾實見過不少」。

其次是典型性。小説的中心任務是寫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通常古典小説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水滸傳》的英雄人物，《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等等，對人們的藝術感召力是

顯而易見的。然而，文龍面對的是一部「嫉世病俗」的《金瓶梅》，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被譴責、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照文龍的話說：「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書中無一中上人物也。」就拿「自始至終全爲西門慶而作也」的主要人物形象西門慶來說，文龍對他的評價是：「勢力薰心，粗俗透骨，昏庸匪類，兇暴小人。」一貫「無惡不作」，「惡貫滿盈」。「西門慶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爲之無光，霹靂將爲之大作」。但是，作爲藝術典型形象的西門慶，文龍十分精辟地指出：「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請看他這一段精彩的分析：

《水滸傳》出，西門慶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門慶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時，遂無人不有一西門慶在目中、意中焉。其爲人不足道也，其事跡不足傳也，而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爲誰，而但知爲西門慶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爲誰，而但知爲西門慶批也。西門慶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罵。世界上恒河沙數之人，皆不知其誰，反不如西門慶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後轉不死，西門慶亦何幸哉！

作爲醜惡的反面典型形象，同樣可以是不朽的，這一觀點，有膽識，有見地，有魄力！這在古典小說美學領域中，是一個新的命題。

美與醜是通過相比較而存在的，兩者既相互對立，又辯證統一。對黑暗勢力的暴露和抨擊，對醜惡獸行的否定和鞭撻，同樣給人以啓示和力量，所以，西門慶這一藝術形象，纔能「與日

月同不朽」。文龍還說：「從來無所羨慕者不作書，無所怨恨者不作書，非曾親身閱歷者作書亦不能成書。」《金瓶梅》當亦不能例外。

再次，文龍對《金瓶梅》「結構緊嚴，心細如發，筆大如椽」，細節描寫的「細膩風光」，「筆墨如火如花」，性格塑造時的「相犯而不同，相映而不異」，都有評述。特別對《金瓶梅》採用白描和寫生的藝術手法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倍加贊賞。如描寫西門慶第二次去東京，與之往來者，僅三、四人，「直寫得終日奔忙，不遑安處，真是白描妙手。而朝廷之富麗，相府之繁華，百官之趨蹌，都城之熱鬧，令人應接不暇，又真是寫生妙手」。至于「描寫諸人言談舉止，體態情性，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貶，而其人自躍躍于字裡行間，如或見其貌，如或聞其聲」。正是古典小說中現實主義藝術所具有的獨特性。文龍的這些理論批評，都是在繼承前人的小說美學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深化。

四

文龍的批評，是手書在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本上的。那麼他對張竹坡的原評採取什麼態度呢？他在六十七回回評後的一則附記裡曾這樣說過：「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雲濃雨細。道台因病，停止衙參。回署，辰初，諸人均尚高卧。看完此本，細數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卻是有點心思。使我志遂買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閒也。」「不作人云亦云」，說明自己作

了獨立思考和深入探索。因此，在一些人物評價和事件看法上與張竹坡截然不同，尤其是對吳月娘、孟玉樓、龐春梅這三個重要人物形象，文龍與之冰炭，個別地方的遣辭用語也較爲尖酸刻薄。由于這一部分内容，在文龍批評《金瓶梅》中，所佔比重較大，所以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限于篇幅，有關他們之間的孰是孰非，我們姑且留待以後討論。但是，在他們的這場激烈論爭中，卻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開拓我們的思路，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金瓶梅》這部名著顯然是大有益處的。我個人覺得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文龍與張竹坡的這場辯論中，他用了不少篇幅，多處提到這樣一些問題：如何批書？究竟以什麼標準來評價作品中的人物？它的意義不僅遠遠超出了對《金瓶梅》這部小説自身的批評，而且涉及古典小説理論批評的方法論問題，涉及小説藝術的審美特征等重大問題，應當説，這與我們當前的小説理論批評，關係就更爲直接，更爲密切了。

張竹坡生活在中國小説評點鼎盛時期，他與他同代的小説批評家們，雖也注意到小説的評點方法問題，但畢竟來不及進行深入的總結。而文龍則生活在這個鼎盛時期以後，當他大量閲讀了一些小説評點以後，特别是他自己也加入到小説批評這一行列，並且發現自己的觀點又與前人不同，甚至相左時，于是，就迫使他對如何進行小説批評這一理論問題，去作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這是時代使然，也是小説批評史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小説理論批評，是一項艱苦的勞動，文龍對此有深切地體會：「作書難，讀書亦難，批書尤

難。未得其真，不求其細，一味亂批，是爲酒醉雷公。」這裡，他同時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求真」，一是「求細」。那麼，「真」的內涵是什麼呢？如何纔能獲得這個「真」呢？

他所謂的「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理」即「物理」，是指客觀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文龍具體解釋爲：「理之當然，勢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其實，前人早已使用了這一概念。既然張竹坡和文龍都主「情理」說，爲什麼又在具體評論過程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呢？看來問題在于兩人運用這一概念時側重點有所不同，理解也不盡相同。張竹坡强調「于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這是指塑造人物而言，並不包括評論人物的尺度。而文龍則認爲，評論作家筆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家的好惡來決定，也不能以評論者的主觀意念爲定評，而是應有一個客觀尺度。對此，文龍作了多方面的論述。在他看來，首要的是「準情度理」，「凝神靜坐，仔細尋思，靜氣平心，準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要做到沒有偏向，就必須：「夫批書者當置身事外而設想局中，又當心入書中而神遊象外，即評史亦有然者。」決不可「有成見而無定見，存愛惡而不酌情理」。尤其是「愛其人其人無一非，惡其人其人無一是，此其害最大」。即所謂「愛而加諸膝，惡而墜其淵」，是爲大忌。要達到「準情度理」，還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裡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後去。」只有這樣，纔能抓住真髓，做到了「求真」。

「求細」，則是「須于未看書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于看書之際，總將作者

之語，思索幾遍。」細密，這是「細」的第一層涵義。「細」的第二層涵義，則須綜觀全書，不可掛一漏萬。「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看前半部，須知有後半部；看後半部，休拋卻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羅埋伏，而發洩于一朝者也。」「準情度理」是求真求細的必需手段，求真求細是爲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龍所說的「當置身于書中」，「又當置身于書外」，就是「書自爲我運化，我不爲書綑縛」的觀點。

正因爲文龍能結合自己的批書實踐，來探索小說批評理應遵循的基本準則，所以言之有物，讀來毫不空泛，更無裝腔作勢之感，而是有根有據，體會深切，誠可謂深中肯綮。這不能不說是文龍爲中國小說批評史作出的一個貢獻。

總之，文龍批評《金瓶梅》，思想活躍，內容豐富，既涉及《金瓶梅》的思想、藝術、形象、結構甚而細至回目之是否貼切，又包括小說批評方法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或發人深思，或啓人以智。本文意在引玉，難以概全。譬如，他對《金瓶梅》最後十幾回的看法，就獨具慧眼，看出破綻。有的疑爲「非本書正文」，有的看出是「信筆直書，不復瞻前顧後」，「生拉硬扯，並非水到渠成」。這對于我們研究《金瓶梅》的成書過程，都是富有啓示性的創見。

毋庸諱言，文龍也像他以前的其他小說批評家一樣，有着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他中明沒有「迂腐語」，不具「頭巾氣」，但卻一口咬定「女人是傾國禍水」之陳詞濫調不放；某些觀點，亦大可商榷；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對《水滸傳》英雄的看法，更不足取。凡此種種，當

然需要我們去審慎地對待。

注釋

〔一〕見《南陵小志》卷二。

〔二〕見《南陵縣志》卷十七。

〔三〕見七十九回附記。

〔四〕見七十回回評。因回評部分已輯入本書，故文內引用回評文字，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五〕《南陵小志》卷二，載光緒十二年正月，知縣由德壽接任。

〔六〕見八十五回附記。

〔七〕見六十三回附記。

〔八〕見九十一回附記。

〔九〕見第一冊後附記。

〔十〕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四輯第三〇四頁。

〔十一〕見《竹坡閒話》。

〔十二〕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十三〕見袁照《袁石公遺事錄》。

〔十四〕見《缺名筆記》。

附錄四

張竹坡傳略

吳敢

張道深，字自德，號竹坡。

《張氏族譜》①「傳述」錄張道淵《仲兄竹坡傳》：「兄名道深，字自得，號曰竹坡。」《張氏族譜·族名錄》：「道深……字自德，號竹坡。」《曙三張公志》②：「道深，字自得，號竹坡。」按《荀子·成相》：「尚得推賢不失序。」則「得」通「德」。竹坡字宜為自德。

《徐州詩徵》卷一《銅山》：「張道深，字竹坡。」民國《銅山縣志》卷二十《藝文考》同，誤。國內近年據以轉錄的專著論文，俱因誤。

（英）亞瑟·戴維·韋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在《金瓶梅》引言③中認為張竹坡只是書商偽託的假名，非是。

彭城人。

《曙三張公志》：「應科……遷居彭城。」《族名錄》：「垣……住居郡城。」《族譜·傳述》引胡銓《司

城張公傳》：「翀……錢城世胄也。」按應科、垣、翀為竹坡曾祖、祖、父，故《族譜·雜著藏稿》錄張竹坡《烏思記》：「余錢里人也。」而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稱：「彭城張竹坡。」張潮《友聲後集》註：「彭城張道深竹坡。」

傳為張良後裔，遠而莫考。或云原籍紹興，亦近而難稽。

《族譜·傳述》引王熙《驃騎將軍張公傳》：「公……漢文成侯良後裔。」此傳亦見載《徐州府志》、《銅山縣志》。《曙三張公志·家世附》：「遷自浙紹。」民國《銅山縣志》卷五十四《人物傳》引馮煦《張卓堂墓誌銘》：「其先家浙之山陰。」《族譜》康熙元年張雲序：「若臨安，若吳門，若呂梁，及廣陵、淮陰、天中一帶，科甲雲礽，大都宗子房為本。如余籍山陰，家臥龍山，聞先世有遷呂梁，雖不可考，然自江北來者，無不訂譜以歸詢。」《族譜》乾隆四十二年張璐序：「留侯固遠而莫考，即云支分浙紹，亦近而難稽。」

按《族譜》所收傳述、誌銘、贈言，均持良後紹遷之說，眾口一聲，傳為實言。（美）大衛·特·羅依（David Tod Roy，中文名芮效衛，1933－）在其論文〈張竹坡評金瓶梅〉④中認為竹坡原籍為安徽歙縣，非是。

張棋於明中葉遷居徐州呂梁之河頭，是為彭城張氏一世。其上則漫不可考。棋，字合川，天性渾穆，家風謹嚴，享年八十歲。妻劉氏，胎教溫淑，母訓慈祥。

馮煦《張卓堂墓誌銘》：「明中葉有曰棋者，始遷於徐，遂為銅山人。」《曙三張公志》：「祖合川公棋，遷自

浙紹，隱居徐城東南五十里呂梁之河頭。」《族譜》雍正十一年石傑序：「其先字合川者，為始祖。……明季兵燹之餘，譜牒散亡。合川以上，求考無據。」《族譜》康熙六十年張道淵序：「舊譜已失，幾數十載，歲遠事湮，無從稽考，僅將高祖合川公嫡支，詳繕成譜。」《族譜》雍正十一年張炯序：「余祖籍隸於徐，其來舊矣。聞先代自浙紹分來，世遠難稽。明季譜失，近世祖亦莫可考。先王父孝愍公嘗謂余之五世祖別駕公，猶能自合川公而上追憶數代，音容想像，可屈指而歷數之。別駕公捐館後，無復有能知之者。」《族譜·凡例》：「余(敢按即張道淵)家藏先大人手跡宗支舊圖一紙，自合川公以上某公某氏列及三世。惜其諱號闕然。其中有諱柱者，係合川公胞兄。何事譜中(敢按指舊譜)不載？想必相傳失真，考求無據。……今仍奉合川公為始祖。」

《族譜·傳述》錄張膽《舊譜家傳》：「曾祖考諱棋，號合川。自高祖而上，歲遠事湮，譜牒不備。世居河頭，遠近稱河頭張家。族蕃指眾，聞者景仰，故以其地別云。公天性渾穆，胸無城府，純孝性成，居家動有禮法，子弟輩相見肅衣冠出，嚴憚莊敬，……尺寸弗敢渝也。處族黨親里，至誠藹惻，人弗忍欺，高曾規矩，至今猶可想見焉。享年八十歲，以壽終。曾祖妣劉氏，系出小店舊宗。胎教溫淑，母訓慈祥，閨門之內，肅肅雍雍，識者卜子嗣蕃衍克昌矣。並葬於楊家窪坐尖山」。《族名錄》略同。

按合川當為張棋字，《舊譜家傳》均以字為號，下同。

二傳至應科，字敬川。遷居彭城。以省祭赴部選而不仕。慷慨俠烈，器量弘偉。享年八十四歲。以孫膽貴，馳贈驃騎將軍。復以曾孫道祥、道瑞貴誥贈。妻趙氏。妾王氏。

《舊譜家傳》：「祖考，誥贈驃騎將軍，諱應科，行二，號敬川。以省祭赴部選而不仕。事合川公以孝謹稱，友於

兄弟。慷慨俠烈，遇事明決，洞中機微，材幹通達，器量弘偉，如萬斛之舟，千鈞之鼎，無不容受。而忠誠篤厚，雖三尺之童，弗忍欺也。神宗末年，徐以武功世其家者，錦衣指揮，指不勝屈。出必寶馬玉帶，緹騎如雲。居則甲第連雲，雕甍映日。其威福赫奕，熏灼五侯。遇敬川公至，莫不斂手趾遜。為人所敬愛如此。晚年杜門不出，逍遙田園，持齋守戒。每晨諷誦梵籍，寒暑無間。諸仲聚首，怡怡愉悅。無疾言遽色，鄉黨俱稱為善士云。」

《族名錄》：「應科，行一，字敬川。生於明嘉靖戊申年三月初四日，享年八十四歲，於崇禎辛未年四月初七日壽終於家。葬於城南太山新塋壬穴，……官職省祭。以孫膽貴，覃恩誥贈驃騎將軍。以曾孫道祥貴，誥贈光祿大夫。以曾孫道瑞貴，誥贈榮祿大夫。妻趙氏，同村人之女，生年四十二歲，……以孫膽、曾孫道祥、道瑞貴，誥贈一品夫人。側室王氏，生年四十九歲。」《銅山縣志》略同。

《曙三張公志》：「父敬川公應科，部選省祭，遷居彭城。」

兄弟五人，姊妹四人。

《舊譜家傳》：「棋……子五人：應科、應選、應第、應試、應聘。女四：大姑字李榮，無出；二姑字小店李某，無出；三姑夭；四姑字湖山陳舜道，生子陳廷杲、陳廷瑞，並有孫。」《族名錄》同，「陳廷杲」為「陳廷楨」。

《曙三張公志》略同。

按應選、應第、應試、應聘，《舊譜家傳》、《族名錄》俱有小傳，《曙三張公志》亦俱有簡介，不具述。

三傳至垣，本名聚井，字明卿，號曙三。居彭城。弱冠采芹。崇禎末，憤時事不可為，棄文改武，中

崇禎癸酉科武舉。史可法節制淮揚，召授河南歸德府管糧通判，參興平伯高傑軍事。督餉睢陽，總兵許定國叛，誘殺高傑，公與其難。生年五十三歲。以子膽、鐸，孫道祥、道瑞貴馳贈。為彭城張氏肇興之祖。

《曙三張公志》錄張膽《家乘記述》：「先府君誥贈驃騎將軍二公諱垣，號曙三，本名聚井，字明卿。幼聰穎絕倫，先達器之，目盛世鸑鷟也。文宗毛一鷺案遊州庠，改名垣。益肆力於今古文辭，博學強記，無所不窺。下筆浩瀚，跌宕詩賦，屢應賓興，弗得志。崇禎中，流寇蹂躪畿甸，烽燧中州弗熄。四郊多壘學，使者試文場畢，又試騎射。上者以章句稱。府君慷慨激烈，憤時事不可為，酒後擊劍，聞雞起舞，思以身許國。遂棄文就武，中崇禎癸酉科武舉。高藩鎮傑素識府君有文武材，是時四鎮分地授官，特檄府君署戶部権司事，又署河防篆。即於家公座，得桑梓士民心，胥吏悅服。閣部史公道鄰節制淮揚，召府君署本標提塘。羽檄旁午，書記煩冗，五官並用，人莫能測。凡興利除弊軍餉機宜，條陳入告，痛切窾要，益為史公所重。題授歸德府管糧通判。時歸德兵燹之後，繼以饑荒。府君振刷頹靡，招集流亡，潔己勞瘁，以供軍儲。期月政成，遠近嚮慕。……忽以身殉於悍帥之手。（九世孫張省齋增註云：「悍帥指許定國。」史公遣高傑移鎮開洛，進圖中原。以公與宜興陳定生參其軍事。定生密謂公曰：高公悖戾，有濟也，盍去諸？公太息曰：知之久矣。顧子客也，可以去。我有官守，夙受高公知遇，史公付託，安能復愛此身乎？許定國總兵睢州，負功怨望，嘗上書詆高為賊。至是內不自安，預投誠於昭勳公圖賴。乙酉正月十一日，高兵至睢。定國出迎數十里，膝行高馬前。定國時已七十餘，高見其屈服，且憐其老，下握其手，約為兄弟，誓無相害。高兵距睢城二十里駐紮。定國請高入城，高諾之。公諫阻勿聽。公曰：即去，當以重兵入。乃以親兵三百人從。許盛為具，自款高，使其弟款諸將，遍飲士卒。婦女賓客皆雜坐。高坦然不疑，痛飲至醉。酒行，公見許弟動靜，並窺許色，心

知有異。託白事，耳語高，令為備。高以手推公曰：誰敢者。能宴，高就館寢。公欲囑諸將謀事，皆爛醉如泥，呼之不應，推之不起。公無可奈何，乃就高榻畔，挑燈而坐。三更後，忽聞屋瓦聲響。急推高醒，壯士入室者已數十輩。格鬥移時，高與公並就執。定國出，蹀血南面坐，數高。高亦不屈。公大罵定國以私害公，叛國奸賊。定國怒，刀亂下。公大呼曰：昔我父以鄉祭酒課士明倫，吾今得死叛賊手，不愧矣！定國愈怒，裂屍為七。三百人皆死，僅一傳事小辣子，伏高床下得免……」）府君……生平性坦率曠達，雖目破萬卷，胸羅武庫，而無機械詭譎之術。家貧無資，輕財仗義，有所得即散。遇急或貸於人，入手輒費，不以為惜。好友相聚，出旨酒，留連竟日。詩歌迭奏，章台花館，歡遊彌永，不以為倦。族黨間有大疑大獄吉凶諸事，往往排難解紛片語。然諾千里必赴，不以為勞……」。《舊譜家傳》，《曙三張公志》引成克鞏《睢陽別駕張二公元配劉夫人合葬墓誌銘》、程南陂《張氏兩世事略》、張介《雨村公口述所見盱紳藏本記略》俱略同。《江南省志》、《徐州府志》、《銅山縣志》、《歸德府志》、《徐州詩徵》、《徐州續詩徵》皆同，惟不詳耳。

《族名錄》：「垣……住居郡城。生於明萬曆癸巳年七月二十六日，生年五十三歲，於清順治乙酉年正月十三日殉難河南睢州官署。葬於太山先塋昭穴。……以子膽貴，覃恩誥贈驃騎將軍。以子鐸貴，覃恩誥贈中憲大夫。以孫道祥貴，誥贈光祿大夫。以孫道瑞貴，誥贈榮祿大夫。」

《曙三張公志》引張膽《贈驃騎將軍開具履歷》：「應贈故父張垣，係徐州人。」《夷猶草》張介按：「公為我張氏肇興之祖。當勝國末造，恪奉官守，致命遂志。兩間正氣，一代完人。我族瓜瓞綿衍，皆盛德之所留遺。」

能詩善文，風骨清峻，慷慨悲歌，有《夷猶草》傳世。

《傳譜家傳》：「所著有《夷猶草》若干卷，吳門先輩俞公諱琬綸訂定嗣行。」《族譜・贈言》引俞琬綸《夷猶草序》：「有明卿張子懷刺過余，意味閒淡，風骨棱棱，望而知為異士也。急叩之，果然能詩。……方明卿舉似一二，已覺清風襲耳，修黛可人。盡帑其囊中，則或搜異而寫生，或稽古而憑弔，或因涼飆之動林而懷故舊，或因叢菊之在籬而見南山。鳥之飛，魚之躍，水之流，花之開。靜觀自得之趣，慷慨悲歌之氣，一發之於詩，皆性情中語。……觀其人多從容逸豫，故其詩多軒爽夷猶。因而名之曰《夷猶草》。」此序亦見載於《曙三張公志》。

《徐州續詩徵》卷二十二選羅森《張別駕曙三先生殉難睢陽》其二：「博得紅綃古錦字，梁園別駕傳鴻儒。」其三：「尋常詩酒為謀計，到處煙嵐是社林。」

《夷猶草》張介按：「四世祖伯量公云：先嚴詩帙，因兵燹後散失頗多，見存三卷，杳已刻刪他姓集中。不使混入，今以笥中手澤若干首，附以家乘，亦以志吉光片羽也。」

按《曙三張公志》收有《夷猶草》全部，凡五十二首。《族譜・藏稿》選《夷猶草》十二首。道光《銅山縣志》選《夷猶草》一首。《徐州詩徵》選《夷猶草》一首，民國《銅山縣志》因之。

妻劉氏，母儀端方，閫教肅嚴，享年六十九歲。妾馮氏，莊靜嚴肅，持家有法，享年六十七歲。

成克鞏《睢陽別駕張一公元配劉夫人合葬墓誌銘》：「元配劉夫人為郡紳劉公潭女，夙嫻家教。歸公後，公少居約，夫人椎髻操作，蘋蘩敬事，不失堂上歡。……其著者，當公出守睢陽，夫人不為喜。及難作，夫人不為懼。曰：為人臣者當如是，何惜一死殉地下！時長嗣方成立，而仲季尚在襁褓也。夫人喞哀勵節，誨子育孫，垂二十年。」《徐州府志》略同。

《舊譜家傳》：「先妣劉太夫人出呂梁名族，歸府君，家值中落，脫珥主中饋，事舅姑，虔恭齋肅。春秋奉蒸，嘗蘋蘩必躬。閫教端嚴，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咸以為母儀焉。字鐸、翃一如己出，鞠育諸孫、孫女，含飴分旨，備極顧惜之愛。……馮太宜人生弟鐸、翃，莊敬嚴肅，持家有法。……雖翟茀象珮，而自奉儉約，尤為難得。」

《族名錄》：「垣……妻劉氏，同郡人、山東兗州府滕縣典史諱潭之女。生於萬曆癸巳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九歲，於順治辛丑年七月十二日壽終內寢。……以子膽、鐸，孫道祥、道瑞貴，誥贈一品夫人。側室馮氏，生於萬曆戊申年四月二十一日。以子鐸貴，誥贈太宜人，晉封太恭人。享年六十七歲，於康熙甲寅年正月初一日壽終內寢。」

按垣即竹坡祖父。大衛·特·羅伊《張竹坡評金瓶梅》考證歙縣人張習孔為竹坡祖父，誤。

兄弟三人，姊妹三人。

《舊譜家傳》：「公(膺科)有子三：聚井，後改名垣；聚胄；聚璧。女三：大姑字雙溝高某，早世；二姑字湯之屏，生子湯啟，孫某；三姑字楊子孝，生子楊登基、楊登某。」《族名錄》同，《曙三張公志》略同。

按聚胄、聚璧，《舊譜家傳》、《族名錄》俱有小傳。《族譜·傳達》並引有呂維揚《烱垣(聚胄)張公傳》、拾秦《珍垣(聚璧)張公傳》。不具述。

四傳至翃。兄弟三人，時稱「彭城三鳳」。姊妹一人。

《族名錄》：「垣……子三：瞻，劉氏出；鐸，馮氏出；翊，馮氏出。女長，劉氏出，婿王大業，同郡人，總督三省標下遊擊。」《舊譜家傳》、成克鞏《睢陽別駕張一公元配劉夫人合葬墓誌銘》同。

《族譜》張曇序：「伯量……仲宣……季超……彭城三鳳，將為海內共推。」

瞻，字伯量，行大。與父垣同中崇禎癸酉科武舉。初任河南歸德府參將。清兵南下，轉隨豫王南征。凡三攝兵權，兩推大鎮。官至督標副將，加都督同知。晉階驃騎將軍。後革職返里，施德布惠，公舉鄉飲大賓。以子道祥、道瑞貴，累封光祿大夫。享年七十七歲。崇祀徐州鄉賢祠。

《族譜·傳述》錄張瞻《自述》：「瞻原名銓，習制舉業，就有司試，避先達諱，命改名。號伯量。文場弗售，攻孫吳家言，中崇禎癸酉科武舉。閣部史公可法鎮淮揚，錄用軍前，題授河南歸德府城守參將。順治二年三月，豫王率師圍歸德。匝月，城將破，玉石俱焚。瞻率先投誠，願保全闔城百萬生命。奉令旨准弗俘掠，予瞻官副將，賜袍帽。入城安撫，士民安堵。仍命隨大軍，督炮車南下。攻維揚，取金陵，所在破竹。雖乘勝長驅，然鋒鏑之下，鳥驚獸駭，獲全老弱子女無算。順治三年，任浙閩總督張公存仁標下中軍副將。……當是時，兩浙新入版圖，……不時風鶴告警，中宵傳柝，丙夜飛羽，馬不及鞍，人不遑甲。張公法令嚴肅，文武百寮，惴惴不敢前。瞻赤心報國，條陳機宜方略，戰勝攻取，盡展蘊抱，無不計聽言從。……順治四年，張公入閩，特題瞻漳南道。部議以武改文未便，格於例，弗行。……後張公以病予告還京，總督陳公諱錦繼任，調瞻金衢總兵中軍。順治六年，駐金華。凡悍兵恣橫，按軍法殲其渠魁，三軍股慄。不半載，張公起補直隸、山東、河南總督。特疏題請調補督標中軍副將。……計余任浙閩三餘載，總督題敘戰功，記錄十三次。……及赴天雄任，榆園大盜蹂躪畿甸，跳樑齊魯。……余且剿且撫。時夜半，

得偵報，賊且至。余未及日晡食，即單騎先驅。後軍未至，而賊首已殲。餘賊受縛，其協從者悉令投戈散去。……榆園以次蕩平。露布奏凱，又以軍功記錄。蒙欽賞，順治八年八月，以覃恩授驃騎將軍，三世如其官。……順治九年十一月，曾推天津總兵員缺。十年十二月，曾推河南開歸總兵員缺。兩次皆為有力負之而趨，廷論惋惜。……未幾科參，解任聽勘。又閱數月，以風影事指摘掛誤，革職回籍。薏苡為珠，自古信然。……及歸里之日，兢兢株守，給衣粗食，不敢妄費。……時當大祲，則竭廩捐賑。康熙十年冬至次年四月……共捐小麥三千餘石。十二年，淮安饑，載小麥三千石輸於官。……如冬無衣者，予之棉；死不能斂者，予之棺；不能葬者，予之地。……廢刹荒寺，延名僧住錫修葺。刊刻諸經，……朔望得誦，尤加虔謹。……惟願後嗣官者，以忠勤報國，以清節惠民，居鄉者，以耕讀傳家，以詩禮裕後。」

王熙《驃騎將軍張公傳》、《族譜·傳述》引范周《總戎伯亮張公傳》、張介《雨村公口述所見盱紳藏本記略》、《族名錄》、《家乘記述·張省齋增註》、程南陂《張氏兩世事略》、《族譜誌銘》引張玉書《伯量張公墓誌銘》，《族譜·贈言》引張玉書《徐州新遷文廟記》、又引張玉書《重建荊山口石橋碑記》、《江南通志》、《杭州府志》、《徐州府志》、《銅山縣志》、《徐州續詩徵》等俱略同。然亦有其可補充之事，與當辨明之處，茲按詮如次：

瞻字伯量，非字伯亮。范周《總戎伯亮張公傳》誤。《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四《聯》「贈張伯亮封翁」、「贈張伯亮副總戎」亦誤。

《驃騎將軍張公傳》：「公……彭城人。……少慷慨有大志，鳶肩虎相，見天下多故，思以武功顯。」《總戎伯亮張公傳》：「幼負倜儻，有大志，不屑以舉業章句。」實則瞻「文場弗售」，轉攻孫吳。然此雖溢美之詞，亦在情理之中。

《驃騎將軍張公傳》：「旋授歸德城營參將，父子文武為一方保障。……曙三公……不屈死之。公聞變，泣血厲

眾，率所部直搗其師，殲之。叛帥逃而免。」不詳，張介《雨村公口述所見盱紳藏本記略》則頗錄細節，曰：「伯量在歸聞變，率所部疾馳至睢。與王之綱等追定國不及，殲其餘眾而還。……伯量已決計送柩歸葬，合手下壯士數十人，投入清營，乘間剸刃定國腹中，死不恨矣。王、李(遇春)諸將急止之曰：不可，君欲報仇，與其輕身蹈險，且事不可知，何如守城統眾，乘隙待時。……既而諸將皆就伯量計曰：方今馬、阮專擅朝權，史公趨趄江北，黃與、劉皆有吞噬我輩之心，南都事不可知。咫尺黃河，盡屬敵國。惟江南數省，得之尚足據以為安。我等不若仍依高公故事，鼓行渡江，放兵南下，可以得志。伯量曰：不可，若鼓行放兵，是為亂也，終必無以自立。且時移勢易，興平前事，豈可師乎？目下……許定國叛去，沿河數百里盡屬我等，正宜竭忠盡力，上報國恩，下復私仇，萬萬不可妄有希冀，自貽首亂之咎也。諸將皆謝不及，相與約曰：城守、河防，雖係兩事，總屬一家。我輩粗人，目不知書，凡事皆取張公進止。……豫親王諗知伯量才兼文武，計收用。預遣許定國隸肅王軍。進圍歸德，匝月，知城已不支。乃遣人入城，以禮招徠。並許以復仇，不殺人，不俘掠，退兵三十里。伯量感之，乃受命。」

《驃騎將軍張公傳》：「會有修怨者假事中傷，大府欲亟上白，且留公。公曰：吾尚有老母在，當伸孝養，遂吾初志也。奚辨為！遂侃然歸。」《總戎伯亮張公傳》：「公以方盛之年，急流勇退，飄然欲從赤松子遊。」《伯量張公墓誌銘》：「公則念母劉太夫人春秋高，自寇亂以來，戮力行間，未親甘旨之奉。今幸中原耆定，吾願畢矣，安能僕僕久事戎馬間乎。乃力請侍養以歸。」按實則張膽時為科參，「革職回籍」。王《傳》、范《傳》、張《銘》係為賢者諱。

張玉書《徐州新遷文廟碑記》：「學宮……因陋就簡，制度未備。……予宗叔伯量公毅然……捐其歲入之資六千餘金以為倡。……經始於康熙癸亥年春，落成於康熙甲子年，……視舊學之制，規模宏遠矣。」《重建荊山口石橋碑記》：「荊山口……石橋……傾圮。……郵傳行旅至此，率望洋以歎。……吾彭城族叔伯量公閔然殷懷，首志修復，……橋長

計三百六十二丈五尺，高一丈八尺，寬一丈九尺，橋孔大小四十餘洞。興工於康熙壬戌年，落成於康熙辛未年，計其費共銀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兩。」按張贍《自述》敘至康熙十九年，興學建橋，俱在其後，故錄王書兩記以補。

《族名錄》：「贍，行大，字伯量。生於明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七歲，於清康熙庚午年二月初七日壽終於家。葬於太山祖塋穆穴。……以子道祥貴，誥封光祿大夫。以子道瑞貴，誥封榮祿大夫。鄉飲大賓。崇祀鄉賢。」

亦能詩文。

《自述》：「署本標右營，管賞功聽事，日凡上幕府，功績次第登記，比道員任也。」《伯量張公墓誌銘》：「浙閩總制張公存仁知公才優，請於朝，欲用為漳南監司。廷議以八閩未靖，公宿將，不可以文吏奪公任。」

按《族譜·雜著藏稿》收有張贍《兵憲袁公傳》、《羅山人小傳》兩篇，均註明「載郡志」，蓋張贍為《徐州府志》所作。另有《重修奎樓碑文》、《遷建徐州文廟記》兩篇存世。《徐州續詩徵》卷一《銅山》選其詩二首，詩題《歸田詞》。而《歸田詞》今存十首，見《清毅先生譜稿》卷六。

妻朱氏，夙嫻女訓，早亡。繼配孔氏，克襄內治，壼儀可則，享年八十九歲。妾趙氏、陳氏、劉氏、彭氏。

《自述》：「娶朱氏。毓質名閨，夙嫻女訓，敬事舅姑，有亡黽勉。惜中道棄捐，享年二十八歲。生於萬曆四十一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崇禎十三年十月初二日。……繼娶孔氏。四德咸宜，克襄內治，春秋蘋藻，莊慎嚴肅。鞠育子女，慈恩備至。至於賙卹三族之戚，恩撫群下，內外食指眾多，皆使之寬裕得所。自奉簡約，晚年茹齋敬佛，壺儀可則。」按孔氏事載《徐州府志》，頗詳。

《族名錄》：「妻宋氏，同郡人諱星炳之女。……以夫，以子道祥、道瑞貴，誥贈一品夫人。繼妻孔氏，同郡諱貞賢之女。生於天啟癸亥年十月初八日。以夫，以子道祥、道瑞貴，誥封一品夫人。享年八十九歲，於康熙辛卯年二月十六日壽終內寢。……側室趙氏，生於崇禎壬午年十月二十三日。以子道溥貴，誥封太孺人。享年六十一歲，於康熙壬午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內寢。……側室陳氏……劉氏……彭氏。」

鐸，行一，字仲宣，號鶴亭。父垣殉難，以八齡扶櫬歸里。弱冠，以兄膽陰生，選授內翰，時負才名。官至漢陽太守。誥封奉政大夫。廉介自持，嚴正端方，與時相左。遭吏議歸里，遂優遊林下。享年五十八歲。

《族譜·傳述》錄張道淵《奉政公家傳》：「伯父奉政大夫二公諱鐸，字仲宣，號曰鶴亭。……總角時，天性莊毅，絕不與群兒伍。歲甲申，先王父殉難睢陽。國破家亡，烽煙四境。公僅八齡，而能徒步於數百里之遙，扶櫬歸里。其才其識，自非尋常童孺可得同年而語也。弱冠，以恩蔭考除內翰。西清禁地，侍從趨蹌，紅本票擬，悉公手錄進呈。……一時聲譽藉甚皇都。丁未秋，齎今上親政詔宣諭兩浙。將入境，督撫提鎮率屬郊迎，俯伏十餘里。公乘馬竟行不顧。固為往例，實榮幸矣。及復命，未旬餘，而兩遷中秘。燃藜起草，口傳綸綍，翻譯國書，朗如眉列。已酉，出為臨安司馬。公至郡，首先捐俸修整黌宮，次備供給，聚士課藝，以鼓勵人才。更復捐資創修曲江箐口關石

橋，以利行人。……而其自處，則飲冰茹蘗，恪供職守。獨是邊土凋敝，僰民雜處，兼以強藩騷擾，民不堪命。公不避嫌怨，力為撫恤。遇藩兵肆橫，即嚴撻以懲。一時慓悍之徒，聞公名莫不斂跡避去，不敢入境。癸丑，朝覲，陞授澂江刺史。甫就道，聞馮太恭人訃，丁艱旋里。而吳逆適叛，公忠義性成，設在滇中官守是責，則張睢陽將再見於今日矣。然公早有先見，於奉表時，即命眷屬歸里，竟免於難。此又明哲保身之左券矣。服闋，補漢陽太守。漢陽當水陸要衝，兵興旁午，羽檄星馳。公才堪四應，游刃有餘。督部廉知其能，調至軍前監造戰艘，並資贊畫。公既受命，身自董理，晝夜靡寧。不數月，而艨艟巨艦，蔽江映日。當是時，親王重鎮，雲集荊襄。耳公之才，莫不願為一見。獨是公廉介自持，剛厲不屈，與時相左，不能宛轉葉貴人意。故被吏議。公恬然無慍色，笨車樸馬，遄回故里，優遊林下。囊橐蕭然，閉戶讀書，怡怡自得，視富貴如浮雲。公生平秉禮持正，莊敬不阿。閒居燕處，後進輩侍立左右，終日不敢有惰容。每惡世風偷薄，思欲力挽頹俗，反之古道。故遇有懷詐而媿者，輒質責譙讓，無所容。歲時伏臘鄉里，宴會座中，有豪放輩聞公至，莫不攢眉吐舌，輒自引去。曰：此吾平日畏敬，而不敢仰視者也。即此可以想公嚴正之風矣。……醉後不責人以非理。子侄中之狡者，嘗將平日不敢面陳之事，乘醉質之公前。公大笑，頷之而已。公於沉酣之際，性地獨能不亂，足見養之有素。諸人為公惜者，以公一生方正，不能隨時俯仰為病。此不知公者也。而知公者則曰：此正足以傳公也。」《銅山縣志》略同，惟極簡疏。

《雨村公口述所見盱紳藏本記略》：「(瞻)弟鐸、子道祥叔侄同庚，方九齡，在旁齊聲願任扶柩歸葬，請兄父端意報仇。諸將異之。」按此云「九齡」，係虛歲。《奉政公家傳》謂「八齡」，為周歲。

《族名錄》：「鐸……生於明崇禎丁丑年三月十五日，生年五十八歲，於康熙甲戌年二月初九日疾終於家。葬於黃家樓新塋主穴。官職恩蔭，初任內閣辦事中書，二任內國史院中書，三任內弘文院典籍，四任雲南臨安府同知，五任雲南澂江府知府，六任湖廣漢陽府知府。覃恩誥授奉政大夫。」

按《奉政公家傳》稱康熙為今上，則撰於康熙年間無疑。《族名錄》則避乾隆諱，係刻於乾隆間。後《嗜三張公志》補謂「晉階中憲大夫」。然《族譜·誥命》未收授此散階的誥命。

又鐸詩《感懷》十首頗可與傳相印證。其二曰：「追思昔日列鵷班，待漏西清識聖顏。綵筆直分銜鳳下，珮釧忽從獵騎還。上方沽沐珍饈賜，內藏榮叨宮錦頒。惟有綸扉司染翰，常朝不與頗餘閒。」其四曰：「曾頒鳳詔出楓宸，兩制宣恩雨露臻。天使皇華清驛路，舍人鞠瘁盡臣倫。西湖桃李煙雲舊，南國人文物候新。俯地錦袍盈十里，雕鞍穩坐不躬身。」詩有自註云：「全省滿漢文武大小官員，皆衣朝服，俯伏道旁，約十餘里。余乘馬竟行不顧，蓋往例也。」自得之情，溢於言辭。

能詩，工書，善飲。譽為張氏白眉。有《晏如草堂集》行世。

《奉政公家傳》：「先皇帝(敢按指順治)愛其點曳工楷，特加獎賞。凡內庭宮殿以及陵工諸額，悉命公書。……晚歲喜賦詩，有《晏如草堂集》行世。更好飲酒。每於花晨月夕，呼子侄輩分韻拈題，傾杯倒斝，笑語達旦。」《嗜三張公志》：「鐸……能詩工書。」《族譜》張曇序：「鐸，文華禁苑，才重天顏，孝友性生，家風是凜，誠為一族白眉。」《感懷》其七：「圖書滿架誰同調，明月多情入座來。」其十：「花前歌笑琴三弄，月下吟哦酒一瓢。」

按《族譜·藏稿》選《晏如草堂集》十首，總題為《感懷》。《徐州詩徵》選其詩一首，即十首之五，亦題為《感懷》。另《族譜·奏疏》收有張鐸康熙六年五月十八日之奏疏兩道。

娶蔡氏，早亡。繼配蔡氏，享年六十八歲，妾孫氏、王氏、李氏、孫氏、滕氏。

《族名錄》：「妻蔡氏，沛縣人，江南淮安府清河縣知縣諱見龍之女，早逝。以夫貴，誥贈宜人，再贈恭人。……繼妻蔡氏，沛縣人，庠生諱文龍之女。生於順治乙酉年二月初二日。以夫貴，誥封宜人，晉封恭人。享年六十八歲，於康熙壬辰年正月二十三日壽終內寢。……側室孫氏……王氏……李氏……孫氏……滕氏。」按繼配蔡氏事載《徐州府志》，頗詳。

按膽、鐸俱為竹坡伯父。竹坡並無叔父。戴維·特·羅伊《張竹坡評金瓶梅》謂張潮為竹坡父之同父異母弟，誤。

父䎗，字季超，號雪客，自號山水友，行三。

《族名錄》：「䎗，行三，字季超，號雪客。」《曙三張公志》同。《族譜·贈言》引陸瑰《山水友詩序》：「自號曰山水友。」胡銓《司城張公傳》：「䎗字季超，一字雪客」。《徐州詩徵》同。按雪客當為號，胡《傳》、《詩徵》誤。

崇禎癸未年生。不滿二歲，而父殉難。隨母歸里，驚恐多病。

《族名錄》：「生於明崇禎癸未年七月二十九日。」《司城張公傳》：「生甫周，其父殉難睢陽。伯兄隨大軍南渡。仲兄僅八齡，扶父柩，並奉其母兩太夫人，走烽火中數百里以歸。公在襁褓，遭跋涉，冒驚恐，因而一生善病，如漢文成侯。」

年十三，兩兄並仕，獨奉母家居。

《司城張公傳》：「公年十三，伯兄遠鎮大雄，仲兄以內史入侍清班。群從各復蟬聯鵲起以去。公內而親幃獨奉，色笑承歡。」《銅山縣志》略同。

英穎絕倫，雍容恬雅，少有練達之才。

《司城張公傳》：「疏髯偉幹，秀眉炯目，神鋒淵著，精采煥發。奕奕陸百十許人，朗朗若萬間屋。……周旋恬雅，揖讓雍容，只覺奇氣英英，撲人眉宇。至其綜理家政，則部署有方，屏當不紊。夫以翩翩年少，具此練達之才，每令老生宿儒對之撟舌。僉曰：王孫公子不鏤自雕，此諺不虛矣。」《族譜》張景序：「翃，蚤聲黌序，英穎絕倫，振翮雄飛，擬日以俟。」

不欲宦達，強之仕，旋歸。

《司城張公傳》：「閭里望其仕，群相告曰：東山不起如蒼生，何此語竟忘之耶？公笑而不言。交親勸其仕，私相謂曰：慕容垂乘父兄之資，少加倚仗，便足立功，此語竟忘之耶？公不答。公之伯兄強公之都下，通之仕。激相問曰：伯石辭卿，子產所惡。少而學，壯而行。致身顯盛，光大前人，遺烈此語竟忘之耶？公勉應之，授司城之銜。旋即遄歸，終不仕。」《曙三張公志》：「翃……庠生，授職五城兵馬司正指揮。」《族譜·雜著藏稿》選其《山水友約言》：「芥功名而塵富貴。」

嘯傲林泉，留連山水，約文會友，結社賦詩。

《司城張公傳》：「外而廣結賓朋，座中常滿。……肆力芸編，約文會友。一時聞風興起，誦讀之聲，盈於里巷。……公無軒冕情，有邱壑想。每於長松片石之間，山曉水明之候，琴樽自適，絲竹怡情。朗暢之懷，直欲不容一點俗塵飛來左右者。公最重交遊，嘗結同聲社，遠近名流，聞聲畢集。中州侯朝宗方域，時下負盛名；北譙吳玉林國縉，詞壇宗匠，皆閒關入社。盛可知矣。……湖上李笠翁偶過彭門，寓公廡下，留連不忍去者將匝歲。同里呂青履維揚，孫直公曰繩、居夢真毓香、楊又、曾鞏、徐碩、林栴之數子，常與公數晨夕於煙霞泉石之間，數十年無間然也。」

《銅山縣志》略同。

《山水友・惜春草》「春夜宴西園次孫漢雯韻」：「千古惟容我輩寬，夜遊秉燭莫辭寒。樽前且進青田醁，身後誰逢絳雪丹。美景從來憐易歇，春光休教送無端。詩成四座風雲落，獨愧陽春曲和難。」又「贈博平耿隱之」：「癖愛煙霞塵富貴，性甘泉石老林邱。」

《山水友約言》：「丹詔九重，難致草堂之居士；白雲一片，堪娛華陽之隱居。曠達無拘，陶靖節之放懷對酒；詼諧特異，嵇中散之樂志撫琴。是以富春垂釣之士，友麋鹿而侶魚蝦；神武掛冠之賢，芥功名而塵富貴。古人良有以也，我輩寧不幡然。況朝露易晞，浮雲難久，春花虛豔，秋月徒輝。自宜盡日為歡，及時行樂也。爰集煙霞之侶，共訂泉石之盟。樂山樂水，會文會友。會之設也，宜儉維道義以相長。會之期也，宜頻庶情懷之相洽。要知氣分既相投，須置形骸於莫問。克全終始，無竟妍媸。況我同人，咸饒異致。特特奇奇之品，磊磊落落之姿。允為神仙窟裏之人，要非名利場中之客。自宜接七逸之武，盤桓於翠竹之谿。追四皓之蹤，優遊於紫芝之圃。或築草堂於層巒之上，或構環堵於曲水之濱。或蔭長松，或坐纖草。朋風友月，聽鳥觀魚。世居太古之前，人是羲皇以上。何其適也，不亦

快哉。其或韻士無依、高人落魄者，則從而濟之；花魂無主、月魄不歸者，則從而吊之。嗚呼，怡情為樂，養性乃真。較彼心如背火、思等流波者，其趣既異，所得自多也。」

《族譜·雜著藏稿》錄其《惜春草小引》：「余琴書性癖，花鳥情深。九十韶光，欲盡綢繆久住。三春景物，肯教容易輕歸。故攜酒深山，臥聽清音來睍睆。徵歌密柳，坐評嬌影舞參差。」

能詩擅文，解律工書，駢文、七律清新流麗，尤得右軍、太白逸致。有《同聲集》、《山水友》、《惜春草》行世。

《曙三張公志》：「翊……詩名家。」《山水友·惜春草》「和答王子大」，「夢筆生花善論詩，小窗風雨寄離思。陽春白雪高千古，明月青蓮擅一時。」陸琬《山水友詩序》：「……點染圖畫，遊戲三昧。……每過從先生館舍，受詩稿卒業，如行山陰道上，千岩萬壑，目不給賞；水光山色，冉冉飛動楮面。蓋先生之詩，借山水而益奇。」《族譜·贈言》引徐鴻《山水友詩序》：「先生詩若干篇，名其集曰《山水友》。」《族譜·贈言》引趙之鎮《惜春草序》：「余至彭城，受知於季翁先生，因得快讀其所著。才奇八斗，而一往情深，……無日不攜斗酒，挾管弦，酣觴嘯詠，……是以盈囊充篋，無一擲地不作金石聲。……及見珠輝玉燦，奇豔驚眸者，則案頭《惜春草》也。……出之巧合天然，絕無斧鑿痕跡。」《同城張公傳》：「向有《同聲集》詩如干卷行於世。」同治《徐州府志》卷十九《經籍考》：「張翊，《同聲集》（銅山志）。」

按《族譜·藏稿》選其詩十五首、詞四首，總其名曰《山水友》、《惜春草》，未析分。又道光《銅山縣志》卷二十二《藝文五國朝詩一》選其詩一首，《徐州詩徵》卷二《銅山一》選其詩一首，俱在《族譜》所選之內。

多蓄異書古器。

陸琬《山水友詩序》：「彭城李超張先生挾不世之才，負泉石之癖，多蓄異書古器，以嘯詠自適。」

曾出遊任城、漢陽、吳江、杭州等地。

按《山水友·惜春草》中有《秋日登任城太白樓謁二賢祠》、《登晴川閣》、《過西泠遊飛來峰》諸題。其《傳言玉女》（重陽旅況）：「雁渡長空，霜落吳江，楓冷鄉思無限。」又《贈博平耿隱之》：「雲龍折柳為君賦，他日同期五嶽遊。」

感歎世風頹喪，慨然為桑梓排難解紛。

《司城張公傳》：「當是時，流氛蹂躪之餘，吾徐驚鴻甫奠，俗鄙風頹。……更結經濟社，標以射約，而少年英俊輩，紛紛然操弓挾矢以從。由此國俗為之丕變。公敷陳事理，詞義精剴，聲響朗然。郡中巨細事咸質諸公。公剖分明晰，悉中肯綮，而桀黠爭雄糾結難明者，當公片語，莫不含羞釋忿而退。蓋公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直爽軒豁，音吐鴻暢，令人凜然如對巨鑒，而不能隱其跡也。」

性喜揮霍，常致囊澀。

《司城張公傳》：「公門第迴然，而晰產乃不及中人。且性喜揮霍，屢以澀囊致困。」

每懷黍離之情，飄然有出世之思。

《山水友·惜春草》「初夏靜夜玩月偶成」：「擁石高歌舒嘯傲，拋書起舞話興亡。銜杯不與人同醉，獨醒何妨三萬場。」又「泗水懷古和石谿韻」：「豐沛雄圖望眼消，空餘泗上水迢迢。詩歌舊跡碑猶在，湯沐遺恩事已遙。白鷺閒依荒草渡，錦禽爭過斷楊橋。山川無限興亡意，月色風聲正寂寥。」又「白雲禪院」：「白雲深處偶停車，殊覺紅塵道路賒。梵語空清高嶺落，花香幽墖曲蹊斜。朝霞暮靄連松葉，夜月春風冷石華。每憶武陵求隱地，桃源不意在山家。」又「答彌經和尚」：「厭聞名利計人余，欲向深山結草廬。幻夢覺來三昧寂，色空悟到一身餘。」

因哭至友致卒，生年四十二歲。

《司城張公傳》：「公一日扶病出數十里外，哭其至友於懸水邨。過慟。歸途冒風雪，病轉劇，因着床褥，遂不起。」《族名錄》：「翊……生年四十二歲，於清康熙甲子年十一月十一日疾終於家。葬於丁塘紫金山之陰新塋主穴。」

母沙氏，同郡庠生沙日清女。弱齡以孝女聞，于歸以賢婦名，晚歲以仁母稱。享年六十三歲。

《族譜·壺德》：「沙氏，徐州人，庠生沙日清女，兵馬司指揮張翊妻。賦性沉靜，一生無疾言遽色。弱齡以孝女

閨，于歸以賢婦名，晚歲以仁母稱。至其閫範，雍雍然，肅肅然，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也。作未亡人者，將三十年，丸熊之教無忝。男噪才名於弱冠，女解割股於垂髫。即此可證氏教有方矣。里中親串咸敬仰之，奉為儀型焉。」原註：「載州志閫德部。」

《族名錄》：「沙氏……生於順治丁亥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三歲，於康熙己丑年二月二十四日壽終內寢。合葬丁塘紫金山新塋主穴。」

簪纓世胄，鐘鼎名家。

《族譜》雍正十一年石傑序：「張於徐為巨族，其仕者皆有廉能之稱。」《族譜·傳述》引拾泰《珍垣張公傳》：「籛里……世族最夥，若歷數之，則張姓當僂第一指。」《族譜·傳述》引莊柱《邑侯張公傳》；「彭城張氏，素稱望族，代有偉人。」《族譜·傳述》引周鉞《孝靖先生傳》：「先生一門群從，勢位傾閭里。」《族譜·誌銘》引孔毓圻《履貞張公墓誌銘》；「簪纓袍笏，一門濟濟，大河南北，莫與倫也。」《族譜·崇祀》：「簪纓世胄，鐘鼎名家。」

竹坡生有異兆，竟每以虎自喻。

《仲兄竹坡傳》：「歲庚戌，母一夕夢繡虎躍於寢室，掀髯起立，化為偉丈夫，遂生兄。」《十一草·撥悶三首》：「我聞我母生我時，斑然之虎入夢思，掀髯立起化作人，黃衣黑冠多偉姿。……我志騰驤過於虎。……去年過

虎踞，今年來虎阜，金銀氣高虎呈祥，池上劍光射牛斗。」《十一草·客虎阜遣興》：「……銀虎何年臥此邱。憑弔有時心耳熱，……」。《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弱女提燈從旁舞，醉眼將燈仔細看，半類獅子半類虎。」

少聰穎，六歲能詩，入塾傾倒同社。

《仲兄竹坡傳》：「六歲輒賦小詩。一日，丱角侍父側。座客命對曰：河上觀音柳；兄應聲曰：園外大夫松。舉座奇之。……兄長余二歲，幼時同就外傅。余質鈍，盡日咿唔，不能成誦。兄終朝嬉戲，及塾師考課，始為開卷。一寓目，即朗朗背出，如熟讀者然。……一日，師他出。余揀時藝一紙、玩物一枚，與兄約曰：讀一過而能背誦不忘者，即以為詩。設有遺錯，當以他物相償。兄笑諾。乃一手執玩具，一手持文讀之。余從旁催促，且故作他狀以亂之。讀竟復誦，隻字不訛。同社盡為傾倒。」

二十四歲，北遊長安詩社，名震都門，咸稱竹坡才子。

《仲兄竹坡傳》：「長安詩社每聚會不下數十百輩，兄游至，登上座，競病分拈，長章短句，賦成百有餘首，眾皆壓倒，一時都下稱為竹坡才子云。」《司城張公傳》：「道深，有時名，世咸稱為竹坡才子云。」

《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去年前年客長安，春燈影裏誰為主。」按乙亥前二年為癸酉，竹坡生於庚戌，因知為二十四歲。《十一草·撥悶三首》：「廿歲文章遍都下。」按此係舉其成數。

性孝友，志欲鵬飛，光宗耀祖。

《族譜．雜著藏稿》錄其《烏思記》：「余……年十五而先嚴即見背。……戊辰春，予以親迎至鍾吾。……嘗樹遠離，……對景永傷，不覺春衫淚濕。……偶見階前海榴映日，艾葉凌風，乃憶為屈大夫矢忠，曹娥盡孝之日也。……彼曹娥一女子也，乃能逝長波逐巨浪，貞魂不沒，終抱父屍以出。矧予以鬚眉男子，當失怙之後，乃不能一奮鵬飛，奉揚先烈，……尚何面目舒兩臂，繫五色續命絲哉！」《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堂上歸來夜已午，……且以平安娛老母。」

體質羸弱，而精神獨異。讀書快若敗葉翻風。

《仲兄竹坡傳》：「兄體臞弱，青氣恒形於面，病後愈甚。伯父奉政公嘗面諭曰：侄氣色非正，恐不永年，當善自調攝。……兄雖立有羸形，而精神獨異乎眾，能數十晝夜目不交睫，不以為疲。」《十一草．撥悶三首》：「我生柔弱類靜女」。

《仲兄竹坡傳》：「兄讀書一目能十數行下，偶見其翻閱稗史，如《水滸》、《金瓶》等傳，快若敗葉翻風，晷影方移，而覽輒無遺矣。」

落拓不羈，志節疏放。

《仲兄竹坡傳》：「兄性不羈。一日家居，與客夜坐。客有話及都門詩社之盛者。兄喜曰：吾即一往觀之，客能從否？客方以兄言為戲，未即應。次晨，客曉夢未醒，而兄已束裝就道矣。」《十一草・撥悶三首》：「我生泗水上，志節愧疏放。」

《幽夢影》有一則云：「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竹坡批曰：「聚花、月、雪於一時，合佳、韻、高為一人，吾當不賞而心醉矣。」《幽夢影》又一則云：「一歲佳節以上元為第一，中秋次之，五月九日又次之。」竹坡批曰：「一歲當以我暢意日為佳節。」

五困場屋，未博一第。

《仲兄竹坡傳》：「十五赴棘闈，點額而回。……兄一生負才拓落，五困棘闈，而不能博一第。」

激賞《金瓶梅》針線細密，二十六歲時，為炎涼所激，旬有餘日，批成梓行，貨之金陵，才名益振，然終受其累。

《仲兄竹坡傳》：「(兄)曾向余曰：《金瓶》針線縝密，聖歎既歿，世鮮知者，吾將拈而出之。遂鍵戶旬有餘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貨之坊間，可獲重價。兄曰：吾豈謀利而為之耶？吾將梓以問世，使天下人共賞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遂付剞劂。載之金陵。於是遠近購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來白下者，日訪兄以數十計。」

按《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生始二十有六，素與人全無恩怨」云云，信為實言。又《竹坡閒話》：「《金瓶梅》

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並說他「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又《第一奇書·凡例》：「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且成於十數天內。」戴維·特·羅伊《張竹坡評金瓶梅》考定竹坡評《金瓶梅》在康熙五年至二十三年間，非是。

《幽夢影》有一則云：「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竹坡批曰：「我為刻書累，請並去一不字。」按有清一代，張氏族人皆不使承認其為先人。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張伯英編纂《徐州續詩徵》，方首次公開歸竹坡於譜系。

性揮霍，喜交遊，狂於酒，至於貧病交加。

《仲兄竹坡傳》：「兄素善飲，且狂於酒。……兄性好交遊，雖居邸舍，而座上常滿。日入所入，僅足以供揮霍。」

《十一草·撥悶三首》其二：「少年結客不知悔，黃金散去如流水。老大作客反依人，手無黃金辭不美。」其一：「愁多白髮因欺人，頓使少年失青春。」《竹坡閒話》：「邇來為窮愁所迫。」《幽夢影》有一則云：「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竹坡批曰：「我幸得極雅之境！」

客寓揚州、蘇州，憤世疾俗，批書寫恨，吟詩寄愁，自我解嘲。

《與張山來書》其一：「老叔台誠昭代之偉人，儒林之柱石。小侄何幸，一旦而識荊州。廣陵一行，誠不虛矣。」其二：「承教《幽夢影》……小侄旅邸無下酒物，得此，數夕酒杯間頗饒山珍海錯……不揣狂瞽，妄贅瑣言數則。」

按竹坡於康熙三十五年由南京移寓揚州，⑤（參見下文）而由《與張山來書》知乃初識張潮等人，並參與《幽夢影》批評。其《幽夢影》批語有一則云：「今之絕勝於古者，能吏也，猾棍也，無恥也。」

《十一草．撥悶三首》其三：「去年過虎踞，今年來虎阜。」其二：「而今識得世人心，藍田緩種玉，且去種黃金。」其一：「何如不愁愁亦少，不見天涯潦倒人，饑時雖愁愁不飽。隨分一杯酒，無者何必求！」《十一草．客虎阜遣興》：「好將詩思消愁思，省卻山塘買醉錢。」按竹坡評點《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次年春「藏之金陵」。此言「去年過虎踞，今年來虎阜」，因知竹坡係於康熙三十六年由揚州轉客蘇州。其有感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卻由來已久。《烏思記》：「人情反覆，世事滄桑，若黃河之波，變幻不測；如青天之雲，起滅無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於人世矣。」

然志不少減，堅欲用世。遂北上，效力永定河工次。

《十一草．撥悶三首》：「眼前未得志，豈足盡生平。」《十一草．客虎阜遣興》其三：「憑弔有時心耳熱，雲根撥土覓吳鉤。」

《仲兄竹坡傳》：「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寧事此以羈吾身耶！遂將所刊梨棗，棄置於逆旅主人。襆身北上，遇故友於永定河工次。友薦兄河幹效力，兄曰：吾聊試為之。於是晝則督理插畚，夜仍秉燭讀書。」

按《在園雜誌》卷二：「(竹坡)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劉廷璣康熙四十五年任淮徐道，

駐節彭城，此段記載孤例無稽，應是傳聞而誤。

工竣，一夕突病，嘔血數升而卒，時年二十九歲。

《仲兄竹坡傳》：「工竣，詣鉅鹿會計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嘔血數升。同事者驚相視，急呼醫來，已不出一語。藥鐺未沸，而兄奄然氣絕矣。時年二十有九。」

《族名錄》：「生年二十九歲，於康熙戊寅年九月十五日疾終於直隸保定府永定河工次。葬於丁塘先塋穆穴。」

官候選縣丞。

《族名錄》：「官職候選縣丞。」《曙三張公志》：「道深……候選縣丞。」

著述甚富，傳世者六種。其一《十一草》。

《徐州詩徵》：「道深……著有《十一草》。」民國《銅山縣志》同。《徐州詩徵》並選其詩一首，題為《虎阜遺興》。

按《族譜·藏稿》收有《十一草》十八首。內有《客虎阜遺興》一組六首。《詩徵》所選即其一、三，詩題則刪誤。另道光《銅山縣志》卷二十二《藝文五》選張道源一首《中秋看月黃樓上》，實為《十一草》最末一首，《縣

志》誤署。

《仲兄竹坡傳》：「(兄)二十餘年詩古文詞無日無之，然皆隨手散亡，不復存稿。搜求敗紙簍中，僅得如干首。」

按竹坡作詩既「隨手散亡」，又係暴卒，其《十一草》集名，當為其弟道淵代擬。

其二《治道》。其三《烏思記》。

按《治道》為政論散文，《烏思記》為記敘散文，俱見載於《族譜·雜著藏稿》。

其四《金瓶梅》批語。

按批語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每回回首總批；二、回內雙行夾批；三、附錄，計有：凡例，《金瓶梅》寓意說，冷熱金針，非淫書論，苦孝說，讀法，雜錄小引，竹坡閒話，雜錄，趣談，目錄。批語俱附於原書，未曾單行。張評本《金瓶梅》有康熙乙亥原刊本及翻刻本。各本於附錄，或作次序調整，或有增刪，不盡同。

其五《幽夢影》批語。

按《幽夢影》為張潮撰寫之雜感集。有道光十三年刊《昭代叢書》別集本、光緒二年復刊本、光緒五年嘯園刊《古今說部叢書六集》本等。其上共有批語五百一十三條(據嘯園刊本)，其中張竹坡批語八十三條。

其六《東遊記》批語。

按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狐仙口授人見樂妓館珍藏東遊記》……每章後有『竹坡評』，末附《尾談》一卷。……竹坡不知即張竹坡否？」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尾談》中敍及『長崎島有大唐街，皆中國人』。孫子書先生考證……『此書之作至早不能過康熙二十八年』。……假如這個竹坡真的是批《金瓶梅》的張竹坡，則康熙二十八年他尚只有二十歲，再過幾年批書，與孫先生的考據正相符合。」

妻劉氏，西安府參將劉國柱女。夫婦伉儷情深。

《族名錄》：「妻劉氏，同郡人，陝西西安府參將諱國柱之女。生於康熙戊申年九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五歲，於乾隆壬戌年三月初一日壽終內寢，合葬於丁塘先塋穆穴。」

《烏思記》：「戊辰春，予以親迎至鍾吾。……荊枝遙隔，……對景永傷。」《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堂上歸來夜已午，春濃繡幕余樽俎，荊妻執壺兒擊鼓，弱女提燈從旁舞。」

子二人。長彥寶。次彥瑜。

《仲兄竹坡傳》：「子二：彥寶、彥瑜。」《族名錄》：「道深……子二：彥寶，劉氏出；彥瑜，劉氏出。」《曙三張公志》：「彥寶，字石友，善詩畫，生員。彥瑜。」《清毅先生譜稿》卷四《雪客公支派》：「彥寶，道深長

子，字若芝。住郁城東南張家集。生於康熙己巳四月二十七日。生員。生年五十六歲，乾隆甲子正月十九日疾終，祔葬丁塘祖塋。室蔡氏，宿遷縣人，湖廣九谿衛守備諱求之女，生於康熙戊寅四月初五日，生年四十一歲，雍正戊申六月初十日疾終，葬宿遷縣馬路口新塋。側室王氏。」「彥瑜，道深次子。住張家集。生於康熙乙亥二月十七日，生年三十一歲，雍正乙巳八月十七日疾卒，葬宿遷縣馬路口新塋。室陳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宿遷縣丞諱朝綱之女，生於康熙丙戌五月十五日，生年十八歲，疾卒，合祔。」

女二人，俱劉氏出。

《族名錄》：「女，劉氏出，婿趙懋宗，鑲黃旗人。」；劉氏出，婿莊顯忠，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人，廣東惠州營把總。」

孫世揚、世振、世榮。

按俱見《清毅先生譜稿》。不具述。

曾孫材、果、林、殿元。

按俱見《清毅先生譜稿》。不具述。

元孫翼鶯。

按見《清毅先生譜稿》。不具述。

竹坡兄弟九人，五人早夭。

《仲兄竹坡傳》：「余兄弟九人，而殤者五。兄雖居仲，而實行四。」《族名錄》「翃……子四：道弘，沙氏出；道深，沙氏出；道淵，沙氏出；道引，沙氏出。」

按《徐州詩徵》以前，不詳孰為翃子。民國《銅山縣志》始據張氏譜註明：「翃……子道淵。」《徐州續詩徵·張氏詩譜》又增註有：「道深，翃子。」另《銅山縣志》、同治《徐州府志》均在「應例」項，記錄有道弘，但未註世系。

兄道弘，字士毅，號秋山。風神秀骨，初欲利濟萬物，終以畫隱故園。能詩，擅丹青，長於沒骨圖，名噪一時。官至江西按察司知事。享年七十四歲。妻陸氏。

《族名錄》：「道弘，行大，字士毅，號秋山。生於康熙癸卯年八月初九日，享年七十四歲，於乾隆丁巳年九月二十九日壽終於家。葬於丁塘先塋昭穴。官職貢監，援例上林苑監署丞，初任改補江西按察司知事。妻陸氏，宿遷縣人，生員，鄉飲大賓諱僑翮之女。生於康熙壬子年八月初九日，享年六十三歲，於雍正乙卯年九月二十六日壽終內

寢，合葬於丁塘先塋昭穴。」

《曙三張公志》：「道宏，字上毅，號秋山。能詩，以畫名。上林苑監正，補江西按察司知事。」《司城張公傳》：「道弘以上林牧改授江右觀察參軍。擅丹青，長於北宋沒骨圖，名噪一時。」

《族譜·贈言》引葛繼孔《張秋山畫記》：「憶予守宜陽時，詣臬台，寮寀中有偉然七尺軀，長髯秀目，修眉偉觀，豐神氣宇，儼若山嶽者其人，詢知為秋山張氏，以京職調是臺屬吏者。他日訪於署，時值炎暑，窺見一室中粉碧青黃繽紛，几案排闥。入則有鮮花數樹，馥馥生綃上，枝迎葉舞。頓覺春風駘宕，怡我心神。訝而歎曰：孰為是神品而使造化在手耶？秋山曰：研粉塗丹，下於雕蟲篆刻，壯夫猶且不為。若云造化在手，則大丈夫存利濟萬物心，得時而駕，調元贊化，俾天下被澤者，莫不快陽春有腳，庶足以當斯語。予乃以塗抹祛煩暑耳，何敢辱君言之貺。是時，秋山年方強壯。烏府廉知其才能，遇疑獄沉冤，輒與諮諏。幕府棘長囹圄，星沉貫索，秋山贊畫之力居多。……予於秋山之畫有深嗜，而不能不亟為贊者，予曾乞《九秋圖》一幅懸諸壁。值秋時，回欄曲榭，亦間時異卉，與壁間相映，幾莫辨其孰為植孰為繪。蓋不獨形色肖之，其芬芳之氣，暢發之神，無不栩栩然相比似。考其派出，五代黃荃寫生，不以墨，但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迨後徐熙先落筆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傳色。故骨氣豐神，為古今絕筆。秋山殆契其微歟？……及予司臬江左之明年，秋山買舟來晤。風神猶昔，而鬚髮蒼然矣。詢其出處，則曰：予歸登吾山之雲龍，仰睇嵐光，俯挹湖影，不覺邱壑之情濃，而簪組之緣絕。遂構數椽於其麓，乃拘余畫者夥，予亦不倦畫，蓋將以是老焉。……秋山，彭城人，張姓，名道弘，字上毅，秋山其歸隱之別號也。初授職上林苑丞，改補江西按察司知事。憂，去官，不仕。」

按道弘，因避乾隆諱，改道宏。

弟道淵，字明洲，號蘧庵，鄉謚孝靖先生。

《族名錄》：「道淵，字明洲，號蘧庵，……鄉謚孝靖先生。」周鉞《孝靖先生傳》：「字明洲，號蘧庵，……里中士夫謚曰孝靖，固定論哉！」《曙三張公志》、道光《銅山縣志》略同。

淡泊處世，不樂仕進。

《孝靖先生傳》：「時先生一門群從，勢位傾閭里，而先生泊如也。蕭然環堵，門無雜賓。……客有勸先生謁選為升斗計者，先生輒笑而頷之。蓋先生尊大人季超公，際伯仲緯武經文之盛，獨抗懷高尚，不樂仕進。……會功令文武互用，遂需次京邸。……自是而後，先生亦絕意仕進矣。」

喜收字書古器，手不釋卷。

《孝靖先生傳》：「一時諸名流題贈滿四壁。架列藏書凡若干卷。案頭筆床茗椀外，古器數事，近作稿一冊，……」。道光《銅山縣志》：「道淵……喜讀書，七十手不釋卷。」

優遊天下，曠達不問生產。

《孝靖先生傳》：「每良辰美景，先生偕伯兄秋山、季弟汲庵，開閣延賓，酒兵詩債，鏖戰者往往徹宵旦。……先生曠達不問生產，以故家益中落。朝餐未潔，便典春衫。夜飲偏豪，常尋武負，……而先生故好遊，遊屐幾遍天下。申酉間，余授徒里閈，而先生探奇閩嶠，往返皆獲過從。余乃比歲得與先生棕鞋籐帽，散步兩峰三竺間。而先生賦賞，尤在孤山片石。嘗暮山日落，暝色煙凝，先生方兀坐凝神，若將屬句者。令嗣采若屢促登舟，弗應也。蓋先生一生山水之癖，詩文之豪，即此概見矣。」

能詩善文，情真辭切。

《曙三張公志》：「道淵……能詩。」《孝靖先生傳》：「所歷名山大川之勝，蒼翠鬱勃，而發之詩文。讀先生秦征棧路，如曹集諸刻者。見其嵌崎澎湃，咸謂得山水之助焉。」

修家譜，建家祠，幾竭一生之力。

《族譜》康熙六十年張道淵序：「余愧不敏，然分不容辭。聞命之日，凜凜於懷。於是握槧懷鉛，循支依派，逐戶諮詢，盡人究察。如某諱、某行、某字、某號，居某處，生某日，卒某時，葬某地，職某銜，官某方，妻某氏，妾某人，子某出，女某歸，以及孫、曾、雲、礽，一一細記。通族遍歷，越歲始周。其間名字雷同者改之，嫡庶混淆者辨之。聯合譜之次序，排長幼以攸分。至於事功不泯，文行堪傳者，則另為立傳。其恩綸、藏稿、壽挽諸章，悉選入集。恪遵舊譜程式，殫精竭慮，閱數載而譜成。」

《族譜》雍正十一年張道淵後序：「族譜之修，幾經讎校，曾於戊戌、己亥間遍歷通族，詳分支派，遵沿舊譜條目，彙選恩綸、傳誌、藏稿、贈言、壽挽諸章，裒集成帙。正在發刊，忽以他務糾纏，……只得暫爲輟工。只將録成之宗支圖、族名録等等，附以家法十七則，訂輯成書，分給族人使用。……余則庋之高閣，以待來茲。歲月蹉跎，遲至壬子秋七月，墓祭之期，……因起建立宗祠之議。……於是歲十月谷旦奉安先人主位於祠，……僉謂余曰：建祠、修譜，吾族兩大事。今祠已建，譜安容緩？余曰：唯唯。……余謝絶人事，入祠揵關，敬謹增修。舊條目中，逐目增益新條。舊條目外，按條另標新目。更立宗訓、族規、家法，……又恐遲或他誤，前轍可鑒也。乃即鳩工於祠，隨手付梓。編次方完，而梓人報竣。兹舉也，起於癸丑四月之朔，成於九月之望。客曰：譜約千頁，亦云繁矣。夫以盈尺之書，成於數月之内，何其速也！諸子姓曰：非然。譜修於戊戌，己亥之間，而今乃成，爲日已多。余曰：更非也。余自十數齡時，捧觀舊譜，見其條目空存，早已立心纂述，以竟先人未竟之事。今余已開第七帙矣。是余於譜，乃竭一生之力。客云數月之速，談何易易。而子姓只見修譜於戊亥之間，餘則不知也。」

《族譜》雍正十一年徐州牧石傑序：「五世孫道淵繼其先人之志，增修以成。」

《孝靖先生傳》：「丙辰，余公車北上，使道過訪。先生方鋭意以修家乘、建宗祠爲己任。迨己未，余南宫被放，應方伯徐公之聘，復館彭城。時則先生已譜成祠竣矣。余讀其條教，瞻其廟堂，竊歎先生生平懿行，覶縷不盡。而此尤先生十餘年來殫精竭力而成者。」

按綜上所録，則道淵髫年即蓄修譜之志，乃潛心留意，遂於康熙五十七、五十八年間正式入手，至康熙六十年，譜已垂成，後因故中輟，然已編成恩綸、傳志、藏稿、贈言、壽挽諸章，其宗支圖、族名録等，並已殺青。雍正十年復續，先於是年七至十月建成宗祠，繼以雍正十一年四至九月，纂竟族譜，並同時梓成，然已第七稿矣。至於周《傳》乾隆元年尚在修纂云云，因《傳》作於乾隆十三年，或係記誤。竹坡評點《金瓶梅》之功不可沒！道淵纂修《張氏族

譜》之功亦不可沒！惟其道淵，竹坡之詩文、小傳方得傳世！

性孝友，以禮讓率族。

《孝靖先生傳》：「先生性友愛，……少孤不逮，色養惟謹，侍母太夫人朝夕，每以不得捧檄娛親為歉。……而太夫人適遘重疾，先生聞信，促裝歸侍湯藥。卒以居喪盡禮稱族黨間。」《族譜》雍正十一年八世冢孫張炯序：「曾叔祖明洲……與先王父乃竹林中至近，而且至相親密者。」道光《銅山縣志》：「道淵……性孝友，……以禮讓率族人。」民國《銅山縣志》同。

按即以《族譜》為例，除《族名錄》、《傳述》例當有其家傳，並為撰《仲兄竹坡傳》、《聖侄家傳》、《珍侄家傳》載於《族譜·傳述》，《侄女彥璦小傳》載於《族譜·壺德》外，其詩文一無入選。其奉公謙讓，於此可見。

享年七十一歲。

《族名錄》：「道淵……生於康熙壬子年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於乾隆壬戌年二月初七日壽終於家，葬於丁塘紫金山之東新塋壬穴。」

官候選守御所。

《族名錄》：「官職候選守御所。」《曙三張公志》同。

妻陶氏。繼配任氏。妾丁氏。

《族名錄》：「妻陶氏，徐州衛人、貢生諱于雯之女。生於康熙辛亥年正月十五日，生年二十四歲，於康熙甲戌年正月初四日疾終內寢。合葬於丁塘紫金山之東新塋主穴。繼妻任氏，肖縣人、庠生諱以濂之女。生於康熙戊午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年四十一歲，於康熙戊戌年七月初六日疾終於肖邑母氏之宅。合葬於丁塘紫金山之東新塋主穴。側室丁氏，生於康熙丁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弟道引，字汲庵，號芸樵。監生。享年六十一歲。妻丁氏。

《族名錄》：「道引，行八，字汲庵，號芸樵。居住張家集。生於康熙甲寅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一歲，於雍正甲寅年六月十六日壽終於家。監生。妻丁氏，同郡人、河標中軍守備捐補都司諱熾之女。生於康熙丙辰年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歲，於乾隆丙辰年二月初七日壽終內寢，合葬於張家集北新塋主穴。」

姊妹四人，俱沙氏出。妹文閒，七歲割股療父，旌為孝女。

《族名錄》：「〔五〕……女長，沙氏出，婿趙泉楠，鑲黃旗人，陝西平慶道。三，沙氏出，婿韓敞鉅，同郡人，山東

萊州府濰縣縣丞。四，沙氏出，婿郝質珙，沛縣人，貢生。」

《族譜・壼德》引外叔祖沙永祺《張孝媛小傳》：「清河氏有女曰文閒，齒方齔，夙嫻禮度。凡女紅針管鉛墨詩賦，不假師傅，輒工妙絶倫。雖方之道韞，不復過也。兩親殊愛之，深閨晝閣，風日晴麗，跬步不去左右。康熙辛酉冬，余倩季超甫偶遘痰疾。延和扁疹視，參酌湯藎，未即愈。當沉迷倉卒中，諸兒女繞床戶環泣。女獨入小閣繡佛前，戒侍者出，胡跪燃香再拜，願以身代父。算取花剪割股，潛置藥鼎內，數沸，進於父。時慈母諸昆娣無有知其事者。浹日，果漸瘳。越兩月，始微露於母前。而季超病遂癒。……余念吾沙氏自少參公以忠孝傳其家，今獲爾女士在清河望族。此女之懿孝性成，一段佳話，誠有不可泯沒者，亦吾兩家之幸也。」《徐州府志》、《銅山縣志》略同。按女七歲換齒曰齔，康熙二十年辛酉，竹坡十二歲，故為其妹。另沙永祺尚有《張孝媛徽詩小啟》，載《族譜・贈言》。

從兄道祥，字履吉，號拙存。膽長子。由恩蔭選授內翰，官至湖北按察使。晉階光祿大夫。勤於業，孝於親，篤於友。卒於官所，生年五十歲。祟祀湖北名宦祠。工詩，有《宦遊草》傳世。妻馬氏，多病。次配趙氏，賢孝謙恭。妾崔氏。

《族名錄》：「膽……子六：道祥，朱氏出；道瑞，朱氏出；道源，趙氏出；道溥，趙氏出；道汧，陳氏出，彭氏育；道沛，趙氏出。」按民國《銅山縣志》云膽子五，缺道沛，不周；所引王熙《驃騎將軍張公傳》則明言膽子六。

《族譜・誌銘》引馮溥《拙存張公墓誌》：「公諱道祥，字履吉，號拙存。生而穎異過人，讀書能數行俱下。……甲子春，升授湖廣湖北觀察使。故事，參議無升臬司之例。而公特膺殊寵。……去代之日，黃童白叟，攀轅臥轍，所

過填擁不得行，號泣之聲，聞於數里。……公自中翰至觀察，宦途數十年，兢兢奉職，從無掛誤致於吏議。公孝事二親，必敬必誠；友於昆季，始終無間；篤於友誼，道義相親。」《徐州府志》、《銅山縣志》略同。

《族名錄》：「道祥，行大，……生於明崇禎丁丑年三月十四日，生年五十歲，於清康熙丙寅年正月十九日疾終於湖廣湖北臬署。葬於肖縣鳳凰山新塋主穴。……官職恩蔭，初任內秘院中書，二任雲南洱海道，三任山西雁平道，四任湖廣湖北按察司使。誥授光祿大夫。妻馬氏，同郡人，世襲千戶諱玉斗之女。生於崇禎甲戌年十一月初四日。以夫貴，誥封一品夫人。享年六十歲，於康熙癸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壽終內寢。……次配趙氏，廣西左江道璧球之女。生於順治戊子年二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七歲，於雍正甲辰年六月二十八日壽終內寢。……側室崔氏。」

《族譜·壼德》錄張道源《嫂氏趙太孺人記》：「吾兄拙存公以中翰奉命隨定西將軍入滇，道過里門，辭堂上雙親。瀕行，父母命曰：……汝婦病莫能從，且得異癥，艱於嗣孕。汝為塚男，宜早得子，以慰吾兩老人心。汝於前途，當慎選名媵，更為擇配，……兄唯唯而退。」

《宦遊草·都門囑使者南旋》：「努爾一杯酒，莫辭行路難。雁歸秋月迴，書寄朔風寒。計日鄉心切，浮雲宦興闌。老親如有問，長跪說平安。」

《宦遊草·長安除夕》：「性癖耽詩酒。」《曙三張公志》：「道祥……工詩，……崇祀湖北名宦祠。」《徐州續詩徵》卷一《銅山》選萬睿《挽湖北臬司張拙存》：「文采風流孰似君，與君廿載結蘭芬。龍山絲竹消春晝，燕市琴書共夜分。珍重綠楊方閱歲，淒其黃鶴淡流雲。」民國《銅山縣志》卷二十《藝文考》：「張道祥，《宦遊草》。」嘉慶《肖縣志》卷七云其塚墓「在鳳凰山」。

按道祥與仲叔鐸同庚，為彭城張氏五世年最長者。《族譜·藏稿》選《宦遊草》二十一首。《徐州詩徵》卷一《銅山一》選其詩二首，俱在《族譜》所選之內。

從兄道瑞，字履貞，號微山。膽次子。康熙癸丑武進士，官至江南福山營遊擊。晉階榮祿大夫。騎射勇武，孝友性成，剔弊釐奸，樂善好施。生年五十二歲。原聘庫氏，未娶即亡。繼配劉氏、王氏。妾李氏、馬氏、王氏、印氏、黃氏。

《族譜·誌銘》引孔毓圻《張公墓誌銘》：「生而天資樸茂，孝友性成。總角之時，慨負大志。業儒不成，幡然投筆。曰：大丈夫安能久事毛錐子、坐困青氈也。且韜鈐吾家故物，姑學萬人敵，以備國家登壇緩急之寄，不亦可乎。由是從事決拾，果以康熙癸卯獲雋武闈，癸丑成進士。……遂選侍禁庭，出入扈蹕，七年所洎。歲庚申，……題為福山營遊擊將軍。……丁卯，徐州總戎缺，……委署鎮事。剔弊釐奸，施德布惠，鄉評籍籍。……庚午丁外艱，捧訃號痛，勺水溢米不下於嚥者數日。牒報兩台，堅請終制。顧格於成例，弗許。哀毀之餘，遂攖痼疾。……以痰症卒於官舍。」《徐州府志》、《銅山縣志》略同。《曙三張公志》：「道瑞……性至孝。」

《族譜·贈言》引郝惟訥《奉賀履貞張君高捷榮膺侍衛序》：「嘗見履貞對策校射，飛馬破鵠，群雄驚異。旋且投鞭倚樹，旁若無人。余已心賞其有將相氣度，而風采可畏。」

《族名錄》：「道瑞，行二，……生於明崇禎庚辰年十月初二日，生年五十二歲，於清康熙辛未年十月二十七日疾終福常營官署。葬於肖縣東南沈家峪新塋主穴。……初任御前頭等侍衛，二任江南福常營遊擊。誥授榮祿大夫。妻原聘庫氏，滿洲人、總漕部院諱禮之女，未娶故。繼妻劉氏，肖縣人、生員諱譚之女。生於崇禎壬午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年二十六歲，於康熙丁未年六月二十二日疾終內寢。……以夫貴，誥贈一品夫人。繼妻王氏，直隸順天府人、福建漳泉總兵官諱之綱之女。生於順治甲午年四月十九日。以夫貴，誥封一品夫人。享年七十五歲，於雍正戊申年十一月十五日壽終內寢。……側室李氏，……以子彥璘貴，誥贈宜人。側室馬氏……王氏……印氏……黃氏。」《銅山縣

志》：「張道瑞，以子彥璘贈資政大夫，以孫紹元贈中憲大夫。」

按道光《銅山縣志》云澤州陳相國曾為道瑞作傳。未見。又嘉慶《肖縣志》卷七云其塚墓「在沈家峪」。道瑞即《曙三張公志》輯抄者張介五世祖，《徐州續詩徵》選刊者張伯英七世祖，《張氏族譜》保存者張伯吹八世祖。張氏後人歷歷可數者，唯此一支。

從兄道源，字履常，號雲谿。贍第三子。官至江西驛鹽道。晉封中憲大夫。操守廉潔，孝友尚義。工詩善書，有《玉燕堂詩集》等行世。享年六十五歲。妻吳氏。妾華氏、孫氏、翁氏。

《族譜．誌銘》引莊楷《雲谿張公墓誌》：「公為伯量公第三子，……兩兄俱各仕宦，公庭闈色養，克盡子道。內總家計，外應賓客，秩然有條。以明經候補內閣中翰。結交皆吳下名宿，有《學詩堂會課》傳誦人口。太翁氣宇宏闊，規模遠大。大凡所欲為善事，公能先意承旨，竭力贊襄。……己巳入都需次，補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勤敏練達，……會丁外艱，……念兩兄早世，寡母在堂，孝養備至。……弟慎庵……得瘵疾以卒。公經理其喪，兼為立嗣。於六、七兩弟妍山、澄齋撫愛尤至。……公以養親為重，仕宦為輕。公之母孔太夫人曉以大義，申以國恩，勉趣就道。謁選得授雲南曲靖知府，……調開化，……補授直隸永平府，旋委署通永道，政聲洋溢。……而部選已掣江西通省驛鹽副使。……丁酉攝江西臬篆，……繼攝藩篆，……前後蒞監司五年，操守廉潔，不名一錢，不矯激沽名，不畏勢避怨。郵傳則核浮冒減供應，鹽政則緝私梟清積弊。……告歸之日，行李蕭然。……有生平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蓋記實也。……大抵公之一生，三為郡守，位至監司，勤慎廉明，慈和惠愷，……初終一節，坦白光明。」《徐州府志》、《銅山縣志》略同。

《族譜·贈言》引彭廷訓《重修南昌府學碑記》：「學宮屬鹺使張公董其事焉。於是約之閑閑，椽之橐橐，張公不時親臨省視，細至一椽片瓦，務極周祥。凡五閱月而後落成。……張公名道源，徐州人。」

《族名錄》：「道源，行三，字履常，號雲谿。生於康熙乙巳年六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五歲，於雍正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壽終於家。葬於肖縣趵溝新塋王穴。……官職貢監，初任工部營膳司主事，二任雲南曲靖府知府，三任雲南開化府知府，四任直隸永平府知府，五任江西驛鹽道。覃恩誥授中憲大夫。妻吳氏，同郡人、浙江寧波府通判諱汝琅之女。生於康熙丙午年正月十七日，生年五十二歲，於康熙丁酉年九月二十五日疾終於江西官署。……以夫貴，覃恩誥贈恭人。側室華氏，……以子彥珩貴，覃恩誥封恭人。側室孫氏……翁氏。」

《曙三張公志》：「道源……工詩善書。」民國《銅山縣志》：「張道源，《玉燕堂詩集》。」

《族譜》張道淵序：「余兄履長，……嘗欲增修，以繼先人之志。於是倥傯王事，無暇講求。因自永平官署遙致一函，囑余襄事。」

按《徐州詩徵》謂道源「官江西鹽驛道」，誤。其官銜全稱為：「督理江西通省驛傳鹽法按察使司副使」（《雲谿張公墓誌》）。《族譜·藏稿》選其《玉燕堂詩集》二十五首。《徐州詩徵》卷一《銅山一》選其詩一首，即前二十五首之一。民國《銅山縣志》卷七十四《志餘·下》選有《中秋看月黃樓上》七律一首，題署：張道源。查此詩不見於《玉燕堂詩集》，而見於《十一草》，當為竹坡所作，《縣志》誤。又《族譜·壹德》錄其所作《嫂氏趙太孺人記》一篇，甚得文章章法。

從弟道溥，字履嘉，號慎庵。瞻第四子。官至堂邑縣令。誥授文林郎。政績昭著，優賢父之稱。長於聽訟，有神君之號。生年三十三歲。妻趙氏。

莊柱《邑侯張公傳》：「先生名道溥，……生而穎異，氣宇不凡。……年甫弱冠，即偕副使公效力河工。八年之間，歷著成績。……命宰堂邑。下車之後，廉潔自持，……政聲洋溢。一時有賢父之稱。……積穀以救貧，煮粥以濟饑，清保甲，嚴巡警，使盜賊潛跡。……抑且長於聽訟，……闔邑愛而畏之，咸有神君之號。……忽丁內艱，哀毀成疾，齎志以終。」《銅山縣志》同。《徐州府志》、《曙三張公志》僅登錄其官職。

《族名錄》：「道溥，行四，字履嘉，號慎庵。生於康熙辛亥年二月初四日，生年三十三歲，於康熙癸未年四月十九日疾終於江南高郵州舟次。葬於太山之陽新塋主穴。……官職貢監，山東東昌府堂邑縣知縣。覃恩誥授文林郎。妻趙氏，直隸順天府密雲縣人、漕標右營遊擊諱完璧之女。……以夫貴，覃恩誥封孺人。」

從弟道汧，字履時，號岍山。膽第五子。直諒好義，勞怨不避。生年五十八歲。累贈奉直大夫。專祀皂河。妻孔氏。繼配喬氏。妾胡氏。

《族譜·傳述》引莊楷《別駕張公傳》：「公為伯量公第五子，行六。生而岐嶷，卓犖不羈。少年才勇過人，善騎射。尤篤於至性，庭闈聚順，肅肅雍雍；昆弟友恭，融融泄泄。……年及冠，隨伯兄之任京師，相為倚毗。繼丁外艱旋里，……公之諸昆並仕遠省，孑身在家，上事高堂，下視子侄，內而綜理家政，外而酬應賓客。……至在河工襄事，疏浚泰安等處泉源，堵築中牟十里店漫口，挑挖睢寧峰山樓引河，疏鑿宿邑東河，監造武陟縣嘉應觀皂河大王廟，皆……賢勞懋著。……公直諒好義，性不能茹非道，處物無阿私，遇事有不平者，感慨往赴，至身勞怨不避。」

《族譜·傳述》引秦勇均《岍山張公傳》、《銅山縣志》略同。

《族名錄》：「道汧，行六，字履時，號岍山。生於康熙乙卯年七月二十四日，生年五十八歲，於雍正壬子年四月

十七日疾終於家。葬於肖縣吉山窩新塋主穴。官候選通判。以子廷獻貴，覃恩誥贈儒林郎。妻孔氏，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監生諱衍鉉之女。……以子廷獻貴，覃恩誥封安人。繼妻喬氏，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人、江南淮安府徐屬同知諱顯忠之女。……以子廷獻貴，覃恩誥封安人。側室胡氏，……以子廷敬貴，覃恩勅封孺人。」

民國《銅山縣志》：「張道汧，以子廷獻、廷敬，累贈奉直大夫。」《曙三張公志》：「道汧……以光祿寺典簿，題補大名府通判。專祀東河。」

按《銅山縣志》云：「皂河廟工至今留有(敢按道汧)遺像。」《曙三張公志》：「東河」似為「皂河」之形誤。又道光《銅山縣志》云道汧為「贍季子」，誤。又《曙三張公志》云道汧「題補大名府通判」，實未補。《岍山張公傳》：「題補大名通判，會缺已他授，復歸。」故《族名》「官候選通判」。

從弟道沛，字履旋，號澄齋。贍季子。官至延平府知府。晉階中憲大夫。生年五十一歲。妻趙氏。繼配王氏。妾黃氏。

《族名錄》：「道沛，行七，字履旋，號澄齋。生於康熙癸亥年三月初四日，生年五十一歲，於雍正癸丑年正月二十四日疾終福建延平府官署。葬於焦山新塋主穴。……官職貢監，初任廣西桂林府通判，二任廣西鎮安府通判，三任雲南楚雄府通判，四任湖廣德安府同知，五任福建延平府知府。覃恩誥授中憲大夫。妻趙氏，鑲黃旗人、刑部員外諱延組之女。……以夫貴，覃恩誥贈恭人。繼妻王氏，太倉州人、文淵閣大學士諱掞之女。……以夫貴，覃恩誥封恭人。側室黃氏。」同治《徐州府志》、《銅山縣志》、《曙三張公志》僅登錄其官職。

從兄道著、道中，從弟道衍、道敏、道維、道統、道衡，道用、道貫、道政，俱鐸子。

按俱見《族名錄》、《曙三張公志》。不具述。

僅張垣一支，七世凡一百十六人，八世凡二百十七人，九世、十世各四百餘人，俱見《曙三張公志》。不具述。現已傳至二十世。

註：

① 《張氏族譜》，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十一年張道淵纂修，乾隆四十一年張璐增訂重刊，光緒六年張介合訂，六冊。以下簡稱《族譜》。今藏徐州市博物館。

② 《曙三張公志》，張介輯錄，光緒十六年自抄本，一冊。今藏寒舍。

③ 未見原文，據顧希春譯文(載《河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一期)，譯者將張竹坡誤譯為張子保。

④ 見王麗娜、杜維沫《美國學人對於中國敘事體文學的研究》(載《藝譚》1983年第三期)，《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六輯載有戴維·特·羅伊論文原文，譯者曉洋。

⑤ 參見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載《文史》第十五輯。

張竹坡年譜

吳敢

清聖祖康熙九年庚戌(一六七〇)一歲

七月二十六日，竹坡生於徐州。①

五月六日，頒發《馮太孺人晉封太宜人誥命》、《授鐸奉政大夫配蔡孺人再贈宜人繼配蔡孺人曾封宜人誥命》。(《張氏族譜·誥命》)

秋，河溢。(同治《徐州府誌》卷五下《記事表》)

冬，大雪，凍及井泉。(同上)

康熙親政四年。

現存《金瓶梅詞話》刊刻五十四年。(據萬曆丁巳序)

竹坡家族近支年歲之可考者：

曾祖父應科卒三十九年。(《族譜·族名錄》，以下未註出處者同)

祖父垣殉難二十五年。

祖母劉氏卒九年。

祖母馮氏六十三歲。
叔祖聚胃六十一歲。
叔祖聚璧卒十年。
大伯父膽五十七歲。解甲歸里十六年。②
大伯母朱氏卒三十年。
大伯母孔氏四十八歲。
二伯父鐸三十四歲。在雲南臨安司馬任。③
二伯母蔡氏二十六歲。
父翃二十七歲。
母沙氏二十四歲。
堂叔、姨父鈐十八歲。
堂嬸、從母沙氏十七歲。
從兄道祥(膽子)三十四歲。在山西雁平道任。④
從兄道瑞(膽子)三十一歲。
從兄道源(膽子)六歲。
從兄道著(鐸子)八歲。
從兄道中(鐸子)四歲。
胞兄道弘八歲。

妻劉氏三歲。

從侄彥琦(道祥子)四歲。⑤

從侄彥璘(道瑞子)二歲。⑥

竹坡家族交遊中年歲之可考者:

金之俊卒,享年七十八歲。⑦

陳貞慧六十七歲。⑧

馮溥六十二歲。(毛奇齡《易齋馮公年譜》)

李漁六十歲。(《中國戲曲曲藝辭典》)

冒襄六十歲。(冒廣生《冒巢民先生年譜》)

尤侗五十三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侯方域卒十六年。(《壯悔堂文集》)

王熙四十三歲。(《王文靖公集》)

張玉書二十九歲。(丁傳靖《張文貞公年譜》)

張潮二十一歲。⑨

戴名世十八歲。(《戴南山先生全集》)

當時名人:

金聖歎卒九年。(《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錢謙益卒六年。(同上)

丁耀亢卒。（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

毛宗崗完成《三國演義》評點二十七年。（據《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志演義》順治甲申序）

吳偉業六十二歲。（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

顧炎武五十八歲。（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

朱彝尊四十二歲。（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

王士禛三十七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宋犖三十七歲。（《西陂類稿》）

蒲松齡三十一歲。（路大荒《蒲松齡年譜》）

洪昇二十六歲。（章培恒《洪昇年譜》）

孔尚任二十三歲。（袁世碩《孔尚任年譜》）

方苞三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地方賢達：

萬壽祺卒十八年。（《隰西草堂集》）

閻爾梅六十八歲。（《閻古古全集》）

①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張氏族譜·族名錄》（以下未標刊行年代者俱指該譜）：「道深……生於康熙庚戌年七月二十六日。」《曙三張公志》：「應科……遷居彭城。」《族名錄》：「垣……住居郡城。」按譜例：子居同父者不重書。《族名錄》翊無居地，因知居仍徐州。故《族譜·傳述》引胡銓《司城張公傳》云：「翊……籛城世胄也。」又翊以兩兄

膽、鐸並仕獨奉母家居，一生不仕。故知竹坡生於徐州。《烏思記》：「余籛里人也。」可相印證。《族譜・藏稿》錄張翊〔傳言玉女〕（重陽旅況）：「戲馬台前，想家園，宴高嶺」。則竹坡具體出生地為徐州戶部山戲馬台前。

②《族譜・傳述》錄張膽《自述》：「順治九年十一月，會推天津總兵員缺。十年十二月，會推河南開歸總兵員缺。兩次皆為有力負之而趨。……未幾，科參，解任聽勘。又閱數月，以風影事指摘掛誤，革職回籍。」據此可知，張膽解組歸田在順治十一年。

③《族譜・傳述》錄張道淵《奉政公家傳》：「己酉，出為臨安司馬。……癸丑，朝覲。」

④《族譜・誌銘》引馮溥《拙存張公墓誌》：「康熙戊申……改補山西雁平僉事。……旋因逆藩蠢動，而大同西連秦境、雲中，地方遼闊，餉務殷繁，非道員管理不可。題請改銜，兼轄大同糧餉。……甲子春，升授湖廣湖北觀察使。」

⑤《族譜・誌銘》引孫倪城《逸園張公墓誌銘》：「先生……生於康熙丁未年九月初三日丑時。」

⑥《族譜・玉文府君行述》：「府君生於康熙己酉年九月十六日申時。」

⑦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金之俊……生年不詳，卒於清聖祖康熙九年。」按《族譜》舊序中有金之俊一序，署：「康熙八年己酉長至七十有七息齋老人金之俊頓首拜題。」因知其享年。且逆推可知其生年為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附錄一《清代大事年表》：「康熙九年閏二月，內國史院大學士金之俊卒。」可資證明。楊殿珣《中國歷代年譜總錄》謂金之俊康熙八年卒，誤。

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陳貞慧（西元一六〇四年—一六五六年）」。按竹坡《與張山來》其一：「昨夜陳定翁過訪」。此「陳定翁」疑即陳定生（貞慧）。竹坡《與張山來》作於康熙三十五年，則是年貞慧九十三歲，其卒年必在西元一六九六年之後。參見丙子譜。

⑨據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載《文史》第十五輯。

康熙十年辛亥（一六七一） 二歲

竹坡解調聲。①

二月，敕命撰《孝經衍義》。（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

二月四日，從弟道溥（膽子）生。（《族名錄》）

八月，肖縣地震，河再溢。（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是年，徐地大祲，張膽捐小麥三千石賑濟。②張潮僑寓揚州。③

①《族譜·傳述》錄張道淵《仲兄竹坡傳》：「甫能言笑，即解調聲。」按兒童普通周歲即可言笑走動，姑系於此。

②張膽《自述》：「數年以來，歲儉穀貴，往往半價平糶。時當大祲，則竭廩捐賑。康熙十年冬至次年四月，每人日給麥一升。扶老攜幼來自遠方者，不計其數。共捐小麥三千餘石。」

③同庚戌譜註⑨。

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 三歲

八月，河決，肖、碭大水。（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八月九日，嫂陸氏（道弘妻）生。（《族名錄》）

九月二十日，胞弟道淵生。（《族名錄》）

秋，許虬作《恭贈伯量張公序》。（《族譜·贈言》）

是年，從侄女史張氏生。①

①《族譜·壼德》：「張氏，湖北臬司張諱道祥女。……係壬子年生。」

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 四歲

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舉兵反於雲南，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

是年，張鐸以臨安司馬入京朝覲，升授徵江刺史。①

二伯母隨後離滇，行至常德，三桂反信踵至，城門晝閉，立出片語，賺關返徐。②

道瑞武進士中式。③

淮安饑，張膽栽小麥三千石輸於官賑濟。④

①《奉政公家傳》：「癸丑，朝覲，升授徵江刺史。」

②《奉政公家傳》：「公早有先見，於奉表時即命眷屬歸里，竟免於難。」《族譜·壼德》引《徐州志》：「蔡氏……隨入滇。時吳藩反形未露，氏早見及之。其夫朝覲入都，氏曰：此地非可久居，夫行，吾亦行矣。夫行後，氏即束裝就道。至常德稍憩，而吳藩逆信踵至。城門晝扃。氏命僕人持夫刺語當事。當事係其夫世好，啟門。一時擁而欲

出者數百人，城門尉弗許。正喧訌間，氏於肩輿內命奴傳語曰：悉吾藏獲輩也，當此凶燄方張之際，吾故多隨護從衛之以行。尉弗阻，遂盡出之。」

③張膽《自述》：「道瑞，癸丑科武進士。」《族名錄》同。按據《銅山縣志》，道瑞先中康熙癸卯科武舉，癸丑聯雋武進士。故《族譜·誌銘》引孔毓圻《履貞張公墓誌銘》：「康熙癸卯獲雋武闈，癸丑成進士。」

④張膽《自述》：「十二年，淮安饑。載小麥三千石輸於官，奉漕台帥公憲檄，分散山陽、清河、桃源、沭陽、睢寧五縣粥廠。」

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五歲

正月初一日，祖母馮氏卒。（《族名錄》）

張鐸丁內艱未赴瀓江刺史任。①

春，道瑞選侍禁庭。②

正月，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降於吳三桂。

二月，廣西將軍孫延齡起兵響應吳三桂。

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

八月二十三日，胞弟道引生。（《族名錄》）

十二月，平涼提督王輔臣叛於寧羌。

①《奉政公家傳》：「甫就道，聞馮太恭人訃，丁艱旋里。而吳逆適叛。」

②《族名錄》：「道瑞……初任御前頭等侍衛。」《履貞張公墓誌銘》：「今上御天安門，廷較同榜多士。公制策藝勇悉當旨。遂選侍禁庭，出入扈蹕。」《族譜·贈言》引郝惟訥《奉賀履貞張君高捷榮膺侍衛序》：「甲寅春，聖天子側席求賢，推轂命將，掄文校射，……履貞對策校射，……飛馬破鵠，群雄驚異。旋且投鞭倚樹，旁若無人。……及傳臚御覽，選授侍衛。」

康熙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六歲

竹坡可賦小詩，為父所鍾愛。①

七月二十四日，從弟道汧（瞻子）生。

是年，胞妹文閒生。②

河決徐州。（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仲兄竹坡傳》：「六歲，輒賦小詩。一日，丱角侍父側。座客命對曰：河上觀音柳。兄應聲曰：園外大夫松。舉座奇之。父由是愈鍾愛兄。」

②《族譜·壺德》引外叔祖沙永祺《張孝媛小傳》：「清河氏有女曰文閒，齒方齔，……康熙辛酉冬……。」按女七歲齒齔，故生於本年。參見辛酉譜。

康熙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七歲

二月，尚之信劫其父平南親王尚可喜降吳三桂。

六月，王輔臣兵敗降清。

十月，耿精忠兵敗降清。

冬，道祥奉旨監督應州礦務。①

是年，河決宿遷，徐地大水。（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馮溥《抽存張公墓誌》：「丙辰冬，欽差大人於應州之邊耀山開礦，特旨命公監督礦務。」

康熙十六年丁巳（一六七七）八歲

竹坡偕弟道淵同就外傅，以聰穎傾倒同塾。①

正月二十七日，從弟道衍（鐸子）生。（《族名錄》）

三月，尚之信降清。

七月，河決，徐地大水。（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是年，張鐸服闋，補漢陽太守。②

①《仲兄竹坡傳》：「兄長余二歲，幼時同就外傅。余質鈍，盡日吚唔，不能成誦。兄終朝嬉戲，及塾師考課，始為開卷。一寓目，即朗朗背出，如熟讀者然。余每遭夏楚，兄更得美譽焉。一日，師他出。余揀時藝一紙、玩物一枚，與兄約曰：讀一過而能背誦不忘者，即以為壽。設有遺錯，當以他物相償。兄笑諾。乃一手執玩具，一手持文讀之。余從旁催促，且故作他狀以亂之。讀竟複誦，隻字不訛。同社盡為傾倒。」按道淵入塾至少應有六歲，竹坡長道淵二歲，是為八歲，姑系於此。

②《奉政公家傳》：「服闋，補漢陽太守。」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鐸生母馮氏卒，守制，至十六年四月一日起服，故知補職於此年。

康熙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　九歲

春，張膽平價平糶。（《自述》）

二月二十八日，從弟道敏（鐸子）生。（《族名錄》）

八月，吳三桂稱帝於衡州，旋病卒。

是年，河決肖縣。（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　十歲

春，張膽捐糧一千四百石賑濟。（《自述》）

三月，尤侗博學鴻儒科中式，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明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是年，閻爾梅卒。（《閻古古全集》）

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　十一歲

二月，張膽大賑災民。①

六月，張膽捐資督工，重建徐州文廟。②

初冬，大同大饑，道祥賑米四千餘石。③

是年，道瑞題授江南福山營遊擊將軍。④

①張膽《自述》：「十九年春二月至四月，復大賑來者，無論男婦老弱，予糧一升，如十一年給放。」

②張膽《遷建徐州文廟記》：「始於康熙十九年六月，時酷暑，躬為程督，雖日坐烈日中，不蓋不篷，因得藉手告竣，於次年秋落成。」張玉書《徐州新建文廟記》：「余宗叔伯量公……因捐其歲入之資六千餘金以為倡。……經始於康熙癸亥年春，落成於康熙甲子年。」按以上二記均曾鐫碑，立於徐州文廟。光緒十三年丁亥十二世張伯英入庠，尚得摩挲。後因兵燹碑佚。一九四一年伯英重書勒石，並加跋云：「文貞以作記之年為廟成之年則誤。」此碑今亦無存。徐州無線電五廠文金山藏有其拓片。楷書，潤勁端雅，為彭城書派上品。

③《拙存張公墓誌》：「大同大饑，公出己資設粥廠，日煮米三十餘斛。自庚申初冬至辛酉入夏而止，約計賑米四千餘石。」

④《履貞張公墓誌銘》：「歲庚申，江南提督王公永譽以福山襟江枕海，邊腹要地，非長材不足以資彈壓，特題為福山營遊擊將軍。」

康熙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十二歲

春，蒙古告饑。道祥奉敕管理各省捐納事例。①

十月，雲南省城破，吳三桂反叛平息。

冬，張翃病，文問制股療父。②

十二月二十日，頒發《贈垣中憲大夫配劉氏贈恭人妾馮氏封恭人誥命》、《授鐸中憲大夫配蔡氏贈恭人繼配蔡氏封恭人誥命》（以上《彭城張氏族譜·恩綸》）、《贈驃騎公應科晉榮祿大夫配趙太夫人再晉一品夫人誥命》、《贈驃騎公垣晉榮祿大夫配劉太夫人再贈一品夫人誥命》、《封驃騎公膽晉榮祿大夫配朱太夫人再贈一品夫人繼配孔太夫人晉封一品夫人誥命》、《授道瑞榮祿大夫配劉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誥命》。（以上《族譜·誥命》）

是年，彥琦應京兆試。③

徐地大饑，張膽、道瑞輸粟數千石賑濟。④

①《拙存張公墓誌》：「辛酉，蒙古告饑。敕命在京現行各省捐納事例，俱移大同，屬公管理，將以備賑也。開例月餘，捐者寥寥，米價且復騰踴。例限八月報竣，為期甚促。」按姑以春三月道祥奉旨，「月餘」之後，已是四、五月間，距限期八月，僅三個月時間，可謂「甚促」。

②《張孝媛小傳》：「康熙辛酉冬，余倩季超甫偶遘痰疾，延和扁診視，參酌湯藥，未即癒。當沉迷倉卒中，諸兒女繞床户環泣。女獨入小閣繡佛前，戒侍者出，胡跪燃香再拜，願以身代父。算取花剪割股，潛置藥鼎內，數沸，進於父。……浹日，果漸瘳。」

③《逸園張公墓誌銘》：「年十五，應京兆試。京江相公見而奇之，令與今學士天門先生同塾，課文與親昆弟等。」按彦琦生於康熙六年丁未，「年十五」，當即二十年辛酉。

④《族譜·傳述》引王熙《驃騎將軍張公傳》：「康熙辛酉，徐地大饑。出囤粟數千石設廠分賑。」《履貞張公墓誌銘》「二十年來驃騎公之孳孳為善，惟日不足者，實公有以左右之也。……歲辛酉，徐邦大饑，公自福山馳報於驃騎公，輸粟數千石賑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 十三歲

三月十一日，從弟道維(鐸子)生。(《族名錄》)

十一月四日，從弟道統(鐸子)生。(《族名錄》)

是年，張膽捐資興建徐州荊山口石橋。①

從姐吳張氏夫亡守節，奉旨旌表。②

河決宿遷。(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顧炎武卒。(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

①《族譜·贈言》引張玉書《重建荊山口石橋碑記》：「吾彭城族叔伯量公閔然殷懷，首志修復，……興工於康熙壬戌年，落成於康熙辛未年。」

②《族名錄》：「膽……女長，朱氏出，婿吳廷焯。」《族譜·壼德》引《徐州志》：「張氏，生員吳廷焯妻。夫亡守節，康熙二十一年奉旨旌表。至三十七年建坊。見《一統志》。」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 十四歲

竹坡捐監。①

三月四日，從弟道沛（膽子）生。（《族名錄》）

六月十一日，頒發《贈榮祿公應科晉光祿大夫配趙太夫人再晉一品夫人誥命》、《贈榮祿公垣晉光祿大夫配劉太夫人再晉一品夫人誥命》、《封榮祿公膽晉封光祿大夫配朱太夫人再贈一品夫人繼配孔太夫人晉封一品夫人誥命》、《授道祥光祿大夫配馬氏封一品夫人誥命》。（《族譜·誥命》）

秋，康熙侍太皇太后幸五台山進香，道祥奉命築路。②

十月朔五日，山西地震，道祥賑錢瘞死，煮粥救生。③

是年，張潮《虞初新志》編成，自序。

①《仲兄竹坡傳》：「父欲兄早就科第，恐童子試羈縻時日，遂入成均。」按據《清史稿·選舉志》，清代科舉制，童試須經縣試五場、府試多場、院試五場，合格者稱入泮，為生員。生員每年又須歲考，鄉試前尚須科考，自然

「羈縻時日」。鄉試則須生員、貢生、監生方可應考。而監生，可以納資捐監，不一定就讀於國子監，故為科第之捷徑。據《仲兄竹坡傳》，竹坡二十四歲北上都門，才傾長安詩社，咸稱竹坡才子（參見癸酉譜）。玩其文意，竹坡此前並未入監就讀，因知「入成均」係捐監。然捐監年代不明。今據竹坡十五歲初次應舉（參見甲子譜），姑係於此。竹坡此時家尚殷富。

②《拙存張公墓誌》：「癸亥秋，皇上御駕奉侍太皇太后幸五台進香。山徑崎仄，步輦難行。奉文先期修路，公即率屬……」。

③《拙存張公墓誌》：「癸亥……十月朔五日，代州、崞縣、原平、忻州、太原等處地大震。……公則賑錢瘞死，煮粥救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八四）　十五歲

竹坡騎馬舞劍，壯志淩雲。①

八月，竹坡赴省鄉試，落第。②

十一月十一日，張翃卒。竹坡哀毀致病。③

正月二十六日，道祥升授湖北按察使。④

九月，康熙南巡，閱河，幸宿遷。（同治《徐州府志》、《中外歷史年表》）

①《十一草·撥悶三首》：「十五好劍兼好馬，……壯氣淩霄志拂雲，不說人間兒女話。」

②《仲兄竹坡傳》：「十五赴棘闈，點額而回。」按監生以科舉上進，只可應鄉試，而通例鄉試在各省省城舉行。《清史稿·選舉志》：「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三場。」此當為竹坡初次南下至南京。

③《族名錄》：「翊……於清康熙甲子年十一月十一日疾終於家。」《烏思記》：「年十五而先嚴即見背。」《仲兄竹坡傳》：「十五……旋丁父艱，哀毀致病。兄體臞弱，青氣恒形於面，病後愈甚。」

④《拙存張公墓誌》：「甲子春，升授湖廣湖北按察使。故事，參議無升臬司之例。而公特膺殊寵。」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道祥任湖北臬司在正月二十六日。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一六八五）　十六歲

三月二十三日，從侄彥聖（道瑞子）生。（《彭城張氏族譜》）

四月三日，叔祖聚胄卒。①

是年，徐地大饑，張膽捐糧數千石賑濟。②

徐州儒學生員多人具呈公舉獲准，以張膽為鄉飲大賓。（《族譜·鄉飲》）

①《族名錄》：「聚胄……於康熙乙丑年四月初三日壽終於家。」《族譜·傳述》引呂維揚《炯垣張公傳》：「於康熙乙丑之陽月捐館於寢。」按《爾雅·釋天》：「十月為陽。」呂《傳》誤。

②《族譜·崇祀》：「康熙二十四年，徐郡大祲。本宦出雜糧三千餘石，設廠賑濟。復出粟數千石，減價糶之。饑民賴以存活者無算。」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一六八六)　十七歲

一月十日，從侄彥琮(道瑞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一月十九日，道祥卒於湖北臬署。子彥琦扶柩歸葬。①

四月十三日，從侄彥琨(道瑞子)生。(《彭城張氏族譜》)

是年，湖廣武昌府鄉紳具呈公舉獲准，崇祀道祥於湖北名宦祠。(《族譜·崇祀》)

張鐸作《感懷》詩十首。②

道淵見族譜舊編未竟，立志補纂。③

①《族名錄》：「道祥……於清康熙丙寅年正月十九日，疾終於湖廣湖北臬署。」《族譜·徵聘》：「本宦克行孝道，親父張道祥歿於楚臬任內，時年二十歲，扶柩歸葬。」按彥琦康熙六年丁未生，「二十歲」正是本年。

②按《族譜·藏稿》選張鐸《晏如草堂集》十首，總題《感懷》。觀其詩意，俱細懷往事之作，當作於同時。其一云：「虛度韶華五十秋。」鐸生於崇禎十年丁丑，五十歲正是本年。其三自註云：「時下詔求言，余有小疏陳錢法。」詩中則云，「彈指風光二十秋。」據《族譜·奏疏》，陳錢法疏作於康熙六年五月十八日，二十年後亦為本年。

③《族譜》張道淵雍正十一年後序：「余自十數齡時捧觀舊譜，見其條目空存，早已立心纂述，以竟先人未竟之事。」按道淵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至本年十五歲。姑系於此。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　十八歲

八月，竹坡二應鄉試，落第。①

竹坡與劉氏結婚。②

一月十八日，堂嬸、從母沙氏卒。（《族名錄》）

二月，禁淫詞小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中外歷史年表》）

三月六日，從弟道衡（鐸子）生。（《族名錄》）

五月七日，從弟道用（鐸子）生。（《族名錄》）

秋，徐歉，張膽出粟代執賦稅。③

是年，徐州總戎缺，道瑞委署鎮事。④

①《仲兄竹坡傳》：「五困棘闈，而不能博一第。」《清史稿·選舉志》：「順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鄉試。」按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至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總凡五科，又無恩科。竹坡既「五困棘闈」，必然科科俱到。參見甲子譜。

②《烏思記》：「戊辰春，予以親迎至鍾吾。每致悲風木，抱恨終天。兼之萱樹遠離，荊枝遙隔……。」則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之春竹坡已有妻室。按竹坡丁外艱起服在本年二月十一日，再次應舉在本年八月，而新婚似不會即行遠離，故知竹坡結婚當在本年秋冬間。《族名錄》：「道深……妻劉氏，同郡人，陝西西安府參將諱國柱之女。」

③《族譜·崇祀》：「康熙二十六年，徐地荒歉。小民秋糧難辦。本宦出粟七百餘石，代本鄉貧農執完正賦。」

④《履貞張公墓誌銘》：「丁卯，徐州總戎缺。督撫兩台素器重公，且以徐為公桑梓地，委署鎮事。剔弊釐奸，施德布惠，鄉評籍籍。」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 十九歲

春，竹坡因道弘婚事至宿遷，慨歎世事，志欲鵬飛，作《烏思記》。①

十二月一日，從孫秉緒（彥璘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是年，洪昇《長生殿》撰成上演。（章培恒《洪昇年譜》）

①《烏思記》：「余籛里人也。年十五而先嚴即見背。屆今梧葉悲秋，梨花泣雨，三載於斯。而江山如故，雲物依然。惟有先生長者，舊與詩酒往還。予童時追隨杖履者，僅存寥寥一二人。至於人情反覆，世事滄桑，若黃河之波，變幻不測，如青天之雲，起滅無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於人世矣。戊辰春，予以親迎至鍾吾。每致悲風木，抱恨終天。兼之萱樹遠離，荊枝遙隔，當風雨愁寂之時，對景永傷，不覺青衫淚濕，白眼途窮，竟不知今日為何日矣。偶見階前海榴映日，艾葉凌風，乃憶為屈大夫矢忠，曹娥盡孝之日也。嗟乎，三閭大夫不必復論。彼曹娥，一女子也。乃能逝長波，逐巨浪，貞魂不沒，終抱父屍以出。矧予以鬚眉男子，當失怙之後，乃不能一奮鵬飛，奉揚先烈，槁顏色，困行役，尚何面目舒兩臂，繫五色續命絲哉。嗟乎，吾欲上窮於碧落，則玉京迢遞，閶闔迥矣；吾欲下極於黃泉，則八荒杳茫，鬼磷燃矣。陟彼高岡，埋蒼煙矣。溯彼流水，泣雙魚矣。思之思之。惟有莊蝶虞鹿，時作趨庭鯉對之時。然後知殺雞椎牛，正人子追之不及，悔之不能，血淚並枯之語也。是為記。」按鍾吾為春秋古國名，據

顧頡剛、章巽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份)》，即「今江蘇宿遷北。」查《族名錄》，竹坡姐妹與嫂氏中，只有其胞兄道弘妻陸氏，為「宿遷縣人，生員、鄉飲大賓諱奮翮之女。」陸氏生於康熙壬子年八月初九日，至本年十七歲，正是出閣之年。竹坡所謂「親迎」，當指此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一六八九)　二十歲

正月，康熙二次南巡，閱河，幸宿遷。(同治《徐州府志》、《中外歷史年表》)

四月十九日，從弟道貫(鐸子)生。(《族名錄》)

四月二十七日，長子彥寶生。(《清毅先生譜稿》)

八月，洪昇以國喪期間上演《長生殿》招禍。(章培恒《洪昇年譜》)

是年，道源入都需次，補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族譜・誌銘》引莊楷《雲谿張公墓誌》)

道溥隨道源效力河工。①

道汧隨道源之任京師。②

①《族譜・傳述》引莊柱《邑侯張公傳》：「年甫弱冠，即偕副使公效力河幹。八年之間，歷著成績。癸酉冬奉委解賑汴梁。」按道溥生於康熙十年辛亥：「弱冠」當為二十九年庚午。然二十九年二月七日張膽卒，道源等丁艱，因知此為本年事。而自「癸酉冬」倒推八年，為二十五年丙寅，道溥十六歲，不可稱「年甫弱冠」。莊《傳》八年誤。

②《族譜・傳述》引莊楷《別駕張公傳》：「年及冠，隨伯兄之任京師，相為倚毗。繼丁外艱，旋里。」按道汧生

於康熙十四年，「及冠」應爲康熙二十三年。本年十五歲，曰「及冠」不當。又伯兄道祥已卒，仲兄道瑞外任，此所謂「伯兄」，應爲道源。道源行三，莊《傳》誤。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一六九〇）　二十一歲

八月，竹坡三應鄉試，落第。①

正月，徐淮大饑。張膽捐小麥五千石助賑。②

二月七日，張膽卒。（《族名錄》）

六月，以張玉書爲文華殿大學士。（《清代七百名人傳》）

①參見甲子譜、丁卯譜。

②《族譜·崇祀》：「二十九年，徐復大饑。又出小麥二千石助賑。……淮屬大饑，本宦捐小麥三千石運淮助賑。」按本年二月七日膽卒，此當爲正月事。

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　二十二歲

二月二十五日，從侄球（道源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三月十八日，從侄彥珍（道瑞子）生。①

十月二十七日，道瑞卒於福常營官署。（《族名錄》）

是年，馮溥卒。②

張潮援新例捐納京銜，以歲貢生授翰林院孔目，實未出仕。③

①張彥珍《樹滋堂詩集·甲午元夕前一夜舉第一子四首》其一自註：「余生於常熟之署邸，辛未歲三月十八日也。」其三云：「明年五十忽平分。」「明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彥珍二十五歲，故曰「五十忽平分」。

②據毛奇齡《易齋馮公年譜》。章培恒《洪昇年譜》、《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同。《清代七百名人傳》附錄一《清代大事年表》謂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誤。

③同庚戌譜註⑨。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　二十三歲

三月十五日，從侄彥珣（道瑞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是年，彥琦捐納候選司務。（《族譜·徵聘》）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　二十四歲

八月，竹坡四應鄉試，落第。①

冬，竹坡北游長安詩社，名震京都，咸稱竹坡才子。②

四月二十四日，張膽葬於徐州太山祖塋。（張玉書《伯量張公墓誌銘》）

冬，道溥奉委解賑汴梁。③

是年，冒襄卒。④

①參見甲子譜、丁卯譜。

②《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去年前年客長安，春燈影裏誰為主。」按乙亥前二年即本年，竹坡二十四歲。竹坡八月在南京應試，落榜返里，休整後北上，當已入冬。《十一草·撥悶三首》其三：「廿歲文章遍都下」，係舉其成數。《仲兄竹坡傳》載有竹坡奪魁都門詩壇詳情，曰：「一日家居，與客夜坐。客有話及都門詩社之盛者。兄喜曰：吾即一往觀之，客能從否？客方以兄言為戲，未即應。次晨，客曉夢未醒，而兄已束裝就道矣。長安詩社每聚會不下數十百輩。兄訪至，登上座，竟病分拈，長章短句，賦成百有餘首。眾皆壓倒，一時都下稱為竹坡才子云。」

③《邑侯張公傳》：「癸酉冬，奉委解賑汴梁。措置有方，且捐粟平糶，民賴以全活者甚眾。上憲稱能，文章特薦。」

④據冒廣生《冒巢民先生年譜》。冒襄享年八十三歲。《清代七百名人傳》謂其年八十，誤。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 二十五歲

年初，竹坡在京。①旋返里，作《春朝》詩二首，彥琦和之。②

二月九日，張鐸卒。（《族名錄》）

四月九日，從孫秉綸（彥璘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五月，康熙巡幸畿甸，閱視河堤。（《清代七百名人傳》附錄一《清代大事年表》）

七月二十三日，從弟道政（鐸子）生。（《族名錄》）

是年，道溥宰棠邑。③

彥璘選授平谷縣知縣。④

從孫志勤（彥琦子）生。⑤

孔尚任、顧天石《小忽雷》傳奇在京演出。（王季思《桃花扇・前言》）

河溢花山口。（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去年前年在長安。」——「去年」，即本年。

②《十一草・春朝》：「長至封關未許開，歲筵暫解為春來。偶依萱樹栽花勝，敢使藜燈誤酒杯。呵凍莫愁三月浪，望雲已發一聲雷。預拼拂拭朦朧眼，先賞疏籬臘後梅。」「去年臘盡尚留燕，帝裏繁華不計錢。鳳闕雙瞻雲影裏，鶴軒連出御河邊。樹圍瀛島迷虛艇，花滿沙堤拾翠鈿。此日風光應未減，春明門外柳如煙。」《族譜・藏稿》選張彥琦《甲戌春朝和叔氏原韻》：「東風開凍未全開，雲影濛濛帶雪來。辭臘只餘詩一卷，迎禧惟有酒千杯。三冬沍冷棲賓雁，二月驚濤起蟄雷。後日風光無限景，眼前著屐且尋梅。」「繁華何必說幽燕，是處風光盡值錢。錦裏士牛催種急，香飛玉蝶到梅邊。華堂晴暖開春宴，子夜清歌墮翠鈿。無那頻年空惹恨，三春辜負柳如煙。」兩詩第一首俱為十灰韻，第二首俱為一先韻，韻腳並次第全同，詩意亦相關聯。因知彥琦所和，必為竹坡原韻。彥琦為竹坡從兄道

祥獨子，故稱竹坡為「叔氏」。和詩有「華堂晴暖開春宴」句，則詩作於家宴之上。原詩與和詩必為同時所作。因知竹坡《春朝》二首亦作於本年春。原詩有「去年臘盡尚留燕」句，則竹坡離京返里在本年年初。

③《邑侯張公傳》：「癸酉，……明年，命宰棠邑。」

④《族譜·玉文府君行述》：「服闋，即入都謁選，得寧津縣。因前令留任，回部改授，復選授順天府平谷縣知縣。」按道瑞卒於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彥璘起服當即本年。

⑤《族譜·傳述》引吳雲標《雪樵張君傳》：「歿時年三十有六，為雍正己酉歲。」按逆推志勤當生於本年。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　二十六歲

竹坡作《乙亥元夜戲作》詩。①

正月七日，竹坡評點《金瓶梅》。旬有餘日批成，付梓。②

二月七日，從侄彥珩（道源子）生。（康熙六十年本《張氏族譜》）

二月十七日，次子彥瑜生。（《清毅先生譜稿》）

五月，康熙巡視新河及海口運道。（《清代七百名人傳》附錄一《清代大事年表》）

是年，從侄女史張氏夫史楷歿，守節。③

洪昇《長生殿》授梓。（章培恒《洪昇年譜》）

王晫、張潮輯《檀几叢書》由新安張氏霞舉堂刊刻行世，張潮作序。

河溢花山口，運河亦溢。（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十一草・乙亥元夜戲作》：「堂上歸來夜已午，春濃繡幕餘樽俎。荊妻執壺兒擊鼓，弱女提燈從旁舞。醉眼將燈仔細看，半類獅子半類虎。吁嗟兮，我生縱有百上元，屈指已過二十五。去年前年客長安，春燈影裏誰為主。歸來雖復舊時貧，兒女在抱忘愁苦。吁嗟兮，男兒富貴當有時，且以平安娛老母。」按竹坡二十五歲應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此詩因作於正月十五日，方入新年，係指實歲。

②《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生始二十有六。」按張評本《金瓶梅》原刊本為康熙乙亥本，竹坡二十六歲正是乙亥年，因此，竹坡評點《金瓶梅》在本年，批成付梓亦在本年。大連圖書館藏本衙藏版本《第一奇書》所載《寓意說》，較《第一奇書》其他版本同篇，多出下面一段文字：「作者之意，曲如文螺，細如頭髮。不謂後古有一竹坡為之細細點出，作者於九泉下當滴淚以謝竹坡；竹坡又當酹酒以白天下錦繡才子：如我所說，豈非使作者之意，彰明較著也乎！竹坡，彭城人，十五而孤，於今十載，流離風塵，諸苦備歷。遊倦歸來，細思床頭金盡之語，忽忽不樂。偶讀《金瓶》起首云，『親朋白眼，面目含酸』，便是淩雲志氣，分外消磨，不禁為之淚落如豆。乃拍案曰：『有是哉，冷熱真假，不我欺也。』乃發心於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其中頗多草草，然予亦自信其眼照古人用意處，為傳其金針大意云爾。緣作《寓意說》，以弁於前。」這段文字，王汝梅《王汝梅解讀〈金瓶梅〉》（時代文藝出版社2007.11版）認為是張竹坡的夫子自道，劉輝〈《會評會校金瓶梅》再版後記〉（《金瓶梅研究》第七期，知識出版社2002.9版）認為是張道淵的附文。筆者贊同劉說。但不管是劉說、王說，對這段話的真偽，卻均認為信實可靠。這就是說，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是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仲兄竹坡傳》：「（兄）曾向余曰：「《金瓶》針線縝密，聖歎既歿，世鮮知者。吾將拈而出之。遂鍵戶旬有餘日而批成。」《第一奇書・凡例》：「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且成於十數天內。」

③《族譜・壹德》：「張氏，湖北臬司張諱道祥女，適原任浙江寧紹道史光鑒子、監生史楷。後楷……貧歿京邸，

氏年方二十四歲。……氏係壬子年生，孀居三十年。」按壬子為康熙十一年，氏「二十四歲」，當即本年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 二十七歲

春，《第一奇書》刊成，載之金陵，遠近購求，竹坡才名益振。①

八月，竹坡五應鄉試，落第。②

秋冬間，竹坡旅居揚州，結識張潮等人，有《與張山來》書三封，並參與《幽夢影》批評。③

春，洪昇道經武進，往遊江寧。（章培恒《洪昇年譜》）

秋，徐州大雨，居民驚遷，道源設法保護。④

是年，彥琦填〔多麗〕（詠山莊新池葉曹先生十字韻）詞。⑤

河溢花山口，運河亦溢。（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仲兄竹坡傳》：「遂付剞劂，載之金陵。於是遠近購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來白下者，日訪兄以數十計。兄性好交遊，雖居邸舍，而座上常滿。」《十一草·撥悶三首》其三：「去年過虎踞，今年來虎阜。」按竹坡本年八月五應鄉試於南京，秋冬間旅居揚州，明年移寓蘇州。因知康熙乙亥本《第一奇書》於本年春刊竣，並即「載之金陵」。參見丁丑譜。

②參見甲子譜、丁卯譜。

③張潮《友聲集·後集》收竹坡《與張山來》書三封。其一：「承頒賜各種奇書，捧讀之下，不勝敬服。老叔台

誠昭代之偉人，儒林之柱石。小侄何幸，一旦而識荊州。廣陵一行，誠不虛矣。昨晚於大刻中見燈謎數十則，羨其典雅古勁，確而且趣。不揣冒昧，妄為擬議，不知有一二中鵠否？敢錄呈座下，幸進而教之為望。昨夜陳定翁過訪，亦猜得四枚，並呈台教。附候興居，侯容叩悉不盡。」其二：「連日未獲趨候，歉歉。承教《幽夢影》，以精金美玉之談，發天根理窟之妙。小侄旅邸無下酒物，得此，數夕酒杯間頗饒山珍海錯。何快如之。不揣狂瞽，妄贅瑣言數則。老叔台進而教之，幸甚幸甚。拙稿數篇並呈，期郢政為望。」其三：「捧讀佳序，真珠璀玉燦，能使鐵石生光。小侄後學妄評，過龍門而成佳士，其成就振作之德，當沒世銘刻矣。謝謝。」信中涉事甚多，茲分別按詮如次：一、據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考證，此三封信俱作於本年。而本年夏季之前，竹坡均在南京。其去揚州，必在本年秋冬間。則《與張山來》書三封本年秋冬作於揚州。二、信中既云：「小侄何幸，一旦而識荊州。廣陵一行，誠不虛矣。」則竹坡與張潮本年在揚州必為初交。但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是同姓相親，其關係很快便極融洽。於是頒書、賜序、呈稿、寫信，儼然如同故知。三、所謂「昨晚於大刻中見燈謎數十則」云云，王汝梅《再談張竹坡的小說評點》考定「大刻」為《檀几叢書》，是。此即為「承頒賜各種奇書」之一。四、信中所提「陳定翁」，疑即陳定生。定生名貞慧，江蘇宜興人，一般認為他卒於順治十三年，享年五十三歲。若他至本年尚健在，則已是九十三歲高齡，稱「翁」正當其宜。定生與竹坡為世交，《曙三張公志》錄張介《雨村公口述所見盱紳藏本記略》：「閣部按部淮安，遍閱諸將，兵皆虛誇不足用，惟興平部伍齊整，士馬精強，……思妙選長材，為之輔佐。時宜興陳定生已招置幕府，曙三既至，任事明敏精密，……史公大悅曰：吾得張陳兩君以佐興平，復何慮哉。……乙酉正月十一日，興平抵睢。定國出迎四十里，……即請興平入城。曙三與陳定生已窺定國狡詐志異，皆極言之。興平勿聽。定生密謂曙三曰：高公剛愎，無濟也。我輩從之，終受禍耳。盍去諸？曙三太息曰：知之久矣。顧子客也，可以去。我則有官守，夙受高公知遇，史公託付，受事以來，已置此身於度外矣。子其行哉。」曙三即竹坡

祖父張垣。竹坡與定生能在揚州會晤，細懷往事，當更多一番感觸。五、據嘯園刊本，《幽夢影》批語多達五百十三則，其中竹坡批語八十三則。信中云：「承教《幽夢影》，……小侄旅邸無下酒物，得此，……不揣狂瞽，妄贅瑣言數則。」則竹坡《幽夢影》批語作於此時。六、信中所謂「佳序」，自是張潮為竹坡某評書所作之序。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以此「佳序」即《第一奇書》謝頤序，非是。由上文可知，竹坡《與張山來》書寫於康熙三十五年秋冬(據《友聲》編輯體例，其第三信當較前二信晚出，則寫第三信之時，或已入冬)，則張潮「佳序」亦當作於此前不久。而《第一奇書》謝頤序，作於康熙三十四年「清明中浣」。時間相距一年又半，兩序顯非一序。《第一奇書》全稱為《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皋鶴堂當即張竹坡之堂號。而謝序「題於皋鶴堂」，則謝序應為竹坡本人所作，即「謝頤」乃竹坡之化名。參見乙亥譜。

④《雲谿張公墓誌》：「丙子秋，霖雨浹旬，河流泛溢，城不浸者三版，居民驚駭遷避，公百方保護。」

⑤《族譜・藏稿》選彥琦詠詞：「屈指算，雙丸易邁，余也行年三十。」按彥琦生於康熙六年丁未，「行年三十」，則為本年。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二十八歲

春，竹坡移寓蘇州，貧病交加，作《撥悶三首》，慨歎世情，自我解嘲。①

七月十七日，同郡人李蟠一甲一名進士及第。(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

七月十九日，頒發《趙孺人封太孺人誥命》、《授道溥文林郎配趙氏封孺人誥命》。(《族譜・誥命》)

秋，洪昇至蘇州。吳人醵資為演《長生殿》，江寧巡撫宋犖主之，八十翁尤侗作序，極一時之盛。(章培恒《洪昇年

譜》）

是年，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刊行，尤侗為序。

①《十一草·撥悶三首》其一：「風從雙襟生，月向懷中照，對此感別離，無何復長嘯。愁多白髮因欺人，頓使少年失青春。愁到無愁又愁老，何如不愁愁亦少。不見天涯潦倒人，幾時雖愁愁不飽。隨分一杯酒，無者何必求。其有遇，合力能，龍鳳飛拂逆，志甘牛馬走。知我不須待我言，不知我兮我何剖。高高者青天，淵淵者澄淵，千秋萬古事如彼，我敢獨不與天作周旋。既非諂鬼亦非顛，更非俯首求天憐。此中自有樂，難以喉舌傳。明日事，天已定，今夜月明裏，莫把愁提起。閒中得失決不下，致身白戰當何以。」其二：「少年結客不知悔，黃金散去如流水。老大作客反依人，手無黃金辭不美。而今識得世人心，藍田緩種玉，且去種黃金。」其三：「青天高，紅日近，浮雲有時自來往，太虛冥冥誰可印。南海角，北山足，二月春風地動來，無邊芳草一時綠。君子能守節，達人貴趨時，時至節可變，拘迫安所之。我生泗水上，志節愧疏放。天南地北汗漫遊，十載未遇不惆悵。我聞我母生我時，斑然之虎入夢思，掀髯立起化作人，黃衣黑冠多偉姿。我生柔弱類靜女，我志騰驤過於虎。有時亦夢入青雲，傍看映日金龍舞。十五好劍兼好馬，廿歲文章遍都下。壯氣凌霄志拂雲，不說人間兒女話。去年過虎踞，今年來虎阜，金銀氣高虎呈祥，池上劍光射牛斗。古人去去不可返，今人又與後人遠。我來憑弔不勝情，落花啼鳥空滿眼。白雲知我心，清池怡我情，眼前未得志，豈足盡生平。」按竹坡曾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十六年丁卯、二十九年庚午、三十二年癸酉、三十五年丙子五至金陵。本詩中云：「廿歲文章遍都下」，則「去年過虎踞」，必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竹坡北上都門、奪魁長安詩社之後，即指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第五次至金陵事。「今年來虎阜」，自即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事。又本詩中「二月春風」云云，可知竹坡離揚來蘇，係在春季。參見癸酉譜、丙子譜。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一六九八） 二十九歲

四月之前，竹坡在蘇州。①吟詩寄愁，作《客虎阜遺興》六首。②志不少懈，北上效力於永定河工次，另圖進取。③

九月十五日，竹坡暴卒，功敗於垂成。行橐所遺，惟四子書一部、文稿一束、古硯一枚。④葬於銅山縣丁塘先塋。⑤

五月二十日，頒發《張道源母趙太儒人封太恭人誥命》。（《彭城張氏族譜》）

十二月二十日，道著卒。（《族名錄》）

是年，彥琦構築醉流亭，以為遊覽地。⑥

河決李家樓口。（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記事表》）

①《仲兄竹坡傳》：「一朝人呼曰：大丈夫寧事此以羈吾身耶！遂將所刊梨棗，棄置於逆旅主人。罄身北上，遇故友於永定河工次。」按每年春夏間築堤防汛，為當時例務，永定河亦然。而竹坡離蘇北上與效力河幹中無間隔，可知竹坡「遇故友於永定河工次」，當為本年初夏間事。此前當仍在蘇州。參見本譜註②。

②《十一草·客虎阜遺興》其一：「四月江南曬麥天，日長無事莫高眠。好將詩思消愁思，省卻山塘買醉錢。」其二：「劍水無聲靜不流，天花何處講台幽。近來頑石能欺世，翻怪生公令點頭。」其三：「千秋霸氣已沉浮，銀虎何年臥此邱。憑弔有時心耳熱，雲根撥土覓吳鉤。」其四：「畫船歌舞漫移商，矜貴吳姬曲未央。欲擔菜傭橋上坐，也凝雙眼學周郎。」其五：「故園北望白雲遙，遊子依依淚欲飄。自是一身多缺限，敢評風土惹人嘲。」其六：「僧房

兀坐掩重門，鳥過花翻近水村。邇日又開詩酒戒，只緣愁緒欲消魂。」按本組詩與《撥悶二首》情趣大不相同。前詩怨天尤人，自我解嘲，而不得解脫。本詩雖亦吟詠寄愁，但描摹景物，清脫自然，其「雲根撥土覓癸鉤」句，已意味着不久將大呼而起，另求進取。可知本組詩的寫作時間，距其「五困棘闈」，當有較長的間隔。但兩組詩均寫蘇州春日事，而《撥悶二首》作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則本組詩當作于本年。詩中既有「四月江南曬麥天」云云，則本年四月之前，竹坡仍在蘇州。

③《仲兄竹坡傳》：「……過故友於永定河干次。友爲兄河幹效力。兄曰：『吾聊試爲之。』於是晝則督理插畚，夜仍秉燭讀書達旦。」按自康熙六年至三十七年，黄河凡十四度決口。而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康熙六次南巡，均曾閱河。治理黄河成爲國家頭等要務之一。永定河亦然。《清史稿・河渠志・永定河》：「永定河亦名無定河，……順治八年，河由永清徙固安，與白溝合。明年，決口始塞。十一年，由固安西宫村與清水合，經霸州東，出清河；又決九花台、南里諸口，霸州西南遂成巨浸。康熙七年，決盧溝橋堤，命侍郎羅多等築之。三十一年，以河道漸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時被水災，用直隸巡撫郭世隆議，疏永清東北故道，使順流歸淀。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諸水與渾水合流，勢不能容，時有氾濫，聖祖臨視。巡撫于成龍疏築兼施，自良鄉老君堂舊河口起，經固安北十里鋪，永清東南朱家莊，會東安狼成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達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築南北堤百八十餘里，賜名永定。自是渾流改注東北，無遷徙者垂四十年。」清廷每年僅治水一項，度支國帑，動輒數百萬計。藉此升官發財者則不計其數。即彭城張氏，如道源、道溥、道汧、廷獻等，均曾取舉邀寵於河工。竹坡困於場屋達十三、四年之久，此番可謂轉覓途徑，另求進取。

④《仲兄竹坡傳》：「工竣，詣鉅鹿會計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嘔血數升。同事者驚相視，急呼醫來，已不出一語。藥鐺未沸，而兄淹然氣絕矣。時年二十有九。……兄既没，檢點行橐，惟有四子書一部、文稿一束、古硯一枚

而已。」《族名錄》：「道深……生年二十九歲，於康熙戊寅年九月十五日疾終於直隸保定府永定河工次。」

⑤《族名錄》：「道深……葬於丁塘先塋穆穴。」按據《族名錄》，塋穴在丁塘紫金山之陰，主穴為其父母，昭穴為其兄嫂。

⑥《族譜·雜著藏稿》錄張彥琦《醉流亭賦》：「余於戊寅年懷山居之念，遂構此亭，種花蒔竹，以為遊覽地。」

康熙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竹坡卒後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孫世榮（彥瑜子）生。（《清毅先生譜稿》）

是年，道淵重修《張氏族譜》告一段落，作序。復因故中輟。然本譜所收竹坡各項，均已裒集入帙，惟多未梓成。①

吳敬梓二十一歲。（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夏敬渠十七歲。（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

袁枚六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①《族譜》道淵雍正十一年後序：「族譜之修，幾經讎校，曾於戊戌、己亥間，遍歷通族，詳分支派，……匯選恩綸、傳志、藏稿、贈言、壽挽諸章，裒集成帙。正在發刊，忽以他務糾纏，奔走於吳中、白下之途，……只得暫為輟工。只將錄成之宗支圖、族名錄等等，附以家法十七則，訂輯成書，分給族人使用。」按《族譜》道淵前序作於康熙六十年，當為初成而輟工之期，因系於此。

清世宗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竹坡卒後三十五年

四月，禁民間刊刻書籍。（《清代七百名人傳》附錄一《清代大事年表》）

是年，道淵續修《張氏族譜》畢。作後序。倩徐州牧石傑序。八世塚孫張炯附序。梓成。竹坡《家傳》及其《十一草》、《治道》、《烏思記》等始與通族見面。①

①《族譜》道淵雍正十一年後序：「編次方完，而梓人報竣。茲舉也起於癸丑四月之朔，成於九月之望。」

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竹坡卒後七十九年

五月二日，頒發《贈張紹之祖母王氏恭人誥命》。（《彭城張氏族譜》）

是年，從孫張璐（道淵子）增修《張氏族譜》畢，作序，梓成。即本年譜所據《族譜》。竹坡生平皆述因此得以傳世。①

脂硯齋抄閱再評《石頭記》。十二年。（據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①《族譜》張璐乾隆四十二年序：「迄今四十餘年，代日益遠，人日益多，使不重加訂正，詳為增入，將遠者或不免於湮，多者或不免於紊。璐罪其奚辭焉。……賴合族中仕游者解俸助梓，與核者悉心襄事，始克勒有成書。」

清宣宗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竹坡卒後一百二十七年

是年，九世張協鼎（張膽來孫）第五次重修族譜畢，刊成，更名為《彭城張氏族譜》，轉詳於分支世系，而削除藏稿與雜著，並割裂原文，任意聯綴，尤篡改《仲兄竹坡傳》，盡刪與《金瓶梅》有關文字。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竹坡卒後一百五十一年，是年，九世張省齋（張膽來孫）重編族譜，①後抄訂成帙，名為《清毅先生譜稿》，恢復藏稿與雜著，然刪除《仲兄竹坡傳》，並在《族名錄》中極詆竹坡。②

①張介編《榮壽錄》引程保廉《清毅先生年譜》：「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五十四歲，重修族譜，採輯舊聞，搜羅遺事，夜以繼日，寢食不違也。」按清毅先生為鄉人私謚，即張省齋，其《清毅先生譜稿》雖略有增刪，實乃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張氏族譜》與道光五年刊本《彭城張氏族譜》之重新組合本。

②《清毅先生譜稿·族名錄》墨筆稿：「道深……恃才傲物，曾批《金瓶梅》小說，隱寓譏刺，直犯家諱，非第誤用其才也，早逝而後嗣不昌，豈無故歟？」朱筆修改稿：「道深……恃才傲物，批《金瓶梅》小說，憤世嫉俗，直犯家諱，則德有未足稱者，抑失裕後之道矣。」

清德宗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竹坡卒後一百八十二年

是年，十世張介合訂《張氏族譜》為禮樂射御書數六冊。即筆者所見《族譜》。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竹坡卒後一百九十三年

是年，桂中行、王嘉詵編《徐州詩徵》刊成。選竹坡詩二首，題為《虎阜遺興》，註云：「道深，字竹坡，著有《十一草》。」另選竹坡《中秋看月黃樓上》七律一首，誤署為「張道源」。此乃竹坡詩首次與世見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竹坡卒後二百三十七年

是年，十二世張伯英編《徐州續詩徵》刊成。徐東橋據張氏家藏稿編《張氏詩譜》，於道深名下註云：「䎖子」。此首次公開歸竹坡於彭城張氏世系。後人遂得追蹤發見。

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概論

吳敢

張竹坡上承金聖歎，下啟脂硯齋，通過對《金瓶梅》思想與藝術的評點，在很多方面把中國小說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文字，總計約十幾萬字。其形式大致為書首專論，回首與回中總評，和文間夾批、旁批、眉批、圈點等三大類。屬於專論的，就有《雜錄小引》、《金瓶梅寓意說》、《冷熱金針》、《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苦孝說》、《竹坡閒話》等十幾篇之多。明清小說評點中使用專論的形式，始於張竹坡。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構體系。從文學欣賞方面說，張竹坡的各篇專論以及一百零八條讀法，是《金瓶梅》全書的閱讀指導大綱；而回評與句批則是該回與該段的賞析示範。

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或概括論述，或具體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畫龍點睛，對這部小說作了全面、系統、細微、深刻的評介，涉及題材、情節、結構、語言、思想內容、人物形象、藝術特點、創作方法等各個方面，其最有價值的為下述幾點：

第一，系統提出「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給《金瓶梅》以合法的社會地位，使其得以廣泛流傳。《金瓶梅詞話》大約自明代中後葉問世以來，陸續有人在筆記叢談中予以評論。這些評論不僅一般都很零碎，而且大多閃爍其詞，諱莫如深。有的更乾脆目為「淫書」，急欲焚之而後快。這種觀點蔓延到社會，在人們心理上造成一種錯覺，抹煞了該書的文學價值，影響了它的流傳。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亦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他說：「《金瓶梅》三字連貫者，是作者自喻。此書內雖包藏許多春色，卻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費盡春工，當注之金瓶，流香芝寶，為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頭物也」（《讀法·百六》）。又說：「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誤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為不可不看之妙文，……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讀法·八十二》）。又說：「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裳》、《風雨》、《蘀兮》、《子衿》諸詩細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為懲勸之韋弦，反以為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他在《讀法·五十三》中也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第七十一回「李瓶兒何家託夢，提刑官引奏朝儀」有一段寫小廝在何太監宴請西門慶的席前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張竹坡批道：「又是宋朝，總見寓言也。」聯繫他在《金瓶梅寓意說》中所謂「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雖為風影之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的說法，則他的「史公文字」說便有了具體的內容。而看出小說有以宋喻明的一面，是很有見地的。所以他要

「急欲批之請教」，以「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書非淫書論》）。《金瓶梅》中當然有一些淫穢的文字，張竹坡強調要從整體上把握其主導傾向，不要輕易被「淫書」二字瞞過。《讀法·三十八》：「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作一回讀，乃知其起盡處。」《讀法·五十二》：「《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為一線穿下來也。」《讀法·七十二》：「讀《金瓶》必靜坐三月方可，否則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經過他鞭辟入裏的分析，雖然不能從官方的禁令中，但是從人們的觀念上，將《金瓶梅》解放了出來。《金瓶梅》的刻板發行，在張竹坡評點之前，只有萬曆丁巳本與所謂崇禎本，印數也很少；在張竹坡評點之後，卻出現了幾十種刊本。帶有張竹坡評語的《第一奇書》，成為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金瓶梅》，這不能不說是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功績。

第二，指出《金瓶梅》「獨罪財色」，是洩憤之作，具體肯定了這部小說的思想性、傾向性。眾所周知，《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一家暴發與衰落的過程。張竹坡分析了該書「因一人寫及全縣」，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的寫作方法，認為通過對西門慶的揭露，暴露了整個社會的問題。《讀法·六十三》：「即千古算來，天之禍淫福善，顛倒權奸處，確乎如此。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操筆伸紙做出來的。」他又說：「嘗見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門慶之大賬簿。』其兩眼無珠，可發一笑。夫伊於甚年月日，見作者僱工於西門慶家寫賬簿哉？」（《讀法·八十二》）似有人記賬，實無人記賬，說明雖然小說描寫細微逼真，但畢竟是小說不是賬簿。張竹坡實際已感覺到創作

中的「典型」問題，所以他說：「《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算，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讀法·八十四》）。《金瓶梅》中寫了很多地方貪官，市井惡霸，張竹坡認為「無非襯西門慶也」（第四十七回回評），然社會上「何止百千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為何如也」（第四十八回回評）。他在第七十四回回評中也寫道：「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敘運艮峰之苦，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這就是魯迅說的「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張竹坡實際也感覺到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關係問題，他說：「便使一時半夜，人死喧鬧，以及各人言語心事，並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歷歷如真有其事。即真事令一人提筆記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曲折折，拉拉雜雜，無不寫之」（第六十二回回評）。《竹坡閒話》：「《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第三十四回「獻芳樽內室乞恩，受私賄後庭說事」寫西門慶賄賂蔡京當了山東提刑官之後，即貪贓枉法，竹坡在回評中批道：「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為人事送太師，太師又以之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是太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今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幫閒之情，道國一夥計之分，將直作曲，妄入人罪，後即於我所欲入之人，又因以龍陽之情，混入內室

之面，隨出人罪，是西門慶又以提刑之刑為幫閒、淫婦、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筆著此回時，必放聲大哭也。」所以他說：「讀《金瓶》必須列寶劍於右，或可劃空洩憤」（《讀法·九十五》）；「讀《金瓶》必置大白於左，庶可痛飲以消此世情之惡」（《讀法·九十七》）。不僅如此，張竹坡進一步將小說中的人和事放到冷、熱、真、假的關係中考察，他在《竹坡閒話》中說：「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於此。……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說明他認識到，《金瓶梅》並及揭露到人心世情、社會風尚、道德觀念等社會意識形態。《讀法·八十三》：「《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張竹坡把第一回文字就歸結為「熱結」、「冷遇」，並說：「《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為一部之金鑰乎？」（《冷熱金針》）他的冷熱說，在讀法、回評與夾批中雖然時相牴牾，界說不明，其基本含義還是一貫的，這就是：「其起頭熱得可笑，後文一冷便冷到徹底，再不能熱也」（《讀法·八十七》）。「作者直欲使此清河縣之西門氏冷到徹底並無一人，雖屬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後永不復望一復燃之灰」（《讀法·八十八》）。張竹坡還認為，《金瓶梅》之所以能夠對社會生活與社會思想作出如此深刻廣泛的暴露，是因為「作者必於世亦有大不得意之事，如史公之下蠶室，孫子之刖雙足，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以為後有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負才淪落於污泥也」（第七回回評）。張竹坡從創作意圖到寫作效果，將《金瓶梅》提到與《史記》、《詩經》等同的地位，高度評價了小說的寫實成就。

第三，緊緊把握住《金瓶梅》的美學風貌，以「市井文字」概括其藝術特色，從小說史的角度，充份肯定了這部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金瓶梅》以前的中國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寫的是歷史、英雄、神魔，着墨最多的是正面人物的刻畫與傳奇經歷的描述。《金瓶梅》則不然，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反面角色，它的情節多係家庭日常瑣事。「審醜」不同於「審美」，寫家庭細節不同於寫社會巨變。不同的社會生活面，不同的人物形象群，必然會產生不同的藝術特色。張竹坡看到了這種不同，並從理論上準確地給予了總結。他指出，《金瓶梅》與《西廂記》不同，後者是「花嬌月媚」文字，而前者則是「一篇市井的文字」。《讀法·三十二》：「西門慶是混賬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高低的人，如意兒是頂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輩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枉為人也。」都是反面角色。反面角色又多是市井中人，「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至此，其福已不足當之矣」（第七十回回評）。「西門拜太師乾子，王三宮又拜西門乾子，勢力之於人寧有盡止？寫千古英雄同聲一哭，不為此一班市井小人哭也」（第七十二回回評）。市井中人不論怎麽發跡變泰，穿戴裝扮，到底都有市井氣。第七回有一段：「這西門慶頭戴纏綜大帽，一撒鉤縧粉底皂靴」，張竹坡批道：「富貴氣卻是市井氣。」寫這些人物的文字，「一直是一派地獄文字」（第五回回評）。「《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作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讀法·八十》）。小說寫的不是才子佳

人，所以不能用「韻筆」寫成「花嬌月媚」文字；小說寫的是市井小人，所以只能用俗筆寫成「市井文字」。《金瓶梅》中的姦夫淫婦、貪官惡僕、幫閒娼妓各色人等，「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謝肇淛《金瓶梅跋》），靠的是甚麼呢？張竹坡認為「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第一回回評）。他的「市井文字」說包含有一系列表象，「白描」是其最主要的特徵。「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來也。」第三十回「蔡太師覃恩錫爵，西門慶生子加官」寫李瓶兒臨盆，「今看其止令月娘一忙，眾人一齊在屋，金蓮發話，雪娥慌走，幾段文字，下回接呱的一聲，遂使生子已完，真是異樣巧滑之文，而金蓮妒口，又白描入骨也」（本回回評）。書中是怎樣描寫潘金蓮的「妒口」的呢？先是寫潘金蓮對孟玉樓說：「爹喏喏！緊着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胎哩！」又寫潘金蓮嘲弄孫雪娥說：「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裏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小婦一個紗帽戴？」這種白描文字，就如中國畫的墨線勾描，所以張竹坡又叫做「白描勾挑」（第一回夾批）。第九十四回「大酒樓劉二撒潑，洒家店雪娥為娼」：「卻說春梅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搯被，聲疼叫喚起來。……落後守備……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哪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才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嗎？』亦不應答。……大丫環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叫他跪在面前。」張竹坡批道：「內只用幾個一推一潑，寫春梅悍妒性急如畫」（本回回評）。

第四，全面細微地點撥《金瓶梅》的章法技法，形成系統的《金瓶梅》藝術論，其中不少論述，今天仍有借鑒意義。舉如《金瓶梅》的結構，與《水滸傳》等小說單線發展結構方式不同，是一個以西門慶一家為主線，旁及清河他家，以及清河各家以外多家多人，貫通關聯，穿插曲折的網狀形結構。張竹坡注意到這一點，他在《竹坡閒話》中說：「然則《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針萬線，同出一絲，又千曲萬折，不露一線。閒窗獨坐，讀史讀諸家文，少假偶一觀之，曰：如此妙文，不為之遞出金針，不幾辜負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怛怯焉，不敢遽操管以從事，蓋其書之細如牛毛，乃千萬根共具一體，血脈貫通，藏針伏線，千里相牽，少有所見。一《金瓶梅》是怎樣「千曲萬折」又「血脈貫通」的呢？張竹坡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卻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讀法·三十四》）。《金瓶梅》一書寫了幾百個人，其有始有終的少說也有幾十人，如此多人「總合一傳」，豈不是頭緒紛繁，讀來模糊嗎？張竹坡認為說來也簡單：「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讀法·一》）。他認為第一回是全書的總綱：「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絶、三成語、一諺語盡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證，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本回回評）；第五十一回又是後半部的關鍵：「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節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後五十回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諄諄借賬，伏後文賴賬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

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鬥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回之樞紐也」（本回回評）。但實際讀起小說來，卻不可如此粗疏。對這一點，張竹坡在每回回評與夾批中隨處都有提醒，如第一回回評：「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紮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出伯爵等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敘，另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卻是說話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敘出，並非另起鍋灶，重新下米，真是龍門能事。」靠甚麼把這些千絲萬縷的片斷總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呢？張竹坡認為：「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的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雖前後夾雜眾人的話，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討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讀法·四十三》）。

再如《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與《水滸傳》類型化手法不同，注重人物性格刻畫，在個性化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張竹坡在《金瓶梅》評點中很好地總結了小說這一方面的創作經驗，他特別抓住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在第四十一回回評中寫道：「上文生子後，方使金蓮醋甕開破泥頭，瓶兒氣包打開線口。蓋金蓮之刻薄尖酸，必如上文如許情節，自翡翠軒發源，一滴一點，以至於今，使瓶兒之心深懼，瓶兒之膽暗攝，方深深鬱鬱悶悶，守口如瓶，而不輕發一言，以與之爭，雖瓶兒天性溫厚，亦

積威於漸以致之也。」小說是如何描寫潘金蓮醋甕開瓶的呢？第二十二回回評：「此回方寫蕙蓮。夫寫一金蓮，已令觀者髮指，乃偏又寫一似金蓮。特特犯手，卻無一相犯。而寫此一金蓮必受制於彼金蓮者，見金蓮之惡，已小試於蕙蓮一人，而金蓮恃寵為惡之膽，又漸起於治蕙蓮之時。其後遂至陷死瓶兒母子，勾串敬濟，藥死西門，一縱而幾不可治者，皆小試於蕙蓮之日。西門入其套中，不能以禮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縱其為惡之性耳。吾故曰：為金蓮寫肆惡之由，寫一武大死；為金蓮寫爭寵之由，乃寫一蕙蓮死也。」李瓶兒終於因此喪生，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黃巾士，西門慶大哭李瓶兒」寫李瓶兒死時各人的言行，竹坡批道：「西門是痛，月娘是假，玉樓是淡，金蓮是快。故西門之言，月娘便惱；西門之哭，玉樓不見；金蓮之言，西門發怒也。情事如畫」（本回回評）。張竹坡還指出小說寫出了同類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徵，「《金瓶梅》妙在於善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紊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卻又各各一款，絕不相同也」（《讀法·四十五》）。小說是怎樣做到「用犯筆而不犯」的呢？張竹坡說：「《金瓶梅》於西門慶不作一文筆，於月娘不作一顯筆，於玉樓則純用俏筆，於金蓮不作一鈍筆，於瓶兒不作一深筆，於春梅純用傲筆，於敬濟不作一韻筆，於大姐不作一秀筆，於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不作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讀法·四十六》）。

又如《金瓶梅》的寫作手法，張竹坡做了很多概括，起了不少名目，雖然沒有跳出評點派的窠臼，不免瑣屑龐雜，其具體闡述，自有真知灼見。《讀法·十四》：「《金瓶》有節節露破綻處。如窗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帶葫蘆，更屬險事。牆頭密約，金蓮偏看見；蕙蓮偷期，金蓮偏撞着。翡翠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鐵棍。才受贓，即動大巡之怒；才乞恩，便有平安之讒。……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總之，用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語即解，絕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為化筆也。」《讀法·二十五》：「文章有加一倍寫法。此書則善於加倍寫也。如寫西門之熱，更寫蔡、宋二御史，更寫六黃太尉，更寫蔡太師，更寫朝房，此加一倍熱也。如寫西門之冷，則更寫一敬濟在冷鋪中，更寫蔡太師充軍，更寫徽欽北狩，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熱，更欲寫西門之熱者何限，而西門恃財肆惡；加一倍冷者，正欲寫如西門之冷者何窮，而西門乃不早見機也。」《讀法·四十四》：「《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敘他事入內。如正未娶金蓮，先插娶孟玉樓；娶孟玉樓時，即夾敘嫁大姐；生子時，即夾敘吳典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謝希大借銀；瓶兒死時，乃入玉簫受約；擇日出殯，乃有請六黃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它如「板定大章法」、「兩對章法」、「大間架處」、「入筍處」、「特特錯亂其年譜」、「脫卸處」、「避難處」、「手閒事忙處」、「穿插處」、「結穴發脈關鎖照應處」、「反射法」、「點睛處」等，隨文點撥，俯拾皆是，用張竹坡的話說是「《金瓶梅》一書，於作文之法，無所不備」（《讀法·五十》）。

又如《金瓶梅》的細節描寫，今傳本《金瓶梅》內雖有不少前後抵牾之處，但「《金瓶梅》是

大手筆，卻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讀法・百四》）。張竹坡特別稱許小說的「細針密線」（謝頤序），《讀法・四十八》：「寫花子虛，即於開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兒哉？夫作者於提筆時，固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其後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轉嫁西門，其着數俱已算就，然後想到其夫，當令何名，夫不過令其應名而已。則將來雖有如無，故名之曰子虛。瓶本為花而有，故即姓花。忽然于出筆時，乃想敘西門氏正傳也。於敘西門傳中，不出瓶兒，何以入此公案？特敘瓶兒，則敘西門起頭時，何以說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無頭緒之筆，必不能入也。然則俟金蓮進門再敘何如？夫他小說便有一件件敘去另起頭緒於中，惟《金瓶梅》純是太史公筆法。夫龍門文字中，豈有於一篇特特着意寫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寫此人之人，而於開卷第一回中不總出樞紐，如衣之領，如花之蒂，而謂之太史公之文哉？……然則作者又不能自己另出頭緒說，勢必借結弟兄時入花子虛也。夫使無伯爵一班人，先與西門打熱，則弟兄又何由而結？……故用寫子虛為會外之人，今日拉其入會，而因其鄰牆，乃用西門數語，李瓶兒已出。……今日自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故曲曲折折，細詳瓶兒，寂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他認為第六十二回「最是難寫」，但「內卻前前後後，穿針遞線，一絲不苟。……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爵，寫潘道士，寫吳銀兒、王姑子，寫馮媽媽，寫如意兒，寫花子由，其一時或閒筆插入，或忙筆正寫，或關切，或不關切，疏略淺深，一時皆見。至於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繡春、老馮、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疏厚薄淺深，感觸心事，又一筆不苟，層層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

且偏更於其本命燈絕後，預先寫其一番哭泣，不特瓶兒、西門哭，直寫至西門與月娘哭，豈不大奇？至其一死，獨寫西門一人大哭，真聲淚俱出。又寫月娘之哭，又寫眾人之哭，又接寫西門之再哭，又接寫月娘之不哭，又接寫西門前廳哭，又寫哭了又哭，然後將『雞都叫了』一句頓住，……我以為至矣盡矣，其才亦應少竭矣，乃偏又接寫請徐先生，報花子由，報諸親，又寫黑書，又寫取布搭棚，請畫師，且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再哭，月娘惱，玉樓疏，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做夢，咂嘴跌腳，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段中，如千人萬馬，卻一步不亂」（本回回評）。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把自己的家世遭遇情緒感觸攙進去。在他的評點文字中，這一內容佔了不少份量。《竹坡閒話》：「邇來為窮愁所迫，炎涼所激，於難消遣時，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而前後結構，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後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可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小子窮愁著書，亦書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無寸土，欲覓蠅頭以養生耳。」《金瓶梅寓意說》：「至其以孝哥結入一百回，用普淨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惟孝可以永錫爾類，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爾之於爾親卻是如何，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悲哉悲哉！」他在《讀法・八十六》中的感慨：「奈何世人於一本九族之親，乃漠然視之，且恨不排擠而去之，是何肺腑！」指的就是自己的家世。第一回正文開首，他只圈了「親朋白眼，面目寒酸」四字，便基於自己的身世。他評點《金瓶梅》可謂牽腸掛肚，驚心動魄，「今夜五更燈花影

裏，我亦眼淚盈把，笑聲驚動妻孥兒子輩夢魂也」（第三回回評）。「我卻批完此一回時，心血已枯了一半也」（第四回回評）。「夜深風雨，鬼火青熒，對之心絕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第五回回評）。「我不覺為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第七十三回回評）。「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不知何故，雙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忽不樂，不能釋然」（第七十八回回評）。

惟其如此，加上時代局限與思想局限，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中，也摻雜了一些主觀臆斷，闡發了不少封建綱常。第一百回回評：「第一回弟兄哥嫂，以悌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姦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不少論者接着引用張竹坡的話：「夫以孝悌起結之書，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悌」，認為這是他為《金瓶梅》辯白的託詞。但聯繫到他冠於書首的「苦孝說」，他在其他專論與回評、夾批中對孝悌的反復論述，他對作者身份家世的猜測，他自己的家世生平，便不能不認為這正是張竹坡的真實思想，是他思想中迂腐落後的一面。張竹坡對貧富、財色、冷熱、真假關係的解說也不夠固定，並且最後「以空結此財色二字也」（《讀法·二十六》），在第六十一回的夾批中更進而說道：「夫一夢一空，已全空矣。現一夢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紅樓夢》評論中的色空觀念、說夢之談，原來濫觴於此。張竹坡的〈《金瓶梅》寓意說〉更是一篇奇文，他說：「故《金瓶》一書，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為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於是他在全書「尋端竟委」，找微言大義，竟至認為「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寵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為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至周舟同音，春梅歸之，為

載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遺臭，載花舟且作糞舟」，牽強附會到可笑的地步，開了後來紅學索隱派的先河。張竹坡激烈貶斥吳月娘，極力推譽孟玉樓，甚至說孟玉樓就是作者的化身，遭到清末《金瓶梅》評點者文龍的批評：「作書難，看書亦難，批書尤難。未得其意，不求其細，一味亂批，是為酒醉雷公。批者深惡月娘，而深愛玉樓，至謂作者以玉樓自比，何其謬也」（第二十九回回評）。

因此，《歧路燈》作者李海觀在其書自序中譏諷張竹坡是「三家村冬烘學究」，不能說全無道理。但近人朱星說：「崇禎本已有評點，張評本又加擴大，……《讀法》共一百零六條，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這一句還可取，其餘都是冬烘先生八股調，全不足取」（《金瓶梅考證》），便失之公允。平心而論，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雖然瑕瑜互見，畢竟瑕不掩瑜。崇禎本只有零散的夾批眉評，張竹坡的評點則是一部系統的《金瓶梅》論，並不僅僅是「又加擴大」而已。何況張竹坡在他的《金瓶梅》論中，完備了古代小說評點的結構體系，對古代小說理論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創造，開發了近代小說理論的先聲。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張竹坡的評點不可低估；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張竹坡的功績不可抹煞。

張竹坡研究綜述

吳　敢

張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號竹坡，以號行世。

張竹坡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月完成對《金瓶梅》的評點。張竹坡上承金聖歎，下啟脂硯齋，通過對《金瓶梅》思想與藝術的評點，在很多方面將中國小說理論推進了一步，從而使自己名垂青史，立言不朽。

張竹坡在他評點《金瓶梅》的當時，即隨着《第一奇書》的「遠近購求」而「才名益振」（《仲兄竹坡傳》）。劉廷璣自序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在園雜誌》卷二，在談到《金瓶梅》時說：「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這一段話寫於康熙壬辰（1712）冬，可為一證。真正高度而又公正地評價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翔實而又準確地披露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過程的，是張竹坡的胞弟張道淵。張道淵主修《張氏族譜》時，寫於康熙六十年

的《仲兄竹坡傳》，表達了他們之間兄弟加知己的不同尋常的關係。《仲兄竹坡傳》：「兄一生負才拓落，五困棘闈，而不能搏一第，齎志以歿，何其阨哉！然著書立說，已留身後之名，千百世後，憑弔之者，咸知竹坡其人。是兄雖死，而有不死者在也。」在張竹坡一生中，如果說家族內給他直接影響的是父親張和二伯父張鐸的話，則家族中始終理解他、支持他的人，便是其三弟張道淵。可以說，張道淵是張竹坡和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第一個全面而充份的肯定者。張竹坡在批評《幽夢影》時曾說：「求知己於兄弟尤難」，這當不是無端的感慨。

有清一代流傳的《金瓶梅》版本，基本都是「彭城張竹坡批評」的第一奇書本。這似乎足以說明張評本的影響，以及世人對張竹坡與張評本的認同。即在其家鄉彭城，張竹坡便是名聞遐邇。道光二十九年稿本《清毅先生譜稿·贈言》錄閻圻〈前初到徐，有客來云，張竹坡先生將枉顧。聞先生名久矣，尚未投一刺，仍乃先及之。因感其意，得詩四章〉，又〈再辱竹坡先生將贈詩謬許，頗愧不敢當。不謂先生意中，乃亦知此時此地有閻子也。用是狂感，漫為放歌一首〉。閻圻是「明末二遺民」之一閻爾梅之長孫，康熙己丑（1709）科二甲第四十一名進士，官工科掌印給事中。閻詩前題為七律四首，其第三首頸聯為「憑陵六代窮何病，賞鑒千秋刻不妨」，則該詩當作於康熙三十四年張竹坡評點《金瓶梅》之後。閻圻作詩當時雖係布衣，亦有詩名，對竹坡推許如此，可見竹坡的影響。其後只有李海觀籠統地批評張竹坡為「三家村冬烘學究」（《歧路燈》自序），算是一個例外。

但晚清間彭城張氏後人與文龍打破了這一格局。道光五年張協鼎續修彭城張氏族譜之時，將《仲兄竹坡傳》中有關《金瓶梅》的文字刪削淨盡。《清毅先生譜稿》更指責他「直犯家諱，則德有未足

稱者，抑失裕後之道矣。」而文龍於光緒五年、六年、八年前後三次評點《金瓶梅》，用的底本都是在茲堂本《第一奇書》。文龍評點的是《金瓶梅》小說，並非完全針對張竹坡的評點，但張評近在手頭，觀點相左之時，當然要彈出不同的音符。在洋洋六萬言的評點中，文龍二十四次點到「批書者」、「批者」、「閱者」，均指張竹坡。對於吳月娘、孟玉樓、龐春梅三人的評價，是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對於張竹坡貶吳揚孟安龐的觀點，文龍大不以為然，其二十四處批評有二十一處為此。不僅僅是《金瓶梅》人物論，於《金瓶梅》藝術論亦有不同見解。如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賄，設圈套浪子私挑」，張竹坡批道：「妙絕十分光，卻用九個『便休』描寫，而一毫不板，奇絕，妙絕！」而文龍批道：「挨光一回，有誇為絕妙文章者，余不覺啞然失笑。文字忌直，須用曲筆，……挨光一層，早被王婆子全已說破，此一回不過就題敷演。」文龍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張竹坡的評點，如第一百回「文禹門又云：作者或有深意，批者並無會心，閱者當自具手眼，……自始自終，全為西門慶而作也，為非西門慶而類乎西門慶者作也。批者亦當時時、處處、事事有一西門慶，方是不離其本旨。奈何只與春梅撥臀、玉樓舐痔而與月娘作對頭，猶詡詡然曰：此作者之深思也，吾得其間矣。嗟乎，妄甚！」應當承認，文龍對張竹坡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有的還相當準確和深刻，但文龍畢竟只是閒中消遣，只是對作品的賞析，而沒有像張竹坡那樣有意識地進行文學評論，因而沒能站在小說理論的高度去認識張竹坡，便不能不失之狹隘。

其後半個世紀，未見涉及張竹坡及其評點者。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1933年初版）「明清小說部乙·煙粉第一·一人情」首列《金瓶梅詞話》，第三題即

為〈張竹坡評《金瓶梅》〉，其題解說：「竹坡名未詳。劉廷璣《在園雜誌》稱彭城張竹坡，蓋徐州府人。曾見張山來《幽夢影》有張竹坡評，則順康時人也。」「明清小說部乙·煙粉第一·五猥褻」《東遊記》題解：「每章後附『竹坡評』，末附『尾談』一卷，……竹坡不知即張竹坡否？」此可為二十世紀語及張竹坡與《金瓶梅》的第一例。

光緒十七年編刊的《徐州詩徵》銅山卷中，選了張道深詩二首，註云：「道深，字竹坡，著有《十一草》。」竹坡的這兩首詩亦見載於《晚晴簃詩彙》卷四十。1926年官修《銅山縣志》，於其《藝文考》中曰：「張道深《十一草》，道深字竹坡。」1935年張伯英編刊《徐州續詩徵》，徐東橋為繪《張氏詩譜》，於道深名下註云：「翃子。」此乃首次公開歸竹坡於彭城張氏世家。《徐州續詩徵》編刊前後，馬廉收集《銅山縣志》、《第一奇書》、《在園雜誌》、《友聲後集》關於張竹坡的載錄，判斷竹坡「生於清康熙初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至五十一年之十七年間」（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隅卿雜抄》）。應該說，張竹坡與《金瓶梅》這一研究方向，在現代，是由孫楷第和馬廉兩位先生首開其端緒的。

日本漢學家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得天獨厚。長澤規矩也〈《金瓶梅》的版本〉（1949.1東京·東方書局刊《金瓶梅》附錄）、小野忍〈關於《金瓶梅》的版本〉（1950.12《東京支那學會報》第7號）導夫前路，鳥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1955.10《天理大學學報》第21輯）、〈《金瓶梅》版本考再補（上）（下）〉（1961·2-3東京·大安刊《大安》第7卷第2、3號）集其大成，澤田瑞穗的《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1961·6名古屋·采華書林刊《天山系列叢書》第1卷，該書後經

寺村政男、崛誠兩人修補為〈《增修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1981・8出版）後續有為。第一奇書本包含其中，得到一次集中清理。

英國漢學家亞瑟・戴維・韋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為1939-1940年倫敦約翰G・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英文節譯本，寫了一篇《引言》。在《引言》中，韋利雖然認為張竹坡是一位蘇州出版商的假名，但對謝頤為《第一奇書》所寫的序，以及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認為「提供了一系列精細推敲」。

1956年10月25日，《新民晚報》發表一丁〈評《金瓶梅》之張竹坡〉一文，算是20世紀第一篇研究張竹坡的專文，儘管因為體例，該文只是一個簡介。

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62年英文版曾對本衙藏板本《第一奇書》有所敘錄，「關於張竹坡……他當是康熙九年（1670）生人。至於他的營生，……大約也是書賈或替書坊辦理一些文墨的讀書人」。柳氏考定張竹坡的生年，是對張竹坡研究的一個貢獻。惜該書中文版1982年12月始為發行，其時國內的張竹坡研究，已經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台灣潘壽康〈張竹坡評《金瓶梅》〉（1973.12台北《黎明文叢》18）則是台灣學者關於張竹坡研究的最早一篇文章。

稱得上第一篇研究張竹坡現代學術論文的，是美國漢學家戴維・特・羅依（Davin Tod Roy，中文名字芮效衛）的〈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論〉。該文見浦安迪主編的《中國的敘事文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74年出版。關於張竹坡的家世生平，以及其評點《金瓶梅》的時間，該文說了不少錯話；

但關於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該文從文學批評史和小說理論的高度，給予了最內行的肯定和較有力度的闡釋。文章說：「這些被忽視的傳統評點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論。……竹坡評點的主旨是要說明《金瓶梅》整部作品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精心結構而成的。每一個細節，雖然本身微不足道，卻都是不可缺少的。……這足以說明竹坡評論的性質和重要性。……他對《金瓶梅》的評論總的說來，是很光輝的文學批評，他的分析是有相當深度的。……竹坡的評點就不僅僅是對《金瓶梅》最好的評論研究和中國小說理論的寶藏，而且對堪稱中國傳統敘事文學頂峰的《紅樓夢》的創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希望當這部被忽視的評點作品得到公正的評價時，張竹坡也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贏得一個重要的位置。」

芮效衛的預言，很快便得到了證實。20世紀80年代初，王汝梅、劉輝、陳昌恒、葉朗、蔡國梁、黃霖等蜂擁而起，幾乎同時而又相對獨立地傾注於此一專題。他們先後發表了近二十篇論文，事實上形成集體集中攻堅的局面，破天荒第一次出現系列性成果，極大地推動和推進了張竹坡與《金瓶梅》的研究。

從公開發表的時間上看，王汝梅〈評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第三期)可為我國大陸第一篇張竹坡研究專題學術論文。該文及其後作者展開闡釋的〈張竹坡與《金瓶梅》評點考論〉(《吉林大學學報》1985年第一期)、〈張竹坡在小說理論上的貢獻〉(《明清小說研究》第三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6) 等可為一組。在這組論文中，關於張竹坡，根據張竹坡評本《金瓶梅》、《在園雜誌》、《幽夢影》、《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我們知道，張竹坡，徐州府人，是康

熙初年一位重視通俗小說，熱心評刻《金瓶梅》，『其年不永』的文學評論家」。關於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一）繼承和運用發憤而作，不憤不作的進步文學思想來評價《金瓶梅》，認為它是一部洩憤的世情書，是一部史公文字，而不是淫書」；「（二）從對文學作品與歷史的區別中，提出文學真實性觀點，加深了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三）總結《金瓶梅》刻劃人物性格的藝術特點，提出在『抗衡』與『危機相依』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四）總結《金瓶梅》『千百人總合一傳』的結構特點，給《紅樓夢》網狀結構的創新開闢了道路」。「除了以上四點以外，竹坡從藝術形象實際出發，對作品進行細緻的藝術分析的方法，也值得肯定。」同時指出「僅就他的《金瓶梅》評論看，談藝時，他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文學批評家，提出了現實主義文學真實觀，是進步的；離開文學形象，從封建倫理觀念出發，抽象地說孝道論寓意時，是迂腐的，保守的。張竹坡其人就是這樣一個政治上保守藝術上進步的有矛盾的人物。他給我們留下的這宗古典小說評論遺產是精華和糟粕雜揉」（以上引文俱見〈評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

幾乎同時，劉輝寫於1981.5.1的〈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及其稍後撰寫的〈《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文史》第十五期，中華書局1982）、〈再談張竹坡的家世、生平及其評《金瓶梅》的年代〉（《文學遺產增刊》第十七輯，1983.6）、〈《金瓶梅》張竹坡評本「謝頤序」的作者及其影響〉（寫於1983.9，載《藝譚》1985年第二期），可為一組。這組論文對張竹坡的家世生平，有進一步的追蹤發掘；對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也有概要的評議。關於張竹坡，另根據《友聲》、《銅山縣志》、《徐州詩徵》、《徐

州續詩徵》等，將張竹坡歸入彭城張氏世家，並繪製了一張簡明的張氏宗譜，認為「張竹坡生於康熙九年（1670），卒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張竹坡評《金瓶梅》……時間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地點揚州」，「肯定謝頤序的作者是張潮」；關於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張竹坡評本對《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不少細緻的、中肯的分析，並且對藝術創作的若干理論問題有所探討，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對作品思想內容的看法雖存謬誤，但也頗有可取之處」。

陳昌恒1979-1982年在華中師範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學位，其碩士論文〈論張竹坡關於文學典型的摹神說〉（該文的提要載《華中師範學院報》1983年第一期），與其〈「西門典型尚在」——〈張竹坡的文學典型理論概述兼與朱星先生商榷〉（《華中師範學院研究生學報》1982年第三、四期）、〈張竹坡評《金瓶梅》理論拾慧〉（《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二期）、〈概述張竹坡的文學典型論〉（《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錄》，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8）亦為一組。以張竹坡的小說理論作為碩士論文，陳昌恒當為世界第一人。陳昌恒的研究重點是文藝理論，所以他對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有更為深刻的論述。陳昌恒認為「張竹坡在他的評語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這個概念，並且準確無誤地直接用在對《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門慶、陳經濟身上，……在我國古代文論中，在小說理論的發展史上，無疑都具有獨創的意義」。「對於典型概念的內涵，……首先，張竹坡看到了典型形象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應能反映出社會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來。其次，……並沒有僅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上面，而且還看到了典型人物的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陳昌恒還認為「張竹坡在他對《金瓶梅》的全部批評中，充份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並且就典型性格的

個性化，提出了很好的理論見解」。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因人用筆說」、「抗衡說」、「犯筆而不犯說」三種典型個性化的手法，「張竹坡自己用了一句極為精當的話，總結為『為眾腳色摹神』」。陳昌恒更認為「張竹坡的『並惡及出身之處』的見解，指的是典型人物所生活、行動的社會環境，……而這種社會環境與人物性格是一致的，是同時並存的，是再現典型人物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客觀依據，這就涉及到了典型性格與典型環境這一典型理論的重要命題。」陳昌恒進一步認為張竹坡的「是完鞋子神理」，是「看到細節描寫的真實性、典型性，指出細節的描寫要圍繞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來進行」；認為張竹坡的「入世最深，方能為眾腳色摹神」，是「看到了作家熟悉生活的重要性，而且對世情小說的作者深入生活、了解社會、觀察人生提出了更高更具體的要求」；認為「張竹坡所提出的『假捏一人』、『幻造一事』，正是指的在為典型人物摹神中的人物性格與故事情節的藝術虛構」，指出「張竹坡關於典型情節的藝術虛構的三點要求：一、典型情節的藝術虛構與典型性的藝術虛構的統一。……二、每一個典型情節的藝術虛構，都應該……全面地、有機地、清晰地展示出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發展的邏輯。……三、還要求情節的虛構應有誘惑性，能引人入勝」；認為「張竹坡的『因一人寫及一縣』的小說理論，指的是由中心典型人物的性格刻劃，與典型家庭的日常瑣事的描寫來實現的」；認為張竹坡的「千百人總合一傳」，是對「《金瓶梅》網狀結構理論的最好發揮」。陳昌恒總結說：「張竹坡是第一部長篇世情小說的批評家，他根據《金瓶梅》的創作實踐所提出的『而因一人寫及一縣』的世情小說理論，在古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上無疑是開創性的」（以上引文俱見〈概述張竹坡的文學典型論〉）。

黃霖的〈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發表雖然稍晚（載《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7），但觀其文意，寫作當不晚於1983年。關於張竹坡，黃霖在《晚晴簃詩彙》卷四十中發現一則張竹坡的簡介及其詩二首，進而追蹤《徐州詩徵》、《徐州續詩徵》、《銅山縣志》、《尺牘友聲集》等，認為這個張竹坡正是評點《金瓶梅》的張竹坡，「他評點《金瓶梅》曾得到了張潮的啟發、支持和讚揚」，「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其時他肯定受到了一些刺激，這也就是他批評《金瓶梅》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礎」，認為「張氏家藏的詩稿和家譜到1933年時尚屬完好，……估計今天還存於世，……敬請海內外有心和有力於此事者進一步探索。」該文在孫楷第、柳存仁、戴不凡、朱星、王汝梅等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針對張評《金瓶梅》的原本，可說是《金瓶梅》張評本版本研究的中國第一篇專題論文，認為「張評本《金瓶梅》有兩種系統：一種是多《凡例》、《冷熱金針》、《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三篇附論而無回評，另一種是有回評而少三篇附論」，而「有回評系統的本子（目前所見乾隆丁卯本、影松軒本等）還是比較接近原本的」。

蔡國梁與前面四位不同，他的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着眼點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他寫於1982年12月的〈明人清人今人評《金瓶梅》〉（《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四期），連同其後的〈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評〉（載《金瓶梅考證與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7）、〈清評點派論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探幽》，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12）亦為一組。蔡國梁認為張竹坡「的評點雖然瑕瑜互見，然其抉微搜隱，自成系統，有利於後人掌握全書的主旨、構思、運筆與脈絡」，「張竹坡的『以空結此財色二字』和『苦孝說』，給後來評論《紅樓夢》的各家以直接的影響」。

孫遜的<我國古典小說評點派的傳統美學觀>（《文學遺產》1981年第四期），則是以美學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小說的評點。其實，以上幾位在研究張竹坡時，都有詳略不等的美學審視，有意無意間，一門新的學科已經粗具藍圖。而全力建設這門小說美學學科的，要數葉朗寫於1981年的《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2）。該書第五章為「張竹坡的小說美學」專章。此前有李贄、葉晝、馮夢龍（第二章）、金聖歎（第三章）、毛宗崗（第四章），其後有脂硯齋（第六章）、梁啟超（第七章）。該章以十節篇幅展開討論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指出張竹坡的「獨罪財色」，表現在「張竹坡所說的『洩憤』，包含了三層意思：對於現實生活黑暗面的批判，對於社會道德風尚的批判，與作者本人的遭遇有關」，「張竹坡對於小說藝術批判性的看法，比金聖歎又有所發展」；張竹坡的「因一人而寫及全縣」，被魯迅說成「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張竹坡指出的《金瓶梅》的這個敘事方法的特點，就是「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張竹坡的「市井文字」，是「對於《金瓶梅》這種美學風貌的概括和肯定」，「顯示出我國古典小說向近代小說轉變的趨向，也顯示出我國古典美學向近代美學轉變的趨向」；張竹坡的「從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概括了「《金瓶梅》塑造人物的特點和成就，強調人物描寫的個性化就是要寫出每個人的『心事』，而討出每個人『心中的情理』，要『曲盡人情』，這對於塑造人物的理論是一個很大的發展」；張竹坡「讓丑角作『點睛之筆』，乃小說中化隱為顯的一種手法」；張竹坡的「小小博浪鼓」和「小小金扇」，是看到了「小道具在小說中的作用」；張竹坡的「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擴大和豐富了『白描』這個概念的內涵，從而使它成為中國小說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張竹坡的「百

忙中故作消閒之筆」，「富貴氣卻是市井氣」，「實際上是對審美描寫和非審美描寫作了區分」；張竹坡的「特特錯亂其年譜」，「認為這是作者的神妙之筆」。葉朗總結說：「張竹坡的評點中有不少陳腐的說教和煩瑣的文字遊戲，但是透過這些陳腐的、煩瑣的議論，它卻給當時的讀者吹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就像《金瓶梅》這部小說要比《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要接近於近代小說的概念一樣，張竹坡的小說美學也要比金聖歎、毛宗崗等人的小說美學更接近於近代美學的概念」，「張竹坡對於小說美學確有真知灼見，在理論上作出了新的貢獻」。

這是一個張竹坡研究的突飛猛進階段。這是一場雖係個人選題，累積下來卻形似集體攻堅的科研。這是一例隨着思想解放而開闢新的學術領域的典型。經過以上幾位師友的努力，張竹坡研究，已經不是朱星那樣簡單武斷的否定（《金瓶梅考證》，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10），也不是戴不凡那樣著錄式的肯定（《金瓶梅零劄六題》，載《小說見聞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而是形成一定陣容，打開一個局面，出現一批成果，作出引人深入的考證，發表了令人信服的宏論。尤其是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已經粗具規模，接近結題。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張竹坡的這幾位師友，不久都成為在國內外廣有影響的著名金學家。

不過，張竹坡研究還有空白。張竹坡家世生平的短缺，嚴重影響着中國小說美學與《金瓶梅》研究這兩門學科的建設。

1984年3月，筆者出席武漢中國古典小說理論討論會，觸及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方向。返徐以後，得到業師鄭雲波先生的鼓勵和吉林大學王汝梅先生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彭城張氏家譜和家藏故集

的訪求。

彭城張氏是徐州望族，其後裔遍佈市區與銅山、肖縣等地，十二世張伯英更是近現代地方名人。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他的書法，更將漢隸、魏碑融進楷書，端莊潤勁，自成格勢，獨步一時。筆者調查彭城張氏的家乘遺集，即從張伯英一支後人入手。五月中下旬，在很多師友的惠助下，輾轉尋訪到張伯英的從弟張尚志。尚志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鑠，確切告知銅山縣羅崗村尚有一部族譜存世，並具函紹介於其侄、族譜保存者張伯吹。

五月二十九日晨，筆者遂騎自行車前去羅崗。原來張竹坡的從兄張道瑞，六傳一支兄弟兩人，長曰介，次曰達，達即張伯英的祖父，羅崗所居乃介之後人。羅崗在徐州市南三十里，屬今漢王鎮管轄。時值雙夏，伯吹正在麥地點種玉米。接談之後，即於地頭攤解筆者據調查結果並地方志乘所編製之《彭城張氏世系表》。伯吹以手指表，侃侃而談，某人熟知，某人聞名，某人某事，某人某某村云。忽戛然停語，執手而起，曰：客至不恭，歉歉，請屈尊舍下一觀。筆者一向認為風塵中通脫達觀者所在定多，而伯吹慷慨有識，早已心許。伯吹自房內樑上取下包袱一隻，撣去灰塵，悉令觀覽。一面自謙道：我識字無多，不知價值，請自取用。筆者早已解袱取書，蹲地開閱。譜名《張氏族譜》，一函，函封係借用，其簽條書題《有正味齋全集》，乃張道淵纂修，張璐增訂，乾隆四十二年刊本。伯吹自一旁曰：先君愛讀書，重文物，動亂之年，「四舊」人俱焚之，獨秘藏樑端，易簀之時，尚叮囑再三。伯吹摩挲族譜，悵然往憶。筆者亦陷入沉思：竹坡家世生平湮沒三百餘年，人莫能詳知，而今即將見世，當是含笑欣慰於九泉的吧？

後來，七八月間，在銅山縣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張信和等人的協助下，筆者又訪見康熙六十年刊殘本《張氏族譜》與道光五年張協鼎重修刊本《彭城張氏族譜》各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抄本張氏先人詩文集。九月中旬，徐州師範學院（今徐州師範大學）圖書館時有恆先生捐獻書目編製告竣，也發現有一部康熙六十年刊殘本《張氏族譜》與一部晚清鈔本《清毅先生譜稿》。

在這些新發現的張氏家譜中，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張氏族譜》最具文獻價值。該譜輯錄有關張竹坡的資料最多、最全，計：《族名錄》中一篇一百七十五字的竹坡小傳，《傳述》中張道淵撰寫的一篇九百九十七字的《仲兄竹坡傳》，《藏稿》中張竹坡的詩集《十一草》、《雜著藏稿》中張竹坡的一篇七百七十字的政論散文《治道》、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抒情散文《烏思記》，以及其他一些與竹坡生平行誼有關的文字。

《張氏族譜》發現以後，張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曉，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因而有了一個較大的突破。

譬如，《張氏族譜》中的張竹坡是否即評點《金瓶梅》的張竹坡，如前文所述，至今仍有人懷疑或誤植。現在《族譜·傳述》錄張道淵《仲兄竹坡傳》：「（兄）曾向余曰：《金瓶》針線縝密，……吾將拈而出之。遂鍵戶旬有餘日而批成。」鐵證如山，懷疑論從此可以打消。

再如，張竹坡的家世，地方志乘、郡邑詩徵裏涉及的彭城張氏族人有限，記載也很簡疏，又有不少謬誤，並且世系不明，無法統系。如上所述，前人只能知其大略。但在《張氏族譜》中，族人俱有小傳，重要人物還有家傳、誌銘、行述、藏稿等。這就可以全面、系統、詳盡地了解竹坡的家世。如

竹坡的祖父張垣，是明末抗清殉難的民族英雄，清人纂修的方志，自然只能含糊帶過，族譜等文獻則詳細記載了張垣壯烈犧牲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於是便可理解為甚麼竹坡的大伯父張膽以副將兩推大鎮而未獲批准，竹坡的父親張志羽一生留連山水，嘯傲林泉，等等。

又如張竹坡的生平，今天不僅可以進一步確切知道他評點《金瓶梅》、《幽夢影》的時間，到揚州和在揚州給張潮寫信的時間，到蘇州的時間和在蘇州寫的其他詩篇，而且還知道他出生時的神話般的傳說，童年時期的穎慧，家庭經濟、身體素質和志趣愛好，北上京都奪魁長安詩社的壯舉，五困棘闈未搏一第的命運，效力河干、圖謀進取、不幸疾卒的結局，以及他為甚麼能夠在《金瓶梅》評點中提出「苦孝說」等論點。這就能不是泛泛地議論，簡略地介紹，而是周密地考察張竹坡的生平身世，勾勒他的行動線索，梳理他的著述行誼，探討他的思想脈絡，理解他的小說美學的源流、精髓和價值。

又如張竹坡的詩集《十一草》，現已得其全集，從而可知《徐州詩徵》所選，只是《十一草·客虎阜遺興》組詩六首的一部份；還可以判斷《十一草》的收集人、編定人和詩集名稱的命名人；甚至可以推考張竹坡詩作的總數及其流傳與存佚。

圍繞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筆者先後發表〈張竹坡生平述略〉（《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三期）；〈張竹坡年譜簡編〉（《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一期）；〈張竹坡揚州行誼小考〉（《揚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二期）；《張竹坡家世概述》、〈張竹坡《十一草》考評〉（以上《明清小說研究》第2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1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張氏族譜》述考〉

（《文獻》1985年第三期）等二十多篇論文，結集成《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7）與《張竹坡與金瓶梅》（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9）二部專著。

這一組文章的發表和二部專著的出版，正如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所說：「劉輝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對此作了如此評價：『如果說國內學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問題正處於探索階段，只是取得了一些進展的話，那末，在《金瓶梅》重要批評家張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則有了明顯的突破，完全處於領先地位。』這個評價是客觀而恰當的。」

隨着1985年6月首屆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會、1986年10月第二屆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1989年6月首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的展開，隨着1989年6月14日中國金瓶梅學會的成立，《金瓶梅》研究，包括張竹坡研究，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

迄今為止，張竹坡研究已有四部專著出版，另在其他20多部金學專著中，亦有關於張竹坡研究的部份內容。而張竹坡研究的專題論文已有百篇之多，幾乎年年均有張竹坡研究的新成果問世，以20世紀為例，1950-1978年一篇，1979-1984年九篇（其中1984年三篇），1985年十三篇，1986年二篇，1987年八篇，1988年五篇，1989年二篇，1990年二篇，1991年三篇，1993年一篇，1994年六篇，1995年五篇，1996年四篇，1997年二篇，1998年一篇，1999年一篇，2000年一篇，累計六十八篇。第一奇書的整理出版亦頗見成效，如《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刪節本），王汝梅、李昭恂、于鳳樹校點，齊魯書社1987.1第一版，1988.3修訂重印，1991.10收入該社《明代四大奇書》；《會評會校金瓶梅》，劉輝、吳敢輯校，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

梅》（刪節本），王汝梅校註，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金瓶梅會評會校本》（刪節本），秦修容整理，中華書局1998年3月第一版等。

張竹坡家世生平的全面知解，極大地推動着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研究。王汝梅〈論張竹坡批評《金瓶梅》康熙本〉（《吉林大學學報》1987年一期）、吳敢〈張評本《金瓶梅》瑣考〉（《徐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87年一期）、王輝斌〈張評本《金瓶梅》成書年代辨說〉（《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二期）、王汝梅〈關於《金瓶梅》張評本的新發現〉（《吉林大學學報》1997年三期）等將第一奇書版本研究引向深入。

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整體研究亦有新篇，吳敢〈《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概論〉（《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三期）、徐朔方〈論張竹坡《金瓶梅》批評〉（《文藝理論研究》1987年六期）、加拿大漢學家米列娜《張竹坡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首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提要載《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7）等均有系統客觀的論述。徐朔方肯定「在《金瓶梅》，則是張竹坡作了開創性的探索」的同時，也指出張竹坡的《寓意說》、《苦孝說》「沒有任何書內或書外的事實作為依據，卻把外來的封建倫常觀念強加在作品身上」。徐朔方強調「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靜的探索」（張夢華〈春日訪徐朔方談金瓶梅研究〉，見《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此即為一例。米列娜則通過「張竹坡論作者的創作與讀者的接受」、「張竹坡論《金瓶梅》的有機統一性」、「張竹坡論《金瓶梅》的淺層意義到象徵意義的轉化」的論述，「證實張竹坡的評點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十七世紀新的學術思想、新的潮流的體現」。

張竹坡《金瓶梅》評點專題研究更為多見。俞為民〈張竹坡的《金瓶梅》人物論〉（《金瓶梅學刊》創刊號，1989.6）、周書文〈張竹坡論《金瓶梅》的人物系統刻畫〉（《固原師專學報》1994年三期）等為張竹坡《金瓶梅》人物研究一組；俞為民〈張竹坡的《金瓶梅》結構論〉（《金瓶梅研究》第二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7）、周書文〈張竹坡論《金瓶梅》的藝術結構特色〉（《洛陽師專學報》1994年一期）、王平〈評張竹坡的敘事理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3輯，華藝出版社2000.9）等為張竹坡《金瓶梅》結構研究一組；另外，吳敢〈《金瓶梅》的文學風貌與張竹坡的「市井文字」說〉（《金瓶梅研究》第1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9）研究的是張竹坡的小說美學風貌，蔡一鵬〈論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維方式〉（《文學遺產》1994年五期）研究的是張竹坡的小說批評思維方式，崔曉西〈張竹坡在《金瓶梅》評點中的「清理」範疇及其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浙江師大學報》1996年三期）研究的是張竹坡的情理說等。侯忠義、王汝梅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2）更可謂張竹坡資料專集，所有這些均標誌着張竹坡研究的全面展開。

張竹坡研究的成果影響到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評點文學史、中國文學研究史、中國文學通論、中國小說學等多門學科的建設。如中國文學批評史，20世紀80年代以前，郭紹虞、朱東潤等人的經典通史，均未涉及張竹坡；而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之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之《清代文學批評史》即專列一節〈張道深評《金瓶梅》〉。新興學科如中國小說理論史，無一例外均有張竹坡專章，見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10），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7），王汝梅、張羽《中國小

說理論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等；又如中國評點文學史，亦給張竹坡以相當的篇幅，見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6）、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4）等；又如中國文學研究史，不止在一章一處講到張竹坡，見黃霖《中國小說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7）、黃霖主編之七卷本《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1）等；又如寧宗一主編《中國小說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2），傅璇琮、蔣寅總主編之七卷本《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5）等均有對張竹坡的專門評論。

張竹坡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熱點之一，論者見仁見智自然在所難免。近年其爭議之處，已經不是張竹坡的生平行誼，甚至不是對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理論分析，而是張評本《金瓶梅》的評價與版本問題。

關於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評價，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眾口一聲，給予了充份的肯定，而且越到後來，評價越高，這才有前文徐朔方先生的持平之論。橫空出世的《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妖魔神怪為主體的敘事內容，以家庭為社會單元，採取網狀樹形結構方式，極盡描摹之能事，從平常中見真奇，被譽為明代社會的眾生相、世情圖與百科全書。得益於此，《金瓶梅》的評點評議也水漲船高，為有識者所重視。而張竹坡的評點在《金瓶梅》所有的評點評議中最為出色。隨着世界思想解放的浩蕩潮流，隨着新時期中國百家爭鳴的和煦春風，隨着新學科、新課題的叢出不窮，《金瓶梅》研究被尊為「金學」，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評點文學史被視為熱點，張竹坡研究不但成為金學，而且成為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評點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分

支。張竹坡之受到重視，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之得到讚譽，大勢所趨。確實，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採取書首專論，回首與回中總評，和文間夾批、旁批、圈點三種形式，或概括論述，或具體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畫龍點睛，對小說作了全面、系統、細微、深刻的評介，涉及題材、情節、結構、語言、思想內容、人物形象、藝術特色、創作方法等各個方面，成為《金瓶梅》的閱讀指導大綱與賞析示範，使中國小說理論與中國文學評點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構體系。給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以公正相當的評價，給張竹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評點史，尤其是中國小說理論史中以恰當應有的地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學術進步的必然。可以說，張竹坡沒有辜負《金瓶梅》，學術界也沒有辜負張竹坡。同時，也不必掩蓋，張竹坡的小說評點，也着實說了不少迂腐的話，寫下一些牽強附會的文字。另外，他從金聖歎、李漁那裏得到不少啟發，他的評點中留存着眾多的金、李的痕跡。幸運的是，張竹坡之後的中國小說評點家，相形見絀，這才使張竹坡脫穎而出，高標獨幟。張竹坡畢竟只是17世紀的一位青年才俊，不必抑低，也不要拔高。

關於第一奇書本，有兩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一是原刻本問題。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原本未見」。鳥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版本考再補》均認為是康熙乙亥年的皋鶴堂刊本，「但它的下落不明」。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據陳思相《金瓶梅後跋》推測原刻本「應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之前不久版行」。戴不凡《小說見聞錄》認為是在茲堂本。劉輝《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見錄》認為在茲堂本只是「第一奇書之早期刻本」，其「第一奇書之原刻本」應為康熙乙亥本。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卻認為「本衙藏版

甲、乙兩種為其他各種第一奇書祖本」，又說：「本衙藏板乙本……只是在裝訂時未裝入各回的回前評語」，他同樣認為「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所少的《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亦係漏裝，「如果是有意不裝入此兩篇，則可能有政治上的原因」，其理由是「張評本回首評語與總評各篇、眉批、旁批、夾批是同一時期同一寫作過程中的產品，而不可能分兩階段：先寫總評、眉批、旁批、夾批，刊印為『康熙乙亥年』本（即在茲堂本或無牌記本），過了一個時期，再刊印補寫回評的本衙藏版甲本」，並舉例「說明寫回評在前，寫眉批在後」。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認為「此說純係誤解。……現在看來，附錄部份，文內夾批、旁批，是張竹坡於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隨後拿去付刻。而所有回評，則係以後所補評，故第一奇書本最早刊本，皆無回評」。至於鳥居久晴所說「這些回評成於何人之手不清楚」（《金瓶梅版本考》），王汝梅和劉輝對此觀點卻非常一致，均主張其著作權非張竹坡莫屬。黃霖《金瓶梅考論》與劉輝、王汝梅認識均不一樣，他列舉九條理由之後說：「目前一般所見的在茲堂本及無『在茲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並不是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原本。原本未見，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園所刊的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目前所見乾隆丁卯本、影松軒本等還是比較接近原本的」，並認為《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冷熱金針》乃書商所為。吳敢《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則認為「皋鶴堂是張竹坡的堂號……皋鶴草堂本是徐州自刊本……而且是原刊本，……至於皋鶴草堂本封面刻有『姑蘇原板』字樣，當係張竹坡的偽託。」王輝斌《張評本金瓶梅成書年代辨說》認為「現存的康熙乙亥本與在茲堂本，均為張竹坡評本的二刻本，……張評本的首刊本，是沒有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包括康熙乙亥本、在茲堂本在內所附的上述三篇文章（按指

《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謝頤序）的。……首刻則當在康熙三十二年張竹坡『客長安』之前」。

二是謝頤是誰的問題。亞瑟·大衛·韋利《金瓶梅引言》認為謝頤不是真名，顧希春譯為中文時便乾脆譯成「孝義」。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認為是張潮的化名。黃霖《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亦認為謝頤即張潮。吳敢《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對顧、劉二位觀點作有辨證，結論是「《金瓶梅》是張竹坡批評的，皋鶴堂是張竹坡的堂號，則作序於皋鶴堂的這個『謝頤』，當即竹坡本人。《第一奇書·凡例》：『偶為當世同筆墨者閒中解頤』；序中說：『不特作者解頤而謝』。兩相對應，當出一人之手，可為佐證。」

綜上所述，張竹坡研究史可分為古代與現代兩個時期。古代時期主要是劉廷璣、張道淵、文龍的簡明評議。現代時期又可分作六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孫楷第、馬廉、韋利的資料收集與簡單考證；20世紀50年代長澤規矩也、小野忍、鳥居久晴、澤田瑞穗的《金瓶梅》版本考證；20世紀六、七十年代柳存仁、芮效衛關於張竹坡生年的準確推斷與關於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高度評價；20世紀80年代初王汝梅、劉輝、葉朗、陳昌恒、蔡國梁、黃霖等對張竹坡身世的進一步追蹤與對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詳細評論；緊隨其後吳敢訪得《張氏族譜》，張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曉；其後二十年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研究的全面展開。

後記

還在我探索《金瓶梅》成書過程和考查其版本流傳時，就萌發了校輯《金瓶梅會評》本的念頭。待到《金瓶梅詞話》删節本在國内獲准付印，隨即動手，幾易寒暑，夜以繼日，卒底於成，實有賴於師友之熱情敦促及諸君之鼎力相助也。

《金瓶梅詞話》貫穿朝野，網羅百家，傍摭二氏，博奥宏深；兼語涉俚俗，切口聲嗽，不明其真意者，屢有見焉。竊喜李漁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張竹坡之《臯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尚存於世，且版本衆多，相互校讎，整理出版，庶可與《詞話》本並讀，而有益於學者之比較研究，此所以爲《會評》本之第一意也。

《金瓶梅詞話》中顯有批語誤刻入正文之内，此應是鈔本流傳時，就存有評語的佐證。惜原鈔本已盪然無存，實不敢妄將此種評語揭出而會入本書。而今知前人之評《金瓶梅》者有三家：李漁、張竹坡、文龍。他們或闡發主旨，或臧否人物，或揭明史實，或分析結構，深文周納，條分縷析，箇中雖不乏主觀偏見，然功開篳路，不可泯滅；而見仁見智，亦可發人深思，此所以爲《會評》本之又一意也。

近年，國外雖有不同《金瓶梅》版本付諸剞劂，惜未見有《會評》本之面世；而首都圖書

館所藏《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及北京圖書館所藏文龍之手批本，皆爲罕見之孤本，以之公諸於世，使海外學者，得窺全豹，此所以爲《會評》本之另一意也。

版本搜羅，難以殆盡，容有遺漏，以待來日相補；方言俗語之釋，誠非易事，倘校點有誤，尚祈並世君子有以進而教之是幸耳。匡謬深究，謹俟來哲！

本書之校輯，先是王利器先生總其大綱；復承徐朔方先生抽審部分章節，並於酷暑時節撰成前言，揮揮灑灑，多有卓見，使本書得以生輝；特別應當提及的是我的家鄉江蘇省豐縣的父老，爲本書之輯校，提供了雅靜的環境，謹此總致誠摯的敬意，併將此書奉獻給養育我成長的故土鄉梓。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當此書延宕十年猶不能面世之際，慨然允諾，以精美之印製，呈現給海內外讀者。謝忱之餘，不勝嘆喟！

本書校輯任務由我和吳敢共任，是爲記。

劉　輝　一九九四年元月於北京思敏齋

三版後記

吴　敢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五時，我到北京公幹，剛下榻在櫻花賓館，就接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副總編輯孫立川先生的電話，擬再版《會評會校金瓶梅》云。我第一反應便閃現出阜成門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側劉輝先生的書房「思敏齋」。《會評會校金瓶梅》由劉輝兄與我共同輯校，從北京到徐州到豐縣，都留下很多有關該書的足跡和話題。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中國大陸的《金瓶梅》研究如火如荼，一門可比肩紅學的新的顯學——金學蔚然而為大觀。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作為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劉輝、王汝梅、陳昌恒、葉朗、蔡國梁、黄霖與我等蜂擁而起，相對獨立而又不約而同地形成集中攻堅的局面，第一次出現系列性成果，成為隨着思想解放而開闢新的學術領域的典型之一。其中張竹坡家世生平研究，因為拙著《張竹坡年譜》〈張竹坡與《金瓶梅》〉的發行，而接近結題。正是這一學術背景，使《金瓶梅》的出版成為可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刪節本《金瓶梅詞話》前不久，劉輝在首都圖書館發見《第一奇書》文龍評語。1985年6月8至12日，首

屆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會在徐州召開。會議期間，劉輝和我說起合作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一事。由我們兩人共同會評會校《金瓶梅》，應該說是一個恰當的選配。我當時還建議乾脆搞一個《會評會校會註金瓶梅》，劉輝則以為會註頗難斟酌，可能要拖延時日，而決定暫不實行。不料，三年後會評會校完成，而出版則延至1994年，還是天地圖書在香港出的書。

本書1994年初版，1998年二版，均由劉輝先生主持其事。其後有多次，我們的話題均說到本書，說到本書有一些錯訛需要勘誤，本書的附錄需要調整，本書如能會註將更臻完美云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期劉輝先生於2004年1月16日因病在京辭世。2003年4月2日，劉輝在寫給我的信（此信乃劉輝兄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中，還講到《會評會校金瓶梅》為甚麼沒有收入大連圖書館藏本衙藏版本《第一奇書·寓意說》末尾所多出的那一段文字（該段文字見本書附錄四《張竹坡年譜》康熙乙亥譜）。可見，劉輝先生對本書的重視，並沒有因為疾病而稍減。其實，劉輝對金學的熱情，貫滿其後半生。我在拙著《20世紀〈金瓶梅〉研究史長編》（文匯出版社2003.1一版）中這樣評價劉輝：「事實證明，劉輝是很合適的中國金瓶梅學會的會長人選。關於《金瓶梅》研究，劉輝是一位金學全才。他有一部會評會校原著，二本專著，二、三本編著，二、三十篇論文出版（發表），特別是其成書研究、版本研究、文龍研究等，被國內外公認為權威性著述；關於學會工作，他出席了中國召開的全部十次國際（內）《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幾乎每次會議他都自始至終參與了籌備與組織工作，並且以其粗獷、雄渾、剛正、機敏的風格，贏得絕大多數金學同仁的信賴與擁戴」。讀到這些話的師友無不表示贊同。現在，《會評會校金瓶梅》三版增輯廣訂，再度印行，雖尚未會註，當亦可告

慰於劉輝先生的在天之靈！

這次再版，對本書有以下幾處調整：

一、將錯訛盡可能予以更正。計勘誤三十處，係會評部份，其位置主要在張評、眉評、文評。

二、將附錄三調整為附錄三與附錄四。附錄三僅保留劉輝的兩篇論文〈論《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附錄四新增四篇拙文〈張竹坡傳略〉、〈張竹坡年譜〉、〈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概論〉、〈張竹坡研究綜述〉。

三、其他幾處些微更動與相關調整。

是為記。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於徐州錦繡嘉園燕影堂